

濟公傳 初集

繡像繪圖——通俗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757B



元空禪師

秦丞相



王氏夫人

李春茂



趙鳳山

性空長老



杜羣英

王安士



尹士雄

趙斌



陸素貞

蘇北山



馮順

蘇祿



尹春春

李懷春





第二十一回	遭速報得長大頭鑿	薦聖僧秦相請濟公	四七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人鬼鬧秦宅	治奇病濟公戲首相	五〇
第二十三回	找妙藥耍笑衆家丁	聯佳句才驚秦丞相	五二
第二十四回	認替僧榮歸靈隱寺	醉禪師初入勾欄院	五四
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聖僧	趙文會見詩施惻隱	五七
第二十六回	救難民送歸清淨庵	高國泰家貧投故舊	五九
第二十七回	寄東留詩別妻訪友	拜請濟公占卦尋夫	六二
第二十八回	蘇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國泰急難遇故知	六五
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報德	小人挾仇以德報怨	六七
第三十回	餘杭縣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濟公捉賊人	六九
第三十一回	拿賊人完結奇案	施邪法妙興定計	七二
第三十二回	雲蘭鎮惡道與妖	梁萬蒼善人遇害	七四
第三十三回	設陰謀惡化梁百萬	發慈悲戲耍張妙興	七六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惡道害人	顯神通濟公鬪法	七八
第三十五回	燒妖道義收陳亮	訪濟公路見不平	八〇
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樓聽閒話	氣不平夤夜入蘇宅	八三
第三十七回	聽奸言蘇福生禍心	見濟公皂白得分明	八五
第三十八回	蘇北山酒館逢韓老	濟禪師床底會英雄	八七
第三十九回	聖手猿初入靈隱寺	濟老長被請上崑山	九〇
第四十回	濟公捨銀救孝子	趙福貪財買巨石	九二
第四十一回	崑山縣巧逢奇巧案	趙玉珍守節被人欺	九四
第四十二回	貞節婦含冤尋縣主	濟禪師耍笑捉賊徒	九七
第四十三回	巧取供審清前案	趙鳳鳴款留聖僧	九九
第四十四回	誘湯二縣衙完案	二公差拜請濟公	一〇一

第四十五回	華雲龍氣走西川
第四十六回	慶賀守正羣雄結拜
第四十七回	遇節婦淫賊採花
第四十八回	趙太守奉令捉賊
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審賊
第五十回	捉賊人班頭各奮勇
第五十一回	救義僕同赴千家口
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請濟公
第五十三回	綠林賊偏遇路劫
第五十四回	顯神通戲耍雷鳴
第五十五回	天興店施法見賊人
第五十六回	鄭雄途中見濟公
第五十七回	避難巧救遇難人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雙傑被害
第五十九回	濟公火燒董家店
第六十回	衆匪棍練藝請英雄

卷下

第六十一回	託義弟英雄離故土
第六十二回	暗訪察路遇乾坤鼠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馬宅談心
第六十四回	李平爲友請濟公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鎮八方義結英雄	四〇
逛臨安城巧遇王通	〇六
泰山樓復傷人命	〇八
崑山縣迎請濟公	一〇
如意巷刺客捉拿	一一
辦海捕濟公出都門	一三
見拜弟各訴別離情	一五
會英樓巧遇賊寇	一七
設奸謀畫虎不成	二〇
捨妙藥義救王忠	二二
小鎮店吃酒遇故舊	二四
王桂林內劫孤客	二六
雷陳誤入黑賊店	二八
濟禪師報應賊人	三〇
陳雷送信找雲龍	三二
登山豹賭氣邀拜兄	三五
見嫂嫂李平生疑心	三七
得私信雷陳遇盟兄	三九
濟禪師酒館治病	四一
馬靜捉姦昆盧寺	四三
醉禪師古寺治狐	四五

見嫂嫂李平生疑心	一
得私信雷陳遇盟兄	三
濟禪師酒館治病	五
馬靜捉姦昆盧寺	七
醉禪師古寺治狐	九

第六十六回	臥虎橋淫賊殺和尚	慶豐屯濟公救文生	一一
第六十七回	二班頭饑餓尋和尚	兩豪傑酒館求濟公	一四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尋訪趙家樓	見孝婦英雄施惻隱	一六
第六十九回	錢心勝黑夜偷銀兩	聖手猿暗探趙家樓	一八
第七十回	見美麗淫賊邀知己	遇故舊三人同採花	二〇
第七十一回	奉師命趨吉避凶	華雲龍鏢傷三友	二三
第七十二回	鎮八方賭氣找張榮	乾坤鼠毒鏢打楊明	二五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濟公驚淫賊	小酒館班頭見聖僧	二七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戲耍豪傑	楊雷陳又遇淫賊	二九
第七十五回	猛漢聽言找黃雲	義士見信收陸通	三一
第七十六回	蓬萊觀四英雄談心	密松林猛豪傑受騙	三四
第七十七回	德興店班頭見凶僧	蓬萊觀濟公找淫賊	三六
第七十八回	丟公文柴杜被捉	說假話聖僧投案	三八
第七十九回	龍游縣日辦三案	二龍居耍笑凶徒	四〇
第八十回	聽閒言一怒打和尚	驗屍廠凶犯吐實情	四三
第八十一回	看字柬心服聖僧	追屍身路遇班頭	四五
第八十二回	濟公飯館打賊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四七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飛夜刺開風鬼	濟禪師耍笑捉飛賊	四九
第八十四回	陳玄亮捉妖鐵佛寺	馬玄通路遇濟禪師	五一
第八十五回	顯神通捉拿盜賊	施妙術法鬪鐵佛	五三
第八十六回	華清風古天山見妖	金眼佛一怒殺和尚	五五
第八十七回	濟公鬥法金眼佛	雲龍二次傷三友	五七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度華雲龍	見美色淫賊生邪念	五九
第八十九回	遇張榮二人談心事	買鐵鏢淫賊見公差	六二

第九十回

蓬頭鬼劫徑遇英雄

華雲龍逃走逢故舊

六四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惡妖道自煉陰風劍

六六

第九十二回

黑風鬼害人終害己

金眼佛殺人被人殺

六八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華清風煉劍

鐵佛寺濟禪師救人

七一

第九十四回

僧道門法凌霄觀

弟兄送信馬家湖

七三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莊

猛豪傑正氣驚妖女

七五

第九十六回

奉師命投信馬家湖

賽專諸見字防賊盜

七七

第九十七回

楊明助友戰羣賊

揮飛智捉鎮八方

七九

第九十八回

常山縣柴杜拿賊犯

馬家湖濟公救楊明

八一

第九十九回

董士元欺心求聖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

八四

第一百回

濟公火燒孟清光

賊道智激靈猿化

八六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頭鬼

仗妖術煉劍害婦人

八八

第一百零二回

楊雷陳仗義殺妖道

十里莊雷擊華清風

九〇

第一百零三回

雷鳴夜探孫家堡

陳亮細問婦人供

九二

第一百零四回

孫二虎喊冤告雷陳

常山縣義士鬧公堂

九五

第一百零五回

論是非砸毀空心秤

講因果善度趙德芳

九七

第一百零六回

找醫生鳴冤常山縣

斷奇案烈婦遇救星

九九

第一百零七回

雷鳴陳亮雙失盜

踏雪無痕訪賊人

一〇一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傑偷探吳家堡

惡太歲貪色設奸謀

一〇三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醫治小崑崙

曲州府巧遇金翅鵬

一〇五

第一百一十回

鶴子眼殺人頭送禮

張太守派班頭拿人

一〇七

第一百一十一回

知府定計拜賊人

濟公巧捉華雲龍

一〇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衆百姓公告田國本

二綠林行刺濟禪師

一一二

第一百一十三回

濟公法鬪神童子

羅漢制服沈妙亮

一一四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第一百十七回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鄭玄修酒館逢和尚
 金毛海馬鬧差船
 趙太守明斷奇巧案
 奉堂諭兼斬華雲龍
 提首級尋找楊明
 報弟仇靈隱訪濟公
 雙義樓匪棍說人

沈妙亮聽歌識聖僧
 濟公善救馮元慶
 濟禪師開棺驗雙屍
 聽凶信二鬼鬧法場
 見魔怪二人遇害
 搬連法移錢濟孝婦
 借遠魂戲耍老道

一六
 一八
 二〇
 二三
 二五
 二七
 二九

濟公傳初集卷上

第一回 李節度拜佛求子 眞羅漢降世投胎

詩曰 閒居慎勿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妨 爭先徑路機關惡 退後誠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須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南宋自南渡以來，遷都臨安，高宗皇帝建炎天子四年，改爲紹興元年。在朝有一位京營節度使，姓李名茂春，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娶妻王氏，夫妻好善。李大人爲人最慈，帶兵軍令不嚴，因此罷官回籍。在家中樂善好施，修橋鋪路，扶危濟困，冬施綿衣，夏施湯藥。這李大人在街市閒遊，人都呼之爲李善人。內中就有人說：李善人不是眞善人，要是眞善人，怎麼會沒兒子？這話，李大人正聽見，自己回至家中，悶悶不樂。夫人王氏見大人回來，悶悶不樂，可就問大人因何不樂。大人說：我在街市閒遊，人都稱我爲李善人，內中就有人暗中說：被我聽見，他說我隱惡揚善，又說善人不是眞心，要是眞心爲善，不能沒兒子。我想上天有眼，神佛有靈，當教我有兒子才是。夫人勸大人納寵，買兩侍妾，也可以生兒養女。大人說：夫人此言錯矣。吾豈肯作那不才之事？夫人年近四旬，尙可以生養兒女，你我齋戒沐浴三天，同到永甯村北天台山，國清寺拜佛求子。倘使上天有眼，你我夫妻也可生子。王氏夫人說：甚好。李茂春擇了日期，帶着僮僕人等，夫人坐轎，員外乘馬，到了天台山下，只見此山高聳天際，山峯直立，樹木森森，國清寺在半山之上。到了山門以外，只見山門高大，裏面鐘鼓二樓，前至後，五層大殿，後有齋堂客舍，經堂戒堂，二十五間藏經樓。員外下馬，裏面僧人出來迎接，到客堂待茶。老夫丈性空長老，知道是李員外降香，親身出來接見，帶着往各處拈香。夫妻先至大雄寶殿拈香，叩求神佛保佑。千萬教我得子，接續香煙。如佛祖顯靈，我等重修古廟，再塑金身，禱告已畢。又至各處拈香，到了羅漢堂拈香。方燒至四尊羅漢，忽見神像由蓮台墜地。性空長老說：善哉善哉。員外定生貴子。過日我給員外道喜。李員外回到家中，不知不覺，夫人有喜，過了數個月，生了一個公子。臨生之時，紅光罩院，異香撲鼻。員外甚喜，這孩自生落之後，就哭聲不止。直至三朝，這日正有親友鄰里來慶賀，外面家人來回話，說有國清方丈性空，給員外送來一分厚禮，親來叩喜。員外迎接進來。性空說：員外大喜，令郎可平安。員外說：自從生落之後，直哭到今朝不止。吾正憂慮此事。老和尚有何妙法能治？性空說：好辦。員外先到裏面把令公子抱出我看看，就知道是何緣故了。員外說：此子未過滿月，就抱出來，恐有不便。性空說：無妨。員外可用袍袱蓋上，可以不沖三光。員外一聽，有禮，連忙把孩兒從裏面抱出來，給大衆一看。那孩兒生得五官清秀，品貌清奇，啼哭不止。性空和尚過來一看，那孩兒一見和尚，立止啼哭，一咧嘴笑了。老和尚就用手摸那孩兒頭頂說：

莫要笑。莫要笑。你的來歷我知道。你來我去兩拋開。省的大家胡倚靠。

那孩兒立時不哭了。性空說：員外，我收一個記名徒弟，給他取個名字，叫李修緣罷。員外應了，把孩兒抱進去，出來給和尚備齋，吃罷，衆親友都散去。性空長老也去了。員外另僱奶娘扶養孩兒，光陰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過了幾年。李修緣長至七歲，懶說懶笑，永不與同村兒童聚耍，入學讀書，請了一位老秀才杜羣英先生，在家教他。還有兩個同伴，一個是永甯村武孝廉韓成之子韓文美，年九歲，還有李夫人內姪永甯村住，姓王名全，乃是兵部司馬王安士之子，年八歲，二人共讀書，甚是和美，就是李修緣年幼，過目不忘，目讀十行，才學出衆，杜先生甚奇之，常與人言，久後成大器者，李修緣也。至十四歲，五經四書諸子百家，背誦極熟，合王韓二人，在學房時常作詩，口氣遠大。這年想要入縣考取文章，李茂春臥床不起，人事不知，病勢垂危，派人把內弟王安士請來，到床前，李員外說：賢弟，我不久於人世，你外甥與你姐姐，全要你照應，修緣不可縱性廢讀，吾已給他定下親了，是劉家莊劉千戶之女，家中內外無人，全仗賢弟分心。王安士說：姐夫放心，養病不必多囑，弟自當照應。員外又對王氏夫人說：賢妻，我今五十五歲，也不算天壽，我死之後，千萬要扶養孩兒，教訓他成名，我雖在九泉之下，也甘心，又囑了修緣幾句話，自己心中一亂，口眼一閉，嗚呼哀哉。李員外一死，合家慟哭，王員外幫辦喪事已畢，修緣守制不能入場，是年王全韓文美都中了秀才，兩家賀喜。王氏夫人家中有一座開心樓，一年所辦之事，寫在賬上，每到歲底這日，寫好表章，一並賬交夫，一年並無一件事隱瞞的。李修緣好道學，每見經卷必喜愛讀之，不舍，過了二年，王氏夫人一病而亡，李修緣自己慟哭一番。王員外幫辦喪事完畢，李修緣喜看道書，到了十八歲，這年孝滿脫服，他立志出家，看破紅塵，所有家中之事，都是王員外辦理。李修緣自己到了墳上，燒了些紙錢，給王員外留下一紙書字，竟自去了。王員外兩日不見外甥，派人各處尋找，不見外甥，自己拆開字來一看，上寫的是：

修緣去了，不必尋找。他年相見，便知分曉。

王員外知道外甥素近釋道，在臨近庵觀寺院，各處派人尋找，並不見下落，派家人貼白帖，在各處尋找，如有人把李修緣送來，謝白銀百兩，如有人知道實信，人在何處，送信來，謝銀五十兩，一連三個月並無下落。書中交代，且說李修緣自從家中分手之後，信步遊行，到了杭城，把銀錢用盡，到了廟中要出家，人家也不敢留他，他自己到西湖飛來峯上，靈隱寺廟中，見老方丈要出家，當家和尙方丈，乃是九世比丘僧名元空長老，號遠瞻堂，一見李修緣，知道他是西天金身降龍羅漢降世，奉佛法旨爲度世而來，因他執迷不醒，用手擊了他三掌，把天門打開，他纔知道自己根本源流，拜元空長老爲師，起名道濟，他坐禪坐顛，還有些瘋，廟裏獨叫他顛和尚，外面又叫他瘋和尚，訛言傳說濟顛僧，他本是奉佛法旨，所爲度世而來，自己因外面濟困扶危，勸化衆生，在廟內不論那個和尙有錢就偷，有衣服偷出去就當了，吃酒最愛吃肉，常有人說：和尙例應吃齋，爲甚麼吃酒，濟顛說：佛祖

留下詩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就我修心不修口，自己就是與廟中的監寺僧廣亮不對，廟中除去了方丈，就屬監寺僧爲尊，濟顛把廣亮新作了一件僧衣，值錢四十吊，他偷了給當在當舖中，把當票貼在山門上，監寺廣亮一見僧袍沒有了，派人各處一找，把當票找着，和尚掛失票不行，把山門摘下來，四人抬着去贖，廣亮回稟老方丈，說：廟中瘋和尚不守清規，常偷衆僧的銀錢衣服等物，理應按清規治罪於他。元空長老說道：道濟無賊，不能治他，你等去暗中防察，如要有贓證，把他帶來見我就是。廣亮派兩個徒弟在暗中訪拿濟顛，濟顛在大雄殿供桌頭睡覺，兩個小和尚志清志明，每日留神，這天見濟顛在大殿裏探頭出來，往各處偷瞧了多時，後又進去一看，蹣跚出來，懷中古棚棚的，方至甬道當中，只見志清志明由屋中出來，說：好濟顛，你又偷甚麼物件，休想逃走，過去一伸手，把那濟顛和尚抓住，一直覓到方丈房中回話。監寺的先見長老說：稟方丈知道，僧們廟中濟顛不守清規，偷盜廟中物件，按清規戒律之例治罪。元空長老一聽，心中說道：道濟，你偷廟中物件，不該叫他等拿住，我雖然護庇你，也無話可說。吩咐人，把他帶上來就是。濟公來至方丈前屋內說：老和尚你在那裏，我在這裏問訊，見了方丈永遠是這樣，元空也不教他磕頭，說道：道濟不守清規，偷盜廟中物件，應得何罪。廣亮說：砸毀衣鉢戒牒，逐出廟外，不準爲僧。老方丈說：我重責他就是，就問道：道濟把偷之物獻出，濟公說：師父他們真欺負我，我在大雄寶殿睡覺，因掃地沒有盛土之物，我放在懷中，你等來看罷，說着，把絲線一解，嘩拉落下土片，老方丈大怒，說：廣亮誤害好人爲盜，應得重責，吩咐看响板要打監寺，衆僧都來瞧熱鬧。濟公自己出來，到了西湖見樹林內有人上吊，濟公連忙過去要救此人，正是。

行善之人得聖僧救，落難女子父女相會，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董士宏葬親賣女 活羅漢解救好人

詩曰：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沉長，心下有清涼。

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得安本分，都勝別思量。

話說濟公長老在西湖見一個人方要上吊，自己按靈光一算，早已知道。書中交代，那人姓董名士宏，原籍浙江錢塘縣人，爲人事母至孝，父早喪，母秦氏，娶妻杜氏早死，留下一女名玉姐，甚靈俐。董士宏鍾金匠手藝，他女兒八歲時，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董士宏小心進湯藥，家貧無力養贍老母，把女兒玉姐典在顧進士家，作使女，十年回贖，典銀五十兩，給老母養病。老母因看不見孫女，問我孫女那裏去了，董士宏說：上他外祖那裏去了，老太太病重，一連七日不起，竟自嗚呼哀哉，他就把家中些銀兩盡力葬母之後，自己到鎮江府那裏忍耐時光，十載光景，好容易積湊了六十兩紋銀，想把女兒贖出來，另找婆家，在路上無話，這一日到了臨安，住在錢塘門外悅來店中，帶了銀兩，明日到在百家巷，一問顧宅進士，左右鄰居都說：顧老爺陞了外任，不知那裏做

官董士宏一聽，如站萬丈高樓失脚，楊子江斷纜崩舟，自己各處訪問，並不知顧大人住在那裏，也不知女兒下落到了錢塘門外，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幾盃悶酒，不知不覺醉入夢鄉，出了酒店想要回寓，不覺自己失錯了道路，把銀子也丟了，及至酒醒一摸銀子丟了，無奈走至樹林，越想越無滋味，想女兒也不能見面了，自己不如一死，以了此生之孽冤，想罷，來至樹林，把腰中絲縲解下來，拴上一個套兒，想要自縊身死，只見對面來了一個和尚，口中說：「死了死了，已死就死了，死了到比活的好，我要上吊，解下絲縲，就要望樹上拴。」董士宏一看，都僧人長的甚為不堪，怎見得有詩為證：

臉不洗，頭不剃，醉眼也斜睜，又閉。若癡若傻若顛狂，到處談諧好耍戲。

破僧衣，不趁體，上下窟窿錢串記，絲縲七斷與八結。大小路躑接又躑。

破僧鞋，只剩底，精光兩腿雙脛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遙。

經不談，禪不理，吃酒開葷好談戲，驚恐勸善度羣迷。專管人間不平氣。

董士宏看罷，只聽和尚說：「我要上吊了，就要把繩子往頸裏套。」董士宏連忙過去，說：「和尚你為什麼去尋短見？濟公說：我師父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緣，日積月累，好容易湊了五兩銀子，我奉了師父之命，派我買兩身僧衣僧帽，我最好喝酒，在酒館之中，因為多貪了兩盃酒，不知不覺，醱酩大醉，把五兩銀子丟了，我有心回廟見我師父，又怕老和尚生氣，我自己越思想，無路生活世上，故來此上吊。」董士宏一聽這話，說：「和尚你爲了五兩銀子，也不至於死，我囊內尚有散碎銀子五六兩，我亦是遇難之人，留了他無用，來罷。」我周濟你五六兩銀子罷，伸手掏出一包遞給和尚，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說：「你這銀子，可不如我銀子那樣好，又碎又且成色潮點。」董士宏一聽心中不悅，暗想：「我自施捨給你銀子，你還嫌不好，自己說，和尚你兌付着使用去罷。」和尚答應一聲，說：「我走了。」董士宏說：「這個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務，我自送給他銀子，他還說不好，臨走連我姓沒問，也不知謝我，真是無知之輩。」噯，反正是死，正在氣惱，只見和尚從那邊又回來，說：「我和尚一見了銀子全忘了，也沒問恩公貴姓，因何至此。」董士宏把自己丟銀子之故，說了一遍，和尚說：「你也是丟了銀子啦，父女不能見面，你死罷，我走啦。」董士宏一聽說：「這個和尚太不知世務，連話都不會說。」見和尚走了五六步，又回來，說：「董士宏，你是真死假死嗎？」董士宏說：「我是真死，怎麼樣？」和尚說：「你要是真死，我想你作一個整人情吧，你身上穿了這身衣服，也值五六兩銀子，你死了，也是叫狼吃狗噉，白白的糟塌，你脫下來送給我吧，落一個淨光來淨光去，豈不甚好？」董士宏一聽此言，氣得渾身發抖，說：「好個和尚，你真懂交情，我同你萍水之交，送你幾兩銀子，我反燒紙引了鬼來，和尚拍手大笑，說：「善哉善哉，你不要着急，我且問你，你銀子丟失，你就尋死，五六兩銀子，也不算甚麼，我代你去把女兒找着，叫你父女相會，骨肉團圓，好不好？」董士宏說：「和尚，我把贖女兒的銀子丟了，就是把女兒找着，無銀贖身，也不行，和尚說：「好，我自自有道理，你同我走吧。」董士宏說：「和尚寶利在那裏參修，貴上下怎麼稱呼？」濟公說：「我

西湖飛來峯靈隱寺，我名道濟，人皆叫我濟顛僧。董士宏見和尚說話不俗，隨自己把絲絛解下，說：師父你說上那兒去。濟公說：走，轉身帶了董士宏往前走，和尚唱山歌。

走走走，游游遊，無是無非度春秋。今日方知出家好，始悔當年作馬牛。想恩愛，具是夢幻，說妻子，均是魔頭。怎如我赤手單瓢，怎如我過府穿州，怎如我瀟瀟灑灑，怎如我蕩蕩悠悠。終日快活無人管，也沒煩惱也沒憂。沒憂沒慮，鞋踏平川，破納頭套緞綢，我也會唱也會歌，我也會剛也會柔，身外別有天合地，何妨世上要獨體。天不管，地不休，快快活活傲王侯，有朝困倦打一盹，醒來世事一筆勾。

話說和尚同了董士宏往前走，進了錢塘門，到了一條巷內，告訴董士宏說：你在這裏站着，少時有人問你生辰年歲，你可就說：你可別走，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見面，骨肉相逢。士宏答應說：聖僧慈悲慈悲，和尚抬首一看見路北有一座大門，門內坐着幾十個家人，門上懸牌掛匾，知道是個仕宦人家，自己邁步上了台階，說：辛苦衆位，貴宅趙姓啊，那些家人一瞧，是個窮和尚，說：不錯，我們這主人姓趙，你作甚麼，和尚說：我聽人說貴宅，老太太病體沉重，恐怕要死，我特意前來見見你家主人，給老太太治病，那些家人一聽和尚之言，說：和尚你來之，不巧不錯，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心疼孫子，急上病來，請了多少先生，皆沒見好，我家主趙文會最孝，見老太太病重，立時託人請精明醫家，有一蘇員外，字北山，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請一位先生，綽號賽叔和姓李名懷春，此人精通岐黃之術，我家主人方才上蘇宅請先生未回來，正說着，從那面來了一羣騎馬之人，爲首三個，人頭一匹白馬上人，五官清秀，年約三旬，頭戴四楞巾，上安片玉，綉帶雙飄，身披寶藍緞道遙員外，上綉百蝠，百蝶，足登青緞宮靴，面皮微白，海下無鬚，此人就是賽叔和李懷春。第一位是雙葉寶藍緞道遙員外，上綉三藍綉花，迎面嵌美玉，安明珠，身穿藍緞道遙，足下青緞宮靴，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三綵長鬚，飄洒胸前，這就是蘇北山。第三位也是富翁員外打扮，白面長鬚，五官清秀，和尚看完，過去阻住馬說：三位慢走，我和尚守候多時了，趙文會在後面一見瘋和尚截住去路，說：和尚，我等有急事，請先生給老母治病，化緣改日來，今日不行，和尚說：不行，我並非化緣，我今日聽說府上老太太病勢沉重，我是許下心願，那裏有人害病，我就去給調治，今日我是特意來給治病，趙文會說：我這裏請來先生，乃當代名醫，你去吧，不用你，和尚一聽，回頭看了李懷春一眼，說：先生你既是名醫，我領教你一味藥材治什麼病，李先生說：和尚，你說什麼藥，濟公說：新出籠熱饅首，治甚麼病呀，李先生說：本草上沒有，不知和尚哈哈大笑，說：你連要緊的事均不知道，還敢自稱名醫，新出籠熱饅首，治首治餓，對不對，你不行，我同你至趙宅幫個忙兒吧，李懷春說：好，和尚你就跟我來，趙文會、蘇北山，也不好攔住，只好同着和尚進了大門，來在老太太住的上房之內，落坐，家人獻上茶來，李先生先給老太太看看脈，說是痰瘀上行，非把這口痰治上來不能好，老太太上了年歲之人，氣血兩虧，不能用藥，趙員外另請高明吧，趙文會說：先生，我又不在此醫道之內，我知道那裏有高明之人，你可薦一人，李先生說：咱們這臨安，就是我合湯萬方二

人。他治得了的病，我也能治，他治不了的病，我也不行。我二人都是一樣能爲正說到這兒，濟公答說：「你等不要急着，我先給老太太看看如何。」趙文會本是孝子，一聽和尚之言，說：「好，你來看看。」李懷春也要看看，和尚能爲濟公來至老太太近前，先用手拍了兩掌，說：「老太太死不了啦，腦袋還硬着呢。」李懷春說：「和尚，你說的什麼話？」濟公說：「好，我把這口痰叫出來就好了。」說着，走到了老太太跟前，說：「痰啦，痰啦，你快出來吧，不要把老太太堵死了。」李先生暗笑說：「這不是外行嗎？」只見老太太咳出一口痰來，濟公伸手掏出一塊藥，說：「拿一碗陰陽水，家人把水取來。」趙文會一看說：「和尚，你那藥叫何名，可能治我母親的病嗎？」濟公大笑，手托那粒藥說：「此藥隨身用不完，並非丸散與膏丹，人間雜症他全治，八寶伸腿瞪眼丸。」

濟公說罷，把藥放在盃內，說：「老太太因急所得，一口痰痰上湧，立刻昏迷不醒，你等給他好好扶養，吃了我這藥，立見功效。」趙文會一聽，知道和尚有些來歷，說的原因真對，忙忙說：「聖僧，你老人家慈悲吧，我母因疼孫子急的這場病，我有一小兒方六歲，得了一宗冤孽之症，昏迷不醒，我母一急，把痰急上了，師父要治好我母病，再求和尚給小兒治治，和尚叫把藥灌下去。」老太太立刻全愈，趙文會過來給老太太請安，復給和尚磕頭，求和尚給他兒子治病。濟公說：「要給你兒治病也不難，須依我一件事，方能治好。」趙文會問那一件事，濟公不慌不忙，說出這件事來，叫董士宏父女相會，趙文會全家病好，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施禪機趙宅治病 說佛法暗中救人

詩曰：木樨花香亦解禪，幾人吧遞出塵緣。達摩東土傳來遠，道濟西湖泛酒船。

山雨迷離斜復直，荷珠滴灑碎還圓。白雲飄渺無拘束，林下逍遙是散仙。

話說濟公把趙文會之母治好，還有六歲孩兒求濟公治，濟公說：「我可能治，就是藥引子難找，非有五十二歲男子，還得是五月初五日生人，十九歲女子，八月初五日生人，二人的眼淚合藥纔可治好。」蘇北山李懷春見和尚真有來歷，便問和尚在那裏住，貴上下怎麼稱呼，和尚全皆說明。趙文會至外面派家人找五十二歲男子，五月初五日生人，衆人覓問一回，就連本宅及外來親友家人皆沒有，歲數對了，生日不對，日月對了，年紀不對，大衆直找至門口，見外面站了一人，年約半百以外，家人趙連升忙過去抱拳拱手，說：「老兄貴姓？」那人說：「我姓董，名士宏，本錢塘人氏，在這裏等人。」家人說：「老兄五十二歲嗎？」答曰：「不差。」又說：「五月初五日生辰嗎？」答曰：「不差。」家人忙過去一拉，說：「董爺你跟我來，我家主人有請。」董士宏說：「貴主人怎麼認得我，你說給我聽再去。」家人就把找藥引子之故，說了一番，那董士宏就跟他到了裏面，見了濟公，趙文會等家人回問皆引見了。濟公道：「快去找十九歲女子，八月初五日生人來。」董士宏一聽，這歲數及生日，合他女兒一樣，心中展側不安，只見家人進來說：「姑奶奶，丫環春娘是十九歲，八月初五日生人，把他找來了，只見有外面進來一個女子。」董士宏一看，是白

已的女兒，心中一慘，落下淚來。姑娘一看是他父親，也是啼哭。原來他家主人姓顧，新從外任回來，父女見面痛哭。和尚哈哈大笑說：「善哉善哉，我今一舉三得，三全其美，伸手取出藥來，托在手中，叫家人用水化下藥，叫人給趙公子灌下去。少時神清氣爽，病症全好，和尚告訴趙文會，董士宏丟銀子上吊，自己救他父女團圓之故。趙文會幫了董士宏一百兩銀子，把女兒教他領去，自給姑奶奶再買一個使女。李懷春一問和尚，方知和尚是靈隱寺濟公長老。蘇北山過來給和尚行禮，求慈悲慈悲，給我母親治病，和尚站起身來說：「我到你家裏去吧。」蘇北山說：「很好，趙文會也不好相留，拿出白銀百兩，給濟公作衣服。」和尚說：「你如謝我，付耳過來如此如此。」趙文會說：「師父請放寬心，我是日必到。」說完，同蘇北山出了趙宅。董士宏父女謝濟公送走不提，且說和尚到了蘇北山家中，書房落坐，和尚問蘇北山令堂老太太之病，可曾請人治過。蘇北山說：「實不相瞞，請過多少先生皆不行，前者有一位神醫活人湯萬方先生給治，並未見好，又轉請李先生給治，也不見效。皆說上歲數人，氣血兩虧，不能扶養也。我也盡人力，憑天命。今日得遇聖僧，真乃三生有幸。該當老母沉痾可愈，說着，就同和尚出了書房，來至青竹軒西院上房門首，是路北五間，至內落坐，只見老太太在床上躺着，那些婆子丫環均站旁邊，笑和尚身上破襪不堪，和尚說：「你等休笑我這件衣服，且聽我道來。世人休笑僧衣破，本來面目世上無。家人獻上茶，濟公掏出一塊藥托在手中，蘇北山一見，其黑似檳榔，異香撲鼻，伸手接了靈丹妙藥，問此藥何名。濟公說：「那是我和尚的妙藥，名叫要命丹。比如人要該死，吃了我這藥去，把命要回，又名伸腿瞪眼丸。蘇北山用水化開，給他母親灌下去，少刻老太太病症全愈。蘇北山吩咐擺酒，請和尚在書房之內，落坐吃酒，談論些古往今來之事。濟公胸臆錦綉，滿腹經綸。蘇北山方知是一位世外高人，拜和尚作老師，要給和尚換衣服。濟公一概不要，說：「你要謝我，只須如此這般，我要走了。」蘇北山說：「師父，我這裏就同你老人家俗家一般，那時願意來，那時就來在我家住着，和尚答應說：「好說，我今天回廟去了，和尚出了蘇宅，到街市之上，口唱狂歌說：

自古當年笑五侯，

舍花逞錦最風流。

如今聲勢歸何處，

孤塚斜陽漫對愁。

嗟我兒輩且修修，

世事如同水上鷗。

因循迷途歸願路，

打破迷關一筆勾。

濟公回到廟中，他在大碑樓上睡覺，廣亮要害濟公長老，以報前仇，知道濟公在大碑樓上睡覺，派徒弟必清夜內放火燒死濟顛，頭次放火，被濟公一泡尿，撒了，小和尚一腦袋，把火澆滅，二次又放火，把大碑樓點着了，只見烈焰騰空，火光大作，有詩為證：

凡引星星之火，

勾出離部無情。

隨風照耀顯威能，

烈焰騰空勢猛。

只聽忽忽聲響，

冲霄密佈煙升。

滿天遍地赤通紅，

畫閣雕梁無影。

這大火一起，廟中衆僧皆起來說：「不好了，快救火，瘋和尚道濟在樓上睡覺，要被火燒死，也該遇着劫吧。」大衆把火救滅，監寺廣亮以爲這次把瘋和尚燒死，無人知覺，正喜悅之間，只見濟公由大雄寶殿出來，哈哈大笑說：「人

叫人死天可。天叫人死有何難。廣亮一見濟公沒死，心中不悅。他至方丈那裏回話說：「火燒大碑樓，理應治罪於他。」老夫說：「火燒大碑樓，此乃天意，與道濟何干？」廣亮回稟方丈，國有王法，廟有清規，咱這廟內一人點燈，眾人皆點燈，按時刻吃齋睡覺，道濟點燈火不息，連夜點燈，凡火接引神火，有犯清規理應治罪於他。按清規治罪，理應砸毀衣鉢戒牌，逐出廟外，不准為僧。老夫說：「太重。」派他募化重修可也。吩咐道：「濟進來見我，不多時，只見濟公從外面進來，立在方丈面前打一問訊。」說：「老和尚在上，我問訊了。」方丈說：「道濟你不守清規，火燒大碑樓，派你化緣重修此樓，必得一萬兩銀子工程。」問你師兄給你多少日子限？」濟公說：「師兄你給我幾日限？」廣亮說：「三年你可化來一萬兩銀子嗎？」濟公說：「不行，太遠，還得說近着些日期。」廣亮說：「一年你化一萬兩銀子修大碑樓工程行了吧？」濟公說：「不行，還遠，你往近說吧。」廣亮又說：「半年吧。」他搖頭還叫說：「近些。」廣亮說：「一月。」濟公仍嫌遠。廣亮說：「一天你化一萬銀子可行嗎？」濟公說：「一天化一萬銀子你去化吧，我不行。」濟公說罷哈哈大笑。眾僧皆議論道：「一百天限期，叫他化，如化了一萬銀子，將功折罪，濟公也答應。」每日出去化緣，在臨安捨藥救人，普渡衆生。記名徒弟收了無數，也不露本來面目，裝瘋作傻。那日在飛來峯後山坡之上，見兩獵戶抗着兔鹿，狐鶴，他阻住去路說：「二位貴姓，那裏去？」那人說：「我叫陳孝，綽號美髯公，那是我結拜弟，病服神，楊猛，由山上打獵回來。」師父何人？」濟公說明了，又哈哈大笑說：

每日在山穴，終朝來打獵，你為養你生，他命就該絕。

楊猛陳孝知和尚是高人隱士，立刻跪下行禮，拜濟公為師。說：「我二人從此改行，同朋友存鏢行找盃飯吃，想個安身立命之道。」和尚說：「好，你等必日見茂盛。」二人走後，和尚在廟吃酒開葷，並不化緣。廣亮也不催他，想到了日期，好把他逐出，光陰荏苒，日月如梭，過了二個多月，他兩銀子沒化，這日濟公看見山門的和尙未在他到了，韋馱殿看神像威儀甚為可觀，有詩為證：

鳳翅金盃耀日，連環鎖甲飛光，手中鐵杵硬如鋼，面似觀音模樣，足登戰靴墨綠，週身綉帶飄揚，佛前護法大神王，魔怪聞知膽傷。

濟公看罷說：「老章同我出去逛逛吧。」伸手把韋馱抗起來，出了山門，循西湖往前行走，來往行路之人就說：「衆位，我瞧見過化緣和尚，有拉大鎖的，有打木魚的，沒見過抗着一個韋馱爺滿街化緣的。」和尚哈哈大笑說：「你不開眼，少說話，這是我們廟中搬家，衆人一聽和尚之言都笑了，和尚正往前走，猛抬頭一看，只見一股黑氣直冲霄漢之間，濟公按靈光連擊三掌，口中說：「善哉，善哉，我焉能不管。」正往前走，只見大街路北有座酒飯館，是醉仙樓，上掛酒牌子寫的是：「太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口稱臣是酒中仙。」兩旁對子是：「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裏面杓只響，濟公一掀簾子說：「辛苦了，掌櫃的，裏面掌櫃一看，只當他是化緣的小和尚說：「和尚，咱這裏是初一十五纜給錢。」濟公說：「是了，我們這裏是初一十五纜賣哪？」站在門外，只見從東邊

來了三人，是米糧店掌櫃請客來，濟公一伸胳膊說：「三位要吃飯哪？這裏初一十五纔賣哪？」三人一聽往別家去，一連來了三四起人，都被濟公擋回去了。飯館掌櫃的大怒，從裏面出來說：「和尚，你都把吃飯之人攔走，是甚麼居心哪？」濟公說：「我要吃飯，方一進門，你就告訴說：『初一十五，我知道你這裏是初一十五纔賣飯呢。』掌櫃的一聽說：『我只當你是個化緣的哪？』故此纔告訴你。初一十五給僧道的錢，你知道嗎？」濟公說：「不對，我是吃飯的。」掌櫃的說：「你請進來罷。」濟公抗草馱到了後堂，找了一張淨桌兒坐下，要了幾樣菜，吃了四五盞酒，用完，叫跑堂的過去，算一算，一共算一吊六百八十文。濟公說：「寫賬罷。」改日吃了一同給掌櫃的，早就在這裏留神了，聽說沒錢，掌櫃的過來說：「和尚，把吃飯之人都給支走了，今日吃完，你不給錢，走不了，必須要給一吊六百八十文。」濟公正與夥計口角相爭，只聽外面一聲喊，如雷轟之聲，來了兩位英雄，要大鬧酒飯館，引出許多事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抗草馱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

詩曰：柴門雖設未嘗關，閒看幽禽自往還。白壁易埋千古恨，黃金難買一身閒。

雲消曉嶂聞寒瀑，栗落秋林見遠山。古柏爛銷書清永，是非不到白雲間。

說濟公在酒飯館吃完飯沒錢，正合鋪中人口角相爭，只見從外進來兩個，來至濟公跟前行禮，衆人一看，頭走的那人，赫揚揚身高八尺以外，頭戴翠藍紮巾，插金抹額，二龍寶，迎面茨菇葉亂幌，身穿藍箭袖袍，腰繫絲絛，足下青緞快靴，外披藍緞綉團花英雄氅，面皮微黃，長眉闊目，二目神光滿足，進頭端正，四字方海口，海下一部黑鬚鬚，飄洒胸前，後跟那人是二十以外年歲，頭上粉緞色軟包巾，綉團花，分五彩，身穿粉緞綾箭袖袍，上綉三藍花朵，足下快靴，因披英雄氅，面如白紙，自中透青，並無一點血色，頭一位乃是美髯公陳孝，後跟病服神楊猛，新從外保鏢回來，要上靈隱寺瞧瞧濟公，正走至這裏，聽見飯館中一陣喧嘩，二人掀簾進來，見濟公正與伙計爭吵，連忙過來給濟公行禮，說：「師父，你老人家因何來到這裏爭吵？那個欺辱你老人家，告訴弟子，我將他的腦袋給他拿下來。」陳孝過來說：「兄弟不可莽撞，問問到是因爲甚麼，飯鋪伙友見這二位形像，唬得戰戰兢兢，說二位達官老爺別生氣，原來這位大師父吃完飯沒錢，反出口不遜，因此爭吵起來，和尚說好的，你們兩個徒弟來得好，這飯鋪把我欺辱苦了。」陳孝說：「師父他們因爲甚麼辱你，和尚說我吃完飯他們不叫走要錢。」陳孝一聽這話，不由一笑說：「這應當給錢，回頭說掌櫃的，你們不認得這和尚，勿論吃多少錢，不要跟和尚要，三節我還錢，這就是靈隱活佛濟公長老掌櫃說，我們實在失敬，和尚說，你們二人吃了飯沒有？」陳孝說：「我們吃了，和尚說，你兩人給我抗著草馱，跟我化緣去罷。」陳孝說：「你老人家的弟子，都是縉紳富戶，用多少我不敢說，十兩八兩現成，何必你老人家化緣，和尚一搖頭說：『化緣那是我和尚的本事，楊猛你給我抗著草』

馱楊猛客應抗起來。三箇人出了酒飯店往東走。街上來往的人有認識楊猛陳孝的，低聲說：二位達官，怎麼跟和尚化小緣哪？陳孝臊的臉一紅，蹲在一傍，跟熟人談話。楊猛渾人，不懂的害臊，跟着和尚往前走。見眼前路北新開張的大茶葉鋪，濟公叫楊猛把韋馱放下，和尚心中一轉，我必須得如此這般這樣，想罷，一上茶葉店台階，說：辛苦辛苦，茶葉鋪伙計一聽和尚道辛苦，趕緊過來說：和尚買茶呀，和尚說：不買茶葉，你這鋪子是新開張，我來道喜，伙計說：原來和尚你來道喜，請裏面吃茶罷。濟公說：一來道喜，二來我要化箇小緣，伙計說：你化小緣化多少錢，和尚說：你給二百銀子我就走，並不多要，伙計一聽說，化小緣就是二百兩，和尚你別處去化罷。我們這店施捨不起，濟公聞聽哈哈大笑說：這時候化你二百兩，你給就算完，要等太陽一正午，就是四百兩，太陽一斜西就是六百兩，太陽一落就是八百兩，你要叫化一天一夜，把你的鋪子給我，還算不清賬，掌櫃一聽這話，知道是個瘋和尚，來這攪鬧，傍邊有買茶葉的人要管閒事，過來說：和尚，人家大新開張的，你別在這裏鬧，你要化兩股香錢，我給你，要化三吊兩吊的，換換衣裳，改天來，在我身上，和尚說：在你身上，你駝得動我嗎？那人一聽和尚不正經話，說：和尚，別玩笑，我不管你，你可準化出銀子來，化不出來，不算好和尚。濟公說：不用你管，你瞧着我必有個轉身。濟公說：楊猛回頭你瞧，由南胡同出來一箇老道，你揪住，把他打死這鋪子門口，叫茶葉鋪打一場人命官司。楊猛本是渾人，聽見濟公說，他點頭答應，瞪着眼瞧着胡同內，靜等老道，果然工夫不大，由胡同出來一箇老道，身高八尺，細腰扎背，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巾，身穿藍緞子道袍，腰繫絲緞，白襪雲鞋，背上揹着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靴，黃絨纏頭，黃絨腕，真金什件，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五官到也清秀，三綰長海，飄洒胸前，根根見肉，二面走，老道口中作歌說道：

玄中妙，妙中玄，三清教下有真傳，也非聖，也非仙，長在洞中苦修練，口服金丹原神現，方顯三清真，有傳。楊猛一看，勃然大怒說：好，妖道，我在此等候多時，那裏走，趕過去掄拳就打，書中交代，這個老道從那裏來，濟公長老因為甚麼叫楊猛打他，只因爲臨安城內太平街，住有一家財主，姓周名景字望廉，外號稱周半城，家中趁百萬之富，跟前就有箇兒子名叫周志魁，二十一歲，尚未有室，周志魁長得相貌甚美，每逢提親是高不成，低不就，官宦人家又不給，小戶人家又不娶，因此總未定親，周員外七十餘歲，就是這一子，這天周志魁忽然染病，在花園書房調養，請了許多高明醫生，吃藥不見功效，老員外心中煩悶，這天晚上，自己點上燈籠，要親身到後花園書房看看病體如何，剛來到書齋門首，就聽屋中有男女歡笑之聲，老員外心中一動，這必是婆子丫環勾引我兒做那苟且之事，這還了得，敗壞家風，我到要看看是什麼人，來至窗櫺外，將紙窗溼破，望裏一看，這屋中是順前檐坑，坑上搭着小桌，擺着幾樣菜，一盞蠟燭，東邊是他兒坐定，西邊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生得芙蓉白面，珠翠滿頭，老員外細細一看，認得是東隔壁街鄰王成王員外之女，名叫月娥，老員外大吃一驚，心說：我與王員外是孩童攜手，垂髫之交，這箇孩子做出這不要臉之事，自己也沒敢進去，怕二人害羞難當死

了自己轉身回歸前面上房。一見安人，把燈籠熄滅。老員外嘆了一口氣，說：安人，你曉得兒子那裏是病，他與東隔壁王成之女王月娥，在那裏吃酒取樂，你看這便如何是好？安人說：員外不必着急，明天你親到那院，見見王賢弟，跟他談談，問問他女兒有婆家沒有，如沒有婆家，趕緊託媒人去說。一來保住兩家名節，二則依了他二人之心願，到是兩全其美。員外一聽此言，深為有理，夫婦安歇。一夜晚景無話，次日早晨起來，吃了早飯，帶着家人老員外換上衣服，出去要拜王員外，剛來到門首，就見由正西塵沙蕩漾，土雨番飛，一驢馬二乘小轎，來者正是王員外，那王員外翻身下馬，就給周半成行禮。王成說：兄長久違，一向可好？周員外說：賢弟，你上那裏去了？轎裏是甚麼人？王成說：轎裏是你姪女王月娥，他在他娘舅家住了兩個多月，只因我給他說停當婆家，明天放定禮，故此今天一早，我親身前去接他回來。周員外一聽，心中一動，此言差矣。昨天我看見王月娥在後面同我兒吃酒，他怎麼又會在舅家住兩個多月，莫非我眼花了，認錯了人，決定不會，想罷說：賢弟，你把轎子搭進大門，我瞧瞧我這個姪女。王成叫把轎子搭進來，婆子下輪，把小姐轎籠打開，攙王月娥下輪，過來給周員外深深萬福。周員外一看，果然跟昨天看見在書房的女子，長的一般不差，心中一想，了不得了，那個王月娥是非妖而即怪，非鬼而即妖，狐自己一着急，幾乎臥倒。幸有人扶住，王員外說：兄長，見你姪女爲何這樣？周員外說：賢弟，我看見姪女，想起你那姪兒來了，現在病勢沉重，王成說：我實在不知道，過一天必要來看望說罷。員外告辭，周員外回到家裏，唉聲嘆氣，安人一問緣由，也是着急，員外說：你我夫妻活不成了，這怎麼是好？夫妻正在煩惱，由外面進來一箇書童，叫得福，十五六歲，甚是伶俐，說：員外不必着急，在清波門外，有座三清觀，那廟老道劉泰真，善能捉妖淨宅，退鬼治病。員外去請他來，準能把公子爺病體治好。員外一聽有禮，趕緊吩咐備馬，帶着四個從人，書童引路，來到清波門外，三清觀門首，下馬叩門，由裏面出來一箇小道童，問：你們幾位找誰？家人說：我們是城裏周員外那裏來，此請道爺捉妖。道童往裏面通報，這廟一層殿，東西配殿，有東西跨院，老員外來到東跨院，老道降階相迎，周員外見老道，頭戴舊道巾，藍布道袍，五官生得清秀，員外說：久仰仙長大名，如轟雷灌耳，現在我花園有妖作亂，變了一箇女子，是我們鄰居王月娥的模樣，將我兒志魁迷住，求仙長大發慈悲，去捉妖淨宅，退鬼治病。老道知道周宅是大財主，連忙答應，說：員外請回，小道隨後就到。老員外吃了一盃茶，告辭，老道送出來，回到廟中，問道童：我的新道冠新鞋，押多少錢？道童說：那天打酒押兩吊。老道說：拿馨和蠟，扞換出來，我那道袍絲絛當多少錢？道童說：當五吊。老道說：拿圍棹和幔帳頂去換出來，這一去，得穿好點，好多進錢。道童道：老道穿戴齊了，就步進清波門，他又繞着進錢塘門，爲是顯顯這身衣裳，正往前走，只聽對面一聲吶喊，楊猛掄拳就打。濟公要戲耍老道，周宅捉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周員外花園見妖 三清觀邀請老道

詩曰

寒暑潛催歲月流，利江堆裏莫尋求。
死後空留千載恨，生前誰肯一時休。
終須白骨埋青塚，難把黃金買黑頭。
出門長嘯乾坤老，且弄江雲送白鷗。

話說楊猛過去掄拳就打，打了老道幾拳，把道冠打壞，金簪落地，濟公趕過去拉開。這時陳孝趕去說，楊賢弟，你還不走，幫着師父瘋鬧，打出人命官司來，拉着楊猛竟自去了。老道氣得兩眼發直，口中直嚷，反了反了，無冤無故，揪我就打，我上錢塘縣去告你去。濟公說得了，道爺瞧着我罷，這麼話說，把道爺的磬蟻打也打掉了地下，把五供圍桌帳幔也懺了，我給你揮揮罷。

老道一聽這話就一愕，心說我頂當他怎麼知道，拿眼上下一瞧，和尚長得其貌不揚，身高五尺來往，頭上頭髮有二寸餘長，滋著一臉的泥，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絲絛，疙癢疙癢，光着兩隻脚，拖一雙破草鞋。老道問道，和尚寶利在那裏，濟公說，我在取馬菜胡同黃連寺，名字叫苦核。老道說，你上那裏去，和尚說，我上臨安城內，有一家財主在太平街，姓周，叫周望廉，是臨安城內第一家財主，人稱叫周半城，請我前去捉妖淨宅，退鬼治病。劉泰真一聽，心中大大不悅，心說道，周員外就不對，既請我就不該請，和尚，既請和尚就不該請我，我到那裏瞧，要恭敬我，我就捉妖，要恭敬和尚，我急速退步，想罷，說，和尚，你我一同走罷，和尚抗起韋馱像一同走，說，劉道爺貴姓，老道說，你叫我劉道爺，又問我貴姓，你是個瘋和尚，濟公哈哈大笑，信口說道。

說我瘋，我就瘋，瘋顛之症大不同，有人學我瘋癲症，須謝貧僧酒一瓶。說着話，二人進了錢塘門，來到太平街路北大門，見門口四棵龍爪槐樹，門裏有幾塊匾，上寫，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義重鄉里，見義勇為，來到門口叫門，管家出來一瞧，說道爺來了，老道說，辛苦，勞駕往裏回稟一聲，就題我山人來了，見和尚抗着韋馱，一言不發，管家瞧了瞧僧道，轉身進去，來至書齋，周員外正在書房等候，老道家人進來，回稟員外，清波門外三清觀劉泰真來了，還同着一位和尚，周員外一聽一愕，問和尚是誰請的，周福說，必是老道請的，你老人家出去，到得恭敬和尚，給老道做臉，其實都鬧錯了，員外疑惑和尚是老道請的，老道只道是奉家請的，其實全不對，原本是和尚開味來的，員外由裏面出來，濟公睜眼一看，見這員外身高八尺，細腰扎背，頭戴寶蓋，大葉道遙，員外巾，三藍綉花，迎面嵌美玉，鑲明珠綉帶，雙飄身穿寶藍緞道遙，腰繫絲絛，白機雲鞋，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三山得配，五岳停勻，海下一部花白鬚髮，根根見肉，員外出來迎，和尚抱拳拱手說，和尚請了，道爺裏面坐，老道心中有些不悅，心說，這是恭敬和尚，見和尚抱拳拱手，見我就讓道爺走罷，有心不進去罷，又想自己好容易拿五供蟻打贖出衣裳來的，指望着來得幾十兩銀子，好贖當無奈，祇得同員外進去，來至書房，是西配房三間，當中條案八仙桌，兩旁兩把椅子，牆上名人字畫，甚為清雅，和尚老道落坐，家人剛獻上茶來，和尚說，擺酒罷，老道一瞧，和尚比我熟識，必是長來，很夠着自己，不分彼此，老員外立刻吩咐擺酒，少時家人擦抹桌案，杯盤碗筯，將酒席擺上，和尚並不謙讓，就在正當中坐下，老道心中雖不願意，也不好說。

出來吃了三四盃酒，見周員外很恭敬和尚。老道實忍不住了，問員外道：「這位和尚你老人家怎請的？」周員外一聽，此言差矣，連搖首說：「不是我請的，我不認識。」是跟道爺來的。老道說：「我不認識他。」他說是員外請的，和尚說：「不用題這個，再喝一盅罷。」周員外說：「好和尚，你敢是嚇吃嚇喝的？」來人快把他轟出去。家人過來，見和尚還端着酒杯要喝，周福說：「好和尚，你嚇到我這裏來了，快出去。」拉拉扯扯，把和尚推出大門。關上門進來一瞧，和尚把韋馱像落下，過來回稟員外，已把和尚趕去，沒拿韋馱像。員外說：「回頭來拿給他。」老道喝着酒，問員外：「現在貴宅有什麼妖精？」把公子爺迷住，我回頭給燒古香，瞧瞧，畫道符，本來老道長，瞧香畫符，也沒有多大能為，無非倚靠三清觀的神仙，找碗飯吃。周員外說：「現在妖精變了一箇女子，是我們隔壁隣居王月娥的姑娘模樣。」天天同我兒在花園間吃酒，老道一聽就是一愕。老道一想，我也無非瞧香畫符，妖精善能變化人身，我別捉妖不成，反叫妖精捉我去了，自己躊躇了半天。這才說：「員外，我捉妖須用七箇人，連我是八卦連環式，纔可以捉妖，以保萬全之策。」員外說：「可以。」叫周福你跟道爺去捉妖。周福說：「不行，我鬧肚子，不能當差。」員外派別人罷。員外吩咐周祿你去。周祿說：「不行，我害眼呢。」周員外是位善人，一聽都不願去，自己明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人不為利，誰肯早起。員外說：「誰要去跟道爺捉妖？」不白去。一夜一箇人，我給十兩銀子，可就要七箇人，誰願去誰去。傍邊周福說：「員外，我去。」員外說：「你不是鬧肚子嗎？」周福說：「我方纔得了個仙方，買一棵芍藥要粗的，員外說，要那個做什麼？」周福說：「熬水喝了就好。」員外說：「你這是聽見了錢子了，混賬東西。」周祿說：「我去。」員外說：「你不是害眼嗎？」周祿說：「不是。」員外沒聽明白，我在家礙眼，少時七箇家人都有了。員外問：「道爺用什麼東西？」老道叫拿筆，開了一箇單子，用高桌子一張，太師椅子一把，五供堂蠟杆，香爐一分，素蠟一封，長壽香一封，錢糧一分，新筆一枝，硃砂一錢，硯台一方，黃毛邊一張，香茶，無根水，五穀糧食，白度一塊。員外吩咐照樣預備。問道爺這東西攔在那裏去？老道吩咐攔在後花園公子書房的院內，我隨即就去。少時天已掌燈，老道同員外帶着七箇從人，各拿順手的兵刃，來至花園。老道睜眼一看，這花園甚是齊整，花卉羣芳，樹木森森，樓臺殿閣，水榭涼亭，曲院雕欄，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老道往前走，見對面白灰牆，瓦堆的窟窿錢，當中棋盤心。老道進去一看，這院子三合房，北房三間，東西配房各三間，見院中所要用的東西預備齊了。衆人來至院中，屋內公子聽見有動作，說：「外面甚麼東西，快滾出去。」家人說：「公子爺別嚷，請來道爺給捉妖淨宅，退鬼治病，你給妖精迷住了。」公子說：「混賬糊塗。」老道也不答言。員外回前廳去，淨聽老道的喜信。老道叫衆人在上房外間屋中給他助威。老道在院中椅子上坐，候至天交二鼓，把蠟燭點上，恭恭敬敬燒上一股香，心中禱告三清教主神佛在上，信士弟子劉泰真，我乃三清觀老道，現在周宅捉妖，請我捉妖淨宅，退鬼治病，望神佛保佑，將妖怪退去，我得幾十兩銀子，回廟掛袍上供還願，禱告完了，將道冠摘下，包頭解開，披散了頭髮，抽出寶劍，用香茶占無根水，往寶劍上一揮，把五穀糧食攔在寶劍上，拿白芩研濃了硃砂，畫了三道靈符。老道說：「周

福你看我這頭道符一燒，狂風大作，二道符把妖精拘來，三道符用寶劍斬了妖怪，叫他立現原形。要是人死變爲鬼，鬼死化爲靈，當時結果了他性命。周福等大衆，看看老道作法，把頭符貼在寶劍尖上，見老道口中咕嚕咕嚕念念有詞，不知念的什麼，就聽念完，老道說：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點着頭道符，拿寶劍一幌，真有冰盤大的火光，把符一甩，衆人看着一點風也沒有。周福說：你們瞧，老道是造謠言。周祿說：別忙，且看他第二道符，老道口中又念咒，把二道符用劍挑着，點着扔出去，又不見動靜。老道一瞧真急了，把三道符貼在劍上，口中念念有詞，剛扔出去，只見一陣狂風大作，這陣風一過去，老道睜眼一看，嚇得魂不附體，來了一箇妖精要吃老道，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周望廉細說見妖事 劉泰真捉妖被妖捉

詩曰：人生天地常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遇，年年處處看梅花。

話說老道三道符燒完，一陣狂風大作，只聽有腳步的聲音。老道只打算這妖精必是青臉紅髮一身毛，仔細睜眼一看，却原來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果然芙蓉白面，楊柳細腰，怎見得有讚爲證。

只聞異香陣陣，行動百媚千嬌，巧筆丹青難畫描，過身上下堆俏，身穿藍衫稱體，金釵輕擺髮梢，垂金小扇手中搖，粉面香腮帶笑。

真是梨花面，杏蕊腮，瑤池仙子，月裏嫦娥不如也。這女子撲奔老道說：好賊，泰真你敢拘起你家姑姑來了。周福同衆家人說：敢你不是外人，跟老道都是親戚，老道嚇得魂飛魄散，說：仙姑不要生氣，你聽小道，我天膽也不敢拘你老人家，只因周宅請我來給公子治病，把仙姑請來，我給你說，哈哈，仙姑必是在深山幽谷之中修練，道德深遠，何必貪戀凡塵，勸仙姑你老人家可以修練個萬世不化金身好，不好，妖精一聽此言，說：你放屁，我多日不會吃人，今天我要飽餐一頓，說着話往前撲奔老道，就見把肚子一噉，由嘴內噴出一口黑氣，老道哎呀一聲，就地栽倒，寶劍也扔了。周福等衆家人，嚇得亡魂皆冒，往床底就擠，衆人擠不下，周祿就拉周福的腿，說：你出來，我藏進去。周福嚇昏了，說：姑姑別拉腿，衆人正在亂藏，只聽外面山崩地裂一聲響，有膽子大的往外面一看，見外頭紅光一片，有一位金甲天神在門口站着，正是韋馱顯聖，衆人也不敢出去，直至天色大亮，老員外在前，面一夜沒睡，天亮員外帶着一箇膽大家人，來至花園瞧老道捉妖怎麼樣，來到這院一看，見老道在地下躺着，臉都青了，寶劍在傍邊扔着，過去一摸，身上都涼，來至書房一看，見衆人也有在床底下的，也有在桌底下，的過去一拉腿，衆人說：姑姑別拉腿，饒命。老員外說：那裏來的姑姑，你等還不出來。周福衆人一瞧，說：員外呀，可嚇死我們了。周員外一問是怎麼一段事，周福就把夜間老道捉妖之事，如是情形一說，員外咳了一聲，說：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妖沒捉成，老道在這裏死了，只得報官相驗，有錢的人最怕打人命官司，趕急吩咐先

掃院子，打掃打掃，員外回至前面，自己一想，和尚這個章馱到不錯，在前廳攔着，怎麼跑到後面顯聖，和尚來取別說給他問要多少錢，我買下可以鎮宅，正在這般景況，就聽外面打門，說話是和尙聲音，叫開門取章馱來，我那章馱有了主了，給六百萬銀子也不賣，員外一聽趕緊往前面奔來，至門口一看，見外面不是和尚站立一人，身高八尺，頭戴寶藍緞道遙員外巾，身穿寶藍緞道遙靴，粉底官靴，面似三秋古月，慈眉善目，三絡黑鬚，飄洒在胸前，後面跟着小童十四五歲，周員外一看，認識是拜弟蘇北山，周員外問是蘇賢弟叫門，蘇北山說：不是，我給兄長引見一位朋友，我長跟兄長提西湖靈隱寺濟顛活佛，昨天晚上到我家去，提起抗章馱化緣說兄長家中鬧妖精，到這來捉妖，被兄長轟出，將章馱像留在這裏，昨天住到我家中，我想，兄長必然是不認識，要知是濟公，兄長決不能待慢，我今天陪着來，一來捉妖，二來取章馱，周員外說賢弟可了不得了，現在三清觀的劉老道來捉妖沒捉成，反給妖精噴了妖氣，至今昏迷不醒，我正要給老道廟中送信，報官相驗，聽外面和尚叫門，賢弟你把太師父讓過來，蘇北山一瞧，和尚在影壁牆根蹲着，蘇北山說師父請過來，給員外相見，周員外往裏讓，來至廳房，家人獻上茶來，周員外說：聖僧，我等不知罪，不作罪，趕緊吩咐擺酒給和尚陪罪，濟公說：我今天不喝酒，先捉妖淨宅，退鬼治病，然後才喝酒，你帶我到後面去瞧瞧，周員外說：是，立刻頭前領路，來至後面，見老道還在地下躺着，和尚說：老道，昨天許是遇着親戚了，周福說：不錯，昨天我們聽見是老道的姑姑，濟公說：我先把老道治好了罷，你們去拿半盃開水，半盃涼水，我灌他點藥，拿陰陽水一送，老道就好了，家人把水取來，和尚把藥化開，給老道灌下去，少待片刻，老道嘔吐了半天，睜眼一看，是那窮和尚同着周員外，蘇員外都站在眼前，老道都認得，自己站起來說：慚愧慚愧，和尚說：員外，你給老道五十兩銀子，把他回廟，好拿五供蠟，扞贖出來，員外吩咐家人把銀子拿來遞給老道，老道謝了員外，老道說：這位大和尚的寶刹在那裏，周員外說：是西湖靈隱寺的濟公活佛，老道一聽，趕緊扒地下磕頭說：我可實不知是聖僧，昨天多有沖撞你老人家，濟公說：道爺不可行禮，你回廟還想替人家捉妖，不想，老道說：這一回幾乎要了我的命，我可怕了，從今以後，再不敢捉妖了，說完，老道這才告辭回廟，來至三清觀，叫童子去換銀子贖當，把外頭的捉妖淨宅的匾摘下，囑附童子勿論是誰來請我捉妖，就說我入山採藥去了，不言講老道，單說濟公見老道走後，和尚說：員外，我先給公子退鬼治病，然後再捉妖，員外說：好，聖僧大發慈悲罷，帶領濟公來到公子周志魁屋中，見這屋子順簷炕，公子頭衝東，脚向西，橫躺着，面上焦黃，一點血色也沒有，周員外一看，心中甚為難過，連叫數聲志魁兒呀，公子並不言語，睜開眼看了看員外，又把眼閉上，蘇員外一看，說：我這姪男素常是風流人物，這些日不見，大改了樣子，臉上也沒了血色，抬頭紋也開了，大眼極角也散了，鼻子翅發訕，耳朵稍也乾了，這便如何是好，濟公說：不要緊，我給他點藥吃就好了，周志魁是一向的虛弱，白天昏昏沉沉，晚上徹夜無眠，精神恍惚，心中却也明白，見老員外蘇員外同和尚進來，睜眼悄悄，見和尚伸手掏出一塊藥來，周員外說：聖僧，這什麼藥，和尚說：這叫要命丹，你兒

子的命是沒有了。拿我這藥把命要回來。和尙把藥擱在口內嚼了。拿手一撥周志魁的嘴。和尙一噴。把藥噴在公子嘴裏。周志魁一見和尙真髒。要吐沒吐出來。把藥咽下去。覺着肚子裏咕嚕一響。藥引血走。血引氣行。五臟六腑。覺着氣爽。身上如去了一座泰山。和尙說。周志魁。你父母跟前有幾箇兒。周志魁公子說。就是我一箇。和尙說。你既知道就是你一箇。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在花園以邪招邪。做出這樁事來。我和尙越說越有氣。說着話。照周志魁的天靈蓋就是一掌。本來公子是病虛了的人。當時一伸腿。嘔吐一聲沒了氣。周員外大驚。和尙一回頭說。員外。你到不用着急。是兒不死是冤不散。這是該死。合該我廟中有了買賣。接三堂焰口。員外心疼兒子。點頭答應。書中交代。周志魁這病怎麼得的。皆因他在花園念書。這花園有三間豔陽樓。那一日公子上樓。扶着欄杆看花。廳東隔壁有婦女說話的聲音。周公子一看。是王員外的花園。姑娘王月娥叫了鬢摘桃花。公子仔細一看。見王月娥。果然長得天姿國色。公子暗說。頭幾年我與月娥在一處玩耍。見他長的平平無奇。這幾年不見。他會變的這麼好。真是女子十八變。我周志魁娶箇這等媳婦。也一輩子不委屈。心中想着。二目就睜出神。那裏王月娥正叫丫環摘花。一抬頭見西院樓上站定文生公子。見周志魁右手一揪綉帶。左手拿了扇子。往身後一搯。伸着脖子睜了眼。往這邊睜。姑娘臊的臉一紅。告訴丫環荷花快下樓吧。公子直看着姑娘下樓。這才嘆一口氣。唉。我恨不能脇生二翅。飛過去跟月娥成其好事。才合我心願。由這天公子就中了迷。在書房閉上眼。書房內童子一倒茶。公子就說。月娥賢妹來了。嚇的書童撒腿就跑。這天晚上悶坐。一閉眼就彷彿月娥在眼前。睜眼又沒了。天天跑到花園。叫道。月娥妹妹來吧。鬧的小書童真駭怕。有一天晚間。公子悶坐無聊。說我這條命給月娥要了。要得單思病。茶飯怕吃。正在思想。見簾板一起。進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正是王月娥。公子如得了斗大明珠。趕過去用手相拉。不知該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見佳人癡呆起淫心 想美麗花園遇妖女

芙蓉詩 芙蓉花發滿江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隄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

話說周志魁在屋內枯坐無聊。思想王月娥。天有二鼓之時。聽外面有脚步的聲音。那簾板一起。進來一位千嬌百媚女子。果然品貌秀豔。姿容絕代。風雅宜人。有詩爲證。

但只見頭上烏雲。巧挽盤髻。鬢心橫插白玉簪。簪押雲鬢飛彩鳳。鳳頭鞋趁百子衫。衫袖半吞描花腕。腕帶似桃花柳眉灣。灣灣柳眉趁杏眼。眼含秋水鼻懸膽。膽垂一點櫻桃口。口內銀牙細嘴含。含情不露多姣女。女中國色。好似九天仙女臨凡。

周志魁一睜。正是月娥。忙說賢妹你可來了。我正想你如大早之望雲霓。你今一來。真遂我生平之願。書中交代。

來者並非是真王月娥，原本是天台山一箇精靈，有三千五百年道行，天大至城隍山前去聽經，從此路過見周志魁想王月娥要瘋，他到是好意，變出箇王月娥脫度脫度他，他也見過月娥，自己搖身一變，變的一點不差，來至公子屋中，說：周大哥，你天天站在牆根叫我的名字，倘若婆子丫環聽見，豈不敗壞我名節，你若真有心愛慕於我，可託媒人前去提親，大概我父母不能不允，那時名正言順，以合我二人之心願，周志魁一聽，說：賢妹，你別走，我自從那一天看見賢妹，我時刻想你，恨不得你我一時成其夫妻，今天你既來了，我今焉能放你過去，拉住苦苦不放，妖精本打算來勸解，見周公子死不放手，又見周公子長的美貌，自己一想，我何不盜取他真陽鍊補內丹，想完，這才說：君既有妾意，妾豈可不為你鋪床疊被，你我這也是前世俗緣，惟恐你父母知道，多有不使，公子此時神魂飄蕩，一概不顧，真是色膽比天大，當時二人攜手把腕，共入羅帳，鸞顛鳳倒，如醉如癡，直至更交四鼓，妖怪說：我走了，恐其被人查出，公子說：你多時來，妖怪說：明天來，由這一天，就天天初鼓來，一人喝酒談心，道歡取樂，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天天如是，人有多大神，鬧的周志魁精氣神三寶損虧，飲食不進，而如白紙，一日不如一日，員外不明底細，以為他念書用功，勞神過度，焉知他淨在夜裏用了工，今天和尚一掌，把妖氣打散，公子當時沒了氣，員外心疼兒子，急了，蘇北山也是後悔，真是薦卜不薦醫，這麼好，正在為難，見公子悠悠氣轉，和尚說：我越瞧你越有氣，過去伸手要打，給蘇北山阻住，員外見兒子好了，也放了心，公子此時定了定神，要一碗白糖水，妖氣也散了，和尚說：我們捉妖，叫周福周祿二人，把韋馱拿過去，二人前去，一抬不動，周福心說：看這韋馱不很重，怎麼兩人會抬不動，和尚說：我就知道你們抬不過，說着過去伸手，就把韋馱拿開，原來妖怪押在韋馱底下，一股黑風起來，要大肆橫行，本來見和尚其貌不揚，濟公又閉着三光，妖怪要拿妖氣噴和尚，濟公哈哈大笑說：好孽畜，你也不知我是何人，自己用手一拍天靈蓋，透出佛光靈光三元，別人暗和尚照舊肉體凡胎，妖怪一見，嚇的驚魂千里，見和尚赫揚揚，身高丈六，頭如笆斗，面如獅子，身上穿鐵鐸，赤腿光脚，活活一位知覺羅漢，用金光一照妖怪，照去五百年道行，和尚摘下僧帽一扔，霞光萬道，紫氣千條，竟把妖怪照住，只見一陣狂風，現出原形，大家過來一看，乃一箇大狐狸，跪在地下叫：人有人言，獸有獸語，求和尚饒命，說：師父，你老人家別氣，弟子本打算勸解他，公子苦苦揪着不放，我不從他，他也是想死，師父呀，你老人家慈悲，慈悲，放了我，再也不敢滋事了，和尚這才過去，把帽子拿起來，說：好東西，我今天便宜你這條命，你再遇到我和尚手裏，我定用掌心雷霹你，妖怪自己走了，老員外見兒子也好了，把和尚請至書房擺酒，連蘇北山陪著，喝了兩盃，周員外把北山叫到一旁，說：賢弟，你看姪兒也好了，妖怪也捉了，我這家當你說句話，我在和尚面前盡點心，你只管說，我不駁回，蘇北山說：兄長，你打算要給濟公銀子，那可不行，聖僧皮氣古怪，最不受財，前次給我家治病，給趙文會治病，我們皆打算要給銀子，奈和尚分文不要，依我倒有箇主意，兄長至轎鋪，要頂八擡轎，全分執事，把韋馱抬了，送回靈隱寺，那到體面，聖僧定願意，別提給銀子，他的徒弟富戶，施主很多，二人商量好了，回

至書房，見和尙還喝着酒。蘇北山說：師父，方才周兄長叫我到外面同我說，師父給捉妖治病，打算謝你銀子，和尙說好，我這兩天正需銀子，和尙按口也就同俗家差不多。我和尙也得吃飯。蘇北山說：師父，我知你老人家素不愛財，我已給攔下，不叫他給銀子，叫他雇頂轎子，把韋馱送回去，和尙說：給銀不給銀到不要緊，千萬別給我惹事。這回用轎把韋馱送回去，以後我一出來，他就磨我，別提多跟脚了。回頭我抗着走在街上，找箇地方把他腦袋撞箇窟窿，下次他就不想跟我出來。周員外說：既是如此，我送師父點銀子，換換衣裳，和尙說：你若給我銀子，附耳如此如此，須緊記在心，不可錯過。大家點頭，和尙抗着韋馱告辭出來，往前走不多遠，睜開慧眼一看，有股怨氣冲天，和尙點頭，見路北一座酒館，和尙往裏走，衆人一看，說：和尙化緣嗎？和尙說：不是，衆人說：和尙你怎麼抗了韋馱滿街走，和尙說：我是販韋馱的，衆人說：和尙，這韋馱打那販來賣多少錢，和尙說：我由外口一百兩本賣二百兩，我這韋馱供在那廟，那廟就靈，有人燒香，說着要了一壺酒，把韋馱攔在一旁，吃了兩盃酒，和尙告訴伙計給他看着，我到外頭一行，和尙剛一出去，就由外面進來八九箇和尙說：在這裏呢，我們廟裏一箇瘋和尙把韋馱偷出來，到處誑酒喝，奉老和尙之命，叫我等來找掌櫃的一聽，說：你們衆位抗了去，一箇泥像我們要了沒有用，掌櫃的知一句話，也沒問是那廟來的，衆僧七手八腳，把韋馱搭走了，工夫不大，濟公回來，一進門，呦，我的貨那裏去了，掌櫃的說：你們廟裏和尙抗走了，濟公說：他是那廟的掌櫃，還不出話來，和尙說：你給人家贖了去，你賠我二百銀子，沒有，僧們是一場官司，衆僧客皆說：堂僧這是你不是，你方才那些和尙來抗韋馱，你就該問是那廟的，回頭說：和尙，咱們是苦人，一月才能掙兩吊錢，他那賠得起二百銀子，我們給你湊幾吊錢，和尙說：湊幾吊錢，我不能要得了，既你們衆位來管，我錢不要了，韋馱也不要了，我走了，說罷，出了酒館往前走，見一股怨氣直冲霄漢，和尙往前飛跑，濟公施法力大展神通，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煉法術戲耍劉泰真 李國元失去天師符

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

話說和尙出了酒館，正往前走，想起要到三清觀找劉泰真，見股怨氣冲天，和尙按靈光三擊掌，點了點頭，清和尙拍了二下門，老道自打周宅回到廟中，拿銀子把當贖出，叫童子把捉妖的牌摘了，如再有人請我捉妖，你說我入山採藥去了，小童點首答應，老道天天看書解悶，今天童子正在院中玩耍，聽外頭門，童子出來開門，一箇門口站了一箇窮和尚，道童說：找誰呀？濟公說：找你家劉道爺，到我們那兒捉妖，請他退鬼治病，道童說：不行，我師父入山採藥去，不定幾天回來，和尙說：你到裏面告訴在屋內贈書的那箇老道，就捉我老人家，他

有着落嗎？和尚說：你只管去。高嚷三遍，就有人問你：我和尚說法，化個小緣，就夠你一輩子用。老道沒法，出了三清觀，低頭恐怕碰了熟人。這溜老街舊隣，認識老道的不少。有人瞥見這個說：這不是三清觀的劉道爺嗎？怎麼這個樣，平常很有錢，那個又說：這必是輸了，道爺沒別的就愛賭。老道聽了，也不好答言，自己往前走。來到西湖蘇隄冷泉亭，這裏是一條大道，來往人不少。老道就站在亭子上一嚷：李國元、李國元，不必上西湖靈隱找濟顛，十兩紋銀交於我，腰裏還帶着三百六十錢，道爺嚷了三遍，圍了好些人，大家紛紛議論，有說的這老道是瘋子的，有說的也許找李國元的。正在紛紛議論，由那傍來了兩個人，這個說：賢弟，你看濟公真有先見之明。二人來到近前，老道一瞥頭裏走的這位是富翁員外打扮，後面一位文生公子打扮。二人一瞥老道，這位員外說：你這老道把濟公害了，這身衣裳你穿着，老道說：我到沒害濟公，他把我害了，吃的我剩一條袴子。二位貴姓，書中交代，這位文生公子叫李國元，家住臨安青竹林四條胡同，本是財主，乃是文生秀才，取妻蘭氏，甚為賢德，無故這天得了瘋病，請多少先生也暗不好。李國元甚為煩悶，他有個朋友叫李春山，在杜大夫家中教讀，一天李國元去找春山，二人本是知己，李國元就提妻子得了瘋病，請多少先生暗不好。李春山說：我們杜大夫祠堂裏有一張五雷八卦天師符，是鎮宅之寶，我說給你借，他不準借，我偷着給你拿來，你掛在家中，有什麼妖怪邪皆去得了。李國元說：好，倘能把你弟妹病治好了，我再送回來。李春山到了祠堂，開開箱子，把天師符拿出是個楠木匣裝着。李春山說：這是杜大人傳家之寶，我私自借給你，可千萬小心留神，你掛兩個時辰邪去了，可速送來。李國元說：我明天送來，拿着告辭，自己出來一想：呦，還沒吃早飯，本打算約李春山吃飯，一提這軸畫，把飯忘了，我也不便回家吃去，跟前路北就是酒館，自己進來一看，真是高棚滿座，衆人皆站來，讓說：李先生一同喝吧。李國元說：衆位別讓，我還同着人說話，自己到後面找張桌，要了酒，喝了兩盃，自己一想：人讓我，我不讓人家，這可不對，忙站起，過去回讓，讓完轉身回來，睜眼一瞥，嚇得目瞪口呆，五雷八卦天師符蹤跡不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趙文會西湖訪濟公 醉禪師西湖盜靈符

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話說李國元只顧讓人回頭見畫軸不見，自己酒也不喝了，飯也不吃了，心中暗想：丟了別的東西，我可以賠，人家這種東西有錢沒處買，這是杜宅傳家之寶，倘若走漏風聲，豈不把李兄長館散了，自己忙叫堂倌算賬，給我寫上堂信說：你怎麼不吃了。李國元說：我還有要緊事，也並沒有聲張，跑至家中派幾個心腹家人說：我方才在某酒館吃飯，丟了一軸五雷八卦天師符，你們去訪查查，是那路賊偷去，不怕託個人花些錢買回來，這是人家東西，家人答應出去工夫不大，李陞回來說：方才我打聽明白，你在那裏喝酒，這個東西叫白錢賊

偷去，已賣給博古齋古玩鋪的劉掌櫃，劉掌櫃是三十兩銀子買的，他跟着丞相府要好，現已賣給秦丞相五百兩銀子，掛在閣天樓鎮宅。李國元一聽可了不得，要在古玩鋪，我可以多花錢買回來，落在丞相府，論人情勢利，均比不上人家，正在躊躇，外面打門，叫家人出去一瞧，原來是李春山之子少棠說：「方才你走了，聽說杜大人宅裏明日有祭祀，我父親叫我先把五雷八卦天師符拿回去，等過了明天，再給拿來使。」李國元說：「你先回去，我這軸畫方才一掛，撕了一點，送在裱畫鋪去，少時立刻送過來，你不必來了。」李少棠走後，李國元更急了，正爲難之際，家人報趙員外來了，李國元走出去一看，是趙文惠，二人知己之交，趕緊上前行禮說：「兄長，久違，趙文惠說：我今大天約賢弟先逛城隍山，回頭上天珠街望江樓吃酒，逛逛天下第一江，李國元說：大哥，今天小弟不能奉陪，我有心難的事，兄長請裏面坐，來至書房，國元把去天師符情節一說，趙員外說：不要緊，這事我給你辦，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他是在世活佛，你我去走一趟，求他老人家，天師符也可以找回來，弟妹病也可治好，真是神通廣大，佛法無邊，國元一想，我聞其名，未見其人，倘若回來，約他來吃飯，我得帶着銀子，趕緊拿了十兩銀子，四百錢，同趙文惠出來買了四十錢茶葉，一直往前，真是十里長隄跨六橋，一株柳樹一枝桃，這是怎的？」蘇隄春曉，乃是蘇東坡做此地太守時，修的這道隄，到了三春之時，桃柳爭春，湖中有湖心亭，南望南屏山雷峯塔，北山坡有林和靖的梅園，西眺有岳王墓，蘇小小坟，二人將走至冷泉亭，就聽人羣中有人喊說：「李國元，李國元，不必上西湖靈隱找濟顛，十兩紋銀交於我，腰內還帶着三百六十錢，趙文惠一聽說，賢弟，聖僧有先見之明，在這裏等候你我，及至分開衆人一瞧，是濟公衣裳，不是濟公，趙文惠過去一揪，說：「好老道，你把濟公長老害了，你是壞事來。」老道說：「我到沒害濟公，濟公把我師傅吃的一件衣服都沒有，交給我這幾句話，叫我到這裏來說，趙文惠說：濟公在那裏，你我二人去見見。」老道這才帶着二位來至三清觀，趙文惠一看這廟，窮的甚麼都沒有，四個道童赤身露體，濟公赤着背在椅上坐着，文惠說：「師父在上，弟子趙文惠有禮，忙叫李國元參見聖僧。」國元一瞧和尚，直像乞丐，衝着趙員外的面子，不能不過去行禮，作了個揖，和尚說：「你二人來此何幹？」趙文惠就把丟五雷八卦天師符情節一說，和尚說：「不要緊，叫老道把衣服脫下，和尚穿上，把國元銀子要過來，給老道贖當，和尚同二人出三清觀，來到國元家中，和尚說：「我先給你妻子治病，然後再找天師符，可有一件事，我給你妻子治病，回頭我跟他揪在一處，滾到一處，你可別管。」國元一聽，半晌無語，趙文惠說：「賢弟，不必生疑，濟公乃是在世活佛，決無差錯，要是不敷品的人，我亦不能請來。」李國元說：「就是吧，帶了濟公直奔上房門也鎖了，蘭氏也用鐵練鎖着，了環婆子早躲開，怕瘋子打，剛一開鎖，蘭氏見外面是窮和尚，忙往外追，和尚跑至院中，有口大魚缸，和尚就轉魚缸，口中直嚷：「可中不得了，要一追上，我就沒了命，說着跑着，蘭氏捧了一個勛斗，口內吐出一堆痰來，心中也明白了，自己說：「我怎會到這裏來，這才有膽大婆子過來，攙扶起來，和尚掏了一塊藥，叫人拿水化開給他吃，書中交代：蘭氏這病本是痰迷心竅，被事所擠，皆因他家有個兄弟叫蘭庭玉，在家把一分家業皆花完了。」

交些匪人。這天找姐姐借錢，說去做買賣，至親骨肉，焉有不疼之理。瞞着丈夫，借給他幾百銀子。蘭庭玉拿去，跟狐朋狗友，一花花完了。這天又找他姐姐，說他拿銀子去做買賣，走在半路被強盜劫去。你再借給我幾百銀子做買賣，賺了錢，連先前的銀子，一併交還。蘭氏又給了他。這天蘭氏在花園坐着，見庭玉又來了，身上襤褸不堪，心中一着急，一口痰上來，迷住，因此瘋了。今天和尚一溜，把痰溜開，吐出來。國元很佩服和尚，請他書房擺酒款待。正在喝酒之際，外面家人進來回稟：李少棠又來催五雷八卦天師符。李國元叫家人告訴他，我隨後就送去。李國元說：師父怎麼辦？和尚說：回頭我雇我廟裏的草馱給你，把五雷八卦天師符盜來。李國元說：師父，你廟中草馱是泥胎，怎麼能去偷東西？濟公說：能行。我們那草馱專管些閒事。李國元說：師父多怎去請？和尚說：我得就去跟他商量，得拿錢僱他去。白叫他不成，你們喝着酒等我。我先去回頭再喝。和尚站起身，往外就走。二人送出回來。李國元說：趙兄長，你聽和尚這話是真的嗎？趙文惠說：我也不知真假。前次在周半城家抗草馱捉過妖，這事在兩可之際，也許是真的。再說二人擺着酒，直等至掌燈以後，二人甚為焦急，恐怕關城將濟公關在城外，正在說着話，就見濟公進來。二人說：師父回來了。濟公說：可氣死我了。趙文惠說：師父同誰生氣？濟公說：跟我們廟裏草馱，真可恨。平常我一出來，他就說：濟師父要有事，給我張羅着。我今天回去，他暗我奔了他去。他把臉一揚，不理我，我就答上誦着，跟他說：老草，我給你找了個事，他問什麼事，我就提叫他到秦相府花園關天樓去，偷五雷八卦天師符，問他要多少錢，他一嘴就要大價。李國元說：趙文惠說：他要多少錢，和尚說：他要五吊錢，我給他五百錢。李國元說：五吊錢也不多，和尚說：頭裏他讓個價，說要二吊錢，少了不去。我說你落了價，我給你添了湊滿五百錢，多了不要，他說：少了不去。故我們兩散了，我由廟裏出來，走大佛寺，碰見大佛寺的草馱，遠遠的就問我上那去，我說：給你找個事，你去不去？他問：甚麼事？我就叫他去找符，他說：你沒跟我廟裏老草說嗎？我說了，因為他要錢太多，他要三吊，我給五百錢，沒僱停當，他說：我也不能少要，少要對不起我們廟的草馱。我說：我要多花了也不對，因此又散了。李國元一聽說：都沒停當，這怎麼辦？和尚說：我又往前走，走至紫竹林，那廟草馱俄的都打了幌，遠遠就喊我，我一提這個事，他就願意。他說：回頭就來。價錢隨我開。李國元說：他甚麼時候來？和尚說：我們吃完了飯，院子預備桌案，我一叫，他就來。李國元忙擺飯吃完了，叫家人預備應用東西，攔在院中，和尚說：你們大家不消慌，一眨眼等星斗出全了。那時我請草馱來，和尚說：我乃非別，我乃非別。西湖靈隱濟顛僧也。草馱不到等待何時，只聽半空中一聲喊：喚吾神來了。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趙斌夜探閣天樓 英雄仗義救公子

詩曰：蝸牛角上爭名利，不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笑口是癡人。

話說濟公在院中燒香請章馱，只聽房上一聲喊喚，吾神來也。書中交代，來者可並非是真章馱。這套濟公三傳，雖沒請神請鬼，並非奇怪之事。總得合乎神理，書有明筆，伏筆，記筆，倒筆，忿筆，驚人筆。此來者乃是一位驚天動地的英雄之子，祖貫鎮江府丹陽縣人，姓趙名九州，綽號人稱一輪明月。東西南北中五路總鏢頭，娶妻梅氏，膝下單生一子，名叫趙斌，生來天真爛漫，混耀閻榜，跟他父親練了一身拳棒，好工夫。老英雄一生就教了兩個徒弟，一個兒子。大徒弟乃江西玉山縣的威振八方楊明，二徒弟是東路鏢頭上伙計叫尹士雄。趙九州這天病在牀上，把梅氏叫至跟前，說：我死之後，千萬別叫趙斌保鏢，他眼空自大，狂傲無知，留下我這點虛名，傳留後世，說罷竟自嗚呼哀哉。他母子辦理喪事安葬已完，就剩下他母子度日。趙斌游手好閒，他父親留下這點家私，也可享受着度日，他在外頭交了幾個本地朋友，一個叫秦元亮，綽號人稱飛天火祖，有一位馬兆熊，人稱立地瘟神，二人皆是綠林，跟趙斌頗稱知己。這天三個人在一處吃飯，秦元亮說：趙賢弟，你知我們是做甚麼的？趙斌說：我不知二位兄長做何生意。秦元亮說：我們都是賊，可不是下賤採花淫賊，我等專講究偷富濟貧，殺賊官，斬惡霸，除暴安良，專管不平之事。只因愛賢弟這身能為，要約你入夥，這叫行俠做義。我這裏有身夜行衣送給你，說着遞給趙斌一個包袱，趙斌打開一瞧，裏面全分皆有。趙斌就由這天跟這二人，夜間時常出去偷富濟貧。這天趙斌把包袱落在家中，梅氏打開一看，是夜行衣。趙九州之妻，也是開過眼，甚麼皆見過，正猜着，趙斌由外面進來，梅氏一見，勃然大怒，說：趙斌你父親保鏢一輩子英名，被你弱盡，你越情做了賊，好孩子我是一頭撞死，決不活着。趙斌說：母親不要生氣，不叫孩兒做賊，我就不做賊。梅氏說：你趁此把這衣服燒了，刀砸了自己。要在這裏住着還不成，得給他把這班朋友斷絕了，不然，恐怕有人勾引他。老太太要學孟母三遷之法，急把家中房產變賣，帶着細軟金銀，同趙斌來在京師臨安租的青竹巷四條胡同賣果子王興的房。趙斌仍就沒事可做，王興的母親王老太太可就說：趙老太太，為何不叫你兒做個買賣，在家閑了，坐吃山空。梅氏說：他自幼沒做過，也不懂的甚麼。王老太太說：可叫他同我兒，上果子市買點果子賣，操練操練。梅氏一想也好，同趙斌一商量也愿意。次日拿上兩吊錢，同王興上果子市買了點北餅，王興說：你這貨買的便宜，總得找對半利，賺兩吊錢才賣呢。你合算去賣。趙斌吃完飯，拿了小筐出去，見人也不敢吆喝，走了幾條胡同，人家皆以為是送禮的，不像做買賣的，也沒人買。趙斌走到鳳山街，見路北一座大門，像官宦人家，門口有大大板凳，趙斌把果筐擱在地下，坐在門首，頂了果子發呆，就見由裏面出來一位員外送客，這員外長的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如烏金，紙環眉闊目，姓鄭名雄，人稱鐵面天王，本是世家，他是武進士，素常在家見義勇為，樂善好施。今天出來送客，見趙斌相貌一表非俗，坐在那兒發呆，鄭雄很愛慕說：朋友，你在這作甚麼？趙斌說：賣果子。鄭雄說：賣多少錢？趙斌說：我兩吊錢買的四吊錢才賣呢。鄭大官人吩咐家人把果筐倒在裏面，水筒裏給他拿四吊錢來。家人答應。鄭雄說明友，你沒做過買賣吧？趙斌說：我今天頭一回，拿起果筐四吊錢回家，告訴母親說，賺了兩吊錢。次日仍然同王興

上市點名買兩吊錢北鮮，回家吃完飯，提筐出來，不上別處，一直趕奔鳳山街來，至鄭宅，把果筐擱下一坐，候至晌午，鄭雄要出門，剛一出來，趙斌說別走，我給你送果子來了，鄭雄說，誰叫你送來的，趙斌說，你拿進去，我不去賣了，鄭雄說，你愿意我不愿意，我不如天天白給你兩吊錢，好不好，趙斌說，好，鄭雄一聽也樂了，說，我今天留下，明天可別送來，我不要了，叫家人給拿四吊錢，趙斌一聽說，好喪氣，好容易賣出主來，又散了，自己拿錢回家，由此練着做小買賣，有賺錢的時候，有時賠錢，這一天在西湖，因花花太歲王勝搶人家逛西湖的姑娘，他路見不平，打死惡霸的三條人命，被濟公把他救了，他認濟公爲師，濟公今天由李宅出來，正碰見趙斌賣果子，和尚說，趙斌，跟我喝酒去，趙斌跟和尚到了酒館，喝酒，和尚說，你今天給當一回草駝，趙斌說，怎麼當草駝，濟公就把李國元去五雷八卦天師符，落在秦相府花園閣天樓，叫他給盜回家，到李宅裝草駝，遮蓋衆人耳目，趙斌說，我不認識李國元家，和尚說，我帶去，吃喝已畢，給了錢，帶着趙斌直奔李宅門口，和尚說，你晚上來，如此如此，趙斌點首，回家中告訴母親，說，師父濟公，叫我今天晚上給當草駝去，梅氏說，甚麼叫當草駝，趙斌說，師父叫我到相府，給人家找五雷八卦天師符，充草駝神，梅氏知濟公是好人，若非濟公的事，也不叫趙斌晚上出去，趙斌換好衣服，帶一把切菜刀，天有初鼓，跳出牆外，省的母親關門，自己直奔李宅，躡在上房，在暗中等候，聽濟公喊草駝不到，尙待何時，趙斌這才答說，我神來也，和尚說，老草，你到秦相府花園閣天樓去，把五雷八卦天師符取來，趙斌說，遵法旨，就轉身躡房越脊，奔和合坊來，至相府的花園，一看，這園地勢很大，不知那座樓是閣天樓，真是水閣涼亭，樓臺小榭，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跳下牆，各處一找，找得東北角，單有一所院子，是北房，暗五明三，東西各有配房，北房屋中燈光閃閃，人影搖搖，趙斌來裏間，窗外用舌尖咂破窗榻紙，往裏一瞧，順前簷的床，靠北牆是一張八仙桌，二把椅子，牆上一口單刀，桌上擱着蠟燈，兩個人坐在對面，椅上喝茶，靠東這人，有六十以外年歲，面皮微白，兩道劍眉，一雙三角目，花白鬚鬚，頭戴藍綢四楞巾，身穿藍綢篆花袍，西邊這位，有三十來歲，頭戴青緞壯士帽，身穿青緞箭袍，腰繫絲緞，閃披皂緞英雄大氅，就碰那老人說，壯士，我把你扶養好了，所爲叫你給我辦這件事，真要給我辦好，我給你一百銀子，你拿着，天涯海角，決叫你不打人命官司，說着話，就見老者由懷內掏出兩封銀子，放在桌上，真是白花，那壯士說，多蒙老丈之恩，栽培之德，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敢領不恭之罪，老者說，壯士，恭敬不如從命，就見這位壯士把銀子揣在懷中，伸手摘下那牆上掛着的刀，說，老丈外面無論有什麼動作，你千萬別管，少時自有我頭前來見你，說完話，往外就走，趙斌趕緊找暗處一隱身，見他走過，趙斌後面跟着，心說，這不定是上那去殺人嗎，我到要跟了，悄悄見往西走了兩層院落，路西是四扇綠屏風，門內有北房三間，燈光隱隱，似有讀書之聲，見這人提刀進去，趙斌溼破窗紙一看，見裏面一張八仙桌，兩把椅子，椅上坐着一位文生公子，正在念書，傍邊老人家伺候，這人進去，把刀往桌上一撲，說，你主僕二人說明來歷，我特來結果你們性命，公子同家人嚇倒在地，說好漢爺饒命，你要問我是如此這等這般，趙

斌一聽，氣的肺都炸了，拉切菜刀要闖入屋中，多管閒事，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兄弟相認各訴前情 主僕逃難暫寄李宅

詩曰：茅屋青山綠水邊，往來年久自相便。數株紅白桃李樹，一片青黃菜麥田。

竹榻夜移聽雨坐，紙窗晴啓看雲眠。人生無事清閒好，得利清閒豈偶然。

話說趙斌在暗中觀看這人拉刀進去，要殺那主僕二人，公子嚇的戰戰兢兢，跪在地下，求大太爺暫息雷霆之怒，容我慢稟，那老家人也跪倒，這見那壯士說：你主僕二人是怎麼一段事，快說，老管家說：你老人家要

問，我家主人姓徐名志平，原籍建安縣人氏，老太爺名徐占魁，跟這秦相府花園總管韓殿元，是知己之交，韓殿元有一女，跟我家公子同歲，他情願把女兒給公子為婚，自幼下定禮，後來我家老爺去世，家中遭了一把大火，將萬貫家財燒得片瓦無存，我就同了公子，來到這裏投親，韓殿元一見我主僕衣服襤褸，他就有悔親之意，嫌貧愛富，明看他留下我主僕，叫公子在這花園讀書，誰想到他叫我老人家歹害我主僕，拿刀的這壯士一聽說，原來如此，我實不知道，說着話，由懷內掏出那一百兩銀子說：我賜你主僕，趕緊拿了逃命吧，找個地方，用心攻書，等待大比之年，好去求取功名，你們不可住此，恐他還想害你們，趙斌在外面一聽說，這事辦的好，他是個直性的人，自己忘了是偷聽了，心中一爽快，不覺失聲說辦的好，那壯士一聽外面有人說話，躡出來擺刀，照趙斌攔頭就刺，趙斌用切菜刀急架相還，兩人走了幾個照面，趙斌心中一動，怎麼他使的刀法同我一樣，那壯士也是心內納悶，忙往圈外一跳，用刀一指說：你且慢動手，你姓甚名誰，住在那裏，這刀法同誰練的，來此何幹，趙斌說：我姓趙名斌，綽號人稱探囊取物，你要知道我的利害，不必前來討死，那壯士一聽，忙把刀一扔說：原來是賢弟，這可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不認得一家人，趙斌說：你是誰，壯士說：我姓尹名士雄，賢弟你把哥哥忘了，趙斌一想，我八九歲的時候，尹士雄正跟我父親練藝，這話有十幾年了，趙斌這才把切菜刀一揣，趕過去行禮，二人敘離別之情，尹士雄說：我自從東路保鏢，回頭聽說師母同賢弟來到京都，我特來訪查，也未找着，我病在三順店，腿上一個瘡，遇見這花園總管韓殿元，他是三順店東家，給我暗病，接到花園，給我治病養好了，今天他給我一百銀子，叫我來殺他的仇人，我來至這裏一問，方知怎麼一段事，賢弟你來此何幹，趙斌才把別後的事略說一番，今天奉濟公之命，來此盜五雷八卦天師符，尹士雄說：你今天幸遇了我，若不遇了我，你也盜不了符去，你先同我把徐志平主僕救走，然後我幫你盜符，二人這才進到屋內，叫徐志平趕緊收拾好逃命，這一百銀送你作盤川，徐志平問了尹士雄的姓名，老家人徐福給尹士雄磕頭，謝謝恩公，忙把琴劍書箱收拾好了，徐福說：尹恩公，這黑夜光景，我二人上何處去，這京師重地，巡更查夜甚多，要把我等捉去，如何是好，尹士雄一聽有理，說：趙賢弟，你有地方安置，暫為叫他二人去，明天再給找店，趙斌說：尹兄長在此少待，你主僕跟我走，帶

着二人出了花園角門。趙斌本打算把他二人帶在自己家去。焉想才一出角門走了不遠，就見眼前站定一人，正是濟公。趙斌一見說：師父你來了，好！現在他主僕是如此如此。濟公說：好！我正爲這件事來的。我在書房同他們喝酒，我說出來出恭，到這裏，你趕緊給我辦事去，把他二人交給我。徐志平一聽，見個窮和尚，連忙問道：這位大和尚怎麼稱呼？趙斌說：這是靈隱寺濟公長老。徐志平一聽，忙行禮。濟公帶了他二人來至李國元的家內，叫徐福把擔子放在院中，帶了二人，走至書房。趙文惠、李國元正然喝酒，見濟公帶進一位文生公子，一個老僕，忙站起來說：師父，你老人家從那裏來，帶來這二位，和尚把徐志平的根由一說，李國元等這才明白。和尚說：你借給他幾間房屋，叫他在這裏念書，有什麼差池，有我和尚一面承當。李國元見徐志平很文雅，說：師父就是吧？連忙讓坐。一同喝酒。天有三鼓之時，就聽外面一聲喊嚷，吾神來也。濟公長老在上，吾神將五雷八卦天師符盜來，濟公趕緊出來，房上是趙斌、尹士雄二人。原來趙斌把徐志平主僕，交給和尚帶走。趙斌復回到花園，一見尹士雄，二人忙奔閣天樓。這二十五間閣天樓，地面寬大，拿火摺紙一照，在當中有懸龕。尹士雄上去，一見上面有個硬木匣，打開一瞧，正是五雷八卦天師符。趙斌說：得了，師兄，你我一同走吧。尹士雄說：你我這要一走，這個亂子大了。趙斌說：有甚麼亂呢？尹士雄說：你想他是當朝宰相，他把傳家之寶丟了，豈有不跟本地官要的？那時官府澈底根究，未免又拉出好些是非來。不若給他個剪草除根，說罷，掏出引火之物，就把閣天樓窗榻點着，二人跳出樓，只見火光大作，金蛇亂躡，烈焰騰空，怎見得有讚爲證。

凡引星星之火，

勾出離部無情。

隨風逐浪顯威能。

烈焰騰空是猛。

只聽忽忽聲響，

冲霄密佈烟生。

滿天遍地赤通紅。

雷閣雕梁無影。

二人早躡出牆外，施展飛簷走壁之能，到李宅上房一嚷，吾神來了。濟公出來把符接下，拿了個小黃口袋，裝上五百錢，一香爐米，五碗爐食，餚餚，和尚說：老章，你拿去吧。這是本家的謝禮。上面趙斌接去就嚷：吾神去也。同了尹士雄回家，看他母親不表單說，和尚把五雷八卦天師符拿進來，打開一看，不錯。李國元趕快派妥當家人，給拜兄李春山送去。這裏喝了一夜酒，天亮濟公告辭，李國元要送給金銀。濟公說：你要謝我，附耳如此如此。我和尚領情，你好好照應。徐志平念書，李國元答應。濟公告辭，正往前走，見眼前立定一人。家丁打扮說：濟公上那去，和尚說：那位家丁說，我家店東推了四十棍，傷痕頗重，聽說你老人家有仙丹妙藥，求你給治治。和尚說：你家店東是誰？家丁說：是開三順店韓殿元，乃秦相府花園總管。因昨夜花園裏閣天樓失火，秦相大怒，說韓殿元失於檢點，打了四十大棍，現疼痛難忍。和尚一聽，跟着到了三順店，一進櫃房，見韓殿元躺着，哼聲不止。有幾個伙友正在勸解，見和尚進來，衆人說：得了，這位師父有仙丹妙藥，大師父慈悲罷。和尚哈哈大笑，用手指點說：妙藥難治冤孽病，上天速報狠心人。韓殿元聽着心中一動，暗說：這和尚真有點來歷。夜間我派尹士雄去殺我，未過門的女婿徐志平主僕，也未見回來。他主僕走了，無故閣天樓失火，想罷說：聖僧，你老人家救我罷。我昧心

了和尙說：我給你治好了，你把女兒給徐志平不給？韓殿元說：我好了，情愿把徐志平找回，把女兒給他，我也無悔。現秦相已把我趕出，我決不敢再生異心。如再生異心，叫我天誅地滅。和尙給他一塊藥吃了，棒傷立止。疼痛和尙叫他到李國元家內去接徐志平。韓殿元點首，和尙出了三順店往前走，見眼前圍了一圈人，裏三層外三層，擁擠不動，怨氣冲天。和尙按靈光一算，哎呀，阿彌陀佛！我和尙焉可不問，真一事未了，又接一事，忙分開衆人，擠進去一看，有一宗岔事驚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濟公善度韓殿元 寒士捨子遇聖僧

詩曰：玉堂銀燭笙歌夜，金谷羅幃富貴家。怎似道人茅屋下，一天晴雲晒梅花。

話說和尙分開衆人擠入一叢，只見裏面站着一位窮儒，頭戴舊文生巾，燒了窟窿一個，穿一件舊文生襖，上個月他娘死了三天，我又僱不起奶娘，豈不要餓死？那位愿意就抱去，書中交代，此人叫馬沛然，原籍常州府常熟縣人，自幼在家讀書，娶妻周氏，把一分家業坐吃山空全完了，只懂的念書，不知營運，直過的上無片瓦，下無尺地，跟前就有個小孩，帶了妻子逃難來至臨安，住在錢塘關外吳伯舟家中，這位吳伯舟，他就任西湖使船，是有遊西湖的多，僱他的船，手下有百餘條船，同馬沛然原係故交，知道馬沛然是位文士，就留他在船上管賬，每天掙個二三百錢，也夠他夫妻糊口，焉想大運不通，西湖出了四家惡霸，時常在西湖搶人，鬧的沒人敢游湖了，船也沒人賃了，馬沛然沒法，只好歇工罷，這西湖頭一個惡霸，就是秦丞相之弟花花太歲王勝仙，那時高宗皇帝手下丞相是秦喜，他本姓王，過繼給秦家，王勝仙是秦相親兄弟，他倚仗哥哥勢利，時常帶了打手遊湖，暗見美貌的婦女，就叫打手搶，沒人敢惹他，因此皆不敢遊湖，故吳伯舟的船也賃不出去，馬沛然也沒了事，他妻周氏，是位賢德人，說：你我夫妻莫非餓着麼？你在家中看看孩子，我出去做點針線活，你我也好度日，連說了好幾句，馬沛然一語不發，周氏便把孩子留在家裏，竟自走了，馬沛然坐在屋中，自己一想，男子漢大丈夫，不能養妻育子，等着媳婦給人家做生活吃飯，算怎麼回事，自己越想越煩，實在無路，抱了孩子打算跳西湖一死，又一想，這孩子，投爹娘來了一年，又要死了，怪可惜的，不如把他給了我，我再一死，這才來至十字街一站說，衆位誰要這小孩，誰抱去，連喊了幾聲，旁邊有個老者一瞧，這孩生的不錯，自己一想，我也沒兒，我到可以留下，剛過去抱旁邊有人說：老者別要，你要一抱孩子，他就要跟你去，過兩天他娘也來了，同你借銀，過兩天他爹來了，你可別上當，那老丈一聽也不要了，濟公說：你把小孩給我吧，馬沛然說：和尙你要小孩作甚麼？你是出家人，和尙說：我收他作個徒弟，馬沛然說：和尙，這孩也不會吃飯，還不能離乳，那如何是行？和尙說：不行我不要，你說實話，這孩是他娘真死了嗎？我的廟在你住家隔壁，你住吳伯舟的房對不對？馬沛然說：他娘雖沒死，我可不是生意，指

着孩子說人。和尚說：我知道，你跟我走吧。我代你找你妻，叫你夫妻孩子見面，給你找點事。馬沛然一聽，問和尚寶利在那裏，上下怎麼稱呼，和尚一一說明，帶着馬沛然往前走。濟公信口作歌。

誰能誰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要不順，能者也不能。衆公不信細叮嚀，看那衆富翁騎驃押馬身受榮，再看那貧軍寒民與百姓，無吃無穿受困窮，皆因前生造定。

濟公帶馬沛然往前走，來到醬園門首，和尚說：掌櫃的，給我三文錢的大頭菜，裏面答應，給拿出來。和尚說：太少，我給兩個錢。掌櫃的過來說：和尚，咱們這作鋪的買賣，並不一價，還價不賣。和尚說：到不是我還價，我這兜子裏就剩二文錢，我化你一文。掌櫃的說：你是出家人就是吧。和尚伸手一摸兜子說：我這兜子漏了，又丟了一文錢，先給你一個吧。明天我給你帶來吧。說罷往前走，對過就青菜攤，和尚來至切近說：掌櫃的，給我一個錢。蒜掌櫃的說：一文一頭，拿了一頭蒜給和尚，和尚給了一文錢，接過蒜來一嚼說：掌櫃的，一文錢一頭蒜，你還給我一頭爛的，你給換換吧。掌櫃的又抽了一頭給和尚，和尚也沒把爛的交還給人家一文錢買兩頭，和尚原本就帶了兩文錢，要買四樣禮去給人家上壽。馬沛然睨了和尚太貧，跟和尚走了半里路，見路旁一個買狗肉的，和尚過去說：這肉真肥，真香，真爛。五花三層，要吃肉肥中瘦，誇了半天說：掌櫃的，請給我一塊吃。賣狗肉的正沒開張，見個窮和尚誇贊了半天，要一塊吃。賣狗肉的一高興，拿刀給切一塊有二兩，和尚接過來一嚼說：你要多給吃點。賣狗肉的說：你沒夠。和尚說：不是我沒夠，和你要不給添，連這塊人情皆沒了。做情做到底，賣狗肉的又切給吃一塊，和尚一文錢沒化，白得兩塊狗肉，和尚又往前走，聽那邊賣饅頭的，和尚叫賣饅頭的過來，我買那賣饅頭的過來，和尚說：熱不熱。賣饅頭的說：才出籠，說着把擔子擱下，一掀蓋，熱氣騰騰，和尚伸手一拿，就是五個黑指頭印，和尚剛往嘴裏咬，趕忙扔下說：我忘了沒帶錢，我沒敢吃。賣饅頭的睨了有氣，這個饅頭賣不出去，又是牙印吐沫，又是黑印，自己一想：我有心嘔氣吧。剛出來，他又是個出家人，愣了半天說：得了，我這饅頭就算扔了，認了悔氣，和尚認說：你既要扔，別扔，捨給我，和尚吧。我明天碰見你，我要帶着錢還給你。賣饅頭的說：你拿了去吧。和尚拿了饅頭，帶着馬沛然來到鳳山街，見路北大門懸燈結彩，車馬盈門，這家乃臨安城頭等富戶，姓鄭名雄，人稱鐵面天王，今天給老太太做壽。臨安的紳士財主都來給祝壽，和尚來至門首，告訴馬沛然附耳如此如此，在這時候，自有機緣可遇。馬沛然點頭，和尚上了台階說：辛苦衆位，由門房出來一個家人，見是個乞丐窮和尚，家人說：和尚，你來的太早，還沒坐席，你要雜會菜回頭來。濟公說：你胡說，我知道這裏老太太生日，買了四樣禮，特來拜壽。家人一聽，暗想：素來我們大官人最愛施捨，揮金如土，仗義疎財，遇見窮苦的人，必要週濟，也許我們大官人待他有好處，他知道今天壽辰，要來報答報答，我倒不能不可小覷他。窮人也有一分盡心，或許知老太太愛吃甚麼，買點甚麼，也許送桃麵點心酒席票，想罷說：和尚，你在那廟裏，和尚說：我在靈隱寺小廟出家，管家說：你的禮物是自己帶來，還是隨後有人挑着，和尚說：我隨身帶來。家人說：你把禮物拿來，我給

你回稟賬房去，和由由袍袖裏拿出五個饅首，兩頭大蒜，兩頭鹹菜，兩塊狗肉，遞給管家，和尚說：給老太太吃狗肉就蒜瓣吃饅頭，首就鹹菜，家人一頭賭氣給扔在地下說：你趁早走開吧，跑來攪我們，剛扔到地，過來兩條狗就要吃，和尚趕緊離開，花脖四眼，你們兩個給吃了，老太太吃甚麼，和尚檢起來說：你不給回稟，我會嚷，大聲喊，送禮來了，拿手抓住往裏扔，衆家人暗了，全都說：這和尚是瘋子，不管他，書中交待：這鄭雄原本是臨安頭一等紳士，又是武進士，爲人最愛交友，他叔父在外省做總兵，今天給老太太做壽，臨安城上自公侯，下至庶民，都來送禮拜壽，今天有美髯公陳孝，病服神楊猛，趙文惠，蘇北山，姜百萬，周半城，皆在客廳，真是高朋滿座，鄭雄的母親今年七十整壽，可就是雙目失明，有一年多了，請了多少先生並未治好，今天鄭雄正在廳上應客，家人拿進一個禮單來，說：三清廟的廣惠師父前來拜壽，鄭雄一聽，一愕說：我素日跟他並無來往，接了禮單一瞧，上寫：銀獨一對，壽桃全堂，壽酒一罇，壽麵一盒，壽帳一軸，山羊四隻，鄭雄忙迎進，衆人一看，此僧有五十多歲，衣服鮮明，書中交代：廣惠來給鄭雄送禮，他有貪心，知鄭府的花園鬧妖，他會捉妖淨宅，打算以送禮打進步，好給捉妖賺點銀子，今天來到這裏，衆人一讓，把廣惠讓至楊猛陳孝這張桌坐下，楊猛愛說話，說：大師父來了，廣惠說來了，楊猛說：我同你打聽一位和尚，你可知道，廣惠問：誰，楊猛說：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廣惠說：濟顛和尚，瘋瘋顛顛，算甚麼，我到同他師父相好，論起來他是師姪，常要跟我學能爲，我沒那麼大工夫教給他，楊猛一聽就惱了，一想：這東西說話真可恨，他說我師父是他師姪，我成了他孫子了，我去找我師父去問問，如果是真，便罷，如沒有這回事，我把這禿頭給砸碎了，想罷站起來，才要往外走，就聽外面喊嚷：上壽送禮來了，楊猛一聽是濟公的聲音說：我師父來了，好，我到要問問，忙往外跑，濟公這一來，要大鬧壽堂，法門廣惠，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廣惠僧狂言惹禍 濟禪師妙法驚人

詩曰：釣月樵雲共白頭，也無榮辱也無憂，相逢話到毛機處，山自青青水自流。

話說楊猛往外跑，陳孝也就跟來，二人出了客廳，到外面一看，正是濟公說：師父，你老人家，因何大喊小裏面出來，一見和尚甚窮，說：二位賢弟不在廳上吃茶，來此何幹，楊猛陳孝說：我給你二位引見引見，這位上人就是我常合兄長提說，靈隱寺那位濟公禪師，鄭雄說：原來聖僧，久仰大名，今幸相會，真三生之幸，和尚說：今天老太太千秋誕辰，我特前來拜壽，送點壽禮，鄭雄見和尚衣服襤褸，像討飯化小緣之人，怎能往客廳裏讓，看看陳孝楊猛又不好不讓，心中猶疑未定，只聽和尚說：我來送點禮拜壽，我也不能客廳去坐，貴府高親貴友不少，我也沒衣服，鄭雄一聽暗喜，不免虛讓讓說：和尚既來之，則安之，請進吧，楊猛也願濟公進去，對對廣惠那

話真假。和尚說：鄭大官人怎麼一讓，我到不能不去給老太太拜壽要緊。鄭雄也不好阻攔。同和尚來至客廳，和尚叫茶房把八仙桌放在正中，上鋪紅猩猩毡。濟公把狗肉等物拿出來，上邊竟坐。鄭雄眼都氣直了。當了陳孝楊猛未能發作，還過去謝承和尚，叫家人扔了，在座之人，濟公認識一小半。茶房擺上酒菜，濟公立起來各桌上，都讓讓到廣惠那裏。廣惠傲然高坐，一語不發，讓完，回座吃酒。只聽廣惠說：鄭大官人，我今一來拜壽，二則要在老太太面前孝敬個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河裏浮的，草裏蹦的戲法，你去後面回稟一聲，我在這裏變。老太太那裏就暗見，鄭雄一聽說好，到了後面，見衆親友的女眷都陪老太太說話。鄭雄說：娘呀，現有二官廟廣惠僧要變戲法給娘，老太太一聽，氣得顏色更變說：你同和尚敢耍笑我，快叫禿頭滾出去。老身眼睛已壞了二年，你還叫我暗戲法。鄭雄一聽，這才悔恨，忙說：老娘不必生氣，孩兒一時忘了。傍邊有幾位女親友都說：伯母你老人家，叫他變個我們暗暗又有幾位小姐都說：奶奶，你叫他變與我們暗暗。老太太這才說：鄭雄你叫他變去。鄭雄這才回至客廳說：大師父你變吧。和尚要了一把剪，一張紙，剪了許多蝴蝶，和尚有點能爲，口中念念有詞，吹一口仙氣，就見一對對蝴蝶，直奔後堂飛。大家齊聲喝彩。楊猛同陳孝一起說：師父你也變戲點手段。濟公立起來大嚷：我也要變了。嚶罷，說：唵嘛呢叭咪吽唵，勅令嚇，只見有三十多條小常蟲滿廳亂飛，大家一愕，低首一消，筷子皆沒了。哄堂大笑。濟公用手一指，常蟲沒了，每人跟前一雙筷，大衆稱奇。廣惠見衆人誇濟公，他臉上無光說：鄭大官人，我孝敬老太太一碗湯吧。站起來就要了一塊包袱，蓋在桌上，口中念念有詞，把包袱一掀，見變出一大碗三鮮湯，彷彿有人托着是的，飄飄悠悠，就往外走。濟公用手一指，那碗湯在廣惠頭頂上一反，正潑了廣惠一身。腦袋也盪紅了，衆人拍手大笑。廣惠賭氣用手擦了，說：衆位，我本想今天在人前顯耀一番，沒想有人把我法術破了，我再把我掏心窩玩藝施展施展。變些仙桃孝敬老太太。衆人一想，這時正在四月裏，陳桃早沒了，新桃尙沒長成，正在青黃不接之際，這到新奇。廣惠才念咒，濟公過來說：你變出來，別掀開包袱，我能猜着。廣惠說：就是吧。口中說道：

壽桃一盤獻堂前，獻與堂前不老仙。今日變出芙蓉果，壽比桃兒還在先。

念完，就見包袱古起。濟公說：你說這話不對。廣惠說：我不對，你說。濟公說：

黑果一盤獻堂前，獻與堂前不老仙。今日變出帶把果，羊肉熬着占醋蒜。

廣惠打開一看，是四個茄子。哄堂大笑。廣惠臊的面紅耳赤。鄭雄怕和尚難過，叫家人拿出去。家人鄭福端出大廳一看，是四個大桃。說：東西真可恨。我再端回。叫衆人瞧瞧。想着到了客廳，衆人一瞧，還是茄子。鄭雄說：鄭福你瘋了，端來作甚。鄭福氣的轉身就走。出來還是大桃。一想，這該當我吃，才要吃。濟公追出來說：鄭福你幹甚麼。鄭福說：人家變的是桃，你用什法子遮蓋的。我要吃這桃。濟公手一指說：你吃。鄭福拿起一咬，把牙崩了。原來木頭桃。濟公說：你拿去給老太太吃。鄭福拿進去，見老太太一吃，順嘴流水。鄭福一想，真奇怪。回身出來。濟

公一瞧廣惠在那裏默默無言，濟公說：鄭大官人，今天我變個戲法，請老太太正瞧個真切，羅漢施佛法，大展神通，且看下同分解。

第十四回 濟公游戲耍廣惠 鄭雄爲母求聖僧

詩曰：流水高山一曲琴，子期千古是知音。真情彈到無心處，姑見幽然太古心。

話說濟公耍笑廣惠，變了幾個茄子，濟公叫鄭雄去到裏院，把老太太請來，我要變個希奇戲法，叫老太太瞧個明白。鄭雄說：不行，老母一日失明，足有二年，怎可賺的鬼。濟公說：我因老太太二目失明，我才叫他老人家，要是有眼之人，也不算能爲。鄭雄知和尚有些來歷，這才到後面把老太太請出，兩個丫環攙住，來至外面，衆親友皆站起來，說：給老太太拜壽，但願你老人家多福多壽。老太太落了半，鄭雄說：娘呀，現有靈隱寺濟公長老，他要變個戲法，能叫你老人家瞧的明白，老太太點頭，濟公來到老太太面前說：

壽筵開，壽桃色色鮮，壽酒霞盃筵，五福壽爲先，壽綿綿，福長遠，真正是壽比青松不怕風霜減，恰好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念完了這幾句，濟公用手在老太太眼睛上一畫，暗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老太太果然眼睜開了，老太太說：鄭雄呀，我這左眼瞧的見了，鄭雄還不信，一招手，叫過一個丫環來說：娘親，你兒這是誰？老太太說：這是春梅丫環說：正是，老太太大喜，真瞧得見了，鄭雄一聽大喜，趕緊過來說：娘親，你看孩兒怎麼樣？老太太說：日月消磨，你也半老，鄭雄趕緊給濟公行禮說：聖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罷，既把左眼治好，再把我老娘右眼給治治，老太太說：我就是左眼瞧的見，濟公說：我可不能治右眼，現在你大門外有一個抱小孩的，他叫馬沛然，把他請來一治就好，鄭雄趕緊派人出去，把馬沛然請進來，鄭雄趕忙行禮說：先生，求你把我娘親的右眼治好，我必要重謝。馬沛然剛要說：不會，濟公過來，說：馬沛然，你給治罷，過去暗遞給馬沛然一塊藥，這箇時節，衆僕婦丫環都來在門外站着，瞧給老太太治右眼，內中過來一個婦人，就把馬沛然抱的小孩接過來，給小孩吃乳，小孩哇的一聲就哭，馬沛然也是福至心靈，拿膏這塊藥，用無根水化開，這是佛爺賜的仙丹妙藥，叫老太太與水一擦眼就好了，這就叫家人將藥化開，果然給老太太一擦右眼，立時就好了，鄭雄見新來的僕婦抱馬沛然的小孩接過來給乳吃，不知是怎麼一段事，連忙問馬沛然，馬沛然就把夫妻怎麼貧苦，妻子出去，我怎麼要跳河捨小孩，遇見濟公，把自己的事由頭至尾一說，鄭雄一聽，方才明白說：得了，我這裏正少個管帳先生，你就在我這裏罷，我單給你夫妻順出一所房子居住，聖僧你老人家的慈悲，我給聖僧你換換衣裳，濟公說：你到不用給我換衣裳，我和尚化你的緣，你把清波門外的兩頃稻田地，施捨給三清觀的劉泰真，做爲那廟的香火地，就算謝了我和尚了，廣惠在旁邊坐着，一看濟顛大展奇才，他有些氣忿不平，廣惠站起來說：鄭大官人，我知道你這後

面花園內有妖怪作祟，我情愿到後面給捉妖淨宅，我分文不取絲毫不要，我所爲跟濟顛比並比並法術看我二人誰行誰不行。濟公說：好，你既這等說，我同你到後面捉妖淨宅，退鬼除病，還叫你先施展法術，你捉了妖精就算我輸了，你捉不了，我和尙接後場。廣惠說：也好，備們這就去。濟公說：你別忙，備們吃完飯再去，也沒有白天就捉妖的，妖精也不來。鄭雄說：我這花園，不知道是妖怪可是仙家，時常家人在後面樓上睡覺，就把家人給嚇下樓來，再不然屋中的東西亂響，亂擲地下，或者樓上沒人，就點上燈，可是終沒人瞧見甚麼，也不知道是妖怪。是怪，我也不解其意，直鬧了有半年了。廣惠說：不要緊，今天晚上，我也不管他是妖怪是鬼，我拘了他來，拿戒刀將他結果了性命，衆人大家談話，天色已晚，鄭雄問二位和尙用什麼東西，廣惠拿筆開了單子，鄭雄就叫家人照樣預備，放在花園一概安置停當，兩位和尙來到花園子一看，是八仙桌一張，椅子一把，香爐燭杆一分，長生料香一顆，錢糧一分，硯台一方，白芨一塊，硃砂一包，新筆二枝，黃毛邊紙一張，香柴一棵，五穀糧食一盤，蒸棧水一碗，廣惠看了一看，先點着了香燭，然後禱告過往的神祇，保佑弟子廣惠把妖怪捉住，回廟燒香上供，答謝上蒼。禱告已了，用無根水拿白芨研了硃砂，拿筆畫了神符三道，自己一燒，化作靈符，口中念念有詞說：頭道符一燒，狂風大作，二道符，把妖精拘來，三道符，用戒刀把他結果了性命，鄭雄帶着一個大胆的家人，在旁邊瞧着，濟公在那裏拿着一把酒壺，一聲不語，見廣惠口中念念有詞，把頭道符點着扔出去，并無一點動作，也沒一點風，衆家人無不嘻笑，都說廣和尙造謠言，沒有能爲廣惠又把二道符扔去，也并無動作，廣惠真作急了，把三道符往外一甩，只見就打外面一陣怪風，刮的是沙灰蕩漾，大雨翻飛，怎見得有讚爲證。

無影又無蹤，捲楊花，西復東，飄蓬萊，悟空，江湖常把扁舟送，推白雲過嶺，過園林亂擺花枝動，吼青松，穿簾入戶，銀燭影搖紅。

這陣風過去，就見對面這三間樓，樓門一開，由裏面走出來一位年邁的老翁，面如童子，鶴髮童顏，頭戴古銅色四楞巾，身穿古銅色大氅，白襪雲鞋，手拿蠅拂，向廣惠一指說：好，廣惠，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何故特來驚動我，所爲何因，就使用蠅拂一指，一股白氣撲奔廣惠，廣惠覺得頭暈眼黑，翻身倒在地，濟公拿着酒壺哈哈一笑說：你本是修道之人，無故蹈入紅塵，還敢欺凌三寶的弟子，和尙說完，把腦袋一拍，露出三光，那仙家本是修道，在樓上住着，有幾千年的道行，只因鄭雄家人常不清潔，沖撞了他，他才在樓上鬧，今天見濟公現出三光，那仙家是修道的，他不敢過來，恐被濟公的三光照着，就得除去他五百年的道行，人有人言，獸有獸語，這位狐仙既能變人，道法就深遠，趕緊說：聖僧不要動怒，這到不怨我，只因鄭雄的家人沖撞了小狐，他等不知自愛，我叫他等知道，知道濟公說：你急忙結我快走，如不走，我要請雷霹你，就見那仙家當時化作一陣清風而去，濟公才拿出那一粒藥，把廣惠治好，廣惠臊得面紅耳赤，自己告辭回三官廟去了，濟公住在鄭雄家中，次日清早起來，鄭雄款待酒飯，想濟公給母親把眼治好，自己心中甚感激，要給濟公換衣裳，濟公說：此番你要謝

我隨附耳如此如此。鄭雄點頭答應。濟公方才告別，出了鄭宅，向前行走。一直夠奔錢塘門而來。來至錢塘門外，見大道旁邊，有一個賣狗肉的担子。這個賣狗肉的，在玉皇閣對過大影壁底下蹲着出恭。濟公睜開慧眼一看，按靈光三擊掌。濟公說：「真乃世界之中第一孝子。我和尚不來救他，雷必取他，想罷，和尚就問：『這狗肉担是那位的？』連問三聲，並無人答言。書中交代：『這個賣狗肉的姓董，叫董平，住在錢塘門內。家中就是他母親娶妻韓氏。董平爲人的性情最好，生時常在他母親面前不孝。雖沒有什麼大過，無非言語中不順。』雷早起來，他就跟他母親辯嘴，說他母親不知好歹。他妻子韓氏到是一位賢良婦人，常時勸他，說：『老娘這大年紀，你就不應該無是生非，惹老娘生氣。』董平也就不言語，出去做買賣。這天董平在家中煮肉燒上鍋，叫韓氏看着。他出來買狗肉，是賣狗肉去嗎？董平說不錯。那人說：『我本不願意養狗，由去年來了一條野狗，轟他他也不走。晚間關門，就把狗關在院裏。我夜間聽狗叫，我起來一看，原來有賊撥門，我把賊趕走。』此狗到也有用，故此我留下養了。今年又生了一個小狗，兩個狗爭打架，我怕碰了孩子，我有心把他賣了。那有恩養仇殺之理，我也不要錢。你白拿了去罷。』董平一想，這是順事，用繩子把大狗一網，抗着小狗，謝了謝那人，拉着狗回家。到家把大狗擱在院中就進屋中拿了一把刀要殺狗，把刀擱在院中，到屋內拿盆子出來，一溜刀沒了。董平問他妻子：『你拿了刀去？』韓氏說沒有。董平一找，見小狗把刀啣在東邊，藏在身底下，露着刀柄。董平過來一脚踢開小狗，拿刀過來要宰大狗。小狗跑過來往大狗脖子上上一打，鬚着牙齦着董平。小狗眼淚一滴一滴往下落，董平大嚷一聲，就抄刀扔在地上，往屋中就跑，嚇得韓氏目瞪口呆，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狗度董平改惡爲善 董酒回廟耍笑衆僧

詩曰：生我之門死我戶，幾個惺惺幾個悟。夜半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

話說董平要殺狗，只見小狗兒扒在大狗脖子上，只落眼淚。董平愣了半天，自己想想，狗都知道身從何處來，何況我生個人來，自己把大小狗放開說，我也不殺你。你母子愿意在我這裏，我有食水餵養，不愿意在我這裏，任你自去。他到屋中給他母親跪倒說：『孩兒我自己時常在你老人家面前無禮，罪該萬死。韓氏說：『只要你好在老娘跟前盡孝，我們夫妻自有好處。』董平說：『我今日把這一鍋狗肉賣了，明天改行做個小本經營。這血盆子裏的買賣我不做了，把狗肉挑出去。到了外面，每日挑出來一賣就完。今日走了十幾條胡同也沒開張。走在錢塘江大街玉皇閣照壁前，覺得腹中疼痛，把肉担兒放在道上，只見從東邊來了窮和尚問：『這肉担兒是誰的？』董平也不言語。昨天在大街白要了我兩塊狗肉，今日又來問，我不答他，看他如何。濟公是見董平一臉黑氣，按靈光一察，知是他乃世界上第一孝子，我若不救，雷必取他。書中交代：董平怎麼是第一孝子呢？按善書有云：比

如這個人要做了半輩子的善事，他就忽然知道這是惡事，他要做了一件惡事，那書上註寫他是第一之惡人，把從前半生的善事全沒了，比如那人做了半輩子惡事，忽然自己知道不好，我須當改，不然，我要遭報，定能改過，遷善痛改前非，把從前惡事全勾了，書上註寫乃第一之善人，嫠婦失節，不如老妓從良，董平雖不孝母，自己忽然知道改悔，要在他母親跟前盡孝，乃一片至誠之心，並無半點虛浮，這就算第一之孝子，濟公問肉担是那位的，連問兩聲，無人回言，濟公挑起肉担就跑，董平一暗急了，趕緊站起來扣中衣邁步就追，剛往前一跑，只聽後面山崩地裂一聲響，原來是那影壁牆塌下半截，董平嚇得目瞪口呆，心中說：若非是和尙搶我的肉担，被土牆砸死了，真乃好險好險，書中交代，和尙說雷必取他，怎麼土牆壓死，是雷劫呢？諺語常說：天打雷霹五雷轟，莫非天上還打五個雷麼？原本是金木水火土爲之五雷，刀砍死爲之金雷，木棍打死爲之木雷，水淹死爲之水雷，火燒死爲之火雷，土牆壓死爲之土雷，要被天雷殛了，那必是罪大惡極的，話不多說，董平一想，我去找和尙，跟他要担子，還得謝謝他，想畢向前走，那想濟公他挑着這担子，來到熱鬧街上，把担子一放，拿刀就切狗肉，切完了，和尙用手一點指，這狗肉變的好像有一斤重一塊，濟公喊賣六文一塊，那走路的人走在這裏，遠遠就聞着這狗肉的香撲鼻，素來不吃狗肉的人，今天聞見香也要買，見肉塊又大又香，又甚便宜，這個三塊，那個五塊，那一個十塊，八塊，展眼就賣了一堆錢，肉已快完了，剩了幾塊，和尙不賣了，買不着狗肉的，也有懊悔說：可惜這樣便宜，宜的狗肉，我未趕上買着，實在懊悔，有一位買了四塊肉，心中甚喜，心想這肉足夠一斤一塊，走兩步，他聞一聞，俗語說的不錯，肉賤鼻子聞，心想到家給老娘們兩塊，剩兩塊找大哥約老弟可以喝點酒，聞了聞，走了兩步，打開箱子，一箱肉剩了有半斤一塊，心想我莫非挑花眼了，我箱裏有一斤一塊，自己納悶，又走了兩步，再一箱，一塊剩了四兩，再走幾步，四塊肉也無四兩，買肉的一想，今天叫那和尙冤了我，賭氣回家去了，濟公這裏賣一堆錢，狗肉也快完了，董平趕到說：和尙，這肉担是我的，我來把話與你說明白了，今天你要不捨我的担子，我便被土牆壓死了，我到要謝謝你，濟公一翻眼睛說：對，今天大早起來，你可是沒跟你媽媽辯嘴，董平聽和尙一說，此話，他到一愕，連忙問和尙你在那廟裏，濟公如此如此一說，叫董平你把賣的這錢拿了去，作小本經營，董平說：我明天改行，不做這殺生的買賣，我賣鮮果子去，濟公說：好，你把担子錢都拿了去，我就要這幾塊狗肉就得了，董平謝了和尙，濟公兜住狗肉，順着西湖蘇堤往前走，信口唱起狂歌曰：

孤衾獨擁，睡熟轉濃，夢見登科第，聖恩優寵，官居極品，父母褒封，衣錦歸故里，拜友祭祖堂，一虛忙驚醒，依然幣帳枕樵童，只聽窗外寒蟲叫，原來殘蟬唱古松，世人忙碌碌，都在一夢中，也夢爲寒士，也夢做莊農，也夢陶朱富，也夢范丹窮，也夢文章顯達，也夢商賈經營，也夢位登台鼎，也夢執掌元戎，離合與悲歡，壽夭其窮通，仔細從頭看，都在一夢中，方知父母與妻子，兒孫台弟兄，俱是夢裏來相共，總然衣紫腰金，出擁花廳，也是南柯一夢中。

濟公雖着西湖蘇堤口唱狂歌，過了冷泉亭，來至飛來峯靈隱寺山門外，看守山門的和尙靜明靜安說：「濟師傅，你爭着是什麼東西？」濟公說：「我帶來是狗肉，你二位吃點。」靜明靜安說：「不行，我二人吃素，你也不能往廟內帶，咱們這處廟是長素，葷酒莫入，提籠架鳥都不准入廟，你白晝喧天往廟中帶，不行，快扔了罷。」你犯了戒，咱們的規戒律，出不知道，身上疼癢，疥又犯了，說着，和尙低頭在身上找，靜明說：「不是身上長的疥，是犯了咱們和尙清規戒律，出家和尙講究三規五戒，濟公說：「什麼叫三規？那叫五戒，你說說。」靜明說：「可惜你還是和尙，連三規五戒都不懂，咱們出家，和尙三規是佛規，僧規，法規，五戒是殺、盜、淫、妄、酒，你快把狗肉扔了罷。」要到廟裏，連我二人都有失察之罪，監寺要看見，他也有罪。」濟公說：「你二人懂的什麼？別阻我高興，我到廟給監寺狗肉吃，兩個頭僧，也不敢阻止，由他去了。」濟公到裏面，在大雄寶殿前面把狗肉放下，坐在旁邊，說：「有買肉的來買，衆僧人來了十幾位，內中善心的和尙，都道：「濟師傅別賣了，要叫老和尙監寺的知道，必要治你之罪。」濟公說：「你不要管，旁邊就有恨濟公的和尙，說：「你賣了，誰敢管你？」濟公也不理論，只見監寺廣亮從那裏過來，說：「濟師傅，你賣狗肉，我也不管你，這就是殺兩條狗，我也不管你，我竟問你，今日是到什麼時候了？」白從火燒大碑樓，至今日，派你化緣，我要問你，這一萬銀兩工程，該當怎樣呢？」濟公說：「一萬我可沒有，我到有個九千，廣亮說：「我不同你胡鬧，我帶你見老和尙去。」濟公說：「別忙，火燒大碑樓之時，我與你說話是天交正午，此時還短一個時辰，少時沒有一萬兩銀子，我再合你見老方丈去。」廣亮一聽說：「好，你就多待一個時辰，我看你那來的一萬兩白銀。」監寺廣亮方要走，只見從那邊進來兩個頭僧，一伸手把監寺僧拉住，說：「廣師父，外面有一件新奇事，只因我二人在山門坐着，見由西湖大路來了有二三三百位，內中有官紳富戶，也有商賈人等，頭前有二位員外騎馬，且衣帽鮮明，一位白面長鬚，一位清奇古怪，都帶着有二三三十個家人，到了山門外，把我二人喚過去，問此廟可是靈隱寺？」我等答應是，那二位問：「活佛可在廟內？」我等說：「我們廟內沒有活佛。」那二位員外又問：「羅漢可在廟內？」我說：「廟內羅漢堂有五百零八尊金身羅漢。」不知你二位給那位燒香？」那二位員外說：「不是找泥像是找活佛。」羅漢，我們說沒有，那二位員外說：「善緣不巧，我等往別處施捨去罷。」我等說：「員外別走，這活佛到是叫什麼名字？」那二位說：「若說活佛的名字，得損陽壽十年，我二人說：「員外你說活佛的名字，我二人替你損壽。」那二人先叩頭後說：「我二人損了三十年陽壽，你看如此如何？」監寺說：「活佛是那位呀？」你二人說話不明白，靜明說：「不行，我一人不能說了，算命排八字，都說我活五十三歲，今年我二十二歲了，方才損了三十年，敢早敢晚，明年必死，再說了沒的往外找。」監寺的說：「不要緊，你二人說罷，我替你二人損陽壽十年。」那靜明和尙不慌不忙，說出活佛的名字，要知後事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濟公廟內賣狗肉

紳民靈隱訪聖僧

詩曰 萬緣脫去心無事，

惟有空來性坦然。

幾度夜窗虛度日，

月和流水到門前。

話說監寺廣亮聽靜明之言，他要問問活佛是誰，靜明說：我要一說，可是你損壽十年，僧們這廟道濟，你損壽十年，監寺一聽，哎呀，道濟呀，靜明說：得二十年，監寺說：那個道濟不要緊哪，靜明說：你也二十年，廣亮說：你別鬧了，每日他在廟裏，也不賣狗肉，今日湊巧有人來訪他，這如何是好，哦，有了，幾個和尚披徧衫打法器迎到山門，那些人一看，內中沒有濟公，二位員外先惱了，說：衆位爾等來看，這些僧人都是妖言惑衆，裝模做樣，此處善緣不巧，你我往別處施捨去罷，廣亮連忙說：衆位，跟我去見活佛來，一位員外帶着衆人到山門內，只見濟公在大雄寶殿前，閉目而坐，口中還說狗肉六文錢一塊，那兩位員外一看，這才說：爾等大家來看，這才是活佛，羅漢的氣象，你我大家上前磕頭，監寺的廣亮一聽，把肺都氣歪了，心中大大的不悅，心說：我等大家披徧衫，打着法器迎接他們，他說我們妖言惑衆，裝模做樣，道濟這裏賣狗肉，他們倒說是活佛羅漢，就見衆人跪倒，給濟公磕頭，濟公揚揚不理，廣亮恐怕施主不悅，連忙過去說道：濟公，太不知事務，衆位施主來拜訪，汝怎麼不應酬，濟公尚未回言，這兩位員外先惱了，站起來說：你這和尚太似無禮，汝敢呼喝活佛，嚇得監寺廣亮往後倒退，不敢回言，濟公不慌不忙，睜開二目，說：衆位施主來了，來此何幹，就聽那穿白的員外說：弟子久仰聖僧大名，特地前來拜訪問禪，和尚說：你曉了，吃一塊狗肉罷，那員外搖頭說：我不吃，那邊穿藍的員外說：我也是久聞聖僧大名，特地前來請問禪機，我來問機，濟公道：飢者餓也，餓了吃一塊狗肉，那員外說：我二人原本是來問禪機妙理，並非是曉飢，乃是音同字不同，濟公道：這二人原來問曉飢二字，我和尚可知，那二位員外說：只要師傅說對了我二人，情愿修蓋大碑樓，如說不對，善緣不巧，我二人往別的廟施捨去，濟公道：你二人聽着，山裏有水，裏有魚，三七共湊二十一，人有臉，樹有皮，蘿下筷子不洗泥，人要往東，他偏要向西，不吃乾糧，盡要米，這個名字，叫曉雞，二位員外一聽，連忙搖頭道：我二人是問的佛門中奧妙，參禪之禪，天機之機，師父說的這個，一概不對，和尚道：這二人好大口氣，也敢說佛門奧妙，禪機，好好好，我和尚要說對了怎麼樣，那二位員外道：要說對了我二人，助銀子修蓋大碑樓，和尚道：你二人且聽來，和尚便說道：

須知參禪皆非禪。

若問天機那有機。

機主空虛禪主淨。

淨空空淨是禪機。

二位員外一聽，拍掌大笑道：羅漢爺的佛法，頓開弟子茅塞，來，監寺的看緣簿時候，廣亮趕緊拿過緣簿，交房四寶，那穿白員外讓道：賢弟先寫，那員外道：大水漫不過船，桅去，還是兄長先寫，那穿白的員外拿過筆來，又讓那面三百多人，衆位寫緣簿，衆人道：水大漫不過鴨子去，還是員外爺先寫，衆人哈哈大笑，水長鴨子浮，這話更對，那員外拿筆寫上：頭一筆是無名氏施銀一萬兩，穿藍的員外拿過緣簿一看，心想我等皆是來助濟公一臂之力，他既寫一萬，我也不能寫九千，趕緊寫上二無名氏，助銀一萬兩，剩下衆人也有寫三十兩的，也有寫五十兩的，寫銀就給銀子，寫錢立刻就給錢，這些人原來是臨安城的紳董富戶，都是濟公平時早化下的，今天特來捧場，寫完了，那穿白的員外到裏面坐下，便告訴道：我城裏關外有十六座大木廠，把大木廠也捨施在靈隱寺廟。

內修蓋大碑樓使用罷。蓋完爲止，不拘多少。衆人說完了話，大家告別而去。濟公方才問道：師兄，這些銀子可夠修大碑樓麼？監寺的廣亮一看說：當是有餘。濟公說：你就叫人動工修罷。我到我的施主家住幾天去。說完了話，濟公兜起一兜狗肉，出離了靈隱寺，竟自去了。監寺的廣亮找瓦木作，擇黃道吉日開工動土，興券定礫，立柱上梁，過了些日子，磚瓦俱已齊備，抹縫灌漿，一切修理好了，就少油漆彩畫。那想到好事多磨，那一天有人進來報告，現有秦相府四位管家，帶着衆位三爺，在山門外下馬。監寺的廣亮一看，趕緊往外迎接，書中交代這幾位管家無事不來，只因秦相府的花園，有五五二十五間閣天樓，前次被火燒了，打算要重修此樓，叫管家到大木廠購買大木料，十幾家木廠子都說：東家把木料施捨在靈隱寺，修補大碑樓，大家一回秦相，秦丞相說：靈隱寺一座大碑樓，能使多少大木，派秦安、秦順、秦志、秦明四個人去，到靈隱寺，就是我暫借些大木修樓，轉年等皇木來了，我必如數奉還。四個人答應，轉身剛要走，秦丞相說：回來，你等到靈隱寺去，和尚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趕緊回來，千萬不可倚着人情勢利，欺壓和尚。四位管家答應出來，到了門房，秦順就說：這個苦楚使，派上僧們一文錢的找頂都沒有。當這個黑差使，秦安說：兄弟，你好糊塗，這件事僧們四個人，每人有二千銀子進款，秦順說：大哥你窮瘋了，跟和尚借大木，他借了，僧們給相爺派人取來，他不借，僧們回復相爺，那來的進項？秦安說：兄弟，你不行，吃這碗飯，尋岔子多。這到那裏去，跟和尚借大木，他借了，能不借到那去，不提說借，就說相爺有諭，拆他的大碑樓，蓋閣天樓，和尚必不叫拆，必託人見僧們，就得給僧們三千兩五千兩的，然後再跟和尚借大木，和尚借了，僧們就回相爺，說和尚賣給相爺，相爺再給幾千，僧們四個人一分，這不是兩頭剩錢？秦順一聽，說：還是兄長高明，吩咐外面備馬，帶着十餘個從人，一十多匹馬，出了秦和坊，一直奔至錢塘門外，來到飛來峯靈隱寺山門下馬，門頭僧一看是秦相府的管家大人，趕緊過去行禮，往裏回話。廣亮出來迎接，讓四位管家來至裏面禪堂，吩咐小沙彌獻上茶來。廣亮說：衆位管家大人，今天還是游山，還是逛廟？秦安說：並非是來游山逛廟，奉我家相爺堂諭，叫你們把大碑樓拆了，修蓋相府花園子閣天樓。監寺的廣亮一聽，口念南無阿彌陀佛，說這大碑樓工程浩大，獨力難成，多少貴官長者，善男信女，惠助資財，其成善舉，好容易修蓋起來，尚未工竣，今再要一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修。望求衆位大人在相爺跟前說幾句好言語罷。秦安尚未回言，秦順道：相爺堂諭不亞如聖旨，那個敢違背，這不會說話的人。一句話關了門，秦安瞪了他一眼，心想應該說：我給你回上相爺，若是相爺答應，你也別歡喜，相爺不答應，你也別煩惱，等着有人來給了我們錢，就算相爺答應，不給錢，就說相爺不答應。他這一句話，說出來關了門，秦安也不好再改說。監寺的廣亮一聽此話，說衆位大人，既是要拆，我得回上老和尚，秦順說：你回老和尚也要拆，不回也拆。廣亮趕緊到後面禪堂，一見老和尚元空長老，廣亮說：回稟老和尚，現有秦相爺四位管家大人，來到僧廟說相爺有諭，要拆大碑樓，修蓋相府閣天樓，我不敢自專，特來回報老和尚。老方丈一聽此言，口念南無阿彌陀佛，說廣亮老僧已是上了年紀，這大碑樓是道濟化的，你與他

商議去罷。廣亮說：道濟自從修樓動土那天出去，至今未見回來。老和尚說：你出去到山門，看道濟可曾回來。廣亮聽老方丈之言，趕緊來至外面山門一看，見四位管家派了衆位三爺，在那裏傳相爺堂諭說：衆工匠人等聽真，相爺有諭，拆大碑樓修蓋相府閣天樓，那個敢說不拆，立即送交錢塘縣治罪，只帶瓦作木作油漆土匠工人等，那個敢違了秦相爺的堂諭，立時銖鑄亂動，塵土飛揚，展眼之際，把一座大碑樓拆得瓦解冰消。監寺的暗着，心中甚是難過，自己又一回想，還幸虧瘋和尚沒有在廟裏，他要在廟裏，必要惹出大禍來。正在思想，只見瘋和尚一溜歪斜，脚步倉狂，濟公佛駕趕到，直奔山門而來，要怒打四位管家大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假相諭拆毀大碑樓 顯神通怒打惡都管

詩曰：山中不見換鵝經，涼國空存病鶴名。眞跡亦隨龍化去，至今猶是說蘭亭。

話說監寺廣亮正在這裏慨嘆，見濟公由西湖蘇堤冉冉而來，書中只表濟公自那日靈隱寺出去，在蘇北山趙文惠兩家，住了這些日子，今天正在蘇北山房內與蘇員外下棋，忽然濟公打了一個冷戰，濟公按靈光連拍三掌，早已占算明白說：蘇北山我不可不在你這裏，我要走，秦丞相派人拆我廟裏大碑樓，我要鬥這個秦丞相。蘇北山說：聖僧不可，他乃是當朝宰相，位顯爵尊，師父一個出家人，安能惹得起他。濟公也不理論，站起來就走。蘇北山連忙送出來，見濟公已走遠了，和尚一直奔至錢塘關外，順着蘇堤一邊向前走，一邊口中唱歌，說道是：

人生百歲古來少，先出少年後出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閒愁與煩惱。世上財多不用盡，朝內官多做不了。官大財多能幾時，惹得自己白頭早。月過中秋月不明，花到三秋花不好。

花前月下能幾時，不如且罷金樽倒。荒郊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度埋青草。

和尚唱着歌來至山門，廣亮一睜說：師弟，你回來了，可了不得了。僧們廟中現有場天大禍，濟公一聽，明知故問說：師兄，什麼場天大禍，不要緊，都有我濟顛呢。這個可不能容他，你們打算我會得欺壓本廟的和尚呢。廣亮說：師弟，這你可惹不起他，是秦丞相派了四位管家大人，來拆你們廟裏大碑樓，修蓋相府閣天樓。濟公說：呵，他是當朝宰相，傳堂諭要拆大碑樓就得拆，過兩天京營殿帥來傳諭，拆大雄寶殿，也得叫他拆，那還了得。再過兩天，臨安府來個信，要拆東西配殿，也得叫他拆，再過兩天，錢塘縣仁和縣來個信，要拆藏經樓，也得叫他拆，那還了得。這大碑樓是我化的，我不能給他拆，監寺的廣亮一聽此言，心中一想，往常他本來跟我們不對，今天趁時機要暗害濟公，廣亮方才說：師弟，你既敢擋不叫拆，四位管家大人現在裏面禪堂坐着，你去找去，可怕你找出亂子來，你按不住。濟公微微一陣冷笑說：師兄，你不要你管，說罷往裏面走，直奔禪堂，這院中是三合房院中站着

十幾位三爺四位管家在北上房屋中正在吃茶，見外進來了一個窮和尚，衣服破壞不堪。三爺連忙止住問道：「什麼人？濟公道：是我。三爺道：你是誰？現在衆位大人，在此談話，你一個窮和尚來此何幹？你是那廟的？濟公說：我是姑子庵的。這個三爺一聽說，你這不像話，你是和尚，怎麼在姑子庵，男女混雜。濟公說：你不知道，那姑子庵老姑子死了，小姑子跟人家跑了，我在那廟裏看廟，聽說衆位大人來要大木，我們大廟裏房椽房樑堆積如山，真大真粗，比如把房椽放躺下，這邊蹲一個人，那邊蹲一個人，這邊的人都會睜不見房椽那邊人，衆三爺一聽說，好大的房椽，和尚說：我們那廟的房樑放躺下，這邊蹲一個人，那邊蹲一個人，這邊人睜不見那邊的人，衆三爺一聽說，好大的樑，和尚道：我們那廟的房椽子要放躺下，這邊蹲一個人，那邊蹲一個人，這邊人不得見那邊的人，衆三爺一聽此話，都樂了，說：和尚你打算怎樣呢？是要賣呀？是要送給我們大人呢？和尚說：我到不賣給大人，叫大人賞給我幾文，我換條褲子就得了。裏面泰安聽得明明白白，一想這是便宜事，趕緊吩咐和尚進來。三爺說：和尚，我們大人叫你，你見了我們大人規矩着點，別那麼猴頭狗腦的，和尚也不回言，邁步掀簾櫳進去。泰安順秦志秦明四個人一看，是個窮苦的和尚，泰安問道：和尚，你廟裏有大木，濟公二目一番，說：你們四位是那來的，四個人說：我們是秦丞相府派來，大人堂諭拆大碑樓，修蓋相府花園閣天樓，濟公說：你們四位是奉你們家裏大人的堂諭，來拆大碑樓，四個人說：我們家那有大人，濟公道：你們家連大人都沒有，怨得你們怎麼不知事務，你回去告訴你們大人說，就提我和和尚說的，他官居首相，位列三台，調和鼎鼐三公位，雙理陰陽，大臣理應該行善積福，無故拆毀佛地，你回去告訴他，就提我老人家說的不准。這幾位管家，那裏聽他這些話，蓋不由己，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生，泰安說：好一個無知的和尚，我先打你，掄起一掌，照定濟公就打，濟公往旁一閃道：你要打，咱們倆外邊來，泰安站起身到外面，限定和尚，吩咐家人給我打和尚，這些三爺往上一圍，個個揮拳就打，按倒和尚嘴巴，拳打腳踢，只打的哼喊不止，只聽嚷道：別打是我，那些三爺說：打的是你，你就不該應，跑到我們這裏來送死，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正打着呢，只聽那旁秦順出來說：別打，我聽見聲音不對，暗暗再打了不得啦，和尚在東邊站着呢，衆家人一看，果然和尚站在那裏直笑，再低頭一看，打的這人是大都官泰安，渾身是傷，那些家人過來說：管家，怎麼把你老人家打了？泰安說：你們是公報私仇，叫你們打和尚，你們把我打了，我說是我，你們還說打的是我，好好好，秦志秦明二人走出來一看，泰安打的傷痕很重，說：好，這定是和尚妖術邪法，大家們替我去打他，衆三爺一聽，個個怒目橫眉，齊奔和尚而來，濟公說：好，善哉善哉，人善有人欺，馬善有人騎，口中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迷吽，唵，勅令，嚇的那些三爺都打了個寒禁，彼此都有氣，張升看李祿說：我頭見你就有氣，早已想要打你一個狗頭，李祿說：好，咱們二人分個上下，那邊也是這樣，甲合乙抓，在一處，子合丑二人要一死相爭，十八個家人打了九對，秦明一看秦治說：秦治你的外號叫秦椒，我知道你定然是難鬥，非打你不可，揮拳打在一處，秦順一看泰安渾身是傷，說：告訴你泰安，我一睜你就有氣，你叫大衆打

了個鼻青臉腫。你要合我生氣，過去就是一個嘴巴。二人也打在一處。濟公站在一處，竟支嘴笑說：「好，你怎麼竟叫人家打那家人說：『我不是他的對手，和尚說我幫個忙兒。』你打他幾下，把這人給反上來，和尚看着他們打，有一個人一歪嘴，把那人耳朵咬下來，那人也真急了。一回頭把那人鼻子咬下來，衆人正自亂打，監寺過來一看，道：『濟公，你這個亂子惹的可不小。』你把那秦相爺的管家大人打的這樣狼狽不堪，還還了得嗎？你還不把那兒語撤了嗎？濟公說：『師兄，要不是你說情，我定然把一夥坑賊人，生生打死。今日饒了他罷。你們別打了。』只這一句話，果然衆人都明白過來了。彼此埋怨，那個家人說：『連升兄，你我二人知己之交，你因何打的我好苦。』連升說：『我那裏知道，你看看我的耳朵，也叫給你咬了去。』那些別人說：『別說了，我的鼻子不是你嘴裏吐出來的嗎？那衆三爺都埋怨秦安無事生非，那秦安向監寺問道：『那個瘋和尚是那個廟裏的，別放走了他。』少時要沒有瘋僧，我合你要人，吩咐三爺代馬，出了靈隱寺，一路之上，鞭上催馬，還嫌慢，進了錢塘門，到相府方下馬，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同事，一見衆人說：『你等怎麼這樣回來？』秦安把上項之事，由頭至尾說了一番。那人說：『見上相爺，別照實話說。』求相爺作主，拿這一夥凶僧，秦安到書房，秦相正在看書，一擦頭說：『你四個人到靈隱寺借大木，爲何這樣回來？』秦安說：『奴才奉大人之諭，到西湖靈隱寺借大木，那廟中和和尚都肯借給大人，只有一個瘋和尚，不但不借，反行毆辱。』求相爺作主，秦相一聽說，靈隱寺又出瘋僧了，胆敢打我的家人，真是可惱，即用硃筆一標牌，傳到京營帥府，調兩員將五百兵，府衙各帶官兵圍困靈隱寺，鎖拿濟公，要知後來之事，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兵圍靈隱鎖拿瘋僧 戲耍班頭醉入相府

詩曰：遠烟漠漠雨霏霏，畫到無聲識者稀。千里江山看不厭，令人常羨謝玄暉。

話說秦相一聽秦安等回話，勃然大怒，傳諭發傳牌知會京營帥府縣衙門，兵圍靈隱寺，鎖拿瘋僧。這道傳牌一出，京營帥即派兩員將，五百官兵，臨安府派八位班頭，仁和縣派八位班頭，各帶散役，來至靈隱寺，把廟一圍，衆班頭進廟一問老方丈，瘋和尚那去了。老方丈說：『不知道。』衆班頭鐵鍊一抖，把老方丈元空長老鎖上。說：『你這廟內胆子真不小，胆敢打秦相爺的管家大人，侍者過來一講情，不叫鎖老和尚班頭把侍者鎖上。』知客過來一庇護侍者，把知客鎖上。連監寺的共鎖了五個和尚，帶着來至秦相府，往裏一回，秦相立刻升坐花廳，外面有七十幾個家將在兩旁伺候，當差人等上來回稟，現把靈隱寺方丈帶到，秦相吩咐把僧人帶上來。兩旁傳話，相爺有諭，把僧人帶上來，當差的把五個和尚帶到堂前，以外老方丈坐在那裏，這幾個都跪下，相爺在裏面隔着簾子，暗的真，衆僧人往裏看不見，相爺在裏面問道：『這幾個和尚那一個是瘋僧？』通名上來，下面僧人俱各答話：『老方丈說，我叫元空，我是那廟方丈，那個說，我是那廟的監寺廣亮，那個說，我是那廟的知客德耀，那個說，我是那廟侍者宗瑞，那個說，我是那廟齋頭惠陵，秦相一聽說，你們這裏頭沒有瘋僧，我派人去拿鎖瘋僧，他』

竟敢把我管家打了，廣亮說：回稟大人，我們廟裏瘋和尚濟顛，本是老方丈的徒弟，衆位管家去，他施展妖邪法術，把管家大人打了，我等阻不了，求大人格外開恩，與我等無干。秦相在裏面一聽，吩咐手下家人傳諭各府縣頭役拿瘋僧，單有錢塘縣幾個班頭在廟內一找，找到拆大碑樓的那裏，見瘋僧指指撥撥，指拆大碑樓，這些瓦木作土工，聽說有秦相府堂諭拆大碑樓修蓋閣天樓，那敢違背，內中就有人一想，和尚廟裏不容易，不定費多大事，化的緣修蓋這座樓，一旦之間就拆了，作孽不小，我別作孽，我用鉄鉢把瓦撥籠，反正也是二百錢，不犯上作這孽事，正在這裏思想，濟公在旁邊用手一指，這人從樓上一滑，吊下來，七八丈高落在地上，脚下實地，並未摔着自己一想，好險，我幸虧未拆樓，我要拆樓，定然摔死，必是有點說處，自己站起來溜了，就有真拆的，自己想得開，拆完了修秦相府的樓，做兩個月的活，修秦相府樓完後，那廟還得動工，又做兩個月工，半年的活工有了，正在那裏拆卸，濟公用毛一指，那人由上面下來，正坐在一塊三尖石頭上，把龕門撥破了，這小子扒着家去歇了半年的工，濟公施佛法，正在報應那些瓦木匠土工人等，過來幾個班頭，嘩啦一抖鐵鍊，把濟公鎖套脖子，說：好和尚，你惹的這禍多大，你還在此指指撥撥，搗熱鬧呢，和尚擡頭一看，是八位班頭，趙大王、張三、李四、孫五、劉六、耿七、馬八，拉着和尚就走，和尚說：我惹這個禍有多大，趙頭說：難比給你咱，你到相府去，你就知道了，有你個樂，和尚說：這樣叫我走，我不走，趙頭說：你還叫我費事嗎？和尚就地上一坐，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趙頭用力拉也拉不動，叫王二過來幫忙，王二用盡平生力也拉不動，王二說：你們幾位別咱着，大家拉他，張三、李四、孫五、劉六、耿七、馬八齊過來用力拉，和尚如同泰山一般，衆人說：這真可怪，只聽背後有人哈哈一笑，趙頭回頭一看，是仁和縣的兩位班頭，一位姓田，叫田來報，一位姓萬，叫萬恆山，這兩個人在仁和縣當差，那任官都是紅差事，人也精明強幹，跟趙頭衆人還是連盟的弟兄，見趙頭衆人拉和尚不動，不由的一陣狂笑說：你們衆位就會吃飯，沒事坐在班房胡吹亂噓，今日有了事，你們全沒有主意了，趙頭一聽說：你們二位先別說現成話，你們二位要把和尚拉起來，算你們全能爲，田來報說：我要拉不起和尚來，我把田字倒過來，萬恆山說：我要拉不起和尚來，我不在六扇門混飯吃，你們躲開，趙頭衆人躲開，見田萬兩位用手按上纓翎帽，整了衣服，緊了皮帶，蹬上靴子，向前趕走幾步，就在和尚面前跪倒說：聖僧，我等跟你老人家無冤無仇，皆因是你老人家惹了秦丞相，秦相派我們老爺帶住我等來請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既敢惹他，就敢見他，你要不去，秦相一氣，參我們老爺，我們老爺得就處分，必要革我們的職，我們把差事一丟，一家大小挨了餓，求你老人家大發慈悲罷，和尚一聽，一陣冷笑說：要照你二人這樣說來，我和尚早就去了，田頭、貴姓呀，田頭一聽也樂了，說：你知道我姓田，還問我貴姓，和尚說：你名字不是叫來報，田頭說：我叫來報，和尚又說：萬頭、貴姓呀，萬恆山道：師父不要嘔人，慈悲慈悲，跟着他們去罷，和尚說：走就走，田來報這才說：趙頭，這個差事得對付着點，我給央求好了，你們帶着走罷，趙頭過來，方才拉着和尚出了靈隱寺，往前走了二里之地，那西湖蘇堤一帶，全是酒鋪和尙

走在一個酒鋪門首，就向地一坐不走了。趙頭說：師父，怎麼不走了，要歇歇麼？和尚說：我到不是要歇着，我且問你一句話，你們當差講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指皇樹，穿皇陵，無多有少，無大有小，得有朋友見過我和尚，你把我帶到相府，算你們能辦案，當好差事，可得在我和尚身上花點錢，不然，我不能太平，跟着你們去，趙頭一聽，心裏說：我當了這些年的差事，頭一回遇見打官司的，跟原差要錢，趙頭說：師父，你一個出家人，要錢做什麼？和尚說：我得喝酒，犯了酒癮，走不了。趙頭說：喝酒行，師父喝多少酒罷？和尚要了二十壺酒，酒鋪給拿過來，和尚一佯脖就是一壺，一邊喝着酒，一邊說道：

酒要少吃，性不狂，戒花全身保命長，財能義取天加護，忍氣與家無禍殃。

展眼和尚把酒喝完，趙頭一掏錢，整整剩了二十壺酒錢，一個不多，一個不少。趙頭說：師父，你再多喝一壺，我的錢不夠，少了一壺，我剩下錢，和尚說：趙頭，你早上起來，是你女人給你裝的錢，不是趙頭說，是和尚說，那是我和尚昨晚上的給他的。趙頭說：師父別玩笑，快走罷，拉着和尚往前走，有一里地，和尚說：趙頭，你換個人拉着我罷。趙頭說：做什麼？和尚說：你沒了錢，換個人罷。趙頭叫王頭拉着，王頭接過來，說：師父，走呀，和尚說：不走，你知道趙頭因為什麼不拉着我？王頭說：不知道。濟公說：他拉着我和尚，得給我花錢。王頭說：師父要錢做什麼？和尚說：吃酒。王頭說：師父喝罷，和尚說：給我來十壺酒罷。王頭說：對，我就帶着四百錢，整夠多了，我也沒有濟公把十壺酒喝了，書的節目，叫醉入秦相府。王頭拉着和尚往前走，有二里地，和尚說：王頭，你也該換人拉着，王頭說：師父你不講理，趙頭拉着出了靈隱寺，有二里才喝酒，喝完了，又走二里，其四里才換我，我接過來，半步未走，就喝酒，方才走了二里，怎麼就換人，和尚說：趙頭是二十壺酒，你是十壺酒，王頭說：我也不跟你爭論，張頭你來拉罷。張頭說：師父，你要喝，酒只管喝，此地醉仙樓酒舖我有賬，你盡量喝罷，和尚說：給我來三十壺酒。張三一聽，暗中一伸舌頭，道：師父你老人家一天喝多少酒，和尚說：我也喝不多，早上起來喝二斤，吃早飯喝二斤，吃晚飯喝二斤，一到起更天，我就不喝了。張三說：你就睡去了，和尚說：我跳在酒缸中泡着去，非是泡着，不能過癮。張頭這三十壺酒也喝了，話休絮煩，那八位班頭都喝到了，來至秦相府的門首，仍番回趙頭拉着，和尚喝的酪酊大醉，府門口當差人直催說：你們這差事怎麼當的，相爺叫帶瘋僧，你們必得等相爺怪下來才帶呀。趙頭說：來了來了，領着濟公進秦相府，和尚抬頭一看，只見相府裏好生威嚴，怎見得有詩為證。

閣設麒麟玉做琛，堂開窺窺翠屏門。

洞門高宏入寶葦，琅玕深廠藏雅琴。

錦綉叢中古玩潤，

珠璣堆裏詞賦分。

除却萬年天子貴，

就讓當朝宰相尊。

和尚看畢，趙頭帶着往裏面奔去，羅漢爺施佛法，大展神通，要去戲耍秦相，不知後來之事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秦相夢中見鬼神 濟公夜來施佛法

詩曰 着意求真真轉遠 癡心斷妄妄猶多 道人一種平懷處 明月青山影在波

說濟顛來至相府，有聽差人等往裏回話，秦相吩咐把瘋僧帶進來，左右一聲答應，還是趙頭拉着濟公來至裏面，一看，老和尚監寺的侍者都在這裏，兩廊下站着七十二個家人，濟公到來，立而不跪，秦丞相在裏面往外一看，原來是一窮僧，在上面一拍桌案說：好大胆的瘋僧，我派家人到廟來，借大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胆敢施展妖術邪法，打了我的管家，從實說來，和尚就應該照直說來，怎麼要拆大碑樓，我不叫拆，怎麼打起來的，濟公並不說這個話，和尚說大人，你還問我，你官居首相，位列三台，應該行善積德作福，今無故拆毀佛地，我和尚越說越有氣呀，把大人拉下來給我打四十板子再問，秦丞相在上面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好胆大的瘋僧，竟敢欺謗大臣，來，左右將瘋僧拉下去，給我重打四十竹棍，原來這竹棍是秦相府的家法，最厲害無比，在竹子當中灌上水銀，無論多堅壯的人，四十竹棍能打得皮開肉綻，今天要用竹棍打瘋僧，濟公聽說要打，一回身蹲在老方丈監寺的五個和尚當中，過來三個家人，伸手揪着濟公，按倒地上說：好和尚，你藏在此就完了，一個按住肩頭，一個按住腿，和尚頭向西，掌刑的拿着竹棍在南邊請相爺驗刑，掄起竹棍打了四十下，和尚并不言語，三個人打完了，往旁邊一閃，秦相在裏面一看說：你們這一干狗頭，我叫你們打瘋僧，為何把監寺的打了，三個人一賄暗思奇怪，方才明明揪的是濟顛，怎麼會變了監寺的廣亮，廣亮才可說出話來，哎呀，打死我了，方才乾張口喊不出來，四十棍打了，皮開肉綻，鮮血直淋，秦相吩咐再換一班掌刑的人，給我重打瘋僧四十竹棍，好瘋僧，我要不比你，誓不爲人，又過來三個掌刑人，一揪濟顛說：和尚這可不能揪錯了，濟公說：該我，我就去，三個人道：和尚，這還待我們費事嗎，你躺下罷，濟公說：你鋪上被褥了麼，家人道：你別不知道什麼了，這就要打，你還鋪被褥，用手把濟顛揪倒，一個騎着肩頭，兩手揪着兩個耳朵，一個騎着腿，這個把三片中衣一擦，拿起竹棍，秦相吩咐打，打打，掌刑的用力把竹棍往下一落，距濟顛的腿還有一尺，不由的竹棍拐了灣，正在騎肩頭那人的腰上撲咚一下，把騎肩頭的那人打出三四步遠去，那人拿手按腰眼，哎呦哎呦直嚷，打死我了，好好好，你早間跟我借二百錢，我沒借，你官報私仇，秦相大怒，叫下去吩咐再換掌刑人來，給我重打瘋僧八十棍，我不打你這瘋僧誓不爲官，濟公說：我要叫你打了，我誓不當和尚，又過來三個人，這個說：可是我騎肩頭，秦升接腿，你掌刑，你可別拿竹棍滿處裏混打，掌刑家人答應對准了和尚的腿，棍剛往下一落，就拐了灣，扒杈一下，正在騎腿的那人背脊上，打的那人往前一栽，裏面秦相一看就明白了，頭一回錯打監寺的，二回打了騎肩頭的，這回又打了騎腿的，這必是和尚妖術邪法，吩咐家人把堂簾撤去，自己打算拿當朝宰相之威，可以避掉他那邪術，家人撤去簾櫳，秦相邁步出來，這個時節，濟公在地下躺着，番二目一看，秦相好生威嚴，怎見得有讚爲證。

但只見頭戴烏紗帽，方兒高，長展翅，摧遙遙，翅起玲瓏攢細巧，當朝一品一頂丞相貂，身上罩，蟒翻身，龍探爪，攢五雲把海水鬧，壽山永固一件紫羅袍，腰繫有錦恆腰，攢八寶，白翡翠，吐光毫，富貴高升玉帶一條，足下蹬，墨泥皎，時樣好，細象牙底把毡包，壽山永固一雙方頭皂，看相貌，真不好，甚難猜，五官醜惡，相貌奔樓頭，下疤梢，甄口眼雙睛暴，怒沖沖一喘白玉帶，喘吁吁二件紫羅袍，急尖尖汗流滿面把烏紗搖，惡狠狠連踪朝靴才把聖僧捎。

秦丞相那一番急怒相貌，令人可怕，吩咐家人給我打打打，衆家人那敢怠慢，這個抄起竹棍，惡狠狠過來要打和尚，一舉竹棍往下一落，用力大些，一用棍出了手，棍奔秦丞相去打，那家人嚇得亡魂皆冒，秦丞相見此光景，氣往上沖，灣腰檢起棍來，要親自打和尚，猛然聽內宅鏗響，秦丞相大吃一驚，原本秦相治家有道，內宅沒有男子，就是妻子丫環三尺的童子，非呼喚不能入內宅，要有緊事才能打鏗，今天一聽鏗響，秦相正在一愕，由宅內跑出一個婆子說，大人可了不得了，大人的臥室失了火，秦丞相一聽，說知道是和尙妖術邪法，連忙吩咐家人廿名，把和尚鎖在空房，三更天我要審問和尚，用手指着濟公，秦相說，瘋僧，你就把相府燒個片瓦無存，我也要把你解到有司衙門，打你八十竹棍，方出我胸中之氣，說罷，吩咐秦升帶二十家人看守和尚，我到內宅去看帶着幾十名家將到了內宅，見夫人站在院中，嚇得戰戰兢兢，婆子丫環那里連忙救火，夫人問，由那里引的火，僕婦說，是由大香爐內引出星星之火，把窗榻之上碧紗引着，秦相立派家人等，大家去把火光救熄，自己把香爐拿起來，擗在地上，嚇的衆僕婦連忙收拾起來，看了看香爐並未損壞，乃是生金鑄的，諺云，金盆雖破值錢寶，分兩不會短半分，秦相見火已滅，到了房內，夫人問，大人所因何事，這般大怒，秦相便把瘋僧妖術打家人，兵圍靈隱寺，把廟中和尙鎖來，我正要責打瘋僧，不想一連三次，都被他邪術躲過去，我方要自己打他，後宅火起，我仍是把衆僧鎖押在空房之內，三更天定要責打瘋僧，夫人一聽說，大人何必向這些無知之人較量，正說之時，家中僕婦回話，晚飯已好，請示相爺在那里用，秦相說，就在這里用罷，丫環擺上杯箸，秦相滿心怒氣，吃不下去，稍吃兩杯，就撤下去了，在屋中看書，點上燈光，秦相看了幾遍，也看不下去，伏几而臥，曲肱而枕之，方一迷離之際，似乎要睡，昏沈之間，只聽。

一陣陣冷氣吹人，一聲聲山林失色，咕嚕嚕聲如牛吼，嘩啦啦進來一個，

的溜溜就地亂轉，

原來是地府魂魄，

相貌猙獰似怪妖，

秦丞相一看要躲，

話說丞相一看，從外面進來是一個大鬼，身高八尺，面似黑烟，頭戴青緞六瓣壯帽，身穿青布小襖，腰扣青紗包，大紅袖子中衣，足下青緞快靴，環眉大眼，手持三股烈烟托天叉，後面又跟進來一個，身高八尺，帽子夠二尺，渾身皆白，面皮微紫，紫中透黑，手拿着哭喪棒，沖着秦丞相一站，後面又進來了個頭戴如意巾，兩個朝天如意翅，身穿綠緞子袍，足下官靴，面皮微白，四方臉，手中拿一支筆，一本帳，後面又進來一個，頭上藍緞子軟帕包

巾綉團花分五彩，青緞軟靠，青布快靴，而皮微紫，重眉闊目，手拉鐵鍊鎖定一人，項帶大鎖，手上有銬，脚上有鐐，一臉枯槁，髮鬢蓬鬆，一團鬚鬣如亂草一般。秦相一看，正是他爹老太師秦檜回煞歸家，後面跟定一個小鬼，頭上絹帕罩頭，面上青坭，兩道硃砂眉，一雙金睛暴出，身似刷漆，腰繫虎皮戰裙，手執巨齒釘狼牙棒，緊跟後面。秦相說道：「老爹爹孩兒我打算你老人家早升了天堂，誰想你還在陰曹地府受這般苦楚，你老人家先回去，孩兒明天定請高道高僧超度你老人家早升天。」秦檜說：「兒呀，爲父在陽世三間，久站督堂，閉塞賢路，在風波亭害死岳家父子，上干天怒，下招人怨，現在把我打在地獄，受盡百般苦楚，今奉閻羅天子之命，回煞歸家，勸戒於你，你身爲宰相，就應該行善積福，做德，你不但行善，你反要拆毀佛地，罪孽深重，因爲你拆毀靈隱寺大碑樓，鎖拿和尚，要聽我良言相勸，趕緊把僧人放回去，大碑樓重修，正說在此處，就見那拿叉的大鬼說：衆家兄弟拉着走，嘩嘮嘮一抖陰陽鐵叉，攆拉着秦檜就走。秦相說：「爹爹慢走，孩兒還有話稟告。」衆鬼卒不容分說，拉着就走。秦相忙上前用手一拉，只聽得啞啞一聲響，秦相睜眼一看，有一樁奇事，驚人，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趙斌夜探秦相府 王興無故受嚴刑

詩曰：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家兒孫幾個悲。

話說秦相見衆鬼卒拉着他爹爹秦檜就走，他急用手一拉，只聽啞啞一聲響，睜眼一看，原來是南柯一夢，把大驚小怪。秦相說：「我方才在燈下看書，偶然心血一迷，已睡入夢鄉中，方才得了一個兆，見老太師回煞歸家，帶了手銬腳鐐，衆鬼卒押解，述說我在陽世三間之惡，我打算要把大碑樓停工，將衆僧人放回，夫人你看意下如何？」夫人聽了，一笑道：「大人乃讀書之人，你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怪力亂神之事？」秦相一聽夫人之言，他又把善心截住，問了環外面有什麼時光，環說：「方交三鼓。」秦相說：「傳我的堂諭，三更天我在外書房審問瘋僧，非重責罰他不可。」正說着，只見屋中這盞蠟燈呼呼呼，燈苗長有一尺多高，秦相爺一愕，自然問這燈又往回棧，棧來棧去，燈苗剩了有棗核大小，屋子裏全綠了，如是者三次，秦相把鎮宅的寶劍摘下來，照着燈頭就是一劍，忽然獻出兩個燈光，秦相復又一劍，獻出四個燈光，秦相一連幾十劍，滿室中燈光繚繞，就聽婆子叫：「大人，門外面站着一個大頭鬼，沖着我們直幌腦袋，丫環說：『可了不得，桌底下蹲着一個支牙鬼，沖我們直樂。』那丫環說：『快點在籠子那裏有個地方，鬼直點頭。』」秦相吩咐叫婆子打鑼，叫家人進來打鬼，婆子丫環到門外一呼喚，外面衆家丁往裏跑，聽內宅鬧鬼，都要來在相爺面前當差，剛要到了內宅，就聽一片聲音喊叫：「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相爺看那破頭鬼的頭上直流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相爺有了抗枷的鬼，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相爺有了吊死鬼，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相爺有了無頭

鬼又有了洩氣鬼了，淨打了貓人，書中交代，此乃是濟公施的佛法，只因秦相派了二十名家人，在外面廊房之內，看押和尚，內中秦升說：咱們這差事可不是玩耍，昨夜我就一夜未睡，今日又有這個差事，我出個主意，咱們大家每人出二百錢，做一個公東，買些酒菜來，入夜二更之時，大家喝了酒，至三更相爺要陞書房審問和尚，也誤不了事，你等想想怎樣，衆人都說道：好好好，就是那樣辦罷，衆人湊了四吊錢，叫一個人去沽酒買菜，都辦齊了，天有初更之時，只見內中有說：咱該喝了，衆人把酒菜擺上，濟公說：衆位慈悲慈悲，我和尚喝一杯酒呀，秦升說：和尚不准飲酒，你因何要喝起酒來了，和尚說的是：殺盜淫妄酒，此爲五戒，你要喝，豈不犯了戒麼，濟公一聽，呵呵大笑說：管家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內中還有許多好處呢，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聖，酒合萬事，酒和性情，仲尼以酒爲道，但不及亂耳，秦升說：和尚，你知道這些事，我給你一杯吃，伸手斟了一杯給和尚，濟公接過來說：好好好。

日長似歲開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

把那杯一飲而盡說：衆位再給我一杯吃罷，秦升說：已然給你一杯吃了，還要，真不知自愛，和尚說：你要不給這杯，連那杯人情也沒了，秦升又給他斟了一杯，和尚喝了說：來，再給一杯，湊個三杯，秦升說：沒有了，不是我不給你，合別位要罷，濟公哈哈大笑說：好我自己會喝，拿着酒杯連說：俺勒赫來來來，就見杯中酒忽滿了，和尚連吃了幾杯酒，把酒杯放下，那些家人都要喝酒，一個個向前伸手倒酒，那瓶內連一滴皆無，衆人都說：買東西那個剩下錢啦，又把那個酒瓶拿過來，也是點酒皆無，秦升一語未發，一悶氣就先躺下了，衆人東倒西歪都睡了，濟公先點化了幾個鬼，想要把此事完了，也就省心了，不料秦夫人一句話就給擋住，方才點化幾個鬼，因是度他完事，和尚見家人睡了，和尚把鉢鎖盤起，就到內院去報應，那些惡僕平日倚主人之勢，在外招搖是非，和尚打一下，擰一下，正是報應衆人，只見北房上有一人，手持剛刀一把，要殺秦相，代濟公報仇，羅漢睜眼一看，來者非別，正是探囊取物趙斌，只因前次趙斌幫着濟公盜五雷八卦天師符，裝草馱在秦相府，遇見尹士雄，兩個人回家中，見過趙老太太，有了兩天，尹士雄告辭就走了，趙斌仍是做小本生涯，到不爲賺錢，老太太因叫趙斌有個養身之道，省得胡作胡爲，這一天趙斌正在西湖賣鮮果子，見有無數官兵，兵圍靈隱寺，趙斌見有認識的人，過去一問，方知是濟公打了秦相府的管家，秦相發傳牌調兵圍靈隱寺，捉拿瘋僧到相府，要把濟顛活活打死，趙斌一聽大吃一驚，自己一想，濟公待我有救命之恩，他老人家遇難，我如何不救，又想我娘親晚上又不叫我出來，有了，我說個謊，等我娘親睡着，我帶上切菜刀一把，奔那秦相府把奸相殺了，給我師父濟公長老報仇，雪恨，自己慢慢回家，老太太說問，今天因何不賣了，趙斌說：我今天身子不爽，老太太說：既是身子不爽，在家休息罷，及至晚飯後，趙斌正望他母親睡覺，忽聽外面打門，趙斌一聽，心中大大不悅，心想我母親將要睡，又有人打門，出來一看，乃是對門街居王老太太，一見說：趙斌，我煩你一件事，只因我王興兒清早起來賣果子，去到秦

相府門首擺攤，正午的時候，來了一乘小轎，說我兒得了子午癘，把我媳婦接了去。直到這個時候，還不見回來，我甚不放心，家中又沒人，我煩你去代打聽打聽。趙斌連忙答應，他本是實心做事的人，進去告訴他母親，換好了衣服，揣上一把切菜刀，趙斌出來，一直奔至秦和坊，來到秦相府門首。此時已晚，見王興的果攤尚未收，有看街的郭四在那里看守。趙斌一看，熟人，說：郭頭，我王賢弟那里去了？郭四一看，道：原來是趙爺，你問王興別提了，今天一早秦相府二公子把他叫進去，他叫我給看着，也給他賣了錢不少，我尚有忙事，他一進去，就沒有出來，我進去打聽，他們都不叫我，我也不知是什麼事。趙斌也不知王興是怎麼一件事，別了郭四，便在各處訪查，也未打聽着，直至天有二鼓，自己就奔秦相府，找僻靜之處，將身竄上房去，打算要刺殺秦相給濟公報仇。那想到將來到裏面，在房上一看，院中燈火綠沉沉的，照得那些家人，直似一羣怨鬼，嚇得趙斌戰戰兢兢，穿房越脊，往西奔去。來至一所花園，趙斌站在房上，東張西望，心說：這所花園子，不是秦相府裏，在他這相府隔壁是誰家的？看了夠多時，只見在東北上有一所院落，燈光閃灼，趙斌跳下來，至切近一看，周圍栽的桂樹路，北的垂花門，一進門，目前一帶俱是花腦子，當中白灰抹的棋盤心，這院子是北房三間，連月台，東西配房各三間。趙斌抬頭一看，見上房屋中垂下竹簾子，裏面現着燈光，由外向裏看的甚真，見裏面是一張八仙桌，桌上擺的乾鮮果品，冷帶熱炒，上等高糧，是一桌海味席。趙斌一想，這到是活該給我預備的，叫我吃飽了，喝足了，再殺那狗娘養的。趙斌往前剛走了兩步，自己猛然心中一動，自己叫着自己，趙斌你太粗獷了，倘若屋內有人，我便往裏走，豈不被他看見？那時多有不便，我不免找塊石頭，探探有人沒有，自己在院中找了一塊小磚頭，照定窟子打去。每逢綠林人講究投石問路，用石頭一打，要有人必要答話，這是誰砍磚頭呀？有黃狗聽見有響動，汪汪一吠，也就探出來。趙斌今天用磚頭照窟子一打，并不見動，作自己滿心大悅，知道是沒人，這才往前行走。剛上一台塔，只聽上面叫，哎呀，大哥來了，快救命呀。趙斌大吃一驚，抬頭睜眼一看，原來是王興夫妻二人在房梁上倒吊，渾身是血，不知這夫婦二人因何在此遇難，且看下回再行分解。

第二十一回 遭速報得長大頭鬚 薦聖僧秦相請濟公

詩曰：愁境時侵總不愁，何妨物外任遨遊。世途成敗殘秤子，人事高低急水舟。

簞食幸無陳蔡厄，縑袍寧却子方裘。營名求利終何益，贏得班班上頭。

千兩說趙斌抬頭一看，見王興夫妻在這裏吊着，身受重傷，不由大吃一驚。書中交代，這一所花園，乃是秦丞相的，二公子秦恒的花園，平日秦恒就不安本分，他倚仗着他父親是當朝的宰相，他哥哥已死，就剩了他一個，他任意胡爲，手下養活着許多的打手，時常在外面搶奪人家少婦幼女，搶了來就要霸占了，如其本家找來，他叫手下的打手，一陣亂棍打死，他到府縣告去，衙門不敢接呈子，都知道他是宰相的公子，因此大家給他

起了個綽號，叫追命鬼。他今天坐在花園內看書，看書也不睜正書，也無非是淫書邪說。正睜的是唐明皇信寵楊貴妃，睜到得意之處，自己便乃拍案驚奇，旁邊有管家秦玉，平常最得臉的人，說道：「公子爺為何這樣喜悅，有何得意之處？」秦玉道：「你不知道，怪不得唐詩有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這個楊貴妃果然是生的好，秦玉道：「公子爺，是你親目所見麼？」秦玉道：「這奴才竟說渾蛋話，那是唐朝，此是宋朝，我如何能親眼得見？」秦玉說：「目今有一個人，比楊貴妃生的好，真乃天下少有，世上所無，我自出生以來，就暗見這樣一個美人，身材不高不矮，模樣不瘦不胖，眉毛眼睛都是生得好，秦玉道：「本不是好色，一聽此言，眼就直了，連忙說：「秦玉，你在那暗見的？」秦玉說：「咱們府門口有一個擺果攤的王興，他家就住在木頭市那門，正趕上他的妻子出來，小人一見，果然長得是國色天香，天下少有，第一等美人，打那一天我暗見，我就要告公子爺，只因未得其便，秦玉道：「不行呀，好與不好，在王興家裏，還能算的是我的人嗎？你可有什麼主意，想法把美人給我弄來，我必定多賞你銀子。」秦玉說：「公子要這個美人不難，你能花二百銀子，奴才有一條妙計，保管今天美人到手，只要公子爺捨得賞我二百兩銀子，我就替你出個主意。」秦玉道：「去至賬房給拿二百銀子到手，就在秦玉耳旁說道：「只須如此如此。」秦玉一聽，哈哈大笑說：「你就去叫他去，回頭秦玉道：「怎麼辦？」可都是秦玉的主意，言不煩，秦玉到了外面一請，見王興正把果攤擺好，說：「王興，公子爺呼我來叫你，王興趕忙托付看街的郭四照應果攤，跟着秦玉往裏走，王興笑嘻嘻，只打算是要賣幾兩銀子，必是公子要什麼好果子，急至來到花園裏，丹桂軒一請，追命鬼秦玉正在那廊子下坐着，兩旁站着有幾個家丁，王興連忙過去行禮說：「公子爺呼喚小的，來有什麼事情？」秦玉道：「王興，你家裏有什麼人，你多大年紀？」照實說，王興不知是什麼一段事情，趕忙說：「公子爺要問我家裏就是小人，我母親今年五十歲，我今年二十二歲，我妻子十九歲，家中就是三口子度日，秦玉一聽，這小子一陣狂笑，說：「王興，我聽說你女人長得不錯，我給你二百銀子，再娶一個，把你女人接來給我罷。」王興一聽此言，自己打了個冷戰，心想我若一說不答應，必然一頓亂棍把我打死，心中一忖度，王興說：「公子爺在上，小人有下情上告，我娶妻並不為別的，為的服侍我老娘，待我老母死了，我把我妻子送與公子爺，我也不敢領二百銀子賞，秦玉道：「王興之言，正要說你去罷，那旁秦玉過來說：「公子爺，你休聽他此話，明明是抽塞你，他母親今年才五十歲，再活三十年，他媳婦已五十歲了，豈不送了來養老嗎？」秦玉一聽，勃然大怒道：「好一個狗頭，你敢在你家公子爺面前搗搗，實在可惱，來把他替我吊起來，衆惡奴就把王興吊起來，秦玉道：「秦玉，你有什麼主意，把他女人給我，我聽來，我叫他看着跟他女人度親，秦玉道：「這小子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到了外面，把跟他的三小子叫過來，交了幾句話，僱了一乘二人轎子，這個三爺跟着來到王興的住家的門首，一叫門，王興的母親由裏面出來，說：「什麼人叫門，這個三爺說：「老太太，你不認得我了，姓張，在秦相府花園子有二分小差事，跟我王大爺

至相好，今天早起我王大哥剛擺上果攤，他捧了一個跟頭，口吐白沫，不知人事，我等把他搭到花園子去，請個先生給請先生說他的病太利害，要有他的親近人在旁邊看着，才給治病呢，我王大哥叫我來接我嫂嫂，老太太說也好，我去看着，那人說：老太太，你老人家這樣年紀，如到那裏見事則迷，再者留下小婦女看家，尤不方便，老太太一聽此話，甚為有理，到家中合兒婦吳氏一商議，那吳氏也是知三從四德之人，聽說丈夫病了，心內亂了，忙換衣服說孩兒去看來，到外面說了幾句客氣話，上了轎子，抬起來竟奔相府而來，到了花園之內，放下轎兒，把簾子一掀，吳氏一看，見廳上房廊檐之下，椅子端坐一位公子，他丈夫王興在旁綁着，吳氏不知所為何因，見那公子打扮的整齊，怎見得有讚為證，但只見：

頭上戴如意巾，綉帶兒飄，羊脂玉吐光毫，身披一件達子袍，團花朵朵金線透，粉底靴，足登着，看相貌，甚

難，黃拉頭，下把梢，顰口眼，雙睛暴伸着，脖子似仙毫活巴巴的一塊料，應當初，做成時節，手藝潮，吳氏看罷說：公子你是什麼人，因何把我男人綁上了，旁邊家人說：這是我公子，乃是秦相爺之子，還不過來叩頭，那吳氏尚未回言，只聽秦相說：娘子，你休要害怕，我本是一舉兩得，三全其美，不料王興這個狗頭反不願意起來，我已久仰小娘子這一分芳容，真乃傾國傾城之貌，我想你跟着王興，無非吃些粗茶淡飯，穿的粗布衣服，我才把王興叫進來跟他商酌，打算給他二百兩銀子，再娶一房，豈不是一舉兩得，三全其美，二百銀子他再娶一個也便不了，又可以發點財，又省得你跟他受罪，把你接來服侍我，我也有一個得意的人，同他一商議，他倒好大的不愿意，因此我把他捆上，吳氏一聽此言，蛾眉倒豎，杏眼圓睜，說：公子爺，依我之見，趁此把我夫妻放回，萬事皆休，你乃是當朝宰相之子，宦門之後，家中姬妾滿堂，何必與我作對，公子理宜行善積福修德，這件事要被御史言官知道，連尊大人都要被參，王興在那裏也說：公子爺，我在你府門口做買賣，沒有得罪你老人家，你開恩把我夫妻放了罷，秦相聽此言，反冲冲大怒，吩咐一千惡奴，把他二人替我吊起來打，手下人就這小夫妻兩個吊起來，用鞭子一抽，這夫妻是把心橫了，就讓他打死，也不能從他，這件事直到晚間，他只擺着酒喝着，又拷打二人，忽聽東院相府鬧鬼，手下人回報道：公子爺快踏踏去罷，秦相一聽，急忙吩咐家人前面提燈，快去看看家人也要去看鬧鬼，衆人一同走了，這裏一個人也沒有，王興夫妻在此忍痛，王興說：娘子，你同我受這般委曲，吳氏說：該是我一人死在這裏，但是死後再到闔王爺面前告他便了，正說之間，見外面來了一人，王興睜眼一看，原來是探囊取物趙斌，王興說：哎呀，趙大哥救命能，趙斌一看，見王興夫妻過身是血，走過去，先把王興由上面放下來，然後把吳氏放下來，趙斌伸手一解王興的繩，扣解不開，捆的太緊，正在着急，後面有一人抱住趙斌，趙斌要使脫袍式，把那人捺個跟頭，自己好逃走，那知道用盡平生之力，後面那人如泰山一般，把趙斌抱住不能轉動，是這樣的英雄，今天都會被獲遭擒，不知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人鬼鬧秦宅 治奇病濟公戲首相

詩曰 小小身兒不大 千兩黃金無價 愛塗滿面胭脂 留在書房戲耍

話說趙斌正要給王興解繩扣，忽有人在後面把趙斌抱住，趙斌打算奪身出去，那想到搖不動，回頭一看，原來是濟公長老，趙斌說：師父，你快放開我，我當你老人家爲秦相所害，想不到師父還在這裏。濟公方才鬆手說：趙斌，你把他們的繩扣挑開，跟我往屋中來，我有話說。趙斌把王興夫妻解放下來，濟公掏出兩塊藥來，把王興夫妻被打的傷痕治好，和尚進了屋中，上面一坐，大口喝酒，大把抓菜，滿面抹油，趙斌說：好，這桌酒原給師父預備下了，和尚說：趙斌，你往西廂房北裏間屋中，有四隻箱子，第三隻箱子內有黃金一匣，重百兩，有白銀六封，重二百兩，你給拿來，趙斌急忙到那裏去一找，果然濟公說的不錯，把金銀拿過來，濟公方才問王興：你是那裏人，王興說：我原籍是餘杭縣人，濟公說：王興，你把這金銀拿去，明天可同母親僱隻船逃回餘杭縣去罷，你家中破壞的東西，給趙斌罷，你有這金銀，到家買些地作個買賣，也足夠你們度日子了，王興一聽，急忙扒在地上，給羅漢磕頭，濟公說：趙斌，你可送他夫妻走罷，趙斌說：師父，你在這裏不要緊麼，我原打算殺了秦相，給你老人家報仇，濟公說：不要你問，我自自有道理，三日後你必聽得到信，趙斌點頭答應，正要走，只聽那旁有人說：小人們跟我走，看看王興的妻子從我不從，衆惡奴答應說：是，只見打着燈光，原來是一公子追命鬼秦恒，由相府回來，領了一羣惡奴，原來是聽說東府鬧鬼，他便去給秦相請安，秦相痛兒子，怕他害怕，不叫他進去，叫他回自己花園養息，故此率領衆人回來，方一到花園子，就想起王興之妻，說：小人們，去看那王興之妻從我不從，如其不從，我活活把他打死，趙斌一聽，大吃一驚，道：師父，可了不得了，要把咱們躲到屋裏，濟公說：不要緊，和尚用手往外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秦恒偶然打了一個冷戰，撲咚栽倒在地，衆人上前攙扶，大衆一亂，趙斌起他，一亂，領着王興夫妻直奔花園子角門，由角門出去，送王興夫妻到家，第二天一早，王興同他母親妻子叫船逃走，把家中破壞東西給了趙斌，這話不表，單說濟公見趙斌等走後，和尚吃飽喝足，仍然回歸東府空房，且說這裏秦恒，摔了一個跟頭，心中覺得驚慌，有衆家人把他扶至房中，秦恒說：哎呀，好熱，秦玉把帽子給摘下來，秦恒說：家人又把袍子脫下來，秦恒仍叫熱，連忙把趁袍脫下來，秦恒說：熱，秦玉又把靴子襪子脫了，秦恒說：熱，秦玉把大褂中衣又脫了，秦恒叫熱，秦玉吩咐快給打扇，打扇也是熱，秦玉叫擽進兩塊冰來，手下人才把冰擽進來，秦恒叫好冷，即把冰拋去，秦恒說：冷，照舊把掛褲穿上，還叫冷，又把襪子靴子穿上，秦恒說：冷，穿上趁袍還叫冷，套上袍子還是冷，加上帽子還是冷，蓋上兩床被還是說冷，秦玉叫上火盆，才把火盆引着，秦恒又擽熱把火盆拿出去，還是熱，仍然又脫衣裳，書不多敘，如是者冷了熱，熱了冷四五次，天色已不早了，秦恒忽然說：腦袋裏癢癢的難過，快來人給我搔，秦玉過去用手一搔，那知道越搔越大，頃刻間腦袋長的如

麥斗相仿，嚇的秦玉也不敢搔了。衆家人一個個目瞪口呆。天已光亮了。秦玉說：快給東府送信罷。來至東府一送信。秦相本是告假，也不上朝。鬧了半夜的鬼，也沒有審問和尚。天色明了，正要休息。外面有家丁進來報告說：有人來送信。公子爺病了。秦相一聽，父子關心，急忙帶着從人來至秦恒花園子。秦相到了屋中一看，見秦恒躺在坑上打滾，腦袋大的如斗。秦相就急了說：你們這些奴才，真正可惱。公子爺的這般重病，爲何不早送信與我。秦玉說：相爺有所不知。昨天夜間公子由東府回來，偶然跌了一個筋斗，到屋內就叫熱。脫了又說冷。穿上又叫熱。如此者數次。後來就叫腦袋癢。奴才就替他搔。越搔越大。這病來得奇怪。秦相連忙吩咐快請有名先生來調治。家人答應。那臨安城內有兩位名醫。一位叫指下活人湯萬方。一位叫賽叔和李懷春。家人忙至李懷春家一請。李懷春一聽是秦相府，不能不去。隨同家人來至相府門首。去往裏回報。秦相心急如火。趕忙吩咐有請。家人帶領李懷春來至裏面。秦相一看，見李懷春頭帶四楞逍遙巾，身穿藍袍子大氅，家底官靴，氣宇軒昂。一表非凡。連忙請到屋中。有人獻上茶來。李懷春給公子秦恒一診脈，使心中納悶。眼睛他腦袋甚大。看寸關尺六脈十二經，並沒有病。察看多時，不知他腦袋之病從那經所得。實在自己無法用藥。方才說：公子這病，小生才疎學淺，相爺另請高明罷。我實不能治。秦相說：我怎知道誰是高明。李先生你必知道。給引薦一位。李懷春自己心中一想：我要治不了，湯二哥也不能治。他治不了的病，我也不能治。除我一人之外，還有誰可引薦。想罷說：相爺，我實無人可薦。秦相一聽，真急了說：你既不能治我兒的病，又沒人可薦。你今天休想出我這相府。李懷春一聽，只知以勢力壓人。猛然心中一想：我何不把濟師父薦來。想罷說：相爺，要給公子治病，只有一個人，就是酒醉瘋顛。衣衫不整，恐相爺見怪。秦相說：這有何妨。只要他能給我兒治病。李懷春說：可是出家人。秦相說：不問出家人，只能治病便好。你可說來。快請去。李懷春說：乃是西湖靈隱寺濟顛。秦相一聽說：原來是他呀。現在瘋僧在我東院裏鎖着。李懷春一聽鎖着濟公，心中方才明白。怪不得他長大頭鬚。這就是了。秦相趕忙吩咐家人去把瘋僧叫來。他要能把我兒的病治好，我放他回廟，免他之罪。家人急忙來至東院空房一看，衆和尚都起來。家人說：和尚，你這造化大了。濟公說：灶火大，費點柴。家人說：我家相爺叫你替公子治病，你能治好了。放你們回廟。和尚說：你們相爺他把我鎖來，要過堂審我。一叫我，我就到。叫我和尚給治病，你就說我說的。刷了。家人一聽說：好。我就照你這話回相爺去。家人就回來。一見秦相說：回相爺呀。我去說丞相叫和尚去治病。他說要過堂審他。一叫就到。叫治病他說刷了。秦相不懂這句話。問李懷春什麼叫刷了。李懷春微笑說：這句話，乃是一句戲言。相爺要叫他治病，須下一請字。秦相又痛兒子說：好。你等去。就提我請他來治病呢。家人一想：真是和尚走運。連忙來至東院。一見和尚家人說：和尚，真正你的架子太大了。我家相爺叫我來請你治病。和尚說：你家相爺安居首相，位列三台。我和尚同他平日並無往來。他要交結僧道，叫御史言官知道，就把他給參了。家人一聽說：好。和尚，你說的好。我去給你報告。見我家大人去。自己到了西花園之內，見了秦相。說：回相爺。我去到那

邊，面見和尚，奴才說：大人請他給公子治病，他說大人官居首相，位列三台，他合大人素無來往，說大人交接，道要叫御史官知道，就把大人給參了，秦相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好大膽的僧人，李懷春說：相爺不要生氣，要教和尚給公子治病，大人必須親自一往，秦相見公子滿床亂滾，沒奈何道：李先生，你要隨我同往，到了那裏，看和尚怎樣，李懷春答應，是，隨同秦相到了東府空房院內，秦相咳嗽一聲，謂是叫家人知道我來，你們都要規矩點，果然房中衆家丁聽見都站起來，說：大人來了，濟公說：衆位，那裏這是狗叫喚，衆家人連忙止住，不要胡說，我家大人來了，只見秦相同李懷春進來，到了濟公面前，秦相說：和尚，只因我小兒得了奇怪之病，本閣特來請你治病，和尚說：我是被大人拿鎖子鎖來的，並不是請我來治病的，秦相一聽，便勃然大怒道：好好，李懷春一見事情不好，連忙說：大人，暫息雷霆之怒，我前去必要把濟公請來，秦相只得往後一退，只見李先生過去說了一夕話，聖佛便施佛法，大展神通，要來戲耍秦相，不知後來之事，畢竟如何，且待下一回再行分解。

第二十三回 找妙藥要笑衆家丁 聯佳句才驚秦丞相

時日 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香魂弔書客，夢中同入鳳凰翎。

三解子治病，不論什麼事，都看在弟子分上，濟公說：好，李懷春，你要給人治病，都拿鎖子鎖了去呀，李懷春一看說：好，秦大人，請你老人家派人把聖僧鐵鍊撤去，秦相立刻把和尚鎖子撤去了，李懷春說：師父你老人家可沒有別的話說了，走罷，和尚說：李先生，我師父師兄弟都在這裏受罪，我那有心來給人治病，那秦相聽見，立刻叫把僧人都放回廟去罷，衆僧人走了，李懷春說：師父，你老人家可沒的說了，走罷，濟公說：李先生，兵圍靈隱寺，拆毀我廟中大碑樓，我要給人治病，我那能情願呀，秦相知道和尚要把兵撤回來，他也沒有話說，連忙吩咐手下人去傳堂諭，去把拆樓之人一併撤回，連兵丁也撤回來，李懷春說：聖僧，你老人家可沒有話說了，走罷，和尚說：走，站起來說。

行善積福作德，作惡必遭奇禍，貧僧前來渡羣魔，只怕令人難測。

和尚談笑自若，秦相一想，和尚放蕩不拘，真要把我兒的病給治好了，我要不拆他大碑樓，我是被人恥笑，他白打了我的管家，我自把他鎖來，就是他把我兒的病治好了，我也要拆他的大碑樓，濟公在後面一聽，哈哈大笑說：好好，善哉善哉，我和和尚唱個歌給大人聽罷。

皂帽絲絛第一人，難略紫綬羅袍，一品還嫌小，量蓋海波濤，人心難忖着，翠養翎毛，謂誰頭上好，豕養脂膏，謂誰腸肉飽，千尋鳥道上雲霞，是處都經到，平地好逍遙，世人知事回頭少。

和尚一唱山歌，秦相暗暗點頭，知道這和尚甚是明白，一同來至西花園秦恒的書房，聽秦恒在那裏哼聲不止。

和尚到了屋中一箱說，呦，原來是這麼大的腦袋，可了不得，李懷秦聽和尚這話，大吃一驚，心說，費這大事，把他請來，他若不能治，可就糟了。秦相也是一驚，連忙問道，和尚你會治不會治，和尚說，會治，不要緊，這是三小號，我連頭號大腦袋都能治，這病有個名，叫大頭癩，說着話，和尚伸手往兜裏一摸，說，可了不得了，我把藥丟了，秦相說，什麼藥，和尚說，治大頭癩的藥，秦相一聽，一愕，說，和尚莫非是你來到我這相府，就知道我兒長大頭癩，和尚說，不是，只因有一位王員外，他兒子也得這個病，每逢得這個病，必不是好人，定在外面行凶作惡，搶劫少婦長女，才有此舉，王員外兒子不法，得了大頭癩，請我去治，我帶了藥剛要去，被相爺派人把我和尚鎖來，我進相府的時候，我摸兜子藥還有呢，這時候會沒有了，秦相吩咐等快給和尚去找藥，衆家人一聽，說，和尚你這藥是丸藥，是麵子藥，告訴我們，好找去，濟顛說，是顆丸藥，有小米粒大，像瓜皮顏色，也沒有紙包着，衆家人一聽，說，我去罷，和尚說，大人，他這病可有轉，這是小三號，要一轉了大腦袋，就沒法治，秦相說，那怎麼辦，和尚說，我得吃飽了再治，要不吃飽了治，越治越冤，秦相一聽，怕兒子轉冤大頭，連忙吩咐家人擺酒，在大廳上擺下三桌酒，讓和尚先行奔廳上去吃酒，吃完了再治病，李懷春同着和尚來至廳上，和尚一看，是三桌酒，並不讓不讓，就在正面上頭落坐，秦相一看，雖是心中有些不悅，暗想，道，這個和尚是有點來歷，我如今當當朝的正宰相，他竟佔我的上坐，秦相也沒法，只可主坐相陪，到讓李懷春在東首坐下，和尚酒過三巡，說，大人，這個酒沒味，秦相說，依你便該如何，可以不吃酒，和尚說，出個燈謎，說個酒令，對個對子，批個字，意，都可解，秦相說，和尚，你還認得字麼，濟公說，不敢云，說字，也略識一兩個，秦相說，要說酒令，是喝酒，是賭什麼，和尚說，不贏酒，大人出個對句，我和尚如對上，我贏大人一萬兩銀子，要對不上，我和尚輸一萬兩銀子，大人想我一個窮和尚要輸了，那有一萬現銀子，我要輸了，大人不是要拆我那個大碑樓麼，我要輸了，把大碑樓給大人，好不好，秦相一聽，心中甚爲欣悅，說，和尚我先試試你的文理，要真有才學，我再跟你打賭，我先出兩個字，你對，和尚說，大人，說罷，秦相說，幽齋，和尚說，對茅廬，秦相點了頭，說，開窗，和尚說，對閉戶，秦相說，讀書，和尚說，寫字，秦相說，和尚你輸了，我這六個字湊成一處，是成一句話，是幽齋開窗讀書，和尚說，我那六個字也是一句話，湊成一處，是茅廬閉戶寫字，即是倚你屁股股眼子，秦相說，和尚別玩笑，我給你出個拆字法的對子，你對了，我輸你一萬銀子，和尚說，也好，秦相說，酉卒是個醉，目垂是個睡，李太白懷抱酒罈在山坡睡，不曉他是醉，不曉他是睡，和尚吃了一杯酒，哈哈大笑，說，這個對字好對，月長是個眼，月半是個胖，秦夫人懷抱大肚在滿院逛，不曉他是眼，不曉他是胖，秦相一聽，連搖手，說道，和尚不要談諧，秦相一想，這個和尚真淘氣，我再出個對子，叫他知道，我秦相本是滿腹文章，懷揣錦綉，腹隱珠璣，大人說，佛祖解絨縲，細和尚扣顛僧，濟公說，哎呀，大人，這個對子可真好，我和尚才疎學淺，秦相說，你對上，我再輸銀一萬，對不上，我要拆你的大碑樓，和尚說，好，喝了一杯酒，說，我對一個，天子抖玉鎖，拿大臣擒丞相，又贏你一萬兩，秦相一想，和尚果然滿腹奇才，對對子贏不了他，方才

說和尚不用對對子，出酒令罷。和尚說出酒令就出酒令，大人說的，還是大人出。秦相說：我要說兩個古人，兩種物件，這兩個古人要一樣的臉膛，做事相同，落在兩種物件上，要一活一死的。說上來算贏，說不上來算輸。和尚說：大人先說罷。秦相說：和尚，你聽我道來，你要聽着。

遠看一座樓，近看一隻牛，呂洞賓醉臥岳陽樓，孫臏架拐騎牛。

和尙說：遠看一座樓，近看一隻牛，張飛顧盧，敬德弔魚。

秦相說：和尚，你輸了一萬，張飛顧盧，三顧茅廬，還可以說。敬德弔魚，魚那有腿。和尚說：甲魚不是有四條腿。秦相無法，又讓和尚贏了一萬。秦相一想，我總要設法贏他，出來告訴秦安，你拿個捧盒裝點涼糕，你在外面等着。叫和尚猜，他要猜盒子裏沒東西，你裝着涼糕拿進去，他要猜有東西，你拿空盒子進去。秦安點頭，秦相回到裏面說：和尚，我久聞你能掐會算，善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已派家人去拿個盒子來，你猜。猜盒子裏有東西沒有，你要猜着，我照數輸給你一萬銀子。如猜不着，我要拆你的大碑樓。和尚說：大人，你輸急了罷。秦相說：我到並非是輸急了，我到要試試你的能為。和尚喝了一杯酒，定了定神，說道：秦大人出的主意高，這件事情真奇巧。捧盒本是空器物，這第三句，和尚拉着長聲，秦安聽和尚說是空器物，把涼糕裝上拿進來，剛才一走進來，和尚又說道：裏面裝的是涼糕，秦安一聽，一楞，到底被和尚猜着。秦相一想，天也不早了，別淨對對子，該給我兒去治病要緊。想完說：和尚，你的酒如何，可以吃飯，給我兒去治病。和尚說：我已酒足飯飽，哎呀，你們給我找着藥，沒有衆家人說：我等扒在地上把鼻子都占好些土，也沒找着。和尚一伸手掏出一個包，說：我這有點藥料，再加兩味藥，就成了。秦相接過來一看，上面的字太草率，看不出來，打開一看，白的狼，李懷春一看，認得原本是吃的白麵。問和尚：此是什麼。濟公說：這叫多麼多羅多波羅散。秦相說：還用什麼東西。和尚說：硃砂一兩，白麵四兩，盆子一個，用開水一沖，又用刷子一把，秦相吩咐趕忙照樣預備。家人答應，少時，回報相爺，所有應用的東西俱已齊備。和尚方才放下杯筷，隨同秦相夠奔書齋。羅漢爺使大施佛法，來治大頭瓿，度化秦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認替僧榮歸靈隱寺

醉禪師初入勾欄院

說濟公聽家人回話，所有應用俱已全備，站起身來，同秦相李懷春一同往花園書房之內，早見家人李玉，端着盆子硃砂紅糲子，裏面放着一把刷子。和尚伸手拿起來，說：大人要什麼樣都行，照秦相頭上一刷，下了，立刻是粘着糲子的，都消腫歸原。和尚一連數下，秦相立刻腫消痛止。和尚說：這病可有反復，必須好好休息，我今給寫下一紙藥方，如要犯病，看我這藥方便好。秦相知道這件，是和尙妙法，請濟公到前廳，李懷春說：我

可不能相陪，我要告辭，還有幾家請我看病，我要走了。秦相派人送出相府，那濟公在書房合秦相一談，甚是投機，二人高談闊論，和尚對答如流，秦相甚為喜悅，說：和尚，我那能如你跳出紅塵，在古寺參修，也不問國家的興亡，也不問是非之成敗，味經念佛，打座參禪，就是一段樂事，我雖然在朝居官，終日伴君如伴虎，有一些不是，便有身家性命之虞，和尚說：大人說那裏話來，大人官居宰相，位列三台，有佐理皇猷，參贊化育之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察吏安民，秦相說：哎呀，和尚，你休要提那當朝一品，位列三台，不提當朝一品猶可，一提起來，更覺心中發慌，俗語云：官大有險，樹大招風，權大生謗，我自居官以來，兢兢翼翼，對於王事，諸凡謹慎，外面尚落了許多怨言，那裏像你和尚如此清閒自在，無患無憂，常言說的好：

鐵甲將軍夜渡關，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

我打算要認你和尚作為我的替身，不知你意下如何，和尚說：大人既是愿意，我和尚求之不得，正在說話之間，外面家人進來報告，大人，公子爺病又反了，腦袋照舊大了，和尚說：我也不用去，你叫他打開我那藥方，照那藥方行事，他自好了，若不依我那藥方行，他的病是越來越重，家人趕忙回西院去，告訴秦相，書中交代，秦相他病好了後，便想起王興夫妻同家人，我的美人在那裏，秦玉說：丟了，秦相說：好東西，你們敢把我的美人放了，那可不行，方一着急，腦袋呼呼又長起來，嚇得家人急向西院裏回報相爺，只纔聽得和尚一說，家人回來告訴秦相，秦玉道：公子爺方才和尚說的話，叫你照那藥方行事，病自好了，秦相說：快把藥方拿來，我明請家人連忙呈上去，秦相打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須心藥醫。心若正時身亦淨，心生還是病生時。

秦相一看，心想：噯呀，我這病都是自己找的，我搶掠人家的婦女，作惡多端，我由此要改行爲善，我這病就可好了，想到這裏，腦袋呼呼呼就小了，家人連忙來至東院報告相爺，公子爺的病，一念和尚的藥方就好了，秦相說：狼好，汝等要好，好服侍公子爺，家人答應去了，只見東院家人進來說道：夫人得了象風疹的病，滿床亂滾，秦相說：知道了，聖僧，你可會治象腦風，和尚說：夫人必是錯說了話，不然，不能得這樣病，扯我去看看，秦相說：夫人也未說什麼話呀，是了，昨夜是那裏鬧鬼，我做了一夢，見老太師回煞歸來，勸我良言，我醒來就要傳諭大碑樓止工，把衆和尚放回，夫人說：這不過是心頭想罷了，把我的善念打斷，少時就鬧起鬼來了，濟公說：我去照定夫人一抓就好，秦相同和尚到東院內宅上房，聽見屋中哼聲不止，和尚說：夫人不要着急，我來管待立時就好，說完，口中念念有詞，冲定房中一抓，立刻夫人裏面好了，和尚說：大人，你看好不好，秦相連說道：好，好，濟公說：我會神仙一把抓，一抓就好，抓出來還得捺出去，你看照定那裏一條臥着賴犬一切，只聽汪汪叫了兩聲，一滾竟自死了，秦相說：好利害，錯說一句話，就得象腦風，久後我在朝中居官，說話總要小心謹慎，秦相同和尚到書房內坐定，秦相派人預備酒菜，就在此作通宵之樂，天有三鼓，只聽外面風起，秦相說：不好，又到昨日鬧

鬼的時候了。濟公說：大人不必担心，我去給大人捉鬼去。我令鬼打在一處，千萬不可管，和尚出去了，只聽那外面和尚說：好鬼好鬼，把我吃了，我去合你一死相拚。秦相在屋內一聽，心中大為不安，候至天色大明，大人出去一看，只見那邊和尚躺着不動，叫家人過去把和尚喚醒，到了裏面坐下，秦相說：和尚，我這裏給你換換衣服，送你榮歸廟宇，叫家人去到外面，給和尚買僧衣鞋襪，家人答應，去不多時，給拿了三身僧衣，都是上好之物，一身黃雲緞的，一身白緞繡花的，一身藍緞子的，三身連鞋襪一百二十兩。秦相派書童伺候，和尚沐浴更衣，濟公頭一回洗臉換上衣服，到了書房坐下，秦相把和尚贏的銀兩給他兌好，派家人把自己所乘之馬備好，打全班執事，送和尚榮歸故廟便了。和尚說：大人可恨我與大人緣淺，相見已晚，離別甚速，今日一分手，不知何年才能相見。秦相說：和尚，你那時愿意來只管來，這也不是難着千山萬水，我正要無事合你盤桓盤桓。濟公說道：和尚，當到大人這裏來，大人，我那裏有些門包，秦相吩咐把門工叫進來，不多時，十幾個家人都來，站在書房以外，大人說：濟公是我本關的替僧，那時來，不問我有什麼公事，不許阻他，須回我知道，那些家人連聲答道：是，奴才等謹依命。濟公道：這幾個人我和尚要賞他幾個錢，大人意下如何，秦相知道和尚有贏到的幾萬銀子，必是做個臉，想罷說：和尚，你自己酌量。濟公說：衆管家，每人我賞給你們一百文。秦相說：和尚，你多賞他們幾兩，我給你墊上。濟公說：不是，我賞他們每人一百文。今天給明天不給了，我和尚來，這一百文，僱他們回話，我和尚不來，有一天算一天，每月每人加工錢三吊，大人你替我墊上罷。秦相說：是了，和尚這才告別，秦相派二十家人護送，傳我的堂諭，所有各菴觀寺院，必須跪接跪送，他乃是本關的替僧，送他榮耀歸廟，衆家人答應，外面備馬，和尚告別秦相，出了相府上馬，家人打着引馬，頭前邊牌鎖棍旛羅傘扇趕退閒人，街市上看熱鬧的人就多了，都要來看丞相的替僧，和尚騎馬來至靈隱寺，鳴鐘擂鼓，聚集衆僧，濟公先叫監寺的過來，我後面有銀子，你給秤五十兩，一封二十封，十兩一封一百封，監寺的答應。濟公說：衆管家，當着我和尚，代我傳傳堂諭，管家說：不知聖僧要傳什麼堂諭。濟公說：你們這廟中和尚聽真，濟公和尚乃是秦相爺的替僧，今天榮耀回寺，聖僧要同你們這些和尚借錢打酒，要有錢不借，登時送有司衙門治罪，家人照這傳諭，衆僧人一聽，這也不錯，濟公又說：衆管家來，再給我傳傳堂諭，久後我和尚沒錢，跟他們借錢，屋內沒人，偷點甚麼，不許言語，如暗見，不叫偷，如遇當時推出廟門，立斬管家一聽也笑了，只可含糊答應，衆僧人一聽，心想這廟裏由他反了，雖心中不悅，敢怒而不敢言。濟公把銀子賞二十家人，每人五十兩，打執事的人每人十兩，一個個懂天喜地，竟自去了，和尚把新衣裳脫下來，包在包裹之內，仍披上舊衲衣，拿住包袱，信步出了錢塘門，見眼前一座當舖，和尚進了當舖，把包袱往櫃上一捺，掌櫃的一瞧，一個窮和尚，穿着一身破壞，拿了些衣服，都是件件新，再暗和和尚直撇着簾子，東西看彷彿後頭有人追他，他像害怕的樣子，當舖掌櫃的說：和尚，你這衣服從那裏拿來的，趁此說實話，濟公說：掌櫃的，你看估多少給當多少，不然，給包上，我上別處當去，旁邊二櫃過來說：你別不開眼了，這位大師父

不是方才騎着馬由門口過去，做了丞相的替僧，你不認得了。大師父當多少錢罷。濟公說：給我當一百五十吊錢罷。二錢罷。和尚要銀子要票子。和尚說：我要現錢。暫把當票存在櫃上。掌櫃的叫人把現錢搬在門口。和尚就嚷：那來抗錢。由那邊過來一大漢說：和尚，我給你抗。和尚說：你心壞了，不叫你抗。和尚叫些窮人這個抗三吊，那個抗二吊，大衆一分，還剩下五吊。和尚說：叫那大漢抗着罷。大漢抗起來趁亂就跑。和尚不追。衆人說：和尚，把錢抗到那去。和尚說：隨便罷。衆人各自散去。和尚找胡同一蹲，那大漢抗着五吊錢跑了十七條胡同。和尚過去一把將大漢揪住，不知後事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聖僧 趙文會見詩施惻隱

詩曰：花間蝶滿枝，花洛蝶依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濟公過去一把揪住大漢，和尚說：好東西，你沒有造化。你要在那裏多站一刻的工夫。我把五吊錢就給三聽了。你你打算拾了走，那可不，你只有五百文的命。若要拿五吊跑，我把你揪到錢塘縣打場官司。那大漢一聽，一害怕，用力一扯，撒腿就跑。和尚說：追那大漢忙不擇路，剛一拐胡同口，正遇見一個磁器擔子，他沒留神，給碰了，摔了十七個碗，兩個碟子，一算四吊五百錢。大漢沒法，不得不賠，給人家四吊五，剩了五百，不怪和尚說他心不好。和尚把錢都施捨完了，正往前走，見前面來了兩位員外，一位是趙文惠，一位是蘇北山。一見濟公，蘇北山二人趕過來行禮說：師父，你老人家的官司完了。我們聽說師傅被秦相府鎖了去，我等甚不放心，今日特地到靈隱寺去探訪。濟公說：我官司已完了，秦相也未把我怎麼樣，便把相府之事，始終向二人說了一遍。蘇北山一聽說，今天可曾吃過酒了。濟公說：我正要吃酒，你二人這時上那去。蘇北山說：我等聽家人傳說，有一宦家之女，落在煙花，只不知是真是假。我二人要去找找。和尚說：好，我也去悄悄。趙文會說：師父，你老人家要上勾欄院，有些不便了，你是出家人，講究修道參禪，要到那個地方去，豈不被人恥笑。和尚說：逢場作戲，也未爲不可。你我三人就此前往。蘇北山哈哈大笑，三個人一同向前行，見前面是東西的一條胡同，上寫煙花巷。進了胡同，是路北第二個門，見上面高挂門燈，門上有一副對聯，上寫的：

初鼓更消，推杯換盞多美樂。雞鳴三唱，人離財散落場空。

和尚看畢，三個人往裏面走，才一進去，門房便讓原來是趙老爺、蘇老爺二位員外來了。和尚抬頭一看，迎門是照壁，牆頭前有一個魚盆，裏面栽的是荷葉蓮花，照壁上有四句詩，上寫道：

下界神仙上界無，賤人須用貴人扶。蘭房夜夜迎新客，斗轉星移換丈夫。

三個人往裏面走，只見那院中方磚鋪地，北上房五間，前廊後院，東西配房各三間，東西配着還有院子。院子裏搭着大天棚，北上房柱子上有一副對句，上面寫的：

歌舞庭前，栽滿相思樹。白蓮池內，不斷連理香。

橫批是日進斗金，三個人方到院中，見由上房出來一位僕婦說：蘇老爺、趙老爺來了。今天怎樣這等安閑，高打竹簾，三個人進到上房一看，見靠北牆一張花梨俏頭案，頭前一張八仙桌子，一邊一張椅子，條案上擺着一個水晶魚缸，裏面養住龍睛鳳尾的蛋黃魚，東邊擺着一個果盤，裏面又有許多果子，西面擺着鏡子，牆上挂着一幅條山，上面是畫的半截身子一個美人，有人題了四句詩，上寫道：

百般體態百般姣，不畫全身畫半腰。可恨丹青無妙筆，動人情處未曾描。

下面寫着惜花主人題，兩旁有又有一副對聯，上面寫的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偏長。

趙文會看罷，點了點頭，果然是風月天生一種人。三人落坐，老鴛兒說：老爺，今日是那陣風把你老爺刮來，許久不到這裏了。蘇北山說：我等聽家人說：你這裏新接來一個美人，把他叫出來，我們見見。鴛兒說：我這院人皆是新接來的，我喚來你們老爺看罷。說了一聲，吩咐見客，只聽外面滴滴的聲音婉轉，軟却却萬種風流，進來四名美妓，個個皆是光梳油頭，淡敷胭脂粉，輕掃蛾眉，身穿華服，到了趙員外、蘇員外二人跟前，站定，問了姓名，都睜有一窮和尚也坐在那裏，衆妓掩口而笑。濟公說：好好，蘇北山你二人看這幾人如何？蘇員外說：也好，和尚說：你看那些人都好，按我說：

芙蓉白面，盡是帶肉骷髏。美麗紅粧，皆是殺人利刃。

說罷，提起筆在桌子上拿了信紙，隨手寫了一首七律的詩，上寫道：

煙花妓女俏梳妝，洞房夜夜換新郎。一雙玉腕千人枕，半點朱唇萬客嘗。

裝就幾般姣羞態，做成一片假心腸。迎新送舊知多少，故落姣羞泪兩行。

趙文會二人看了，哈哈大笑，只聽鴛兒說：老爺吩咐那個伺候，用手指定報名。蘭香、秋桂、蓮芳、小梅、蘇北山說：不是這幾個，你家新接來那個，我聽說還是宦家之女，誤入煙花，我等爲訪他而來。那鴛兒素知道這二位是臨安首戶，有錢，連忙說：二位老爺不提那新買之人，到也罷了，提起那新買之人，一言難盡。原來我們吃這行飯的人，一老就不行了，我有一個女兒，叫花花，太歲王勝仙大人買去作妾，我雖得幾百銀子，指着他吃坐食山空，我才買了一個人，此人原來是金陵人，他父親先年作過刺史，母早亡，因被議在京，住在胡萬成店，他父親叫尹銘，傳擬在京找個門路，那想道被騙子騙了幾千銀子，功名也未得着，他一口氣病在店中三個月，把積的幾文全行用完，便死了，他女兒春香就賣身葬父，我用了三百五十兩買來，及至過來，他一看是煙花院就惱了，要尋死，我一細問他，合共使了一百兩，都叫胡萬成轉了，胡萬成告訴他，是賣與宦家爲妾，他一見是勾欄院就要死，還是我苦訴我的苦處，這三百五十兩甚不容易，你若死就苦了我了，他也好，說暫在他這裏避難，如遇知音

之人，把他贖出去，銀子少不了我的。他親筆寫了首詩，是章恆皮說，如有紳商文雅之人，可給他一看，蘇北山說：你拿來我看，搗兒取來展開一看，二位員外一愕，上寫：

萬種憂愁訴向誰，

對人歡喜背人悲。

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濟公三人看畢，問尹春香在那院，我等要見此人，搗兒說：在東院，本是我女的住房，三位爺跟我來，蘇北山等站起來，同他出了上房，向東有四扇屏門，進去也是一所院落，三合房，北上房前出廊後出廈，掀簾而入，只見北壁上挂住四屏條，兩旁有聯頭，一條上畫一個女子在門首站立，有五六個男子都不走，站在那裏，搗兒女子，上面有人題的詩句：

一顰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

欹倚門前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第二條上畫的是一個女子，在那裏梳頭，一個男子彷彿要走，那個女子彷彿不叫男子走，畫的甚是傳神，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上寫的是：

姻緣本是百年期，想思日久豈肯離。

描神畫影傳體態，二人心事二人知。

第三條上畫的是兩個女子，一位公子拉着手，彷彿要去安睡的樣子，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寫的是：

欲砌雕欄花兩枝，相逢却是未開時。

姣姿未費風和雨，囑咐東君好護持。

第四條上畫的是一張床，上面有帳幔，露出男女安眠半春的意思，上面也有人題了四句詩，上寫的是：

鸞鳳相交顛倒顛，五陵春色會神仙。

輕迴杏臉金釵墜，淺掃蛾眉雲鬢偏。

兩旁邊的對聯上寫的是：室貯金釵十二，迎門珠履三千。

二位員外

一瞥，果然是別有一番的風景，進了屋中坐下，見東裏間垂着落地帳幔，西裏間也是如此，東牆掛的條幅，上畫的牡丹富貴圖，有人題四書兩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兩旁又有一副對聯，上面寫的是：

名教中有樂地，風月外無多談。

搗兒到裏面說：姑娘今有趙老爺，蘇老爺，特前來過訪，久仰姑娘這樣的高才美貌，就聽見裏面姣滴滴的聲音說：原來二位老爺來此探訪，待奴出去看看，用手掀起簾子，由裏面走出一位女子來，趙文會蘇北山連濟公睜眼一看，果然是國色天姿，一種柔情玉骨，婉轉動人，不知尹春香見了蘇趙二員外，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救難民送歸清淨菴

高國泰家貧投故舊

詩曰：放下琵琶便舉觴，曉風殘月九秋霜。歌聲好似并州剪，要斷人間未斷腸。

三說趙文會蘇北山濟公三人，在外間屋中坐定，見東裏間簾子一起出來一位女子，長得是姿容秀美，大約歷那女子現出一種愁容，就把賣身葬父，後爲奸人拐賣，誤入煙花巷的事，由頭至尾細述了一遍，二位員外一聽，心中甚爲悲慘，便問道：春香姑娘，你可能吟詩，尹春香說：我粗通文理，略知一二，趙員外說：你既能如此，可以做兩首詩，如感懷絕句我看看，趙員外方才見那詩句，疑惑不是春香自己做的，故此要當面試試他的文理，那尹春香并不加思索，提筆就寫。

教坊脂粉喜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
雲鬢半縮臨妝鏡，兩淚空流濕絳紗。
安得江州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

骨肉傷殘事業荒，

一身何忍入爲娼。

涕垂玉筍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對鏡自憐傾國色，

向人羞學倚門妝。

春來雨露深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就上寫

誤入勾欄喜氣生，

果然芳容似西子，

卿須憐我我憐卿。

蘇北山是信口做了一首絕句詩，上寫的是

紅苞翠蔓冠時芳，

一月飽看三十日，

花應笑我太經狂。

濟公說：我也有一首詩，便說道：

今天至此甚開懷。

尹春香聽說師父你老人家修道的人，叫我作甚麼，濟公說：

快快解開香羅帶，

贈與貧僧捆破鞋。

衆人聽了，連聲大笑，和尚說：二位員外可以作一件功德事，蘇北山問：尹春香，你愿意把婆家，還是怎麼樣，尹春香說：但能有好善之人，救我出這火坑，我情愿出家作一小尼，我尹氏之門三代感恩不淺，蘇員外問：鶻兒，要多少身價，鶻兒說：我花費了三百五十兩之多，還不算，他在家來這兩月，日用吃穿，蘇北山說：好辦，趙文惠說：蘇兄這件事，你給我作罷，我花五百兩，把他救出，送在城隍山上清真老尼姑那清淨菴中，叫他照應他也好，吩咐家人立刻取了五百兩銀交與鶻兒，叫家人僱轎，把春香送往尼菴，春香一聽，連忙給三位叩頭，求三人親自護送，濟公說：狼好，我三人先走，前頭在那裏等你，家人趙明等候，跟轎，濟公三人出了勾欄院，一直奔城隍山而

來，和尙信口說道。

行善之人有善緣，作惡之人天不容。貧僧前來度愚蒙，只怕呆人不醒悟。

羅漢正往前走，只聽上面有人喊叫說：濟公，你老人家可來了，我連到靈隱寺去了三次，并未見着，今日你老人家可來了，說着跑到面前雙膝跪下，向上叩頭。濟公一看是一個六十以外年紀老者，頭戴四楞巾，身披土色銅鑿腰間束絲絛，白襪雲鞋，五官到也純正，書中交代，來者這個人是怎麼一段原故呢？只因城隍山有一位老尼姑，名叫清貞，他娘家有一位姪女，名叫素貞，配夫高國泰，原籍餘杭縣城裏南門內儒林街住家，那個高國泰本來家中甚有錢，後來他只知道念書，不懂的營運，家中過的一貧如洗，只剩他夫妻二人，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足之地，日無隔宿之糧，柴無一把，米無一粒，陳氏娘子可就說：你我夫妻莫非待守坐斃不成，常言說的好人挪活，樹挪死，莫如你我投奔臨安城，我有一姑母在城隍山出家，你我投奔到那裏找個學館，一則也可度日，二來官人也可用功，待至大比之年，官人再求取功名，不知官人手下如何。高國泰說：你我二人也只是可走罷，也沒法可施，夫妻二人才變賣些破壞的傢伙，零星的物件，湊成了盤費，夫妻起身，那一日到了城隍山，老尼姑一見心中甚悅，特給他打掃三間房子，叫他夫妻這裏居住，陳氏娘子幫助做些針線，高國泰在廟中發憤讀書，在此廟中夫妻甚是平安，過了有一個多月，這天合該有事，老尼姑有一個大徒弟，名叫慧性，看高國泰是玉堂人物，文質彬彬，滿腹經綸，文雅秀士，品貌端方，兩個人常時在一處高談雄辯，這位慧性乃是官門之女，文理通達，高國泰也是對答如流，這一天屋中寂然無人，慧性就拈筆揮毫做了一首七絕詩，呈與高國泰，高國泰接在手中一看，上面寫的是：

身在白衣大士前，不求西度不求仙。但求一點楊枝水，洒在人間並帶蓮。

高國泰一看，顏色改變，說：少師父不必如是，人生世上，男女只因片刻懽娛，壞了一生名節，遺臭萬年，被前人恥笑，況且這乃是佛門善地，豈可污穢，慧性一聽此言，便面紅耳赤，竟自去了，從此慧性再見高國泰自知羞恥，急忙奔避，國泰也知多不便之處，便求老師父在山下找兩間房子，我夫妻搬在山下居住，廟中多有不便，老尼沒法，就在山下給找了三間屋子，單門獨院，是周半城周員外的房子，周員外問老尼什麼人住，老尼說是我一個親戚，由餘杭縣來，在廟中居住，是我內姪女，就是他夫妻兩人，我這內姪婿姓高，名叫國泰，他是念書的人，他因住在廟中多有不便，故此要找房子，周半城說：明天你把高國泰帶來我看，老尼次日把國泰帶去見房東，周員外一看高國泰舉止端方，文雅雅有心，周濟他，初次相見，又恐高國泰不受，自己又覺鹵莽，暗中吩咐家人，高國泰房錢如有拖欠，不許催討，這是周員外一分惻隱之心，果是他夫妻搬下山來，國泰以賣卜為生，得一百吃一百，得二百吃二百，夫妻度日，甚為窘困，不知不覺，已是半年六個月的房錢，尚未交付，這日，合該有事，收房租的家人告假，就托伙計代收房租，伙計不知細情，把房租摺子一查，只有高國泰欠房租六個月，他就

一想高國泰項長三頭，肩生六臂，頭頂着，腳踏着，人家的產業，不給房租，我去找他去。那家人到高國泰門首叫門，裏面降氏問道：「什麼人叫門？」那家人說：「是周宅來取房租的。」降氏說：「我家先生不在家，回來告訴他罷。」家人說：「人不在家，錢也不在家麼？」六個月都不在家嗎？住人家的房子，你們頭頂着，腳踏着，不給錢，挨便挨過去就完了。」降氏說：「待我家先生回來，給送錢去罷。」家人說：「不用送，我們在那外頭修理房屋，把街門借與我們，使罷家人就把街門抗走了。」至晚，高國泰回來，一見街門沒有，便問降氏。降氏說：「房東來索房租，家人抗了去。」國泰一聽，氣沖牛斗，好個大胆周半城，竟敢欺辱斯文。我要往錢塘縣把他去告狀。降氏說：「官人，我們沒錢，就是沒禮，六個月的房租都未把還，要告人家，豈不於理不合？」夫妻二人正在商議，就見老尼姑清真來了，見他夫妻正在焦煩，老尼一門，降氏便把取房租抗門之故，說了一遍。老尼說：「先生不要在外面住了，仍是回我廟內去罷。在外面找錢甚難，先生指着算卦，如今一天賣了三件假，三天賣不了一件真，先生口太直，不必在外面了，就叫降氏收拾收拾，老尼代交房子。」同他夫妻仍回城隍廟半城的半年房租也不取，作爲佈施廟裏的香資。那想到他夫妻到廟住兩天，那天一早，國泰不言而去，臨走給降氏三張字柬，降氏一看，嚇得魂飛魄散，不知因何原故，只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詩別妻訪友 拜請濟公占卦尋夫

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呼賜茶。內院深沉人不見，隔簾閒却一枝花。

話說高國泰二次回城隍山，仍在舊屋居住。那天晚間，同降氏對坐，國泰說：「娘子，明天我要訪友去。」降氏說：「官人明天出去，我還有二百錢，是我姑母與我真針線的，官人拿去作茶點之用。」說完便拿出來。國泰含笑，接在手中，說：「娘子，安息罷。」降氏安眠，國泰坐在燈下，癡呆呆發愣，仰天長嘆，徒喚奈何。心中一陣難過，提筆寫了三張字柬，押在硯台之下，待至天明，意欲喚醒妻子，又怕煩悶，站起身來，硬着心往外便走。廟中有一位香火道姓馮，叫馮順，今已六十多歲，老者起身的早，在院內掃地，見高國泰出來，馮順問道：「高先生因何起得這般早？」國泰說：「老丈，你開下門，我要下山訪友去。」馮順開了門，高國泰下了城隍山，竟自去了。降氏醒來，不見丈夫，不由的大吃一驚，連忙到外面各處尋找，聽馮順說：「高先生清早就走了。」降氏連忙到屋內各處找尋，只見那邊有三張字柬，頭一張字柬上寫的是：

時衰連蹇度日難，含羞無奈住尼菴。佛門雖有親情意，反被旁人作笑談。

降氏看了這首詩句的意思，云是自己因爲貧寒，不能養家立業，與妻子托身廟中，豈不爲人恥笑。再看那第二章是：

此去他鄉少歸期，生死存亡自不知。大略今生難聚首，有緣來世做夫妻。

陸氏一看這二句詩是絕話。此番一去，沒有回來之日，死活不定，大概不能團圓，再結來生之緣。又看那第三首是。

留書落筆暗含悲，恨我無能更恨誰。寄與賢妻細參悟，托身另找畫蛾眉。

陸氏一看這第三首詩，放聲痛哭，五內皆裂。正在悲慘之時，老尼姑過來問道：「姪女，因何這般傷感？」陸氏就把高國泰留了三首絕命詩走了，大概是九死一生。老尼姑說：「兒呀，不要着急，我到有個主意。現在西湖靈隱寺有一位濟公，乃是在世的活佛，能掐會算，善知過去未來之事。我派香火道馮順去到靈隱寺，把他老人家請來，給占算占算。高先生上那去了，落在那方，派人去把他找回來，立刻陸氏說：「既是如此，趕速派人去請濟公。」老尼姑派馮順下山去請濟公。第一次到靈隱寺，濟公不在廟裏，第二次去請見兵圍靈隱寺，第三次馮順一打聽，濟公被馮順鎖了去，因此就誤了三四日。那天馮順又下山去找濟公禪師，見羅漢爺同着趙文會蘇北山正往山上來，馮順趕忙跑過來行禮說：「師父，你老人家可來了，我連次到廟裏去，找你老人家幾次。今天你老人家為何這般消閒？」此時上那裏去，濟公說：「我要到你們廟內找老尼姑，我們送一個人出家。」馮順說：「好好，我們當家的正要請你老人家有要緊事。」趙文會蘇北山問道：「你們的廟裏有什麼事？」馮順就把那高國泰之事，由頭至尾，一五一十，詳細說了一遍。眾人方才一同奔進菴來了。馮順前面引路，進了廟來，到得西院，那院是三合房，東西房各三間，北房三間，馮順同衆人進了北房，趙員外一看，屋中甚是清潔，北牆旁一張條桌，上面擺了許多經卷，頭前一張八仙桌，兩旁有椅子。濟公在上首椅子上坐，趙文會在下首坐下。蘇北山在旁面椅子上坐定，抬頭一看，見正面牆上有一副對句，寫的甚好，當中一張大挑，上寫的是：

惟愛清幽遠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畝方塘一鑑水，數顆柳樹幾行竹。
春酒熟時留客醉，夜燈紅處讀我書。利鎖名纏全撇去，一片冰心在玉壺。

兩旁又有對句，上寫的：

青山不改千年畫，綠水長流萬古詩。

下面落款寫的是高國泰拙筆。蘇北山一看說：「聖僧，你看高國泰真是風流才子，方才聽馮順之言，果是不差。你看這對句，寫的筆跡甚佳，聖僧，你老人家大發慈悲，把他找回來，我成全成全他，給他找個學館，待至大比之年，我再贈他銀兩，叫他求取功名，和尚說好，這也是員外的功德，正說之間，老尼姑清真，領着徒弟姪女，一同前來參拜聖僧，求羅漢大發慈悲，這是我姪女陸素貞，只因他丈夫高國泰把他留在我這廟中，不言而別，今天已三四日，求聖僧大發慈悲，給占算占算，和尚說那到容易，我們今天救了一個人，乃是名門之女，誤入烟花，他意欲出家，我等打算送到你這廟裏來，你收個徒弟罷。」老尼姑說：「師父吩咐，弟子從命。」趙文會說：「少時就送到，我施捨給你廟裏二百兩香資。」老尼姑謝過趙員外，還求聖僧先給占算占算。高國泰落在那裏，濟公按靈光

連拍三掌，和尚說：「哎呀！完了完了！」陸氏娘子在旁邊一聽，嚇得面色改變，說：「聖僧慈悲，設法搭救，搭救清貞也苦，苦哀求，和尚說：『此刻有了什麼時光？』馮順說：『天已到了午初之時。』濟公說：『這個人刻下距此有一百八十里路，天要到落日之時，他有殺身之禍。』蘇北山說：『師父，你老人家慈悲罷！』和尚說：『我要找他回來，你可以代他成一個學館。』蘇北山說：『弟子成全他罷！』濟公說：『你派家人同我去叫他，代二百銀子盤川。』蘇北山說：『蘇祿，你去快到錢鋪之中，去取二百兩銀子，同聖僧去找高先生，清真說：『馮順，你同濟公前往。』陸氏連忙叩首。濟公說：『趙文會，蘇北山，你二人待尹春香來，送他出家，你二人再走。』二人答應，蘇祿把銀子取來，濟公同二人出了清淨菴，到了山下，往前走三步，往後退三步。蘇祿說：『師父，你老人家到黑還走一百八十里路，連八里路也走不了，你老人家要換個樣走容易哪？』和尚說：『換個樣走不難，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三步。』馮順暗地只是笑說：『師父，你至黑走回去了，這樣走如何是好呢？』濟公說：『我要快走，你跟的上嗎？』二人說：『跟的上。』濟公說：『好，我就走，說完了，了了，往前就跑，展眼就不見了。』那二人連忙追下去，只跑了有二三里之遙，二人走的渾身大汗，說：『咱們到樹林之內休息罷。』二人方一進樹林，和尚說：『才來呀！』二人說：『我等連休息都沒有，你老人家早來了。』和尚說：『我到睡了兩個盹了，那腿是你兩個人的。』二人說：『我們眼長在身上，這不是我們的。』和尚說：『要是你二人的，我一念咒他就走。』馮順說：『好好，你老人家來念咒罷。』和尚見二人都站好了，說：『我都念咒了，口中念念有詞，說：『唵嘛呢叭咪吽唵，勸嘛，那二人身不由自主，兩腿如飛的跑下去。』蘇祿只叫道：『師父，可了不得了，前面皆是樹撞了，准死無疑。』和尚說：『不要緊，都有我哪。』到了那裏就撞不上，二人果然到了那裏，穿着樹就過去了，正跑著，見山村裏出來一人，手中拿了一個碗，濟公睜眼一看，這是一個逆子，此人姓吳名叫吳家，家裏就是他寡母，今天吃包餃子，他母親都做好了，那吳雲便回去一瞧，沒打醋，他就惱了，說：『他母親年紀越老越昏，那家吃餃子不打醋，你真是沒用，抱怨他，母親也不回言，自己賭氣出來，拿了醋打醋，被濟公看見，早已占算明白，用手一點指，這吳雲也就跟了馮順二人跑，不由的喊叫道：『我不往那裏去呀，這是什麼一段事，我的腿要瘋呀。』三個人耳朵內，只聽呼呼風响，彷彿架了雲一般，往前跑去，見眼前白亮亮是河，蘇祿就叫：『聖僧，你叫我跑了，面前是河呀，跌在裏頭就死了。』和尚說：『不要緊，別點勁就過去了。』來到河這裏，彷彿如飛，就過了河。蘇祿一想，要上雲潮，我快找株樹抱住就得了，想罷，好容易見有了樹，蘇祿忙一抱，棧倒在地，馮順也跌倒在地，那打醋的人也跌倒，和尚來到說：『你們起來。』三個人說：『起不來了。』和尚掏出一塊藥來，分給三個人吃，三個人覺得身體能活動，站起來，吳雲直發呆，由那邊過來一位走路的，蘇祿道：『借問這是什麼所在？』那人回道：『這是小劉村，你們幾位上那裏去？』蘇祿說：『我等由臨安城上餘杭縣去。』那人說：『你們走過來了，只離餘杭縣二十里地面，吳雲一聽，哎呀，把醋碗也摔了，餃子也沒有吃，出來二百里之遠，如今怎麼回去。』和尚說：『我還把你轟回去。』吳雲說：『可別轟了，我一個站不住，上了北寨，我怎麼回來，自己由這裏走了兩天一夜，才到了家，自此見了化小緣的和尚就跑，把窮和尚怕在心裏，這且

不表，單說蘇祿向聖僧問道：「你我今日可是往餘杭去找高先生麼？」濟公說：「正是。」三個人於是直奔餘杭而去。羅漢爺又做出一件驚天動地之事，搭救高國泰，不知後來之事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蘇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國泰急難遇故知

濟公帶着蘇祿馮順，來至餘杭縣南門外，路東有一座飯店，和尚抬頭一看，說：「蘇祿馮順，你我進去吃杯酒。」酒可休息休息再走。二人點了頭，進了飯店，要了幾樣菜。蘇祿說：「聖僧，你我已至餘杭縣地面，高國泰現在那裏，可以把高先生找來。」一同喝酒，酒不好，和尚說：「僧們先喝點酒，回頭再找他。」離這裏的路甚遠，三個人說着話，把酒吃完了，給了酒飯錢，出來離了酒飯店，進了南門，來至十字街，往東一拐，路之北頭就是縣衙門，和尚就聽見裏面叫喊，抄手問事，萬不肯應。左右看夾棍伺候，把高國泰夾起來再問，和尚聞之，就打了一個寒戰，書中交代：高國泰因何來至此處吃官司呢？這內中一段隱情，只因那日高國泰下了城隍山，自己因回思細想，若要投往他方，又沒有親故，也沒處安身，自己一想，莫如回歸餘杭縣，自己搭了一隻船，也是鄉親給了一百文船錢，吃了東西，來至餘杭縣，二百文也是用完了，心中一想，此時回往故土，也是沒處投奔，一無親戚，二無資財，想借幾吊錢的地方都沒有，在外思想回家，即至回家，又該如何有幾家至親，也可以代我分憂解悶，有幾個知己的朋友，也可以談談肺腑之言，真是應了古人那兩句話：

貧居鬧市有銅鈎，鈎不住至親骨肉，富在深山有木棒，打不斷無義親朋。

自己想了半天，高國泰本是一位有志氣的人，自己又不屑求親乞友，越想越難過，到不如一死方休。來至南門外，城河跳河，打算一死，站在河沿一看，來往船隻不少，自己心想：「死了死了，一死便了，萬事皆休。」生有時，死有地，這就是我絕命之所，想罷，將要往下跳，就聽背後有人說話：「朋友，千萬勿跳河，我來了。」高國泰回頭一看，見那個人身高七尺，細腰扎背，頭戴青壯帽，身穿青布褲襖，青抄包，外罩青袖子英雄氈，面皮微紫，紫中透紅，紅中透紫，環眉關目，準頭端正，三山得配，五岳停勻，年有二十以外，說：「先生乃讀書明理之人，何故尋此知見？」高國泰說：「兄台，你不必問我，我是陽世三間沒有我立足之地，我非死不可。」那人說：「先生，你有什麼為難之事，何不與我談談？」高國泰見那人誠實，說：「兄台，尊姓大名？」那人說：「姓王名成璧，就在此地居住。」我在河沿這裏當一個擺班，所有來了客貨，都是我找人來卸，先生是因何事尋此知見？」高國泰說：「我也是此地人，王兄，我在南門內居住，我姓高名國泰，只因家世式微，我帶着家眷，到那臨安城投親，把家眷住在尼菴之內，我想男子立身于天地之間，上不能致君澤民，下不能保養妻子，我空生于世上，因此我想生不如死。」王成璧說：「兄台，聰明還被聰明誤，何必如此輕生？你先來同我到酒飯館中吃點酒，我給你再出個主義，你不必呆想，人死則不能再生。」高國泰

方才同王成璧來到酒館裏，兩個人要酒要菜，吃了個酒醉看飽。王成璧說：「我現在手底下沒有一文，也沒有一項進款，還要等上半天才能到手，今天你先去拉船綫。」高國泰說：「我手無搏雞之力，那裏能個拉綫？」王成璧說道：「先生，你不要這樣子說，人得到那裏是那裏，你可記得古人有兩句話：

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才能夠行呢？今天你先去拉綫，等我的錢到手，我再給你些銀兩去接家眷，然後我再托朋友，給你成一學校，你看好不好？高國泰一想，我今與你萍水相逢，如此勸我，我也不可過於固執，想罷說：「兄台，既是這樣厚愛小弟，我就去拉船綫。」王成璧說：「好，站起身來，領着高國泰來至河沿，見有一隻雜貨船，早已裝好，少時就開船。」王成璧說：「管船的道，是了，有王老爺在裏頭，我們決不能錯待了。」高國泰就在這裏等候，工夫不大，管船的開船，衆人都拿起綫板，人家皆是行家，高國泰也不懂，有人把綫板遞給他，當時開船，別人拉綫都喊號子，高國泰想起念書來了，念的《中庸》第十三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他只念他的書，衆拉綫人一陣大笑，那一日到了殷家渡，貨船卸了，高國泰累的疲困不堪，就在船中睡了。次日船又裝上別的貨往回走，高國泰又拉起來，這一日回至餘杭縣，正到了碼頭口，見王成璧在那裏站着，國泰即趕過來，王成璧說：「先生，這一次多有辛苦了，我在此盼望你，合是你我弟兄有一段前緣，今天我進了一筆款二十五吊，你先同我來吃碗茶，用點心，回頭再進城換銀子，明天你去接家眷，今天沽酒買肉，你我痛飲，以盡通宵之樂。」高國泰說：「狼好，狼好，我與王兄初會，兄長這般厚待，我實深感謝。」王成璧說：「你我好弟兄知己，不必客氣。」一見如故，國泰一想，這個朋友到狠誠實，方才跟王成璧吃了些點心，天已不早了，王成璧把錢交付高國泰，進城買銀子，拿了酒瓶，打酒買肉，高國泰拿了錢入城，換了五十兩銀，打酒買肉，買完了東西往回走，正要關城，國泰剛趕出了城，只見由對面來了一人，飛也是直奔，彷彿有急事的一般，正與高國泰迎面相撞，那人連忙說：「先生，不要見怪，我一時太急，因有要事，我給先生陪罪，拱手作揖，說着話，竟自出城去了。」高國泰本是文雅之人，雖被他碰了一下，自己一想，他也不是有心，這有何妨？國泰方才出了城往前走，忽然一想，我方才不要把銀子碰去了，自己用手一摸，銀子形影全無，把國泰嚇得目瞪口呆。呆原來方才那人是個白日賊，早看見高國泰換銀子，真是賊有賊智，故意撞高國泰，把銀子搭了去了。高國泰越想這件事越不對，回頭我見了王成璧，無言可答，莫如我一死，昨日要死沒死了，是還有兩天罪未受完呢？這真是閻王注定三更死，那敢留人到五更，自己想到了護城河岸，打算要投河，自己叫道：「高國泰，高國泰，你好命運不通，不想我今天死于此地，正自怨恨，只聽那旁有人說話，說的這人莫非是恩兄高國泰嗎？來至切近，把高國泰一拉，說：恩兄可想死小弟了，我往各處去找，并無下落，不想今日在此相見，說着話就過來叩首。」高國泰一

看并不認得，看來似面熟，一時想不起來，因說道：「老兄不要認錯了人，那人說，你連我小弟李四明都不認識麼？」高國泰一聽，說：「哎呀，原來是你呀，且說那李四明幼年家貧，寡母住在高國泰家，和左右比鄰而居，高國泰一家全好善，時常周濟他家，後來李四明就在高國泰家念書，他母親死了，也是高家給他安葬，花了些錢，高國泰問李四明是要求功名，還是去作買賣呢？」李四明說：「我要找個鋪子去學生意纔好，我家又沒錢，那有這樣花費去求功名？」高國泰說：「也好，我給你找一個買賣罷，便在本城大成米店去學生意，凡上一切衣服破舊，全是高家代給，李四明也用心練習，并不荒誤，專心做那生意，三年已滿，東家到店算賬，見李四明各事勤儉，心甚愛悅，把他帶到家中，另給他開個米店，在清江做買賣，甚為得利，東家沒兒子，只有一個女兒，把李四明招做養老的女婿，把一分家業全給他，後來他的老夫妻也死了，李四明一手成運，全是他經理，想起當年若不是恩允，我那得有今日，就代着家眷，收拾細軟物件，要回故土，去訪恩允高國泰，到了餘杭探訪，并無人知道高家移住何方，皆云窮跑了，李四明太息不已，就在西門外買了一所房子，又在南門外開了一個糧店，今天是要回家，遇見高國泰二人相見，悲喜交加，各訴往事，高國泰說：「老弟，我今日要不去銀，你我也見不着，李四明說：「你先跟我到家，咱二人有話再講。」二人站起來，往前走了不遠，高國泰腳下一拌，伸手拿起一宗物件來，有分教：小人懷仇挾恨，誤害良民，忠良秉公，判決奇案，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報德 小人挾仇以德報怨

話說高國泰檢起來，伸手一看，原來是兩匹緞子，借着皓月當空，打開一看，上面有興隆緞店四字，李四明三語說那兩匹緞子，還不景，咱們本地餘杭縣的字號，我們餘杭縣有兩家綢緞店，字號是天成永順，這興隆緞店不知在那裏，高國泰說：「僑們在這裏站着，等等有人來找，我好給他，要是本人去得起，還不要緊，倘如是家人替主人辦事一丟了，可就有性命之憂。」那二人在此等候多時，不見有人來找，李四明說：「天也不早了，你我回去罷，待明日有人找，說對了他，沒人找，我們四門貼起告白，也不算瞞味這東西。」高國泰說：「我今天理該去見見王成璧，我拿錢出來買東西，并買銀子，他還待我同去吃酒，我因為去了銀子，我才要尋死，今我不回去，恐其人多疑。」李四明說：「兄長先同我回家，然後再派家人去給他送信，明天你我弟兄再回拜，說着話，兩個人向前走，來到了西門，李四明的住宅門首，大門虛掩，推門進去，高國泰見二門外有西房三間，屋中燈光閃閃，高國泰說：「今天天已晚了，明天我再至裏面，我們就在這屋中坐罷。」李四明說：「這三間房，被我租出去，我到不會要房錢，因為我常不在家，再招一家街坊，彼此皆有照應了。」高國泰點頭，來至二門叫門，裏面出來一個婆子，開了門，一看大爺回來了，李四明說：「你進去告訴你主母，就提我恩允高國泰來了，老媽進去不多時，聽裏面說，有請，二人才來至裏面上房，見屋中到也乾淨，裏面何氏出來，見了高國泰，行完了禮，李四明告訴婆子，給收拾幾樣。」

菜，我們弟兄兩個，到東配房去吃酒，兩個人來至東配房，在燈光之下，又把兩疋緞子打開一看，李四明說：「兩疋緞子到是真寶蓋的顏色，只不知這興隆緞店的字號在那裏，明天替們四門貼上告白條，要有人來找，說對就找他，沒人找，合該你我每人做一件袍子穿。」高國泰說是，明日賢弟你要代我去謝那王成璧大哥，若不是他救了我，我早已在九泉之下。那位朋友到是一位忠正誠信之人，篤實仁厚，大有君子之風，同我一見如故，我中甚為感念，良友頗不易得。李四明說好，明日我同兄長去見那個朋友，二人吃完酒，安歇一夜無話。次日天明起來，二人淨面吃茶，只聽外面有人叫道：「李四明，你家住着一位高國泰嗎？」連聲叩門。二人站起來，到了外面，把門開了一看，門口站定兩個頭役，帶着四個伙計，頭戴青布英翎帽，身穿青布襯衫，腰扣皮挺帶，足下穿着窄腰快靴，個個手拿鐵尺木棍。這兩個頭兒，一位叫金陵壽，一位叫董世昌，一見高國泰道：「朋友你姓高，叫國泰吧？」高國泰說：「不錯，二位怎樣呢？」那頭兒一抖鐵鎖，把高國泰鎖上，李四明走來一攔，把李四明也鎖上了。拉住說：「進院搜賊，到裏院各屋一找，由東屋找出那兩疋緞子來。」李四明二人問頭兒：「你二人因什麼事，把我二人鎖上？」金頭說：「這裏有一張票子，是我們本縣老爺派我們來急速拘鎖，但我二人無故也敢誤鎖良民，誤良我就不了，你二人作的事，自己還不知道，尚來問我們嗎？那些頭役說：拉着走，休要多說。」到了衙門，你們就知道了。立刻拉着二人，抱了兩匹緞子，到了縣衙班房之中坐下。此時老爺迎官接差未回，只候至日色西斜之時，老爺方回衙署之內，立刻傳伺候升堂。三班人役喊堂威，站班伺候。壯班管的是護堂施威，皂班管的是排衙打點，快班管的是行籤叫票，捕盜捉賊。三班各有所司之事。老爺姓武名兆奎，乃是科甲出身，自到任以來，斷事如神，兩袖清風，愛民如子，真正治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今日升堂，吩咐來代差事，只聽下面有人說：「殷家渡搶奪緞店，明火執仗，刀傷事主，搶緞子五十匹，銀子一千兩，賊首高國泰，窩主李四明，拿到。哦，兩旁一喊堂威，立刻帶上高國泰、李四明二人跪下，口稱老爺在上，生員高國泰叩頭。小的李四明叩首。老爺在上面一看，只見高國泰文質彬彬，品貌端正，五官清秀，面不帶凶煞之氣，遂問道：「高國泰，汝等在殷家渡搶奪緞店，明火執仗，同夥共有多少人？搶去緞匹歸於何處？」高國泰聽問說：「老父台在上，生員乃讀書之人，不知殷家渡搶緞店之故，至於明火執仗，生員一切不知。老爺把驚堂木一拍，說：「哇，抄手問事，萬不肯應，來，拉下去，給我打。」高國泰說：「老父台且息怒，生員有下情上達，殷家渡明火執仗，刀傷事主，生員實不知情，要嚴刑拷打，就是叫我認謀反之事，生員也不認。」老爺說：「據我看來，你這廝必是久負為賊之人，既是搶緞店，你不知情，因何這兩疋緞子在你手？」高國泰說：「生員昨日晚在城西南角城外檢的，我本打算今日四門貼帖，如有人來找，生員必還他。不料老父台把生員傳來，這是一派真情實話。老爺一聽，把兩疋緞子拿在手中一看，吩咐帶興隆緞店守鋪王海，不多時，只見由外面上來一人，年約五旬以外，五官豐滿，面帶忠厚，跪下給老爺叩首。老爺叫差人把兩疋緞子拿下去，看是你鋪中賣出的，是賊人搶了去的，事關重大，不可混合。王海拿過去一看，說：「老爺這兩疋緞子，是賊人明明搶了去。」

的。老爺一聽，問：「你怎麼知道是被賊人搶了去的？」有什麼憑證？講王海說：「回老爺，有憑證。在小的鋪子內，架子上的貨，就有興隆緞店，沒有我們鋪中的圖記兌印。要是有人上我們那裏買的緞子，臨買好之時，單有一個兌印，圖記是篆字，生財有道，這緞子上沒有兌印，故此知道是賊人搶去的。老爺吩咐下去，高國泰跪在一旁聽的明白。老爺說：「高國泰，你可曾聽見了麼？把圖泰給我上挾棍，加起來再問。高國泰說：「老父台的明見，生員這兩疋緞子實是拾的，就是賊人搶了去，也許遺失，被生員拾着，老父台說生員明火執仗，有何憑證可以考核？老爺一聽，勃然大怒，把驚堂木一拍，說：「你這斷分明是老賊，竟敢在本縣面前如此刁猾，你還說本縣把你判屈了，吩咐左右把見證帶上來。高國泰一聽，有見證嚇的面上失色，只見從旁而帶上一個人來，高國泰一看，並不認得，見此人有一二十餘歲，頭戴青布頭巾，身披青布小夾襖，青中衣，白襪，青鞋，面皮微白，自中帶青，兩道門雞眉，一雙颯口眼，蒜頭鼻子，薄片嘴，窄腦門，撇太陽，長脖子，大頰落素，李四明一看認得，原來是同院的街房姓冷行二，外號叫冷不防，住李四明外頭院三間房，平時與李四明借貸不遂，他懷恨在心，冷二就是人口兩個過日子，他養不了他媳婦，他媳婦去給人家傭工做活，他一個人在家終日盤算，可恨李四明有錢不借給他，那天晚上他正在屋中着煩，聽李四明的家中請人，冷二站在一門一聽，聽四明說拾這個兩疋緞子，是興隆店的，沒人找我，偷聽着的是高國泰，李四明同了進去，冷二站在二門一聽，聽四明說拾這個兩疋緞子，是興隆店的，沒人找我，我們二人做兩件袍子，冷二聽的明白，心中想：「我聽說興隆緞店在殷家渡，前次關明火執仗，此案尚未拿着，我明日到衙門去，給他貼一貼膏藥，就說他是窩主，李四明真是可恨，發此大財，我去借幾吊錢，都不借，叫他知道我的利害，假使我再借錢，他就不敢不借給我了，因此他第二天一早，奔縣公署來，問那位頭該班，有人答說：「是金陵壽金頭的該班，冷二進來說：「金頭，殷家渡明火執仗這案，你們辦着沒有？金頭說：「沒辦着，冷二說：「我們院裏房東李四明，他窩藏江洋大盜，昨天有賊首高國泰住在他家，兩個人商酌一夜，我聽的明白，特地前來送個信，息，金頭兒一聽說：「好哇，我帶你見見我們老爺罷，叫人往裏回話，老爺立刻升堂，帶上冷二回話，冷二上來跪下說：「老爺，小的住的李四明的房子，常見有形迹可疑之人，從他家出入，昨夜晚間，有賊首高國泰在他家裏，說殷家渡的明火執仗，刀傷事主，我合房東並無冤仇，怕老爺訪知，小的有知情不報，縱賊脫逃之罪，老爺吩咐先把我冷二帶下去，派金陵壽董世昌，把高國泰、李四明一併鎖拿到案，及二人一到，說帶見證，便把冷二帶上來，不知如何判法，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餘杭縣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濟公捉賊人

話說冷二上堂來，老爺問道：「冷二，你說高國泰明火執仗，現在已把高國泰帶來，你可認得？冷二說：「認得，回上老爺，他與李四明在屋中談心，小的聽得明白，高國泰在旁說道：「回老父台，我生員並不認得他，李四明

往前扒跪半步，說道：老爺在上。這個冷二原來跟我同院，住我的房子，皆因他欠着小的房租不給，時常同我借錢，借了幾次不還，他還要借，我不借與他，因此借貸不遂，他記恨在心，誤賴好人，求老爺格外施恩，老爺說好，我用刑拷你們，拷明了，我辦誰，大概抄手問事，萬不肯應，把高國泰並李四明一同夾起來再問，兩旁衙役等答應，將要用刑，忽然問公堂之上，起了一陣狂風，刮的真正好利害，對面不見人，少時風住了，老爺再看見公案桌上有一張紙，上寫冤枉二字，老爺也不知是誰寫的，自己揣度，其中必有原因，吩咐來，暫把高國泰李四明二人押下去，把冷二也押下去，老爺退了堂，書中交代，這陣風乃是濟公來，把手一指，起了一陣怪風，迷住衆人眼目，在公案之上寫了冤枉二字，自己出了衙門，領了馮順蘇祿二人，到了西門外，他也並不說住房，仍是往西走了有二里之遙，說二位，你看，這是那裏來的銀子，蘇祿馮順二人立刻收拾起來，一起往口袋裏裝，蘇祿就抱了一懷銀子，這二人說是那裏來的銀子，濟公說：這必是保鏢的達官遇見賊了，把銀子搶了，這是剩下的，咱們揀個便宜，三人說着，一直往西走，到一個鎮市叫殷家渡，由北往南走了有一箭之地，只見路東有一段白牆，上寫黑字是孟家老店，草料俱全，安寓客商，濟公立於那座門外，叫開門，裏面問：做什麼的，外面說：住店，快開門，裏面說：沒房，都住滿了，濟公說：找一個獨屋就行了，裏面說：沒有，濟公說：我這裏銀子甚多，走不了，如何是好，裏面聽的明白，書中代表，這座店乃是孟家老店，店東孟四雄李虎兩個伙計，一個姓劉，一個姓李，久貫害人，要有孤行客，行李多，被套大，他們立刻用蒙汗藥酒把他治倒，殺害上房，全有地道，因此這店不祇做買賣，竟專門害人，伙計一聽外面說有銀子，連忙到門口往外一看，見三人拚着有無數銀兩，伙計連忙來至櫃房說：掌櫃的，外面來了兩個人，同着一個和尚，拿住許多的銀子要住店，孟四雄說：你何不把他們請進來，伙計說：我已經告訴他們說沒房，孟四雄說：我教你幾句話，你就說我們掌櫃的說了，怕你們二位帶著銀兩一路走，年歲飢荒，倘若遇見賊，輕者去銀兩，重者傷性命，我們掌櫃的最喜行好，給你們三位順一間房，叫你們住罷，伙計聽明白，回身出來開門，見三個人還站在門口，伙計說：三位沒走呀，濟公說：你們掌櫃的聽見了，順一間房，叫我們住，怕我們去了銀子，不是，伙計說：不錯，濟公說好，前面引路，伙計前頭走，濟公三人大步進了店門，見迎面是個大照壁，東是櫃房，西邊是廚房，裏面東邊一溜房，正北是上房，和尚站在院裏不走，說：你們院內是什麼味，伙計說：什麼味呀，和尚說：有點賊味，伙計說：和尚別打哈哈，你們住上房罷，和尚說：好，上房涼快，八面全通的，伙計說：只是沒有糊窗戶，你進來罷，和尚同蘇祿馮順來至上房，望裏間一看，靠北牆是坑，地下靠窗戶的一張八仙桌，兩把椅子，馮順蘇祿也困乏了，坐下休息休息，伙計先打洗臉水，然後倒茶送來，說：你們三位要吃甚麼，和尚說：你隨便給煎炒蒸煮，配成四碟，外兩盞酒，蘇祿馮順說：我們兩個人可不喝，已困乏要去睡了，和尚說：你們不喝我喝，伙計下去喊了煎炒蒸燒四個菜，白乾兩盞海海的迷字，和尚說：伙計回來，伙計問道：要什麼，和尚說：你代我要白乾兩盞海海的迷字，伙計一聽，大吃一驚，心想這和尚可了不得了，真是內行。

人，要不然，他怎能也說江湖黑話。伏計回道：和尚什麼叫海海迷字，和尚說：你說理不說理，你如不說理，我打你一個嘴巴。伏計說：我怎麼不說理，和尚說：你才說海海的迷字，你到問我，我還要問你什麼叫海海的迷字。伏計一想：這話對呀，方才可不是我說的嗎，到叫和尚問住我了。伏計方才說：我方說的海海的迷字，是給你打些好酒，和尚說：我也是說要對好酒，你去拿去罷。伏計到外面把酒拿來，和尚便睜開一雙眼，直向酒壺內。伏計說：和尚，你稍什麼，和尚說：我稍能分量多少，劉伏計貴姓，伏計說：你知道我姓劉，又問我，和尚說：我看你這個人，到很和氣，咱們兩個人一見就有緣，來罷，你可喝杯酒，伏計說：不行，我是一點酒不喝，一聞酒便醉了。人事不知，和尚說：你少喝點，一杯罷。伏計說：不行，要叫我們掌櫃的，知道我跟客人喝酒，明天就把我散了。和尚說：你不喝我的酒，到叫我好疑心，彷彿酒裏放上什麼東西是的，你不喝，我也不喝了。伏計說：和尚，你喝你的，到不喝，我不喝，如我們站櫃的知道，不是買賣規矩，和尚說：你喝一口酒，這也不要緊，一段小事。伏計說：我把酒給你溫溫去，也許涼了。伏計拿住酒壺來至櫃房說：掌櫃的，這個和尚真怪，拿了酒去，他叫我喝，我不喝，他也不喝，我先換一壺沒麻藥的，他叫我喝，我就喝，掌櫃的給了一壺好酒，伏計拿到上房來說，和尚小店本沒有這個規矩，你既叫我喝，回頭我就喝，和尚說：你把酒溫熱了，伏計說：溫熱了，給和尚，和尚一佯脖子，把一壺酒都喝了，和尚拿那壺有麻藥的給伏計，和尚說：你喝這壺罷，伏計賭氣往外就走，和尚說：你不喝，我也不喝，一個人喝酒沒趣，吃了些飯菜，撤去殘桌，和尚閉上門睡了。伏計到前面櫃房說：撐櫃的，這三個人可就是和尚扎手，回頭動手的時候，可得留神，和尚李虎說：不要緊，回頭叫李伏計拿刀去，你在此休息，不用你問了。劉伏計點頭答應，待天交三鼓後，李伏計拿了一把刀，就奔北上房，來至裏面，把上頭門插棍挑開，再挑底下，把底下挑開，用手一推，門上頭又插上，伏計一想：怪呀，又挑上頭，把上頭又撥開，一推門，底下又插上，伏計把窗戶搗了一個小洞，往裏面一看，見屋內三個人睡的是呼聲振耳，沉睡如泥。伏計又撥門，撥了半天，依舊沒撥開，他方才直奔上房，西邊單有一個單間，有地道通到上房，李伏計把一軸畫捲起來，桌子移開，由地道而入，方一低頭向前走，走不動了，彷彿有什麼阻住，掌櫃的，李虎在櫃房等了半天，不見李伏計出來，叫劉伏計去瞧瞧去，劉伏計拿了一

把刀，來至上房，見那門也沒開，也不知李伏計往那去，劉伏計便直奔上房東邊，也有一個單間通到上房，有地道，他到了那東間，把桌子挪開，畫條捲起，打算要由地道進去，及下地道，向前走不過去，把李虎孟四雄等了半天，不見李劉兩伏計回來，二人等急了，各持鋼刀一把，撲奔上房，見門閉了，也不知兩個伏計往那裏去了。李虎用刀將門撥開，二人來至外間屋中，入神一聽，西裏間屋內鼻息如雷，方手把西裏間簾子用刀一挑，往屋中一看，見和尚頭向南，伸着脖子，腦袋在坑籠搭拉着，那兩人睡的人事不知。李虎一想：合該你三個人該死，放步至前，舉刀方欲殺和尚，見和尚冲他支牙一樂，把李虎嚇了一跳，回身便要走，見和尚又睡了。李虎一想：敢是和尚做夢呢，我怎麼剛要殺他，他冲我一樂，自己愕夠多時，復又近前把刀舉起來，往下一落，和尚用手一點指，用定

神法把他給定在那裏，李虎也不能動。孟四雄在外面等了半天，一看李虎舉刀不往下落，孟四雄心急着，方才闖進屋中，伸手拉刀，羅漢爺施佛法大展神通，要捉拿賊寇，搭救高國泰，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拿賊人完結奇案 施邪法妙斷定計

孟四說孟四雄拉刀要殺濟公禪師，羅漢爺翻身扒起來，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迷吽唵，勅令赫，就把賊人用定神法定在那裏，和尚一脚，把蘇祿揣醒，一脚把馮順揣醒，這才喊嚷了不得了，有了賊了，要殺人呢，和尚站起來要往外跑，蘇祿馮順二人睜眼一看，只見那孟四雄李虎二人，各執利刃，在那裏不動，二人立刻跳下牀去，往外就跑，站在院中喊嚷起來，說：有了賊啦，殺了人啦，救人哪，外邊正遇巡夜官兵到來，聽說店內噯有賊，本汛千總劉國斌，帶着有二十名官兵，正因前街興隆綬店，明火執仗，刃傷事主，失去緞子五十疋，銀子一千兩，並未破案，獲賊今日聽見店內有人喊噯有賊，連忙叫兵丁登梯子上房，跳在院中，先把大門開放，只從外邊劉老爺進來，先把蘇祿鎖上，蘇祿說：衆位先別鎖我，我不是賊，賊在屋中哪，我們同伴三人，還有一個老頭兒馮順，一個和尚濟公，共三個人，是由臨安來找人，昨日住在這店內，是賊人執刀要殺我們，故此我們喊噯官兵說：好，我們要不是上過當的，我們還不先鎖你，只因我們前番在綉緞店內捉賊，進院內見有人噯，我們疑是人家，沒拿進屋，一看把本家全上了鎖，賊到跑了，我也是出於無法，這次不能上當了，蘇祿說：你們先到房內看看，賊人找我們同伴兩個伙計，衆兵丁到上房一看，原來是孟四雄李虎劉大李二，先把四人刀給奪過來，然後都鎖上，出來各處一找，並不見那二人，正自着急，聽見馬槽底下有沈吟之聲，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個人，正是馮順，爬在那裏出來，一問，合蘇祿說的一樣，先把蘇祿放開，再找和尚，衆兵丁幫着蘇祿馮順找和尚，各房中都找到了，並沒有和尚，只找到廁中，聽見裏面呼聲震耳，到裏邊一看，果然是和尚，站在那裏，身倚牆睡熟了，馮順過去一推說：濟公你老人家還睡呢，官兵來了，把賊拿住了，只見和尚一睜眼，說了不得啦，有賊啦，救人哪，蘇祿說：有賊你老人家爲什麼會睡着了呢，濟公說：只因賊人一鬧，把我睡着了，衆人說：到上房拿你們的東西，三人到北上房再看，那些銀子全變了石頭了，蘇祿問和尚銀子怎麼會變石頭了呢，濟公但笑而不答，官兵把三人帶到武汛衙門之內，一問馮順把已住之事連說一番，劉國斌問了賊人的名姓，一並辦好文書，連濟公三人解往餘杭縣衙門，且說餘杭縣老爺正因公國泰這案爲難，不知如何辦法，只見馮家渡武汛千總解上這案來，先把濟公叫上來一看，是個軀軀和尚，站在那裏，老爺問：和尚是那裏的來，此何幹，見了本縣，因何不跪，講濟公哈哈大笑說：老爺，我是西湖靈隱寺濟順和尚，只因

西湖有座城隍山，清真禮拜我濟順，只因尋找高國泰，誰想公堂來鳴冤。知縣一聽說，原來是濟公，弟子不知，來人安座，和尚坐下，一連說住店情由，蘇祿馮順二人磕頭站起來，站在一

一邊知縣一聽把賊帶上來，兩傍答應先把孟四雄帶上來，跪下叩頭。老爺問道：孟四雄，店是你開的，賊人答應是，又問：爲何害人，開賊店，其有多少年，共害了多少人，講孟四雄說：回老爺，小的務本做買賣，並不害害人，只因昨天夜內小的店中開賊之時，小人執刀追賊來的，正遇官兵巡夜，把小人捉住當了賊。知縣說：你下去，叫上官兵問問，是怎麼拿的，官兵把捉賊的情形，大概說了一回，老爺叫把李虎帶上來，不准叫他二人串供，帶上李虎來跪下，堂上老爺一看那賊人，五官凶惡，定非良善之輩，年有三旬以外，一臉橫肉，短眉圓眼，看罷問道：李虎，方纔孟四雄已然全招，你還不實說嗎？李虎一想，他既實說，我也不必隱瞞，說老爺：既是他說，小人也說罷，我二人都是做家渡本街人，自幼結義爲友，開這座店之時，也是我二人同夥開的，今年整開了拾年多，每有孤行客商，囊多糧套大，下了迷魂藥酒，把人迷倒了，害人得財，其害了有三四十個人，今年上月二十六日，我們店內來了山東蓬萊島的二個人，全是綠林中朋友，爲首是淨江太歲周殿明，還有他兩個徒弟翻浪鬼王廉，破浪鬼胡方，他三人因爲買緞子，合興隆緞店口角，相爭打起來了，向晚邀我等去拾興隆緞店，拾去緞子五十疋銀子，一十兩，持刀押頸砍倒更夫，有我們店中四個人搶回來，因爲分贓不均，周殿明賭氣走了，我等只因和尙帶着二天到店之內，見他等銀子多，我等派夥計去暗害他三人，不想做官人拿獲，這是已往之事，小人並不敢撒謊，知縣問明白，把兩個夥計叫上堂來，一問劉大李二二人，也都招認明白了，話不可重說，把孟四雄帶上堂來對詞，都訊問明白，把高國泰李四明冷二三人帶上堂來，叫招房書班先生，一念招供，拾興隆緞店並無高國泰李四明，先吩咐把二人開放，馮順一見高國泰，連說：先生久違，我等都爲找你而來，高國泰下堂站住，只見馮順過來先行禮，然後把上項之事從頭至尾，述說一番，只見堂上把冷二打了四十板子，釘枷示衆，把孟四雄打了四十板子，連李虎帶兩個夥計，一同釘鐐入獄，濟公見把這案了完，立刻站起身來，謝了知縣下堂，一見高國泰，都引見了明白，李四明說：先請高兄同濟公，二位管家先到我家，明天再走，濟公說：也好，一同往前走，方出西門，濟公問高國泰說：王成壁過濟你的銀兩，被何人偷去，高國泰說：弟子不知是誰，聖僧莫非知道，和尚哈哈大笑說：你來跟我看那邊，就來用手一指，只見從李四明院中出來一人，年有二十多歲，青白面皮，短眉小眼，兩腮無肉，頭挽牛心髮髻，身穿青布小夾襖，青布中衣，白襪青鞋，兩隻眼似雛鷄，東睜西看，李四明一看，認的是冷二的妻弟，名叫夏一跳，久在街市竊取偷盜，是個白日賊，無惡不做，那天高國泰是在錢鋪買銀子，被他看見，賊起賊智，假作進城，故把高國泰撞了一個筋斗，把銀子掙去，在賭博場中兩夜的光景，把拾兩銀子輸淨，今日是找冷二借錢，到這裏一問左右街坊，纔知道是冷二打了官私，自己方一出門來，正遇見濟公帶着衆人，用手一指，夏一跳說：衆位你看我，今報應臨頭，伸手自己打了幾個嘴巴，跑在河沿，跳下河去，往上冒了一冒，登時死了，地方官人知道，報無名男子一個，本地面該管職官相驗已畢，就地葬埋，李四明請衆人到家整理酒筵，款待濟公，高國泰說：李賢弟，你到南門外去找王成壁，把我的事都說明白，你替我謝謝罷，李四明

說明天我就去，留濟公住了一夜。次日天明，濟公帶高國泰、蘇祿、馮順，由餘杭縣起身，順大道直奔臨安。這日正往前走，到了一座鎮店，見街市人烟稠密，買賣甚多。正走在十字街，只見東邊路北有一座大門，門內高搭一座法臺，三丈六尺，上按法桌法椅，頭挂五色彩綵，分東西兩邊。濟公看罷，按靈光連擊三掌，說：善哉，善哉，我和尚既遇此事，焉有袖手旁觀之理。且慢，我必須如此如此。書中交代：這座鎮店名叫雲蘭鎮，路北這家姓梁名萬蒼，家私巨萬，膝下一子，名梁士元。老員外為人樂善好施，專好修橋鋪路，齋僧佈道，創修寺院，印造經文。只因有一個老道在這裏，化了一百兩銀子，說修佛殿，及至給了他銀子走了。老員外在西街拜客，正看見老道由煙花院出來，老員外回到家中，對家人說：我施捨這些錢，原來老道前去問柳宿花，我是不能再捨施的。家人梁修德說：老員外乃好善之人，咱們這此地連年失收，米貴如珠，員外何不修些好事，立個粥廠，賑濟這一方的鄰里鄉黨。到是一件好事，不知意下如何。梁萬蒼一聽，心中甚喜，立刻稟明本地該管官長，擇日放粥。每日早來，打粥之人，喫粥一份，外給錢一百文，好叫衆人種地。梁員外每日在門外看打粥之人，過了半月之久。這日梁士元在門外閒立，天有晌午之時，自己正自看過往之人，只見從正西來了一個老道，年約半百以外，頭戴青布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襪青鞋，背後斜歇寶劍，手拿蠅拂，面似烏金紙，黑中透亮，粗眉大眼，一部連鬚，落腮鬍子。一見梁士元，惡念頓起，正是妖人妄興害人計，羅漢長施惻隱心，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雲蘭鎮惡道興妖 梁萬蒼善人遇害

話說梁士元正在門外站立，只見從正西來了一個羽士道人，站在面前，無量佛，善哉善哉，貧道前遊三山，悶施禮，說：道爺貴姓，在那座名山，何處洞府參修，我要領教道人說：貧道就在這正北五里之遙，五德山祥雲觀出家。我姓張名妙興，專好相法。梁士元說：道爺既是好相法，奉求給我看看。老道一聽，正中心懷，他此來原因他遊方回廟，見圍牆已倒，大殿失修，張妙興就說他師弟劉妙通，不知化緣修廟，盡在家中吃飯。劉妙通說：我不能化緣了，如今雲蘭鎮梁善人，概不書緣，家中立了粥廠，竟賑濟我們這一方窮人，也是道門中人，自己壞事，前者有一位道門中朋友，在梁善人那裏，化了一百兩紋銀，說是修佛殿，後來不修佛殿，他把一百兩紋銀，全皆在煙花院中嫖了，被梁員外看見，他從煙花院出來，老員外因此不施捨僧道，我還往那裏化緣。張妙興一聽說：好，我要化不了梁善人，我給你磕頭。明天我去，故此今日他來到這裏，見公子梁士元在門首站立，他眉頭一皺，計上心頭，過來一相面，見公子一問他，張妙興要施五鬼釘頭法，七箭鎖陽喉惡化，張妙興他先拉過公子的手來，說：公子這分相貌，是上等相法，看尊像眉清目秀，生在詩書門第，禮樂人家，祖上根基不薄，真乃是石中之美玉，花中之丹桂。此時不但泮水遊香，定然科甲有準。此時官星未露，官星要露，連連遇而不遇，達而不達，好比沖雲之

鳥落在荆棘之內，吞舟之魚，臨於汙池之間，未得三江之水，焉能脫鱗爲龍。公子把生辰八字說明，我給細細推算。梁士元把自己生辰八字，全說明白，惡道記住，暗中指訣念咒，照定梁士元，冷不防一掌，三魂勾去一塊，七魄勾去二魄，梁士元一愕，反身倒下。老道自己回廟中，叫師弟用乾草綁一個草人，用硃筆寫了生辰八字，用七個新針，把草人之心釘住，劉妙通是個忠厚之人，見他這樣行爲，問他所害之人是誰，張妙興說：「你不要胡說，我這不教害人，我要惡化梁員外，從此每日往雲蘭鎮上走走，書中交代，那梁士元自老道走後，家人出來一看，公子爺倒在門外，立刻叫同事之人，把梁士元抬至內院上房，梁員外一聽，嚇得驚魂千里，自己六十多歲，就是這一個孩兒，倘有不測，那還了得，連忙派人請高明先生來，就給兒子治病，把先生請來一看，都說是失去魂魄，吃藥不效急的老員外求神禱告上天，許了大願，一連兩天，並不見好，這天早晨梁善人站在門首，看那打粥之人，來的不少，他自己本是煩悶，只見從南來了一個婦人，頭裏跑着三個小子，都有十一二歲，後面跟着兩個小子，也有七八歲，背後抗着一個男孩，有三四歲，懷中抱定一子，也有一兩歲，梁員外一看，說：「哎呀，這個婦人把街坊孩兒全帶來了，來人把那位娘子請過來，家人過去說：「娘子，我家員外有請，那個婦人過來，慢慢先把孩兒都放下，然後叩頭，惟願員外三多九如，多福多壽多兒女，福壽綿長。」梁員外問：「這幾個孩兒，都是你家的嗎？」那婦人說：「我姓趙，只因丈夫在外貿易未歸，我這幾個孩兒幼小，人口甚重，又過這樣荒年，故此我來這裏討一分粥，我一家人也好活命，那梁員外吩咐家人，取十吊錢賞給這幾個小孩兒，那婦人叩頭謝了，拿錢去了。」老員外自己一想，方纔那個婦人，雖然窮，現有七個孩兒，久後要是長大之時，到是造化，我雖有百萬之富，這一個兒，如今病的這樣兒，我看人生世上，大概也是命中所定，該當無子，苦求神佛，也是徒然，正是思前想後，只見正西來了一個老道，穿青掛皂，面如刀鐵一般，一部連鬚落腮鬍子，背後款插寶劍，口中說：「無量佛，善哉善哉，貧道閒遊三山，悶踏五嶽，永未見過這樣房簷，這房犯五鬼飛廉煞，家中不利小口，主於有惡病纏身。」梁員外一聽，連忙過去說：「仙長請了，我家這房犯五鬼飛廉煞，求仙長給破破。」老道一聽，說：「員外須帶我到宅院之內，細細看個真實。」梁萬蒼帶着老道，到了裏院，往各處一看，然後隨着員外到了書房之內，說：「員外明日在大門內，高搭法台三丈二尺，上面預備八仙桌一張，太師椅子一把，再預備長壽香一封，五供一堂，黃毛邊紙一張，硯臺一方，筆一枝，白芨一塊，硃砂一包，香葉根無根水一碗，五穀糧食一盤，法台頭前預備五色綢子，青黃赤白黑五色，按金木水火土五行，預備五百兩銀子，我給你散散福，你這房子的劫煞就沒有，先把這五鬼解了，然後我再給你兒治病。」員外一聽，心中甚爲喜悅，趕緊吩咐家人倒過茶來，說：「未領教道爺貴上下，怎麼稱呼？」在那座名山洞府修煉，老道說：「員外是貴人多忘事，我帶到員外這裏來，我姓張名妙興，在這村北五里地，五仙山祥雲觀出家，員外一聽，原來是街坊，我實在失敬了，趕緊吩咐擺齋伺候。」老道連連擺手，說：「員外不必費心，容日再擾，我還得回廟預備應用的東西，明日好來除煞說罷。」站起身來告辭，員外親身送到外面，拱手作別，老道去後，員外趕緊吩

咐家人在大門內高搭法台一座，把應用的東西，照樣預備。衆多家人直忙亂了半天，至日落之時，諸事俱已齊畢。大家安歇，一夜晚景無話。次日衆人起來，淨等候老道來。天有已正，老道到沒來，和尚來了，原來是濟公帶着高國泰、蘇祿、馮順從、餘杭縣回京。由此經過，和尚睜眼一看，大門內有法台，羅漢爺早已占算明白。心說：好孽畜，竟敢在此放妖作怪，吩咐高國泰、蘇祿、馮順三人在此等候。和尚邁步直奔大門，見門口站立幾個家人，和尚打一間訊說：「辛苦衆位，我和尚從此經過，由早晨尚未用飯，我要在尊處化一頓齋吃。衆家人說：和尚你來的晚了，看我們大門上，這裏貼着一概不書緣，原先我們員外，到是善人，最喜齋僧佈道。現在勿論是僧是道，我們員外一概不施捨，你要早來粥廠，可以討一分粥。你來遲了，明天再來罷。」和尚說：「我由早晨沒吃飯，你們衆位慈悲罷，傍邊有一位老管家，最好行善，見和尚說的怪可憐的，他站起來說：和尚，我由早起，身體不爽，有一碗白米飯，連菜我都一點沒吃，我拿來給你罷。」說罷進去，把飯端出來，要遞給和尚，和尚伸手一接，老管家一撒手，和尚往回也一撒手，叭叭，連碗帶飯掉在地下。老管家說：「你這和尚，我好心好意，給你端出飯來，你怎麼把碗砸了，和尚哈哈一笑說：你叫我和尚，吃這個剩飯，老管家說：「你不吃剩飯吃甚麼？」和尚說：「要吃乾乾鮮果子，冷葷熱炒粉拌蜜餞，鷄魚鴨肉整桌的，把我和尚請在上面獨坐，叫你們員外還得陪着我，我纔吃呢。」家人一聽這話，氣往上撞，說：「你這窮和尚，滿嘴胡說，我們員外陪你吃飯，你這是說夢話呢。」要叫我們員外陪你吃飯，你還得轉世投胎。」和尚說：「你說話不算，我和尚要化不出這樣齋來，我對不起你們，說着話，和尚就嚶化緣來了，喂，拿手往嘴上一抓，往大門裏一扔，衆家人掩口而笑，和尚連嚶了三聲，就聽裏面說道：外面甚麼人喧嘩，由裏面出來一位員外，和尚一看，見這位員外，身長八尺，頭戴雙葉道冠，員外巾，三藍繡花，身穿寶藍緞子道冠，員外藍衣，領緊繫，足下篆底官靴，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海下一部花白鬚髮，從裏面出來，一見濟公，要請羅漢爺給兒治病，有病有分教，行善之人有善終，作惡之人天不容，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設陰謀惡化梁百萬

發慈悲戲耍張妙興

手說濟公正自嚶化緣，只見梁員外從內院出來，說：「甚麼人在我門首喧嘩？」濟公過去，先打一間訊，然後三三說：「員外要問，是我和尚，從此路過，久仰員外是個善人，我一看這所宅院，犯五鬼飛廉煞，家中定有病入，我要給淨宅除煞，退鬼治病。」到你這門首，這些家人，先問我要門包，我說我又不是來求員外，那裏有門包給你，因此爭吵起來。梁員外一聽說，你這些奴才，不知在門首做了多少弊端，家人說：員外不是，他來到這裏先說化緣，就把上項之事，也學說一回。員外也不理論，問：和尚寶刹在那裏，和尚說：我在杭城西湖靈隱寺，我名道濟，謔言傳濟顛僧就是我。梁員外一看，聽和尚那樣半信半疑，說既是濟公慈悲，隨我來。濟公跟着員外，一直來到裏面上房裏，梁公一看，見坑上躺着公子梁士元，昏迷不醒，兩傍有許多婆子家人伺候。梁員外一

見，連忙說道：兒呀，梁士元醒來，連叫數聲，見梁士元昏昏沉沉，人事不知，連頭也不抬。濟公說：員外不使着急，我叫他說兩句話吃點東西，少時立刻見效。老員外甚喜，說：「既得如是，聖僧慈悲慈悲，羅漢爺伸手把帽子摘下來，叫人把梁士元扶起來，慢慢把帽子給他戴上，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刺令赫。」見梁士元慢慢把眼睜開，嘆出一口氣來，說：「來人給我點水喝。」老員外一看，甚為喜悅，連連稱好。和尚說：「衝這一手，直你一頓飯不值。」梁員外說：「聖僧何出此言？」慢說一頓飯，就是我常常供奉你老人家，也是應當的。和尚說：「那到不必。」員外說：「聖僧你要吃甚麼？」叫他們預備。和尚說：「你把你們管廚的叫來，我告訴他，家人去把廚子叫來，和尚說：「你去預備糖拌蜜餞，乾鮮果品，冷葷熱炒，一桌上等高擺海味席，就在這外間屋中吃。」廚子答應：「本是大富貴人家，一應的東西俱都現成。」家人擺設桌檯，少時廚子菜已齊備。員外請和尚上座吃酒。老員外傍邊陪着，開懷暢飲。老員外心說：「和尚這個帽子到不錯，比甚麼靈丹妙藥都強。」我問他要多少錢，把帽子留下，給我兒戴。員外見梁士元在屋中也說的話來，要喝糖水，要吃東西，心中甚悅。員外說：「聖僧的妙法，果然是手到病除。」和尚說：「員外，你這多少錢，我留下。」濟公說：「員外，要留下好辦，把你這分家業賣買房產地業給我，我把帽子給你。」老員外一聽，連連搖頭說：「我買不起。」說着話，家人把菜上齊，員外陪着和尚喝酒。和尚說：「員外，你把你門上看門的那位管家叫來，我有話說。」員外當時吩咐家人叫去，少時來到裏面說：「員外，我有何吩咐？」和尚說：「我方才說要吃上等高擺海味席，乾鮮果品，冷葷熱炒，糖拌蜜餞，叫你們員外陪着我，你甯我沒說錯罷？」對得起你，家人說：「是。」和尚說：「員外，你還得慈悲，我還帶着三個跟班的在外頭等着，沒吃酒呢。」員外吩咐請入，趕緊來到門房，預備酒席。家人心說：「他還有跟班的，連他都沒有整衣裳，他的跟班的，必然更窮了，想著來到外面喊嚷，那個是跟窮和尚來的。」高國泰說：「是我家人一看，是一位儒雅秀士打扮俊品人物，一表非常，穿的甚是整齊。」家人說：「還有二位在那裏。」蘇祿馮順二人過來說：「我們也是跟和尚的。」梁福一看，這二人更闊了，本來蘇祿是蘇北山的家人，穿的更齊整。梁福心裏說：「和尚有錢，全打扮了跟班的。」趕緊把三位讓到門房，擺上酒席，讓三個人吃飯。裏面老員外陪着和尚喝酒，說閒話。正在高談闊論之際，外面進來一個家人，走在員外耳邊，說話不敢叫和尚聽見。回稟員外道：「爺來了。」這一句話不打緊，梁員外爲了難，有心陪着和尚說話，又怕老道挑了眼走了，有心走出迎接老道。應酬老道，又怕和尚挑了眼。老員外的心思，誰也不肯得罪，不拘和尚老道，誰把他兒病給治好了，老員外都要謝的。自己正在心中爲難，和尚說：「員外，你必是來了親戚，你到不必拘束。」這一句話，把老員外提醒。員外說：「是。」和尚說：「你去應酬親戚要緊，多半還不是外人，許是你小姨子來了。」老員外一笑站起，吩咐家人給聖僧斟酒。我去看看。」少時我就來陪聖僧喝酒，說罷站起來往外面奔到外書房來，這院中是小四合房三間，西配房作外書房，老員外進到書房一看，見老道早已進來坐定，有家人在一傍獻茶。梁員外一見，趕緊行禮說：「仙長駕到，未

曾遠迎，還祈恕罪。老道說：員外說那裏話來，知己勿敘套言。梁員外趕緊吩咐擺酒。問：老道用葷用素？張妙興說：葷素皆可。家人擦抹桌案，杯盤連落，擺上一桌酒菜。老員外親自給老道斟酒。一傍相陪，閑談敘話。梁員外說：仙長我跟你打聽一個人，你可知道？老道說：那個有名便知，無名不曉。梁員外說：西湖靈隱寺有一位濟公，你可知道？老道心中一動，我要說濟公有能為，就顯不出我來。想罷，老道說：員外你提的就是那西湖靈隱寺的。酒醉瘋顛的濟顛僧，乃無知之輩，不足掛齒。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院中有人答話說：好雜毛老道，背地裏說人，只聽擺擺一起，由外面來者正是濟公。老員外一見，心裏說：這些家人們實在可恨，我叫你們陪着和尚吃酒，你們為何放他出來，這老道一見面，倘若辯起嘴來，多有不便。書中交代，和尚在裏面喝着酒，家人在傍邊伺候，無故的和和尚站起來，到裏面屋中，把梁士元頂上的僧帽摘下來。梁士元正然坐着，又說又笑，和尚把帽子一摘下來，梁士元翻身躺下，人事不知，仍然昏迷不醒。家人說：和尚你為甚麼把帽子給摘下來？和尚說：一桌酒要戴多大工夫，家人說：好，你拿帽子換酒喝了，也不用我們員外吩咐，再給你擺一桌，你還把帽子給我們公子戴上。和尚說：我不餓了，等我餓了再吃罷。說着話，和尚往外就走。家人說：和尚上那去？和尚說：我上毛坑。家人說：我們帶你去，和尚說：不用，要有一人跟着我，我就不能出恭，家人也不敢跟了。和尚出來，就奔西跨院，剛到這院中，正趕上老道跟員外說酒醉瘋顛的濟顛，乃無知之輩，何足掛齒，被和尚聽見，和尚這纔說：好雜毛老道，大膽背地罵人。一掀簾子，口中說：好雜毛老道，張妙興剛要答言，濟公一抬頭說：呦，這屋裏有個老道，你可別挑眼，我沒罵你，我罵那個老道呢。梁員外趕緊站起來說：聖僧請坐，仙長請坐。我給你們二位引見引見。濟公說：員外不用給我們認識，說着話，和尚坐下了。家人給添了一分盃筷，和尚斟酒就喝。老道也不認識，見和尚襪襪不堪，坐下就吃。老道這纔問道：和尚你是那廟裏的？濟公喝了一杯酒，把眼睛一翻說：你要問我，就是那西湖靈隱寺酒醉瘋顛無知之輩，不足掛齒的濟顛。老道一聽，有些個心中不悅，和尚說：張道爺貴姓呢？老道說：和尚你這是誠心，你知道我姓張，你又問我貴姓，和尚說：我跟你打聽一個人，你可認得？老道說：那個，和尚說：有個徒孫叫華清風，你可認識？老道一聽，氣往上撞，他說我師父是他徒孫，待我結果他的性命，想罷說：和尚你滿嘴胡說，待我山人結果於你。老道當時手中掐訣，口內念咒，要跟濟公鬥法，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不知僧道二人鬥法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惡道害人 顯神通濟公鬪法

話說濟公同妖道二人正自口角相爭，老道說：和尚我叫你三聲，你敢答應我三聲。濟公說：慢說三聲，六聲我都敢答應你，你叫罷。老道一連叫了三聲，那老道口中念念有詞，把酒杯往桌上一拍，說聲勅令，只見和尚正自吃着酒，忽然間翻身躺地下。梁員外一見吃驚，連說：老法師這是怎麼了？老道說：你要問哪？我略施小術，就

把他給治倒，我這酒杯在這扣一天，和尚騎一天，我把這酒杯拿起來，或給他吃了藥，他纔能活哪。這幾句話方說完，只見和尚站起來了，老道一見和尚說：「我這酒杯並未拿起來，你就活了，和尚說：『你還沒給我藥吃，我再騎下就完了。』」老道說：「和尚你敢把生辰八字告訴我嗎？」和尚說：「那也無妨，我就告訴你，我是某年某月某日生人，都告訴了你，你怎麼樣罷？」老道立刻口中念念有詞，說聲勅令，照定和尚頭頂之上擊了一掌，說聲急，站起身來，說：「員外我走之後，你急速把和尚放走，要不然鷄一鳴他難死，你可要打人命官司。」梁員外一看那濟公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老道往外就走，員外在後面緊緊跟隨，說：「仙長希慢走，我來替和尚陪罪。」老道並不答言，一直到了五仙山祥雲觀之內，叫師弟劉妙通，快給綁個草人來，劉妙通問：「你又害誰呀？」張妙興說：「我這不是無故害人，只因我化梁員外，這和尚濟顛僧，他膽敢戲耍於我，我是要暗害濟公，報仇雪恨，方出我胸中之氣。」劉妙通也不敢違悖他，立刻用草綁個草人來，放在那裏，惡道又派劉妙通製辦物件，吃完晚飯，自己先把八仙桌兒放在那大殿之前，然後把香爐蠟打五供，應用東西物件，全都排好，把兩個草人，按放在兩傍，惡道候至星斗出全，他到外面先把道冠摘下來，把紮頭繩一去，包頭條一解，把頭髮散開，先把寶劍拉出來，立刻點上香，口中禱告說：「過往神靈三清教主保佑弟子，我要把濟顛害了，我化了梁員外銀兩，我給燒香上供，掛袍還願，說完把劍用無根水担了，拿五穀梁食一撒，先研了硃砂，撕了黃毛邊紙條，畫了靈符三道，先把劍放好，粘上符咒，口中急說道：「快把寶劍一掄，那道符的火光，越掄越大。」口中說道：「靈符叫他狂風大作，二道靈符把濟公魂魄拘來。」三道靈符，我叫他人死爲鬼，鬼死爲靈，正自揚揚得意，只覺背後一股冷風，掄刀刺來，老道往旁一閃，身拈頭一看，來了一位綠林英雄，借燈光細看，頭戴透風馬尾巾，鬚邊斜插一枝守正戒淫花，身穿皂緞軟褂，靠週身密排寸扣，皂緞褲，花裏腿，藍緞襪，倒納千層底靸鞋，面如白玉，目如明星，眉似漆刷，鼻梁高聳，唇若丹靨，五官俊美，手執利刃，照定老道刺來，張妙興往旁邊一閃，用手一指，口中念念有詞，說聲勅令，那人翻身栽倒，老道要過來掄劍，刺只聽屋中說：「師兄，你千萬別殺那是我小弟的朋友，過去先把那人扶起，書中交代，來者那位，乃是鎮江府丹陽縣人，姓陳名亮，家住陳家堡，自幼父母雙亡，跟着叔父嬸母，長大成人，他還有一個胞妹，玉梅，他叔父陳廣泰，開白布店生理，陳亮自幼愛練拳脚棍棒，他合保鏢之人，學了一趟進步連環腿的工夫，後來結交本地有一人名叫雷鳴，綽號人稱風裏雲煙，二人情如骨肉，把陳亮引入綠林之內，在江西玉山縣，有保鏢頭姓楊名明，綽號人稱威鎮八方夜遊仙，乃是行俠仗義之人，專愛管一個路見不平之事，殺貪官，斬惡霸，半生好結交天下英雄，陳亮自入綠林之後，也就跟這些俠義在一處，人稱玉山縣三十六俠，內中何等人物都有，只因這日是楊明之母壽誕之辰，衆人都來祝壽，俱有厚禮，陳亮來了，並未帶來一物，雷鳴當就說：「賢弟，你今理應製辦些禮物來，以表你孝敬之心。」老伯母生辰，叫別位觀之也好看，陳亮說：「我有禮物，少時取來，與衆不同些。」此時正值四月初旬，他至夜內三更之後，他偷來一盤北鮮十個大桃，衆人一看，個個稱奇，此時新桃未熟，陳桃已完，他會

找來十個大桃，真不容易。衆人給賀了一個號，人稱聖手白猿。從此人都以此號呼之。陳亮這一年回家探望叔父，到家他妹子陳玉梅，合他叔父可就說：「陳亮不該身入綠林，道咱們陳氏門中，世代雖說沒有做官的，也都是詩禮人家，你這一入江湖，綠林爲賊，一則上對不起祖先，下也對不過這裏街鄰，一日爲賊，終身寇，重犯當官，難免雲陽市口，身受國法。」上爲賊父，賊母，下爲賊子，賊孫，依我等相勸，你早早回頭，急速改過自新，家中買賣也無人照應。陳亮一聽這些話，一語未發，這就是人照應。陳亮一聽這些話，一語未發，這就是人照應。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次日也未告辭他自己離家，却另有一個主意。他想我這一走，是要到京師，求訪高僧高道，自己一出家，了一身之孽，冤上無父母緣，下無妻子牽礙，自己這日到了雲南鎮，想要找點銀錢作路費，夜內換上夜行衣，到了大戶人家，盜了幾十兩銀子，因天晚想要到祥雲觀看看劉妙通兄長，來至廟前，也沒扣門，由東邊墻房進來一看，那大殿頭前有一張桌子，後面站定老道，髮髻散亂，黑臉帶煞，手執寶劍，正自作法。陳亮並未認識，自己一想，這斷定是把劉妙通兄給害了，他在此與妖作怪，真乃可惱，不免我殺了他。一出我心中的氣，想能跳下來一刀，未砍着老道，老道一抖袍袖，把陳亮治倒在地。那陳亮閉目等死，只見劉妙通跳出來說：「師兄，這是我的朋友，看我分上別殺他。」張道說：「好，原來你勾串外人要害我，你好獨占這座廟。」陳亮說：「不是，我是一時粗率，只當是你把劉妙通害了，你自己占這廟，我不知你們是師兄弟，劉妙通給他二人見了，陳亮認了自己之錯，然後到屋內問張道爺在那裏作何法術，劉妙通道：「賢弟，你早不來晚不來，單候至今日來，他這是要害那靈隱寺的濟公長老，拘人家三魂七魄，我也聽人說過，那濟公是一位得道之人，恐其未必能把人家魂給拘來。」陳亮一聽心中說：「我正要訪高僧高道，想要出家，不想今日在此相遇，我今看他二人誰的能爲好，自己正在思想，只聽外邊老道：「又自己做起法來，口中說：「濟顛魂魄不來，等待何時？」又把那二道符掄起來，火光大作，方往外一甩，只見由西北起了一陣狂風，怎見得有讚爲證。

揚罷狂風倒樹絕林，江聲昏慘慘，枯樹暗沉沉，海浪如山縱，渾波萬發侵，萬鬼怒嗷天煙氣，走石飛沙亂傷人。

這陣風過去，只聽有草鞋之聲，隨風才了了了，只響不多時，只見桌案以前，站定一個窮顛和尚，張妙興說：「好膽大妖僧，我拘你魂來，你怎麼人來見我。」濟公哈哈大笑說：「孽障，你好膽大，你不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要知僧道鬪法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燒妖道義收陳亮

訪濟公路見不平

三魂魄，你怎麼人來了，書中交代。老道自從雲蘭鎮梁家出來，梁員外沒追上老道，梁員外只當是濟公死了，及至回到書房，見濟公在那房裏坐着喝酒，梁員外一見心中甚為喜悅，說：「聖僧你老人家沒死呀？」老道說：「把聖僧魂魄拘了去。」濟公說：「他拘我的魂魄，你兒子的魂魄，一定是被他拘了去，我晚上去找他。」老員外說：「不必他一個出家人，這等作惡，早晚必遭天報，聖僧不必跟他一般見識，依我之見，由他去罷。」濟公也不還言，在這裏喝酒，直到天晚，濟公說：「我到外面方便，少時就來。」老員外信以為真，和尚出離了梁宅，一直正奔五仙山來，到了祥雲觀，見老道正在作法，風亮來，濟公也看的真真切切，見老道第二次書符念咒，濟公這才隨着風來到桌案以前，按說老道自己就應當醒悟，拘魂把人拘來，濟公這點道德就不小，老道該明白，可是老道倒沖沖大怒，用寶劍一指，說：「顛僧，我化梁萬蒼，與你何干？你無故壞我的大事，你好大膽量，你今天要知時達物，跪到我法台以前，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饒爾不死，如若不然，當時我用寶劍結果你的性命。」濟公說：「好妖道，你在這裏興妖作怪，無故惡化梁萬蒼，你還敢見了我這樣無禮，我和尚越說越有氣，冷不防濟公打了老道一個嘴巴，打的老道臉上冒火，氣往上撞，掄劍照定濟公樓頭就刺，二人就在大殿以前，各施所能，老道恨不能一劍把和尚殺了，和尚跟他來回亂撻，掙一把，擰一把，氣得老道叫呀呀，直嚷：「老道身子往旁處一閃，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寶，口中念念有詞，說聲勅令，白亮亮一宗物件，撲奔濟公打去，羅漢爺睜眼一看，見半懸空刷喇一聲，白茫茫一宗物件，撲奔頂門而來，濟公一看，認識這宗法寶，名叫混元如意石，這石頭能大能小，要大真能有數丈大，要小如鷄子一般，可以帶在兜囊，這石頭要打人，彈打個頭碎命出，濟公禪師用手一指，口念六字咒言，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這石頭滴溜一轉，現了原形，落在濟公袖口之內，老道見濟公把他的法術破了，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伸手又掏出一宗物件，老道站在正北，用寶劍一幌，口中念咒，手內掐訣，由就地起了一陣狂風，刮的毛骨悚然，濟公再睜睛一看，原來是一隻斑斕猛虎，搖頭擺尾，撲奔濟公而來，羅漢一看，好生利害，真是。

頭大耳圓尾小，渾身錦繡難描，牧童一見胆落，樵夫聞聲魂消，常在深山抖雄彪，萬獸從中招討。

濟公一見哈哈大笑說：「好孽障，你用這等法術，也要在我跟前賣弄，真乃是江邊賣水，說着話，用手一指，那老虎變作一個紙老虎，現了原形，老道一見，連破了兩宗法寶，不由氣往上撞，說：「好和尚，真乃大胆，叫你知道我山人的利害，伸手由兜囊掏出一根細仙繩，在手中一托，老道說：「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本不打算害你，這是你自找，屢次討死，休怨山人，我今天要開開殺戒，他只根細仙繩最利害無比，勿論甚麼妖精，網上就得現原形，和尚一看，連說不好，只見老道口中一念咒，把繩扔起來，只見金光繚繞，撲奔濟公，和尚連聲喊：「快救人哪，可了不得了，要細和尚，轉眼就見這根繩把和尚捆了三道，和尚翻身栽倒，張妙興哈哈大笑說：「顛僧，我只

當你有多大神通，敢情原來你就是這樣無知之輩。待我結果你的性命。老道說這話，舉劍照定那和尚脖頸，就剝寶劍砍上一道白印，見和尚睜着眼睛看老道，也不敢言語，並沒砍動。老道一想，怪呀！我這寶劍怎麼會砍不動？和尚老道一連又是數劍，仍未砍動。老道忽然醒悟，心中一動，莫非這是假的？想到這裏再一睜，網仙繩網的是一個石香爐，再找和尚踪跡不見。老道正在各處尋找，和尚由後面掐了老道一把。老道一回頭，氣得直嚷說：好顛僧，氣死我也！我今天與你誓不兩立。伸手由香爐內把那點着的一炷香，拿起來在大殿傍邊堆着一堆柴草，口中念句火咒，把柴草引着，一團火撲奔濟公而來。老道今天下毒手，要用真火把和尚燒死。老道用咒語一催，這團火撲向濟公來。濟公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勅令赫。這團火捲回去撲奔老道。老道鬍子也燒了，頭髮也燒了，衣裳也著了，往大殿裏就跑。活該應當老道遭報，這火把大殿勾連上，少時凡火勾天，火烈也騰空，火鴿子火蛇亂竄，就把老道燒在裏面，屍骨化灰。連東西配殿火也連上，和尚也不管他，先過去把老道害。梁士元做的草人拿起來，把七個針拔出來，將梁士元的魂魄，收在袖口裏，也不管劉妙通死活，和尚往外就走。陳亮此時在東配房裏，全都看的真真切切，見火連配房要連上，陳亮一脚把窗戶踹了，跑出來就追。濟公和尚緊走，陳亮緊追，和尚慢走，陳亮慢追，跟着和尚來到雲蘭鎮，見濟公奔到梁員外的門首，門口有家人一見和尚回來，家人說：聖僧，你上那去了？我家人外都等急了。和尚說：好，邁步的奔向裏面，來到書房。梁員外一見說：聖僧，你老人家那裏去了？和尚說：我給你兒找魂魄去了。現在已把你兒的魂魄找回來說着話。濟公來到梁士元的學中，只見梁士元昏迷不醒。濟公立刻先把他魂魄給入了壳，少待片刻，只見梁士元能活動了。老員外在外間擺上酒席，款待濟公。二人落坐，吃了有三四杯酒。濟公問員外：你這裏鬧賊不鬧？梁員外說：我這裏不鬧賊，好賊知道我是一個良善之家，也不肯偷我。那下流賊他也進不了我這宅院。濟公說：好，我題幾個好賊，你可認得？梁員外說：我不認識是誰。暗中陳亮正在房上偷聽多時，聽見要題說幾個賊，自己心中一動，不知濟公說是那路的英雄。就聽和尚說那有一個踏雪無痕，徧瑞，你可知道。梁員外說：不知。濟公說：這個人外號人稱踏雪無痕，是從雪地上走，全無腳印的，多輕妙。梁員外說：好輕妙。人從雪上走都無腳印。濟公說：他走雪地無腳印，可是拿着掃帚掃着走。梁員外一聽，也就樂了。和尚又說：有一個登萍渡水陶芳，這個人能從水面上走，落不下去。梁員外說：世界上儘有這些能人，可真少。我實未見過。濟公說：那不算出奇，可是冬天凍冰之時，員外說：冬天我也行了。和尚說：梁士元已然好了。我明日急速回臨安。梁員外說：聖僧何必忙，我還要留師傅多住幾日，報答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濟公說：叫一個家人來。梁福過來，和尚附耳如此如此。梁福出去，陳亮在房上暗中觀看。聽濟公說那些笑話，所以說這二人都是陳亮的朋友。心中說他一個出家人，為何也知道我們綠林中之事。正自思想，只見四方人都圍滿，梁福帶着看家護院，更夫，壯丁，三四十名，各執刀鎗器械，口口聲聲，叫捉拿房上之人。把陳亮嚇了一跳。原來是濟公吩咐梁福如此如此，就是派他叫人暗中捉人。陳亮站在房上，把手

中刀一擊，說：「你等閃開，我也不是偷盜，無非借路行走，如擋我者死，躲我者生，翻身跳下房來。」濟公從屋中出來，有分教：英雄得登三寶地，羅漢廣開大乘門。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遊西湖酒樓聽閒話 氣不平黃夜入蘇宅

話說濟公出來見陳亮早已鑽至外面，和尚隨後追至在村外，只見陳亮跑的甚快，圍着村莊，只遶至天明之時，有十數人，濟公臨近一看，只見劉妙通在那裏燒的渾身是泡，並無一處無傷，堪堪要死。濟公一見，動了惻隱之心，過來說道：「道爺，你這是怎麼了？」劉妙通一看是濟公，他說：「聖僧，我沒得罪你老人家，我師兄他行爲不端，已然遭報，求師傅慈悲，救救我罷。」和尚哈哈大笑，說道：「你既知循環報應，你可知道他自作孽不可活來罷。我給你一粒藥吃，那邊地方官人說不行，和尚你別惹事，你給他藥吃，倘有錯誤，那還了的。」劉妙通說：「無妨，我吃死與和尚無干，是我命該如此。」傍邊衆人說：「他既是願意吃，何必攔他呢？」濟公叫人給他找了一碗熱水來，把藥化開，給劉妙通通端過去，劉妙通喝下去，工夫不大，覺着肚腹咕嚕咕嚕一響，渾身燒的泡，立刻全化開，流出毒水，也不疼了。傍邊衆人齊說：「好藥，在濟公身背後站立一人說罷了，真乃神也。」靈丹妙藥，濟公回頭一看，見那人身高八尺，細腰扎背，頭上戴寶藍緞六瓣壯士巾，上按六顆明珠，身穿一件月白綢箭袖袍，鵝黃絲帶，是上薄底靴子，閃披寶藍緞英雄大氅，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五官清秀。濟公回頭一看，照這人臉上吓，啐了一口，這人撥頭就跑，和尚就追，頭前跑的這人，非是別人，正是聖手白猿陳亮，只因他被和尚追了半夜，好容易聽不見草鞋响了，自己止住脚步，把白晝衣服換上，要打算瞧瞧劉妙通，是生是死，剛到這裏來，見和尚給劉妙通藥吃，陳亮一說，好藥，和尚回頭一碎，陳亮撥頭就跑，和尚隨後就追，陳亮跑着，自己一想，我可就是個賊，他也沒拿住我，我何必跑，我問問和尚爲什麼追我，想罷，自己止住脚步，見和尚也趕到了，陳亮說：「和尚你爲甚追我，和尚說：你爲甚麼跑呀？」陳亮一聽也樂了，說：「和尚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高僧，你老人家收我做徒弟，我跟你出家罷。」濟公連連搖頭說：「你是個賊，焉能跟我出家，我們出家人，講究三規五戒，三規是規，五戒是戒，是戒殺、盜、淫、妄、酒，你要出家，你如何能改得了這幾樣？」陳亮說：「我上無父母牽纏，下無妻子的累礙了，身之孽冤，師傅所說的話，我都能行得了。」濟公說：「你既是行得了，你到臨安城去等我，我把這裏事情辦完，僧們在臨安再見。」陳亮一聽說：「師傅你叫我臨安等你，臨安的地方大，叫我在甚麼地方等你老人家？」濟公想了半天，說：「僧們在臨安城牀底下見罷。」陳亮一想，必是臨安城有這個地名，這才給濟公行完禮，說：「師傅，我就這就起身，直奔臨安去等你去。」濟公說：「你頭裏走罷。」陳亮告辭，也不到祥雲觀，悄悄劉妙通，自己順大路直奔臨安，在道路之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天來到臨安，陳亮本是初次到京，見人煙稠密，甚是熱鬧，就在錢塘門外天竺街，找了店住。

下，次日由店中出來，打算要逛西湖，自己散步而行。見西湖上有冷泉亭，自己站在蘇堤上，四下觀看，一眼望不到邊，自己信步來到靈隱寺門首，見有兩個門頭僧在那裏坐定，陳亮過去說：「二位師傅，這廟裏的濟公長老，可會回來？」門頭僧說：「他沒在廟裏，時常不在廟的時候多，也許十天八日不回來，也許三五個月不回來，沒有準。」陳亮聽罷，轉身回來，見人就打聽，逢人便問，借問牀底下在那裏，一逢人問這個地方，問了好幾位人，俱皆不知，自己無法，心中一煩，打算找座酒樓喝點酒，回頭問問跑堂的，想罷，自己轉身往回走，來到上天竺街，見路北有一座酒樓，字號是天和，掛着酒幌子，裏面刀勺亂响，過賣傳菜，陳亮進了酒樓，登樓梯上去，靠樓窗臨街有一張空桌，陳亮坐下，夥計趕緊過來擦抹桌案，陳亮要了幾樣菜，兩壺酒，自己自斟自飲，喝着酒，陳亮把夥計叫過來，夥計說：「大爺還添甚麼菜？」陳亮說：「不是添菜，我跟你打聽一個地名，你可知道？」夥計道：「你說罷，大小地名，我都可以知道。」陳亮說：「這臨安城有個牀底下，你可知道？」夥計連搖頭說：「沒有這個地名。」陳亮也不往下再問，心中暗想：「道濟公老人家不能跟我撒謊，沒有這個地名，我那裏問去？」正在心中發惱，只聽下街上一陣大亂，陳亮往下一看，見有一乘小轎，跟着有許多人，各拿刀鎗棍棒，聽轎子內有人哭，彷彿這個樣子，大概是搶人，由西來往東去，陳亮站起來，能夠多時，又見由西來了一人，渾身的血跡，跟着許多看熱鬧的，奔到這酒館，在這樓下爭吵，吵亂嚷，陳亮也聽不明白，把夥計叫過來，說：「夥計，這樓下方才進來那受傷的人，是被何人打的，因為甚麼事？」官說：「老爺，你老人家不是我們這本地人，要問這件事，實實可惱，令人可恨，你可見那位受傷的人，他姓王，跟我們掌櫃的是磕頭的弟兄，因為管閑事，路見不平，被人家打了，他們門外有一家鄰右，姓韓名文成，開錢鋪生理，只因把鋪子荒閉了，欠下蘇北山員外二百兩銀，今日蘇宅管家，去要銀子去，韓文成說：『等賣了房，再還蘇管家。』」依着人把韓文成的妹子金娘拾去作押，把韓文成也打了，那位王三爺多管閑事，要合人打架，被人家打了，來找我們掌櫃的給他出氣，這位蘇北山，是我們臨安城內紳士，又是頭等財主，結交官長，誰惹的了，陳亮一聽說，這天子脚下，要是這樣沒王法，要到了外省，應該如何呢？這是惡棍，他在那裏住家，跑堂的說：「在城內青竹巷四條街，路北頭一大房，門也高大，門外有四顆龍爪槐樹，陳亮聽了，吃完了酒，會錢下樓，進城在青竹巷左右，探了道路，各處一看，自己找了一座茶社吃茶，心中說：「帝都之所，有這樣惡棍，我今既見，就要多管閑事，今夜晚我到他家，把他一家人全皆殺死。」叫他知道天網恢恢，自有報應，想罷，候至天晚，吃了晚飯，找到無人之處，換好了夜行衣，把白天所穿的衣服包好，斜插式繫在腰間，躡房越脊，走了有幾所院落，到了蘇宅，往各處探聽，只到內宅，見是四合瓦房，前出廊後出廈的上房，西裏間屋中燈影搖搖，聽有人說話，就聽見說：「秋香，把茶給我斟上。」陳亮到窗外一看，只見那邊有個小小窟窿，眇一目往裏看，只見靠北牆是花梨俏頭案上，擺上好古玩，順前簷是一張大床上，放着小几，桌西邊坐着一個半老婦人，年約四旬以外，五官清秀，有兩名丫環，兩個僕婦，正伺候吃茶，聽那個婦人說：「員外這時候也不回來，是往那裏去了，見內宅又無男子，好不叫我不放心。」又

見那使女說：太太咱們員外不回來，也應該給送個信來。這內宅男子非呼喚是不能來的。太太你老人家破個悶兒，我們猜猜謎。太太說：我說一個，你們猜去。

花姐最賤是油頭，送舊迎新一夜床。來往客傳情不盡，誰將玉體肯輕揉。

兩個老媽猜了半天，也沒猜着。使女秋香秋桂叫太太說了罷，別悶人了。那太太說：是芝蔴楷，秋香等全笑了。又說：你老人家說個淺近的，我們猜猜。那太太說：我可不說了，說了你們猜不着。又來攪我，秋香說：這回我們不問了。太太說罷，那婦人說：

一條白蛇在烏江，烏江岸上起紅光。白蛇吸盡烏江水，烏江水盡白蛇亡。

說完了，你們猜罷。使女正是思想要猜，忽聽那外邊吧啵一聲响，响亮婦人往外一看，一片紅光，只冲斗牛之間，有一宗忿事驚人。正是：眼見之事由然假，耳聽之言未必真。不知陳亮在蘇宅做出何等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聽奸言蘇福生禍心 見濟公皂白得分明

話說蘇北山之妻趙氏夫人，正同使女僕婦屋中閒談，只聽外面一聲响，大家回頭一看，外面火光冲天。見院中那些花盆架枝桃栢槐樹上俱有火光，僕婦丫環過去一看，只火用手一指就滅。書中交代：原來是聖手白猿陳亮使的調虎離山計。陳亮見衆人出來，自己由房上下來，滴溜一轉身，進到房中一看，見屋中極其幽雅，牆上名人字畫挑山對聯，山水人物工筆寫意，花卉翎毛，順前簾一張湘妃竹的床，挂着床幃幔帳，地下桌椅條櫬，擺着古玩應用物件。陳亮正在屋中觀看，聽外面婆子丫環說：這必是福兒，祿兒兩個孩兒，掏氣弄的這火。說罷，衆人往屋中直奔。陳亮正在屋中觀看，聽衆人要進來，自己一想：只要叫人擲到屋中，可不像話。急中生巧，一擦牀幃鑽在牀底下隱藏。衆人進來，也不知屋中藏着人，方才落坐。只聽外面有脚步聲音，秋香趕緊問：什麼人？外面有人答話：原來是家人得福。秋香說：甚麼事得福說？員外爺回來了。同着和尚，這位和尚，也不在書房坐着，也不在客廳坐，要到太太屋裏來坐着。員外說：趕緊叫太太躲避。躲避太太一聽，趕緊叫丫環把屋中收拾，心中一想：員外不對，外頭有客廳，又有書房，爲甚麼臥室裏講和尚進來，正在思想。外面得祿又進來說：太太快走，員外已然同和尚進來。太太趕緊躲出去，丫環尚未收拾停妥，只聽外面員外說話，說：師傅請你老人家來到我家，就如同你老人家自己俗家一樣，不要拘束。願意那屋裏坐都可以。陳亮在屋中牀底下藏着，心中暗想：惡霸他住家裏讓和尚，也沒好和尚，必是花和尚，外面濟公哈哈大笑，沒有好和尚，我怕你等急了。早來約會了。蘇北山一聽好呀，和尚跑到我媳婦屋裏，拿約會來了。說：師傅你老人家醉了，和尚說沒醉，說着往裏就走。陳亮一聽，大吃一驚，來者非別，正是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心中一想：濟公怎麼會來到這裏，書中交代濟

公自從打發陳亮走後，濟公禪師回到雲蘭鎮梁員外家中，梁員外一見說：「聖僧來了，我只裏甚不放心，自從夜內追賊出去，不見回來，我派家人各處尋你，你老人家上那去了。」濟公說：「我到五仙山祥雲觀睇了睇，那座廟燒了個冰消瓦解，片瓦無存，尺木未剩。梁員外吩咐擺酒，把酒擺上，梁員外陪着喝着酒說：「師傅你從那來，外面帶着都是什麼人？」濟公就把被城隍山老尼姑清真所請到餘杭縣尋找高國泰，帶着蘇祿馮順找着高國泰，要回臨安從頭至尾，已往從前的事細說一番。梁員外說：「原來聖僧去找高國泰，是通家之好，他父在日，合我是金蘭之好，不想他家一貧如洗，叫家人把高國泰請進來，不多時，只見從外邊高國泰進到裏面，梁員外讓高國泰落坐，梁員外說：「高國泰，你家中從前的事情，你可知道？」高國泰說：「我略知一二。」梁員外說：「你父親名叫高文華，乃是餘杭縣的孝廉，我等乃是金蘭之好，那時你尚年幼，提起這話，有十數年的光景，後來你父親去世，你也是幼，也沒給我送信，因此就斷絕往來，不想這些年不見你，落的一貧如洗，方才我聽聖僧提起你的名字，我才知道是你，高國泰一聽，曾記得當初母親也提過，趕緊才站起來行禮說：「原來是老伯父，小姪男有禮，當年我聽我娘親提過你老人家，只因家道寒難，不能應酬親友，未能常常給伯父請安。」梁員外說：「現在你兄弟梁士元正在用功讀書，也少個人指教他，你也不必到餘杭縣去，我把你家眷們接來，你同你兄弟讀書，一同用功，等大比之年，你二人一同下場。」高國泰點頭答應。濟公說：「梁員外，我和尚要化你的緣，梁員外說：「聖僧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濟公說：「你花幾百兩銀，把祥雲觀燒的地基買回來，把劉妙通叫來，給他五百兩銀，叫他回古天山，你把祥雲觀仍然修蓋起來，改爲祥雲庵，把城隍山老尼清真連高國泰的家眷接來，叫他們住，只段事算我和尚化你的緣，要不然，老道張妙興，也得訛你幾千銀子。」梁員外說：「是了，謹遵師傅之命，趕緊派家人去找劉妙通。」此時劉妙通燒的傷痕已好了，來到梁員外家中，梁員外給了他五百兩銀，劉妙通知恩感德，拿銀兩告辭，自己回古天山。凌霄觀去了。梁員外把高國泰留在只裏，把馮順也留下，派妥當家人直奔城隍山迎接老尼姑清真等，並高國泰的家眷一同接來，把諸事辦妥。濟公禪師，只才告辭，梁員外給拿出數百銀，叫濟公換衣裳做盤費，和尚哈哈大笑說：「員外不必費心，我和尚常說，一不積錢，二不積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我不要錢。」濟公帶領蘇祿，告辭出了雲蘭鎮，順大路直奔臨安，一路之上，見天氣晴和，和尚信口歌曰：

參透炎涼看破世態，散淡遊靈徑，逍遙無罣礙，了然無拘束，定性能展才，撒手辭凡世，信步登臨界，拋開生死路，逍洒無靜界，初一不燒香，十五不禮拜，前殿由他倒，後牆任他壞，客來無茶吃，貧朋無款待，誘的由他誘，怪的他怪，是非臨到耳，丟在清山外，也不逞剛強，不把雄心賽，學一無用漢，虧我有何害。

濟公帶着蘇祿往前走，順道路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日到了臨安，見眼前座西朝東一座酒館，和尚說：「蘇祿，你們只裏吃盃酒再走。」蘇祿點頭答應，剛一進酒店，只見蘇北山帶着蘇升，正在這裏吃酒，一見濟公進來，蘇員外趕緊站起來說：「師傅你老人家回來了，一路之上，多有辛苦，可曾將高國泰找來？」馮順那裏去了，濟公就把找高

國泰的事，已往從前之事，述說一遍。蘇北山說：原來如此。師傅多受苦了，請坐。同吃酒罷。濟公同蘇員外剛才坐下，忽然從外面進來一位老者，蒼頭皓髮，鬚髮皆白，手執拐杖，慌慌張張進來。舉拐杖照定蘇員外，攔頭就打。蘇員外趕緊往傍邊一閃，嚇得驚慌失色。說：韓老丈，你我素有相識，再者你我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爲何見我用杖攔頭就打，所因何故？老丈說：蘇北山，我今天跟你一死相拚，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兒已然上錢塘縣去告你，我老漢上你門口上弔去，我這裏有陰狀，蘇祿蘇升趕緊把老丈攔住，見只位老丈氣得真嘔真，蘇北山也不知所因何故，兩個家人把老丈攙扶在板壁上坐。蘇北山說：韓老丈，你不要着急，有甚麼事，要跟我拚命，你說明白我聽聽。韓老丈坐在那裏，緩了半天，嘆了一口氣說：蘇北山，可是我兒欠你二百銀子，把買賣關閉了，應着賣了房子還你錢，你不但不等，你竟敢派家人帶着許多匪棍，把我女兒搶了去，把我兒打了，將賬目折算人，我韓氏門中世代商賈傳家，無故你把我女兒搶去，這了得麼？蘇北山一聞此言說：老丈此言差矣，這件事我實不知道，只其中定有緣故，只不是我手下家人，你問問我如何能做出這樣事，傷天害理之事，甚麼人去找你要錢？韓老丈說：明明是你的家人，當初給我兒送銀子，就是他送的。蘇北山想：半天，想不起這個人來。濟公哈哈大笑說：蘇北山，韓老丈，都不用着急，我帶你們去找這個人去，先叫人去把韓老丈的兒子韓文成找回來，不必叫他錢塘縣告去，打發蘇升去不多時，把韓文成找來。韓文成一見蘇北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說：蘇北山，我這條命不要了，蘇北山說：賢弟，你我知己相交，你欠我二百銀子，我並沒打算跟你要，甚麼人去搶人，把這件事還在我身上，韓文成說：分明是你的家人，去把我妹妹搶了去，打了我一身傷，我正要告你，你還不承認。蘇北山說：只不是，濟公在這裏，只件事求濟公他老人家給辦，和尚說：你們不便爭論，少時，你等自然知道。跟我去，說罷，給了酒飯賬，帶領蘇北山、韓老丈父子，出了酒館，一直往南，進了一條胡同，來到一家門首，和尚就嚷：蘇管家，給你送銀子來了，只見由裏面出來一人，蘇北山、韓員外衆人一看，說：原是你，和尚要捉拿行凶作惡之人，不知出來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蘇北山酒館逢韓老

濟禪師牀底會英雄

話說濟公帶着蘇北山、韓文成來到一家門首叫門，只見由裏面出來一位管家，韓文成一看，說：不錯，找我要銀子，帶人搶我妹妹，就是他。蘇北山一看，原來是蘇祿、蘇北山趕緊叫蘇祿、蘇升，把他揪住，只個蘇福。當初他本是金華縣人，他父親帶他逃難，把他賣給蘇員外家五十兩銀子，充當書童，自從來到蘇員外家，老員外待他甚厚，蘇福自己很積聚兩個錢，就有一樣不好，蘇福最好喝酒，喝了酒不是英雄仗酒雄，坐在門房，不管是誰，張嘴就罵，這天同伴夥友，就勸他，大衆說：蘇福你自己不可這樣糊塗，你常常罵人，倘若叫員外聽見，你是自找無趣。蘇福借着酒性說：我告訴你們衆位，慢說是員外，我拚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打，就是打皇上一個嘴吧，也無

非把我副了，員外也是個人，叫他聽見，他敢把我怎麼樣。正說着話，正趕上蘇北山，由外面回來，聽見蘇福在門房裏大嚷大叫，蘇員外一想，蘇福只東西，真是無法無天。本來素常蘇福在外面胡作非爲，聲名就不好。蘇員外就灌滿了耳兜，今天聽見蘇福在門房裏胡說，蘇員外氣往上撞，來到裏面，吩咐把蘇福叫進來，少時有人把蘇福叫進來。蘇北山說：蘇福你這素常在外面指着我招搖撞騙，任性胡爲，喝了酒胡鬧，我早就要管你，現在如今你只樣任性，實在難容，我本應當把你送到衙門辦你，無奈我只家中乃是積善之家，我不肯做損事，只可你們不仁，我不能不義，你只賣身的五十兩銀子的字據，我也不要了。當時就點火燒了，叫家人把蘇福給我趕出去，是他的東西，全叫他拿了走，永不準進我的門。蘇福自己已有幾隻箱子的衣裳，還有二百多兩銀子，由蘇宅出來，自己住店，手裏有錢，年輕人無管束，自己也沒事，遂終日遊蕩，結交一個朋友，姓余名通，外號人稱金鱗甲。在二條胡同住家，家裏就是夫妻兩口度日，素常就指着女人過日子，在外面說媒拉絳，余通他也往家裏引住了一年多，把錢也都花完了。余通見蘇福沒了錢，就要往外站，蘇福常跟余通抬槓，口角相爭，余鱗甲妻子暗中告訴蘇福說：你可想法弄錢，你要不想主意，余通說了，不叫你在這裏住着，說你沒錢，在我們這裏吃閒飯，養活不起你。蘇福一聽急了，錢都花完了，沒有主意，忽然想起開錢鋪的韓文成，當初借過我們員外二百銀子，是我給送去了，我找他要去。這天蘇福去找韓文成，韓文成應着賣了房給銀子，韓文成也不知道蘇北山把蘇福趕出去，只天余鱗甲說：蘇福你要真打算找韓文成要錢，我到有個主意，現在淨街羅大公子，要花二三百銀子買一位姨奶奶，你們帶着人去，找韓文成要錢，他給錢便罷，如不給錢，韓文成有一個妹子，長的十分美貌，帶人把他搶了來，賣給羅公子，可以賣二三百現銀子，你想好不好？要等着韓文成賣了房給錢，知道幾時能把房賣出去，蘇福一想也好，說：你給約會人，明天就去，他如不給錢，就把他妹子搶來，余通出去，就找了此地痞棍，有二十多位，都是不法之徒，蘇福帶着余通，連余通之妻馬氏，一同去找韓文成要錢。韓文成出來一看，說：蘇管家，我已然着你說，叫你回稟你家員外，等我折變產業給銀子，你怎麼又來了？蘇福說：我家員外說了，這什麼不行，你不給錢，我們員外叫你妹子帶了去，就不跟你要錢了，說着話，馬氏帶人進去，就把姑娘搶出來，攔在車上，拉着就走。韓文成一攔，只些人把韓文成打了，韓老丈一攔，把韓老頭推了幾個筋斗，隔壁鄰居出來，路見不平，要管閒事，只些人把鄰居也打了，大衆就把姑娘搶到余通家中，馬氏又轉了一個媒人，跟淨街羅說：要四百銀子，羅公子說：回頭騎馬到余通家看看，再還價。余通蘇福衆人在家中，靜等候羅公子來，外面濟公叫門，蘇福只打算是羅公子，那裏有人來了，趕緊到外面一看，原來是蘇員外同着韓老丈，韓文成濟公衆人，蘇北山一看，勃然大怒，叫蘇祿蘇升過去，先把蘇福揪住，余通出來要攔，蘇員外吩咐把他揪住，先叫本地地面地保來，別放他二人走了。蘇北山此地人傑地靈，立刻地保來把蘇福余通二人揪住，一面韓文成到裏面一看，韓姑娘倒網

二臂正網着，要不網，姑娘早就自己撞死。正在危急之際，韓文成進來，把姑娘放開，帶出來，找了小轎，叫韓老兒把他女兒送到家去。此時天已掌燈，蘇北山說：師傅，蘇福這兩個東西，是把他們交官廳，是送到錢塘縣衙門去。濟公說：不必，暫爲把他二人帶到你家去，我自負道埋，再者我還有事。蘇北山深信服濟公，就吩咐蘇祿等押着他二人回家去，衆人來到蘇員外家中，天有起更以後，叫人看守着蘇福余通，蘇北山讓濟公來到裏面書房。濟公說：我今天不在，只屋裏坐着。蘇北山說：師傅，要上那屋裏坐。濟公說：我要到你住的臥室裏坐坐。蘇北山一聽說，師傅你老人家到我家，如同你自己俗家一樣，願意那屋坐。那屋坐，叫得福快給太太送信，把屋子騰出來，立刻太太避躲出去，和尚同着蘇員外，由外面進來，剛一到門房，和尚說：來了麼？約會。蘇北山說：師傅你跟誰定約會。濟公說：有約會，不見不散的。準約會，說着話，蘇員外同着濟公連韓文成一並讓着來屋中。陳亮一聽是濟公，隔着牀幃一看，見濟公進來，只屋中地下一張八仙桌，兩邊有椅子，濟公亦上首椅子坐下。韓文成也坐下了。蘇員外說：師傅，先喝酒，先喝茶。濟公說：先坐堂，先把蘇福給我帶來。員外吩咐家人就把蘇福給我帶來。濟公說：蘇福你今天給我說實話，是誰出的主意，搶人，說了實話，我和尚饒了你，你不說實話，把你送當官治罪。蘇福一聽只話，自己也知道濟公爲人善，曉過去未來之事，不敢撒謊，說：聖僧要問我，是被主人逐出去，在店中住。金鱗甲余通把我讓至家中去，我有衣服銀錢，他就幫着使，我的銀錢完了，他就往外逐我。他妻子告訴我說，因爲我沒錢，不叫我在他家住了，我是被窮所困，想出韓文成欠我主人二百兩紋銀，我是經手給送去的，我想要過來，我先使用，不想他當時沒錢，余通聽見，他給我出的主意，叫我搶他妹子，賣給淨街羅公子，以賬目折算人口，不想被主人知道，把我拿來，只是已往之事，並無半點虛話，和尚一聽說，來人把他帶到床前頭，叫他衝床跪着。陳亮在床底下聽的明明白白，心中暗想：哎呀，這件事我錯了，敢情蘇北山蘇員外是好人，一概都是他這家人假傳聖旨，這件事虧得濟公他老人家前來，要不然，還許錯殺了好人。和尚在外面用手點指說：我叫你認準了他，明天你要報應他，無故的想要拿刀殺人，你好大膽子，你自己知道是錯了。蘇北山一聽說，師傅你老人家跟誰說話呢。濟公說：你不知道，你不要多說，來人把余通帶進來，家人把余通帶到裏面，跪到和尚面前，和尚用手指點說：余通你只廝好生大膽，你打算你做的事，我不知道呢。趁此說了實話，我饒你不死，要說實話，我把你呈送到當官治罪。余通說：衆位，這件事實實不怨我，實是蘇福他要找我主人家賬主要賬，與我無干。和尚說：雖然是蘇福他要找他主人的賬主要賬，你就不該給他出主意，余通自己想一想，只件事大概不說不行，莫如我實說了，央求央求和尚，到許把我放了，想罷說：聖僧你老人家不便往下追問，這件事是我的錯，皆因蘇福他在我家住着，想起找韓文成要錢，要去不給，我們商量着，以賬目搶他的人賣錢，和尚點了點頭說：叫他衝床跪着去，你可聽見了。陳亮心中一動，只是叫我聽，和尚在外面答話，可不是叫你一聽。陳亮一想，莫非濟公他老人家知道我在這裏，和尚哈哈一笑說：那是知道，要不知道呢，我還不來呢。我叫你認準了，只兩個人，明天

你好報應他們。蘇北山說：師傅你跟誰說話。和尚說：你不要管。蘇北山只才吩咐擺酒。酒擺上。蘇北山說：韓賢弟你我雖係買賣交易，總算有交情。我素常爲人，大概你也知道。我焉能做只傷天害理之事。韓文成說：也是憐懂。我既往不咎。蘇北山說：給聖僧斟酒。和尚說：斟酒到是小事。我聞你只有味。蘇北山說：什麼味。和尚說：賊味。蘇北山說：那裏有賊味。和尚說：床底下。蘇北山趕緊吩咐拿賊。大概陳亮要想逃走。勢比登天還難。不知該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聖手猿初入靈隱寺 濟長老被請上崑山

話說濟公告訴蘇北山床底下有賊味。蘇北山立刻叫家人拿了繩，往床底下扎了數下，也沒見動作。這時嚇的人連扎幾下，並未扎着。陳亮以爲是躲過去了。心中說：師傅，只可是跟我玩笑。只要是叫人把我拿住，怎麼好。只聽家人說：員外只裏頭沒有賊，要有人拿棍子還試不出來。和尚說：甚麼沒有賊。你拿燈籠照照，或者你們四個人把床翻過來，諺道有沒有。我說有賊，準有賊。蘇員外叫家人進來，把床翻過來。到相道有沒有。家人果然進來。四個人把床一翻，陳亮如何隱的住，自己執刀往外一躡，登時把衆人嚇了一跳。傍邊家人用木棍一截，陳亮刀正剝在木棍之上。衆人一圍，陳亮一害怕往外一跑，刀已撒手。衆人一片喊叫，拿人哪。陳亮早已上房，嚇的不敢久待，到了外邊無人之處，先把夜行衣換上，然後在暗中等候。天光已亮，到了蘇宅門外，只見從裏邊大門一開，蘇福出來，自言自語：員外也不要我了。我可往那裏去呢。正自爲難，只見陳亮過來，說：你站住別走。我正想要打你。那一伸手先把蘇福抓住，掄拳就打。正打的惡奴苦苦哀求，陳亮正打的高興，只見從那邊過來二位，是一早上菓子市，正走至此，只見二人打架過來，說：二位別打，清晨早起來，爲甚麼爭鬥起來。別打了。陳亮抬頭一看，說：你們二位來勸架，我好說話。堂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既是你們二位來勸，衝你們二位完了。只兩人一看，只架到好勸，二勸就完。又一看，認得是蘇福，只不是蘇管家麼。你們二位因爲甚麼打起來。蘇福說：我也不知道。我跟只位也不認識，無冤無仇。我今天早起，由我們宅裏出來，他叫我站住，揪住我也不知因爲甚麼。只二人說：蘇管家走罷。蘇福也不敢不走，打又打不過，自己無奈走了。他剛才走，余通由蘇員外家裏出來，依着蘇北山，要把他二人送縣治罪。濟公說：不必。他二人既是苦求，只回叫他二人知道，如再要不改過，必遭惡報。蘇北山說：既是師傅給他二人講情，便宜你只兩個東西，等到天亮，蘇員外只才吩咐把他二人放了。先放了蘇福，後放了余通。剛一出來，那陳亮一瞧氣往上衝，心說：好東西，要不是你二人，我焉能陟險。想罷，趕奔過去，揪住余通，不容分說，掄拳就打。連踢帶踹，直打得余通滿地亂滾，只一頓比打蘇福還利害。偏巧有個路人一勸，陳亮也就不打了。連說：完了。余通也不知因爲甚麼，忍痛而去。陳亮在只裏立着，工夫不大，見濟公出來，手裏拿着陳亮

那口刀。蘇員外說：師傅，你吃了飯再走罷。何必只喫早回廟。濟公說：我得回廟。我甚不放心。有半月之久。我也未曾回去。說罷，往前來。走了不遠。陳亮在那邊看看。四外無人。要過去。合濟公要刀。又不敢過來。只聽濟公那裏說：你真好大胆。還要合我要刀。你一過來。我就拿刀剝你。眼見之事。猶然假。耳聽之言。未必真。無故要殺人家。滿門家眷。也不訪察。真假虛實。我把只刀一賣。誰要買。我賣給誰。只見那邊有一位是專買古玩字畫。書劍。刀劍。一聽濟公之言。過來一看。那刀是純鋼打就的。看了看說：師傅。你老人家要多少錢。我買。和尚說：你給我兩瓶酒。錢。你就拿去。那人說：師傅。你要喝多少錢。一壺的。和尚說：我喝十兩銀一瓶的。那人一笑就走了。陳亮只跟到西湖冷泉亭。過來跪倒說：師傅。我是一時開懷。做錯了事。你老人家慈悲罷。濟公說：你起來。把刀給你。跟我回廟。陳亮答應。跟隨在後。到了靈隱寺山門。見了門頭僧。濟公說：二位師弟。我收了徒弟了。你二人看好不好。淨明一看。連連說：大喜大喜。師兄請罷。濟公說：也得引見引見。陳亮。你過來給你師叔叩頭。門頭僧只是說：不敢當。濟公說：你不必說虛話。頭是要叩的。你二人受了禮。給徒弟多少錢罷。二人說：沒有。沒有。那麼來的錢。你不要取笑。濟公帶陳亮進了山門。只見那邊監寺的。正在那裏站定。濟公說：陳亮快過來。給你師太爺叩頭。廣亮說：別叩頭。我沒錢。濟公帶陳亮到方丈屋內。先給老方丈行禮。然後行到大雄寶殿。先拜佛。後鳴鐘。擊鼓。聚集大眾僧人。說：衆位師兄弟。我可收了徒弟了。你們衆位多要照顧。可有一件。陳亮。你是我徒弟。我要想酒喝。你就給我沽酒。我要想吃肉。你就給我買肉。陳亮答應是。徒弟理應伺候。師傅。濟公說：你要沒了錢呢。陳亮說：徒弟有錢沒錢。我有地方去找。和尚說：不必找。要偷在本廟偷。都是你師叔師太爺。那個看見也不能嚷。我說只件事對不對。衆僧一聽都笑了。說：好。你先教他偷。有甚麼師弟。自此日起。每日陳亮給沽酒買肉。供奉濟公。陳亮把所有的錢也都花完。把衣服也當了。不到十幾天。把衣服也都當完。只日實沒有錢了。自己一想。我今夜出去偷些錢。好供奉師傅。候至天有三更之時。只見濟公睡着了。陳亮自己起來。先把那夜行衣包拿起來。要走。只聽濟公那邊說：我告訴你在本廟裏偷。你不聽我的話呀。好的。先給你落了髮。我好管你。濟公站起來。到了齋堂之內。說：伙計們。給我一壺開水。那監齋僧說：好。你黑夜要開水何用。濟公說：給徒弟剃頭落髮。先捨了一把開水壺。到了外邊。此時衆僧聽見喊嚷都來了。說：黑夜之間。你又犯了瘋病。陳亮不能動轉。衆人作好作歹。把陳亮拉到外邊。說：你快去罷。他是瘋子。陳亮此時也能活動了。到了外面。換上夜行衣。偷了幾十兩銀。天亮把自己衣服都贖了來。換上。找了一個小飯館。進去要了四樣菜。緊靠後門坐下。喝了一口酒。自己心中盤算。本打算要出家。不想鬧的只樣。我想濟公乃是有道德高僧。進廟之時。先不給我落髮。莫非我不應出家。自己正自後悔。只聽外邊說：好一個酒館。我今日要一醉方休。古人說的。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說着話。由外邊進來。正是濟公長老。只因衆僧把陳亮放走。他惱了。說了監寺廣亮兩吊錢。一早出廟。到西湖把

兩弔錢都拖捨了。一個也沒留，來到酒館門首，他一看裏面人多，一邊說着話，就進來了。陳亮一看吓的跑了，濟公到了桌兒一旁落坐，拿起酒來就喝，過賣一看說：「要菜的走了。」和尚喝上了，和尚一邊喝着，口裏說道：「酒要少吃，性不狂。」戒花全身保命長，財能義取天加護，忍氣與家無禍殃。」

吃了酒足飯飽，站起來要走，過賣一攔，說：「和尚沒給錢哪？」別走，濟公說：「你到櫃上說，給我寫上，改日我來還你。」好否？過賣說：「和尚我們只裏沒有賬，濟公說：「沒賬好辦，叫你們掌櫃的去買一本賬，過賣說：「你不要開玩笑，我們只裏有賬的。」和尚，我們不認識你，故此說沒賬。」濟公說：「敢則是你不認識我，你可是胡說？你們都認識我，過賣說：「我們要是識你，裝不認識，我是個忘八。」和尚說：「你罰了誓了，你長只們大，連個和尚都不認識，過賣說：「我知道你是個和尚，不知道是那廟裏的和尚，正合他爭鬥，那掌櫃的過來說：「和尚你打算攪我，可不成，沒錢走不了。」正自二人爭嚷，只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說：「和尚吃了多少錢，我們給罷。」我找和尚如同攢冰取火，軋沙求油，師傅你老人家快跟我來呀。」濟公一看，不知來者二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濟公捨銀救孝子 趙福貪財買巨石

話說濟公正自同過賣耍笑，從外面進來兩個人，是長隨打扮，先給還了飯賬，然後過來給濟公行禮，說：「三僧，我二人趙福趙祿，是這臨安太守衙門的。」我二人伺候太守老爺，只因我們太夫人雙目失明，我們老爺接着信，遍請名醫調治，請了多少先生，都說治眼科不行，有一位養叔和李懷春李先生，在我們大人跟前，把你老人家薦舉出來，說你老人家在秦相府治大頭，纔在蘇宅治過緊痰絕，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世外的高人，故此派我二人前來請好容易才得找着來，求你去給治病，望聖僧大發慈悲，跟我走罷。」濟公說：「我一個出家人，那裏懂得醫道，你二人回去罷，我不會治眼。」趙福趙祿苦苦哀求，濟公方才應允，跟隨二人來到知府衙門以外，趙福趙祿二人進去回話，工夫不大出來，說：「我家大人說了，衣冠不整，在書房恭候。」濟公哈哈大笑，口中說道：「行善之人有善終，作惡之人天不容，貧僧前來點點愚蒙，只怕今人不惺忪。」

濟公跟着來到裏面，只見太守降階相迎，頭戴四楞青緞方巾，雙飄秀帶，身穿翠藍袍，腰橫玉帶，象底官靴，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三綰黑鬚，飄洒胸前，和尚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尊國忠良，太守一見濟公，忙躬身施禮，說：「弟子久仰聖僧大名，今日得見，真乃三生有幸。」濟公打問訊答禮，相道讓進家，到屋中落坐，家人獻上茶來，原本只位太守姓趙，叫趙鳳山，乃是科甲出身，為人極其精明，自他有一個兄弟，叫趙鳳明，自幼父母雙亡，跟着孀母長大成人，近來接到家信，知道孀母老太太把眼壞了，連忙請先生打算到家，給老太太治眼，無奈請了幾位先生，都說不行，只有李懷春薦舉濟公，說：「濟公精通岐黃，手到病除。」故此今天把濟公請來，趕緊吩咐置酒款待，說：「求聖僧到崑山前去治病，和尚慨然應允，老爺既是吩咐，我和和尚焉敢不從命。」趙太守說：「我派趙

福趙祿二人伺候聖僧，和尚說：「不行，不行，老爺派只二位伺候我，他們二位穿的是甚麼衣裳，我和尚只個樣，他們二位伺候，我有點不像罷。」太守說：「只到好辦，我給聖僧拿一身衣裳換換，本來聖僧衣裳太爛，換一身就行了。」和尚說：「不行，我不愛穿新衣裳，我就是只個樣，既是老爺派，只二位管家伺候我，我可有一句話，只不是當着你們老爺，我要把話說明白，你們二位伺候我，走在道上，我說走就走，我說住就住，可不准違背我，那時要一違背我，我就回來不去了。」趙福趙祿二人連連點頭。太守立時寫了一封家信，多帶黃金數錠，問：「聖僧是坐轎是騎馬，是坐車是坐船？」和尚說：「我騎路。」太守說：「聖僧騎鹿，我那裏找去？」和尚說：「我騎道路之路，全不用，多帶點盤費就得了。」給我帶二百五十兩銀子，太守點頭答應，把銀子備好了。和尚告辭，帶着趙福趙祿起程。趙福趙祿一想到崑山縣來回有五十兩銀子，富足有餘，我二人每人剩一百兩，道路上好好伺候和尚，只次差到當着了，跟着和尚往前走。天有正午，和尚說：「住店，只兩人說：『是到了店裏要酒要菜吃，喝完了。』」和尚躺下就睡，只兩人坐着直到掌燈時，和尚睡醒了，又要酒要菜吃，喝完了。趙福趙祿瞞了，和尚說：「算結賬，我睡醒了，我高興了，要走了，兩個人睡眼朦朧，跟着深一脚淺一脚走了一夜，天亮人家都出店，他們進店，只兩人也顧不得吃，躺下就睡了，和尚要酒要菜吃，只兩人睡了一天，醒了，有了精神，想着吃的甚麼走呀，和尚又不高興了，和尚睡了，只兩個睡了一天，倒不要翻，瞪着眼睛看着和尚睡了一夜，天亮只兩人倦了，和尚却睡醒了，吃酒算店賬起身，只兩人迷迷糊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安神，和尚調動的實在難受，只一天正往前走，離崑山縣不遠，臨近有一個山莊，在一個籬笆院內，有三間土房，聽那面嚎啕痛哭，說：『不睜眼的神佛，無耳目的天地，我窮困至此，老娘你老人家一死，我連棺材都買不起。』」濟公禪師按靈光一算，早已知道，只裏住着只人，姓高，叫高廣立，原本是一個孝子，打柴爲生，侍母至孝，皆因他只天打柴，由山上一滑摔倒，把腿摔傷，有人把他搭回家中，他母親一睜，一着急，又沒餘錢，如何是好，急得老病復發，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高廣立連棺材都買不了，自己嗷嗷痛哭，正在悲歎之際，濟公在外聽見，和尚心中一動，好事人人願做，要一花銀子，就掌不得，我和尚要明着把銀子賜濟他，大概趙福他二人准不願意，濟公想罷，用手衝籬笆，望裏面一指，說：「二位管家，你們看寶貝，趙福趙祿一看，裏面有一塊石頭，七楞八角，朔朔放光，金光繚繞。」趙福趙祿二人一看，就問說：「聖僧，那是甚麼？」濟公說：「那是寶貝，價值連城。」趙福說：「既是寶貝，他們本主爲甚麼不收起來，放在這裏？」濟公說：「你好好糊塗，常言說：『運去黃金失色，時來鐵也增光。』」本家必是沒造化，不知道，要知道是寶貝，決不擱在這裏，我和尚過去買罷，你們兩人別過去，我去買去。若賺了錢，你們兩人二一添作五平分。我和尚不要。」趙福說：「只要賺了錢，我二人之孝敬聖僧，你過去買去罷。」和尚趕上前去問：「裏面有人麼？」只見裏面出來一個婦人，身上襤褸不堪，說：「呦，大師傅找誰呀？」濟公說：「我聽見說你這裏死了人，我和尚問問，放餓口不放，只婦人一聽說，大師傅，我們這裏連棺材都沒有，還能放餓口，大師傅，你請罷，我們也捨不起齋飯。」和尚說：「我也不化你們齋飯，和尚用手一指，頂籬笆門的石頭說：『你們只塊寶

貝賣不賣。婦人一想：我們還有寶貝，只石頭由我過門來扔着，就這裏頂門，無用之物，也怎麼說是寶貝，想罷，只婦人說：賣呀，和尚說：要多少錢，只婦人愣了半天，半晌無語，也不知要多少錢好，和尚說：你也不用要價，我給你一個價，我多了也沒有，給你二百三十七兩銀子，你賣不賣。趙福趙祿二人一聽，心說：他到真能給價，二百五十兩銀子，花了十三兩，還剩二百三十七兩，他還說他會買東西，把銀子全給人家，兩個人聽着生氣，那婦人聽和尙一給價，有心賣罷，又怕賣漏了，有心不賣罷，真等錢使用，想罷說：賣了。和尚說：趙福趙祿快給他銀子，你們抱起來就跑，你吊了地下，驚走了寶貝，可是一文錢不值。趙福過來，把二百三十七兩銀子放在地下，趙福說：趙祿你幫我抬着，趙祿說：我不幫你抬着，你先抗着，你抗不動，我再換你。趙福一想也好，把石頭抗起來，真有七八十斤重，走了有一里多地，抗得力盡筋乏。趙福說：聖僧只寶貝叫甚麼名字，和尚說：就叫押狗石。趙福說：聖僧我抗不動了，歇歇貝可不錯，就是只個名兒可不好，怎麼叫押狗石呢，和尚說：本來就叫只名兒。趙福說：聖僧我抗不動了，歇歇行不行，和尚說：不行，要往地下一擱，走了寶一文錢不值。趙福說：抗在那裏賣去，和尚說：在崑山還賣不了，還得抗回臨安賣去。趙福一聽說：要把我押死了。趙祿：你分錢不分。趙祿說：分錢。趙福說：你分錢，別叫我一個人抗着，你也換換我。趙祿把石頭接過來抗着說：聖僧要在崑山賣行不行，和尚說：也行，無非少賣錢，要到臨安賣，可以賣兩萬銀，要在崑山賣就賣一萬銀少一半。趙福趙祿說：我們沒得兩萬銀的命，就到崑山賣也好，只兩人押的渾身是汗，好容易來到崑山，到了十字街，熱鬧地方，和尚說：你們倆把寶貝抗着，站在這裏賣吧，只見由旁邊過來幾個人，看這兩個人的衣冠整齊，搵着一塊大石頭站着，衆人問道：二位是做什麼的。趙福說：賣寶貝，有兩個人說：可就是只塊石頭是寶貝。趙福說：是，這兩個人微微一笑走了，連連十數次，俱都如是。一問就走。趙福二人正在發愣，只聽那邊有人說：世界上有買的，就有賣的，你真罷。趙福二人睜睛一看，來了兩位買主。當時趙福二人就想發財，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崑山縣巧逢奇巧案 趙玉貞守節被人欺

話說趙福趙祿二人正賣押狗石，從外邊進來二人，問：這塊石頭要賣多少錢。趙福說：白銀一萬兩正。那二人一語未發，回頭就走，和尚說：二位請回來，我們要的多，也不算賣了。你二位還個價錢，我們滿錢要價，你二位就底還錢，倒是給多少。那二人說：我們是有人送給我一條狗，他竟跑，我想用練子把只狗鎖在這塊石頭上，他就跑不了啦，你們要的價錢太大，我要還價，你可別惱，給你一百錢罷，和尚說：一百錢也不少，你給滿錢罷。那人說：也好，我就給你滿錢，把錢給了，僱了一個開漢，抗着要走。趙福說：濟公，這宗寶貝賣一百錢，那如何行，和尚哈哈大笑說：這塊石頭除却他還怕沒主要哪。趙祿說：一百錢夠挨押的錢了，和尚說：你二人二一添作五，一人五十文，我一文不要，你們嫌錢，我再給你二人去找寶貝，短不了，不定甚麼人遇見二人一聽，也不敢說

別的話，無奈說去罷。我二人這一回差事白當了，分文不落已，和尚說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只聽對面有人說，快躲開，來了瘋婦人了，見人就打，這可不好。濟公一聽，這件事必得我算算，按靈光連擊三掌，口中說：好好，這件事，我焉能不管，這還了得。正自思想，只見從西邊來了一個瘋婦人，年有二十以外，姿容秀美，身穿青布裙，藍布衫，青絲髮散亂，口中說：來呀，你等隨我上西天去見佛祖。濟公一聽，早已明白說：好哇，因開我也瘋了，撒腿往前就跑。趙福趙祿隨後追，書中交代，這是怎麼件事呢。原來崑山縣有一家紳士人家，姓趙名海明，字靜波，家中豪富，膝下無兒，就是一個女兒，名叫玉貞，生的秋水為神，白玉做骨，品貌端嚴，知三從，曉四德，明七貞，情九烈，多讀聖書，廣覽列女文。趙海明愛如掌上珠，家大業大，又是本處紳士，姑娘長大十八歲，尚未許配人家，皆因趙海明一宗皮氣不好，先前常有媒人來給姑娘提親，海明不是把媒人罵出去，就是趕出去，因此嚇的媒人不敢去了。他有一個本族的兄弟，叫趙國明，乃是鄉紳人家，也是個本處大財主，在外面做過一任武營裏千戶，後來告職在家，中養老，為人極其正直，這一天來，他族兄趙海明，二人在書房談話，趙國明就問：兄長今年高壽？趙海明說：我今年五十八歲，賢弟你忘了，趙國明說：今年嫂嫂多大年歲？趙海明說：今年六十，比我長兩歲。趙國明聽罷，點了點頭說：兄長，你還能活五十八歲麼？趙海明說：賢弟此言差矣，壽夭窮通是命，富貴榮華自修，壽數焉能定準。趙國明說：既然如是，我有幾句話勸你，我姪女已然十八歲，媒人一來說親，你就罵出去，再不然搶撥出去，你莫非等着你死了，叫我姪女自己找婆家去。自古以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常禮。趙海明一聽，長嘆一聲說：賢弟有所不知，這並非是我，不給你姪女找婆家，皆因來的，那些媒人，所提的，不是浮浪子弟，就是根底不清，都不對我的意思，我要給你姪女找婆家，到不論貧富，只要是根本人家，本人五官相貌端正，不好浮華，就可以行，真要給一個浪蕩子弟，豈不把姪女終身就誤。再說兒女姻親大事，也不能粗率就辦。趙國明說：我來就為我姪女的親事而來，偕們這西街李文芳，李孝廉，他有一胞弟，叫李文元，新進的頭一名文學，小考時也中的小三元，人稱為才子，今年十八歲，我想此人將來必成大器。趙海明說：好，明天你把這位李文元約來，我來求他寫兩幅對聯，我要看看此人品如何。趙國明點頭答應。次日早飯後，把李文元帶來。趙海明一看，果然生得的丰神飄洒，氣宇軒昂，五官清秀，品貌不俗，連忙讓至書房，家人獻上茶來。趙海明說：我久仰大名，未能拜訪。李文元說：晚生在書房讀書，所有外面應酬，都是家兄，故此我都不認識。談了幾句閒話，又盤問些詩文。李文元對答如流。趙海明甚喜，然後書童研了墨，求李文元寫了一幅對聯，寫完一看，上寫是：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寫的筆法清秀，趙海明甚為愛惜，寫完了，又談些閒話。李文元告辭要走，趙海明送至外面，回來就托趙國明去說，只門親事，三言五語，這也該當是婚姻，就停當了。擇日下禮行茶，過了有半月，又擇了日子，搬娶過門。趙海明陪送嫁粧不少，自過門之後，李文元夫妻甚是和好，過了一年之後，這也是該當李文元下場，自到場已後，自己

以爲必中，焉想到。

不要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中試官。

三場之後，竟自脫科不第，名明孫山，李文元心中鬱悶成疾，到家總說，考試官無眼，這樣文章不中，越病越利害，不知不覺病體深重，趙氏玉貞衣不解帶，晝夜伺候，不想大限已到，古語說的是。

好花偏逢三更雨，明月忽來萬里雲。

李文元一病不起，嗚呼哀哉，竟自死去，派人給趙海明送信，海明一聽這話，如站萬丈高樓失脚，揚子江斷纜崩舟，老夫妻連忙來到李宅，一見死屍痛哭不止，到了女兒房中，只見趙氏玉貞，連半滴眼淚都未落，趙海明合黃氏安人說：兒呀，你這樣命苦，你丈夫去世，如何你不傷心，趙氏一聽說，娘親爲孩兒紅顏薄命，我懷中有孕，已然六個月之久，我此時雖然是五內皆裂，就不敢哭，怕傷損胎，爲之不孝，久後生養要是一男哪，可以接續李氏門中香烟，要是一女，也是我那去世丈夫一點骨血，說着話，甚是悲慘，那趙海明夫妻，又是勸解，又是悲哀，李文元芳請人開弔念經，過了幾日，發引已畢，趙氏玉貞苦守貞潔，過三四個月，腹中動作，差人把趙海明夫妻請來，臨盆之際，有收生婆伺候，生了一男，起了一個乳名，叫末郎兒，每逢丈夫去世，守節婦婦，生這個孩兒，說傳叫慕生，正字是末生兒，人乘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陰陽合而後雨澤降，夫婦合而後家道成，聞言少絃，趙氏自生了此子之後，單打出一所院子，守節三載，兒童非呼喚不準進，院中去，趙海明夫妻也時常來看女兒來，一天，趙氏向他父母說：爹爹，娘親，明天備一分壽禮來，明天是我哥哥李文芳的壽誕之辰，前來給他祝壽，好叫他照應你這苦命的外孫子，趙海明夫妻點頭說：我夫妻明天必到，給他祝壽，說完了話，夫妻二人回了家，次日先叫家人送來燭酒桃麵，又送一軸壽幛，然後安人坐着轎，員外騎馬，帶領僕從人等，來到李宅門首，一看，真是車馬迎門，白馬紅纓，那些不是親的也來強說是親，本來李文芳又是本處的紳士，又是財主，又是孝廉公，本處誰不恭敬，所有峨山縣的舉監生員，紳董富戶，都來給他祝壽起來，李文芳才三十一歲，家中大排筵宴，款待親友，趙海明夫妻來到裏面祝壽，李文芳說：親家翁自我兄弟去世，你我久未得暢敘，今天趁此佳期美景，等晚間應酬親友散去，家中現成的粗酌野芹，你我今天可以暢談，趙海明明點頭，天至掌燈以後，衆親友俱各散去，在書房擺了一桌酒，李文芳同趙海明慢慢小飲，吃着酒，談了些閒話，天有初鼓之際，只見有外面進來一便女，手中拿着一個滅燈，站在桌前說：親家老爺，員外爺，可了不得了，方才嚇了奴婢一驚，方才親家太太同大奶奶在上房屋裏吃酒，叫奴婢等去請二主母，我方到東院門前，緊對着書房那裏，只見那邊一條黑影，我一害怕，也沒膽出是甚麼來，把燈籠也滅了，李文芳趙海明一聽這說，心中詫異，把燈籠點上，二人跟着來到東院門首，叫使女叫門，使女叫了一聲，二奶奶開門，只聽裏面脚步响聲，把門一開，跑出一個男子，赤身露體，趙海明李文芳一看呀，叫了一聲，有一宗怪事驚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貞節婦含冤尋縣主 濟禪師耍笑捉賊徒

話說使女正叫趙氏守節的院門，從裏面跑出一個赤身露體的男子，李文芳一把沒揪住，氣得顏色更變，說：「趙海明，你來看，這是你養的好女兒，俺們來書房說二人來至書房，酒也不能喝了，趙海明氣得顏色改變，在那裏默默無言，李文芳說：『俺們是官罷是私休，要是官罷，俺兩個人到崑山縣打一場官司，你願意私休，你寫給我一張無事字，我寫給你一張替弟休妻字。』我李氏門中，世代詩書門第，禮樂人家，沒有只不要臉的人，給我敗壞門風。趙海明是一位讀書明理的人，一聽李文芳只一逼話，自己本來是沒得話，趙海明說：『官罷私休，任憑你罷。』趙海明要是不講理，也有這話，我女兒在我家，好好端端，到你家這是你家的門風，我能管三尺門裏，不能管三尺門外，無奈趙海明不能這麼說，李文芳說：『要是依我，俺們私休。』趙海明說：『也好，我先寫給你無事字，使女站在一旁聽明白了，跑到裏面上房說：『親家太太，大奶奶，可了不得了，奴婢去請二奶奶去，走在東院門首，把燈籠滅了，我到書房點燈籠去。』親家老爺跟員外爺送我出來，一叫二主母的門，由二奶奶院裏跑出一個男子，渾身上下，一點衣服也沒穿，員外爺跟親家老爺都睜見了，也沒抓着這個人，我聽員外說：『要寫替弟休妻字，親家老爺要寫無事字，這怎麼好？』黃氏老太太一聽這話，嚇的顏色更變，女兒院中出這個事，酒也喝不下去了，大奶奶本是賢德人，素常妯娌很和美，一聽這話也愣了，趕緊同黃氏老太太夠奔東跨院，來到趙氏玉貞這屋中一看，地下還點着燈，陰陰慘慘，這西裏間是順前簷的床，見趙氏懷中抱着小孩，臉衝裏合衣而睡，已然睡熟，在他旁邊有一身男子褲褂，男子鞋襪各一雙，使女過去叫二奶奶醒來，連叫數聲，趙氏驚醒，睜睛一看，娘親、嫂嫂，帶着許多丫環，僕婦在地下站着，趕緊問：『娘親還沒回去了，方才我抱着孩兒睡着，也不知天有什麼時光，黃氏說：『兒呀，你怎麼做出這樣事來，叫我夫妻二人有何面目見人。』趙氏一聽說：『娘親孩兒做了甚麼事了，旁邊有個使女愛說話，就把方才之事，如此如此述說一遍。』說：『二主母，你不必裝怒，這男子的衣裳鞋襪，還在這裏，大奶奶就問說：『妹妹，這是怎麼一段事情，素常你不是這樣人。』黃氏也是這樣說：『趙氏玉貞一聽此言，是五內皆裂，氣得渾身立抖，身不搖自戰，體不熱汗流，自己長嘆一聲說：『娘親，孩兒此事也難以分辨，有口也難以分訴。』這叫：『渾濁不分鯉共鱉。』水清才見兩般魚。」

正在說話之際，只見趙海明同李文芳進來，趙海明一睜，氣往上撞，告訴黃氏：『你還不把你這不要臉的女兒帶了走，我如今與李文芳換了字樣，外面轎子已然都預備在院中。』趙氏玉貞抱着小孩，來到外面，方要上轎，李文芳過去一把抓住說：『趙氏，你這一回娘家，不定嫁與張王李趙，這孩兒是我兄弟留下的，趁此給我留下，由趙氏懷中把孩兒奪過去，趙氏放聲痛哭，坐着轎，母女同趙海明回了家，到了家中，母女下轎，來到上房，趙海明氣昂昂把門一鎖，扔進鋼刀一把，繩子一根，說：『你這丫頭，做這無臉無恥之事，趁此給我死，如不然，明天我把你活埋』

了。黃氏老太太一心疼女兒，身子一仰死過去了。趙氏玉貞一想：我要這麼死了，死後落個遺臭萬年，莫若我死在崑山縣大堂上去，死後可以表我清白之名，自己想罷。拿刀把窗戶割開，自己鑽身出去，到了外面一看，滿天的星斗，不敢走前院，直奔後面花園子角門，開了角門一眇，黑夜光景，自己又害怕，往外一邁步，門檻絆了一個跟頭，拿着只把刀，把手也碰破了，流了血，擦了一身的血跡，把刀帶好，自己往前行走，深一脚淺一脚，心中又害怕，又不認得縣衙門在那裏，心中暗想：倘要被匪人掠搶，自己是活是死，走到天光亮了，自己也不知東西南北，正往前走，只見有一位老太太，端着盆倒水，一見趙氏頭上青絲髮散亂，一身的血跡，不由的心中害怕，說：「這不是瘋子麼？」趙氏玉貞一聽，借他的口氣說：「好好好，來來來，跟我上西天成佛做祖，嚇的老太太撥頭就跑，見人就告訴，來了瘋婦人了，甚是利害，過路人又要暗，聚了人不少，趙氏玉貞也找不着崑山縣，天有已正，正往前走，只見對面有人喊：「我也瘋了，躲開呀。」趙氏擡頭一看，由對面來了一個窮和尚，口中連聲喊：「我也瘋了，趙氏看這和尚，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的污泥，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絨，裏裏疙疙瘩瘩，光着脚穿着兩隻草鞋，走道一溜歪斜，脚步猖狂，趙氏一眇，大吃一驚，心說：我是假瘋，這和尚是真瘋，倘若他過來跟我抓到一處，揪到一處，打到一處，那便如何是好？嚇的不敢往前走，來者這瘋和尚，正是濟公，後面趙福趙祿跟着，一聽和尚說：「我也瘋了，可是氣就大了，他倆想花二百三十七兩銀子，買了一塊石頭，壓的我二人力盡筋乏，賣了一百錢，他無故又瘋了，到要看看怎麼樣，只見濟公來到瘋婦人跟前，止住脚步，和尚口中念道：要打官司，跟我去，不認衙門，我帶着去，說着話，和尚頭前就走，趙氏一想：莫非這和尚也有被屈含冤之事，他要打官司，我何不跟他走，和尚頭裏走，趙氏後面就跟着，大家看着真可笑，往前走了不遠，只見對面來了轎子，和尚口中說：「得了，不用走了，崑山縣的老爺拜客回來，我和和尚過去攔輿喊冤告狀，有甚麼事，都辦的了，我和和尚過去一喊冤，轎子就站住，我非得打官司，誰也攔不了，趙氏一聽，崑山縣老爺來了，心中說：這是該我鳴冤了，不多時，只見從那邊旗鑼傘扇，清道飛虎旗，鞭牌鎖棍，知縣坐轎，前護後擁，跟人甚多，只位知縣姓曾名士侯，乃科甲出身，自到任以來，兩袖清風，愛民如子，今日正是迎官接送回來，趙氏在道旁喊：「冤枉哪，轎子立刻站住，老爺一看，只見那道旁跪定一個婦人，年約二十以外，身穿縞素，知縣看罷，吩咐擡起頭來，只見那婦人擡起頭來說：「老爺，小婦人冤枉，知縣一看，說你爲何叫冤，從實說來，趙氏說稟大人，小婦人趙氏，配丈夫李文元，丈夫去世，小婦人守婦只因昨天是哥哥的壽誕之辰，天有初鼓，小婦人在東院，抱着末郎兒已然睡熟，使女叫門，從小婦人院中跑出一個赤身男子，上下無根線，我婆家哥哥，見事不明，也不知道怎樣，寫了一張替弟休妻字樣，我父親見事不明，寫了人家一張無事字樣，把小婦人帶回家去，給了繩子一根，鋼刀一把，叫小婦人自尋死道，小婦人非惜一死，怕明婆家哥哥李文元，清官難斷家務事，打算要不管，只聽人羣中有一窮和尚說：「放着案不辦，只會比錢根知縣。」

一聽說，什麼人喧嘩，別放走了，拿住他，官人過去一找，踪影全無，老爺吩咐把那婦人帶着回衙，到了衙門之內，下轎陞堂，又把趙氏叫上來一問，只見趙氏一字不差，照方才所說的話不二，知縣知道趙海明李文芳二人是本處二個紳士，傳來一問便知，想罷吩咐差人，先把趙海明李文芳傳到，聽差人等答應，立刻就到趙宅門首，一叫門上人出來問明白，到裏邊一回話，趙海明一聽，心中一動說：好了，頭你上縣衙去，現在我有甚麼臉在崑山住着，就跟人到了衙門，先稟見，知縣一看，是五品員外模樣，五官純厚，看罷問道：趙海明你女兒告你，你要從實說來，趙海明說：老父台在上，職員家門不幸，出這樣事，求老父台給職員留臉，不必問了，我要不親給見，如何能答應，知縣說：事已到堂，焉能糊裏糊塗下去，本縣必要問明白，只見人來回話，李文芳到，不知此案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巧取供審清前案

趙鳳鳴款留聖僧

話說知縣正在公堂之上，審問趙氏，下面差役上來稟報，將孝廉李文芳傳到，知縣吩咐帶上來，原本李文芳正在家中料理家務，外面家人進來稟報說：老爺現在外面，有崑山縣的差人來傳老爺過堂，是偕們二奶奶把你告下來了，李文芳一聽，勃然大怒，說：好一個趙海明，這廝反覆無常，你既不要臉面，我還怕羞恥，自己把趙氏屋中，那身男子的衣裳帶着用包袱包着，跟着差人來到縣衙，稟見知縣，口稱：老父台在上，孝廉李文芳看老爺行禮，老爺抬頭一看，見李文芳年有三十以外，頭戴粉綾緞色幅巾，迎面嵌片玉綉帶雙飄，上面走金線鑲金邊綉三藍花朵，身穿粉綾緞色袍，綉三藍富貴花，腰繫絲絛，足上象底官靴，面皮微白，眉分八彩，目如朗星，五官清秀，透着精明強幹，老爺看罷說：李文芳趙氏是你甚麼人，他把你喊冤告下來，你可知道，李文芳說：回老父台，晚生知道，說皆趙氏犯七出之條，我兄弟已然故去，故此我寫了替弟休妻的字樣，趙海明寫了無事字，他情願把女兒領回，不必經官，免致兩家出醜，不想趙氏又聽他父親趙海明串唆，來捏詞誣告，老爺一聽說：趙氏犯七出之條，有何為憑據，李文芳說：老父台有憑據，若沒有憑據，晚生也不敢無事生非，他是守節的婦人，晚間由他院中跑出赤身露體男子，裏面有男子的衣服，晚生業已帶來，請老父台過目，把包袱遞上去，知縣打開一看，裏面是男子頭巾褲褂鞋襪，老爺一看問：趙氏你屋中可見這包袱沒有，趙氏說：回老爺，不錯這包袱是在小婦人屋裏來着，老爺說：你既是守節的孀婦，你那院中又沒有男子出入，你竟有男子的衣服，你還來刁詞誣控，攪擾本縣，大概抄手問事，萬不肯應，拉下去給我掌嘴，趙氏一聽，心中一動，我要在崑山縣堂下捱了打，我有何面目見崑山縣的人，再者趙氏門中，豈不玷辱，莫如我一死到好，死後必有穩婆驗我，可以皂白得分，我落個清白之名，想罷自己往前跪扒半步，說：大老爺，先不必動刑，小婦人有下情告稟，老爺說：你講，只要說得有情有理，本縣並不責罰你，趙氏說：小婦人我苦守貞潔，我院中並無男子出入，老爺如不信，有跟同榻而

睡的人。老爺一聽，心中一動，既有跟他同床共榻的人，這事也許別人做的，他不知情。老爺說：「甚麼人跟你同床共榻？」趙氏說：「是我那孩兒末郎的奶娘李氏。老爺吩咐傳李氏，手下差役人等下去，不多時把李氏傳到。」上堂，李氏說：「好，我二主母把我告下來了，我正要到堂前去鳴冤，來到公堂跪倒說：『老爺在上，小婦人李氏，給老爺磕頭。』老爺睜睛一看，見李氏有三旬以外年歲，長得姿容丰秀，身穿藍衫，青裙，足下窄小宮鞋。老爺說：『李氏，你二主母院中跑出一個赤身的男子，這男子衣服是那裏來的？』你必知情，從頭說了實話。與你無干。」李氏說：「回大老爺，小婦人我不知道，我昨天告假回家。老爺一聽，在上面把驚木一拍，做官的人講究聆音察理，見貌辨色，說：『李氏，你滿嘴胡說，你也就該打。』你當奶娘，你說告假，難道說你走了，把孩子餓起來了不成？」李氏嚇得顏色更變，說：「老爺不必動怒，我這裏有一段隱情，回頭說。」二奶奶說：「我要說了。」趙氏說：「你說罷，只要你照事實話說。」李氏這才說：「老爺，要問小婦人，也並不是久慣，指着當奶娘為生，我就在西街住，離我家主人家不遠，是我家二主母僱了奶子散了，老不合式，我家就是一個婆母娘，丈夫貿易在外，我有個小女兒死了，我這也是一半行好，這一天，我二主母就問我：『李氏，你不告假麼？』我說不告，末郎公子養活的又嬌，帶到我家去，主母不放心，不帶了去，公子豈不要受屈？我家二主母因為這個，有兩天沒跟我說話，又過了些日子，我家二主母又叫我去歇工，小婦人我是不敢違背了，我就告假。一主母還賞了我兩串錢，一包襪舊衣裳，晚間給公子吃了乳，我家去睡覺，我在家住了一夜，昨天我家二主母又叫我告假，我還說：『今天是大老爺的生日，焉有我告假之理？』我家二奶奶說：『你是我院中的人，大老爺他也不能管，故此我就走了，告了假。』二主母還給了我三吊錢，這天晚上就出了這個事，故此我不知。素日我家二主母窩係好人，並無閑雜人進院裏去，老爺聽罷說：『趙氏，你叫李氏告假，是所因何？』故趙氏說：『小婦人是紅顏薄命，李氏他丈夫貿易在外，新近回來，我想為我小孩兒，叫他夫妻分離，不叫他回去麼？』小婦人是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老爺自己不明白，到後面問太太就明白了，知縣一聽這話，其中定有別情，說：『趙氏，你這是刁詞，胡說。』大概不和你，你也不說實話，來人呀，給我拉下去，掌嘴。」趙氏一想，我要等他打了我再死，我總算給趙氏門中去臉，莫如我急速一死，想罷說：「老爺，不便動怒，小婦人我還有下情，知縣說：『講趙氏說：我死之後，千萬老爺派穩婆相驗，以表我清白之名，但願老爺公侯萬代，我死後老爺如不驗，叫我皂白不分。』」老爺後輩兒女，必要遭我這樣報應，說着話，自己拉出刀來，就要在大堂自刎，知縣在上面也未攔，幸虧旁邊差人手足急眼快，伸手把刀奪過去，知縣正在無可如何，就聽外面一陣大亂，有人喊：「冤枉，圖財害命。」老爺冤枉，老爺借只一亂，吩咐先把趙氏、李氏、李文芳、趙海明帶下去，先辦人命案要緊，差役人等將眾人帶下去，只見外面有一個和尚，帶着一個人，兩眼發直，撲奔公堂而來，書中交代，來者和尚非是別人，正是靈隱寺的濟公長老。原本濟公自帶着趙氏鳴冤之後，趙福趙祿追上和尚，趙福說：「師傅，你老人家別犯瘋病，僧們走罷，和尚跟着往前走，來到南街趙鳳山的住宅門首，家人說：『師傅只裏站一站，我們進去面話不多時，由裏面二

員外迎出來，趙鳳鳴出來一看，見濟公衣服襤褸不堪，心中暗想，我打算請了甚麼高人來給治病，原來是一窮僧，無奈拱手往裏讓，到書房落坐，趙福趙祿二人先把書信拿出來，二員外叫人獻上茶來，打開書信一看，是自己哥哥親筆手書，上寫：

夕陽入律，曙氣同春，伏念賢弟德門景福，昌茂之時矣，前接華翰，知家務一切事宜，仰賴賢弟料理，愚兄承情莫盡矣，茲者叩稟。

祖母太君，萬福金安，以是姪仰賴，祖宗之福庇，蒙聖主恩德，簡任太守，不能日侍左右，前接二弟來函，知嫡母太君玉體違和，腫眸破蒙，奉讀之下，感泣涕零，悲鳴之嘶，實傷五內，姪處請靈隱寺。

濟公禪師治病，精通歧黃，手到病除，可急愈矣，姪遣家人趙福趙祿，捐至黃金數錠，重五十兩，供為甘旨之資，已是姪盡忠，則不能盡孝矣，并候均安不一。

不孝姪男趙鳳鳴山頓首拜

趙鳳鳴看罷書信，這才從新給濟公行禮，說：「聖僧佛駕光臨，弟子有失遠迎，當面恕罪，我兄長給請聖僧前來，給我老母治病，不知聖僧應用何藥，何等治法？」濟公說：「貧僧自有妙法，正說着話，聽外面有脚步声，濟公說：外面甚麼人進來，趙鳳鳴也問：甚麼人進來，只見由外面進來一位大漢，頭挽牛心髻，身穿舊褲褂，白襪青鞋，原來是種稻地的長工笨漢，和尚說：你怎麼這樣沒根基，把我的鞋偷了去，你一走到，我就聽出來了，那笨漢把眼睛一番說：和尚你別說人，我的鞋你怎說是你的，和尚說：二員外你看我由臨安來，穿只草鞋，這麼遠走的了麼，我是穿着那鞋來的，到了門口，我換上草鞋，他就把我那鞋偷了去，只這大漢方要跟濟公爭競，濟公說：你說是你的鞋，有甚麼憑據，說對了，就算是你的。」大漢說：「我鞋底上有十四個釘子，濟公說：我鞋上有十六個釘子，大漢脫下來一數，果是十六個，急的要跟和尚打架，趙鳳鳴說：我給你兩吊錢，再買一雙吧，這雙鞋給聖僧留下，大漢也不敢再爭，拿錢去了，趙鳳鳴說：聖僧要只雙鞋何用，濟公哈哈一笑說：要給老太太治病，非這雙鞋不可，當時拿筆開了一個方子，趙鳳鳴一看，暗為點頭，不知濟公寫的是何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誘湯二縣衙完案 一公差拜請濟公

話說濟公合趙鳳鳴二人談話，問聖僧要用甚麼妙藥治眼，濟公說：這一雙鞋是藥引子，還要一個全單，藥味不同，我開出來，你等照方兒預備罷，叫家人取過文房四寶來，立刻濟公寫完給趙二員外一看，吩咐家人照樣預備，用包袱包好，濟公叫趙福抗着包袱跟我去，找藥引子去，沒有藥引子不能辦，趙福跟着和尚出了大門，又告訴趙福幾句話，立刻趙福去了，和尚信口唱着山歌，街前行走，唱的是：

得逍遙，且逍遙，逍遙之人樂陶陶，富貴自有前生定，貧窮也是你命該招，任你用機謀，難與天公遶，勸君跳

出這驢驢，隨意逍遙真正好，杯中酒不空，心下愁須掃。花前月下且高歌，無憂無慮只到老。

濟公信口作歌，一直出了西門，只見前面有一人，抗着包袱往前正走，那街市上之人，全都讓他說：湯二哥，你老人家怎麼會走了？我們都不知道，也沒給你送行，有甚麼急事，只聽那人說：我家來了一封急信，叫我急急回家，我回來再見罷，衆人讓着他，他並不站住，濟公一看，心中說：要把此人捉住，方好辦事，想罷隨後就追，一直出了關廟，那人不住回頭，只看和尚，和尚後面緊追，那人就把包裹放在地下，坐在包裹上，心說：這個和尚追我幹甚麼？我又不認識他，看他過來怎麼樣，和尚來到近前，也就坐在地下，揚着臉看着那人，目不轉睛，那人氣往上撞，說：和尚你，我做甚麼？濟公哈哈一笑道：你姓甚麼？那人道：我姓湯，你問我做甚麼？和尚說：你一說姓湯，我就知道你叫甚麼，那人說：我叫甚麼？和尚說：你叫湯油蠟，那人勃然大怒，說：和尚你又不認識我，你爲何張嘴就跟我玩笑？賭氣拿起包袱來就走，和尚隨後就追，走了有一里之遙，和尚後面直嚷：湯油蠟你等等我，湯二一想，只個和尚真可氣，我不認識他，跟我玩笑，往前走了不遠，眼前一個鎮店，有賣賣鋪戶，也有酒館，湯二下說：伙計，你們這裏賣甚麼酒菜？伙計說：我們這裏有酒，有豆腐乾，賣餃子，沒別的，你要吃菜，南浦壁有賣的，我借給你一個盤子，你自己買去，湯二拿了個盤子說：伙計，你給我照應着包袱，伙計說：不要緊，你去買罷，湯二拿着盤子，剛一出酒鋪，見和尚一掀簾子，進了酒鋪，湯二心中好後悔，說：我要知道和尚來，我就不來了，自己已然拿了人家的盤子，又不好不喝，就在隔壁買了一盤熟菜，進酒鋪一看，和尚把包袱坐在屁股底下，湯二一看，也不問和尚，湯二問伙計：我叫你看包袱裏去了，伙計一看，和尚那裏坐着包袱，伙計過來說：和尚你別坐着人家的包袱，給人家罷，和尚說：包袱是他的，給他是才檢的，只當我又丟了，伙計心說：跑我們屋裏檢東西來了，立刻把包袱給了湯二，湯二在和和尚對面坐下，每人要了兩壺酒，伙計說：有燙麵餃，你們二位吃不吃？和尚說：吃了，伙計下去工夫不大，說：燙麵餃好了，你們二位要多少？和尚說：熱不熱？伙計說：剛出籠，怎麼不熱？和尚說：熱我怕燙了嘴，待涼了再告訴我，湯二說：給我來十個，和尚見湯二要，說：我也要十個，伙計給端過來兩盤，每人一盤，湯二要醋蒜，還沒吃呢，和尚把餃子掰開，啐了一口痰，復反放在嘴裏嚼了吃了，湯二一前說：伙計拿開罷，我嘔心死，伙計說：大師傅，你別鬧，你這麼吃，人家一嘔心，都不用吃了，和尚說：我就不那麼吃了，叫他吃罷，湯二剛吃，和尚把草鞋脫下來，把熱餃子擱在鞋裏，燙的臭汗味薰人，湯二賭氣把筷子一摔不吃了，和尚把筷子也往桌上一摔，說：你不吃了，我還要吃呢，跑堂的過來一算帳，說：你們二位，都是一百六十八文，湯二帶着還有六百多錢，剛要掏錢，和尚那邊說：俺勒令赫，伸手掏出有六百多錢，湯二一前和尚掏出一那串錢，心說：是我的那串錢，一摸懷中果然沒了，心中納悶，我腰裏的錢，怎麼會跑到和尚腰裏去？自己哼了一聲，和尚拿着只串錢說：只串錢是你的罷，湯二說：和尚錢可是我的，我不要了，你拿了去罷，和尚說：不能錢是

我檢的，方才我一進來，見錢在地下，我檢起來，是你的給你，我不要，說着，把錢拿過來，湯二把錢拿起來說，和尙，你到是好人，你要不鬧，我真請你喝幾壺酒，和尙說，我就不鬧，你請我喝兩壺湯二說，那有何妨，我就請你喝，和尙說，夥計你給拿二十壺酒來，伙計拿上酒來，湯二見和尙一口就是一壺，燙麵餃二個，兩口，兩口，湯二一看，大概吃完了，得一吊多錢，給我六百錢，拐回去一半去，湯二就說，和尙，我可沒錢了，今天咱們別讓，你吃你給，我吃我給，同桌吃飯，各自給錢，和尙說，你要小氣，今天連你吃都是我給，我焉能擾你，我最實心的，我說我給你，你就別讓，湯二到覺着過不去，和尙說，我說我給，我就給，算到一處，伙計一算，二帳歸一，兩吊二百八十，和尙說，我給，我最實心的，你別暗我穿的破袍子，有肉不在摺上，湯二說，還是我給罷，和尙說，你給，你就給，我是實心的，湯二無法，委委屈屈打開包袱，給了錢，自己生氣，和尙抗起湯二的包袱就走，湯二說，和尙，你吃了我的兩吊錢，你要捨我的包袱，和尙說，不是，人得有人心，我不能白吃你，我給你抗着好不好，湯二一想，和尙到也有良心，真到罷了，說着話，出了酒鋪，湯二往西走，和尙往東走，湯二一回頭說，和尙，你怎麼往東走，和尙說，我是東川的，你是西川的，我跟你往西做甚麼，湯二說，你拿我的包袱給我，和尙說，你的包袱給我，我拿着，湯二說，和尙，你要搶我，和尙說，不但搶你，還要打你，和尙用一指，口念，嘛呢叭咪吽，勅令赫，湯二打了一個冷戰，就迷糊了，和尙過去打了湯二一拳，把鼻子打破了，流出血來，和尙抹了一包血跡，帶着湯二往城裏走，剛到關廟，有人認得湯二，就問，湯二哥，甚麼事，和尙說，你們少管，圖財害命事，嚇得這人也不敢問了，和尙帶着湯二，一直來到岷山縣，到了縣衙，和尙往裏走，口中直嚷，陰天大老爺，和尙冤枉，傍邊有差人說，和尙別胡嚷，那有陰天大老爺，和尙說，圖財害命，人命案，說着往裏走，直到公堂，老爺已派人把趙氏等帶下去，見來了一個窮和尙，抗着包袱，上面污血，湯二迷迷糊糊來到公堂跪下，和尙一站，老爺說，和尙，你見了本縣，因何不跪，可有甚麼冤枉事，可有呈狀，濟公說，我和尙只因在廟中，衆僧人都欺負我，我師傅叫我化緣，單修一個廟，把殿宇全都蓋好了，正要開光，偏巧下了半個月的雨，又都攤塌了，又不能再化緣，我師傅在只岷山縣地面，有兩頃地，叫我賣了蓋廟，我帶着一個火工道，把地賣了，帶着銀子，走在半路，我那火工道，他說要出恭，我和尙頭裏走，在三岔路等了有兩個時辰，見這人他擰着我的包袱來了，趕情他把我火工道圖財害命了，老爺把案桌一拍，說，你叫甚麼名字，因何你把火工道圖財害命，湯二才明白過來，一瞞這是公堂之上，自己就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老爺說，和尙，你這包袱是湯二的，濟公說，我也不必跟他相爭論，我和尙開個單子，他要說對了包袱的東西，我的單子不對，那是我誣告不實，老爺拿我治罪，如我的單子對了，他說不對，那是他圖財害命，老爺一聽有理，就叫和尙寫寫完了，呈給老爺一看，字還很好，上寫，紅綾兩疋，白布兩疋五尺，黃綾一塊，紋銀二百兩，大小三十七塊，錢兩吊，舊衣裳一身，鞋一雙，釘子十六個，老爺一問湯二，焉想到由此人身上，又勾出謀奪家產，陷害貞節烈婦之事，要答救趙氏玉貞，且看下回分解。

華雲龍氣走西川 鎮八方義結英雄

話說知縣看罷和尚寫的單子，這才問湯二：你說包袱是你的，你說裏面都是甚麼東西，你要說對了，把包袱給你，你若說不對，我要辦你圖財害命。湯二說：我那包袱裏有碎花水紅綾兩疋，松江白布兩疋，有錢兩吊，他紅頭繩串着，裏面還有紅綾一塊，有舊頭巾一頂，舊褲褂一身，舊鞋一雙，有紋銀二百兩，餘者並無他物。老爺一聽說和尚你寫的跟他說的一樣，叫本縣把包袱斷給誰和尚說：老爺問的還不明白，老爺問他銀子多少，湯二說：我那銀子就知是二百兩，不知多少件，老爺勃然大怒，說：你的銀子，你爲何不知道件數，打開包袱來看，立時把包袱打開一點，別的東西都對，銀子果然是三十七件，老爺說：湯二，我看你這東西，必是久慣爲賊，你把這和尚的香火道殺了，死屍放在何處？湯二說：小的實實不是圖財害命，這個包袱有人給我的，老爺如不信，把給我包袱的人，傳來一問便知。老爺說：甚麼人給你的包袱？湯二說：是本縣的孝廉李文芳，他是我的主人，他給我的，我並未圖財害命，老爺就問手下書吏人等：本縣有幾個孝廉李文芳？書吏回稟：就是一個孝廉李文芳，老爺吩咐傳李文芳上堂覆對，李文芳正在禮房坐着生氣，衆書吏都跟他認識，在正勸解他，外面差人進來，說：請李老爺過堂，李文芳問：甚麼事？又叫我過堂，差人說：人命重案，李文芳到堂上一看，湯二正在那裏跪定，傍邊站着一個窮和尚，也不知是所因何故，湯二說：員外，你給我這個包袱，他說我圖財害命，濟公在旁邊說：你拉出你窩主，也不怕，咱們看看誰行不行，知縣那裏問道：李文芳，你可認識他嗎？李文芳一聽這件事，甚不好辦，我別合他受這牽連官司，遂說：回稟，老父台，孝廉不認識他，包袱不是我給的，知縣勃然大怒，說：好大胆，鼠輩，我不動刑，你也不肯直說來，看夾棍伺候，三班人役，立刻喊堂威，吩咐人來，把夾棍一放，嚇的湯二顏色改變，說：老爺不必動刑，我還有下情告稟，我合李文芳還有案哪？老爺吩咐招來，湯二說：小人原籍四川人，自幼在李宅伺候我家二員外，書房伴讀，指望我家二員外成名上達，我等也可以發財，我想我家二員外一病身亡，我一煩惱，終日飲酒取樂，醒而復醉，這天我家大員外李文芳，把我用酒灌醉，問我願意發財不願意，小人說：人不利，誰肯早起哪？我說願，他說：你要能赤身藏在你二主母院中，等我生日那天，我叫使人叫門，你從裏面出來，我給你五百兩銀子，小人一時被財所迷，就應允了，昨天是我暗中藏在二主母院中，候至天晚，我溜進房中，在床底下，把衣服全脫了，放在牀上，我看見二主母抱着小孩睡熟，我自己已出去一聽，只聽外面叫門，我往外一跑，被我家員外同趙海明看見，也沒抓住我，我躲在花園書房之內，候至天明，我才知道把二主母休了，小孩子留下，要辭奶娘，奶娘只哭不走，我家大員外要謀奪家產，給了我二百兩銀子，連綾子帶布，下餘還等轉過年再來給我，我打算要回家，不想遇見這們一個要命鬼和尚，他說我圖財害命，我並未作那樣之事，這是已往之事，小人並無謊言，知縣一聽，方才明白，此事旁邊招房先生寫着供，心中暗罵：好一個李文芳，混賬東西，還是個

孝廉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招房先生寫完了供，知縣吩咐把趙氏李氏及趙海明帶上堂來，叫招房先生一念湯二這篇供，趙海明一聽，只才明白，自己的女兒是貞潔烈女，自己頗覺後悔，幾乎叫我逼死，心中甚是可慘，這才給老爺叩頭，求老爺作主，知縣勃然大怒，說：李文芳你既是孝廉，就應當奉公守分，竟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爲子不孝，爲臣定然不忠，弟兄不義，交友必然不信，你兄弟既死，你應該憐恤孀婦，也是你李氏門中的德行，趙氏苦守貞潔，你反施這樣虎狼之心，設這等奸險之計，你就死在地府陰曹，怎麼對得起你兄弟李文元的鬼魂，你知法犯法，本縣要重重辦你，你是認打認罰，嚇得李文芳戰戰兢兢，自己覺着臉上無光，心中慚愧，無話可答，求老父台開恩，請示認打怎麼樣，認罰怎麼樣，老爺說：認打我行文上憲，革去你的孝廉，本縣還要重辦你，你要認罰，本縣待你恩典，你快把你家中所有的產業，歸趙氏經營，他母子如有舛錯，你給我立一張甘結存案，那時有舛錯，我拿治罪，我罰你五萬銀，給趙氏請旌表，立牌坊，你還得叫本處的紳士公用轎，把你弟婦迎接回去，如不遵行，本縣我仍然重辦你，李文芳說：那是老父台的公斷，舉人情願認罰，遵老爺堂諭辦理，老爺說：雖然如是，本縣我還要責罰你，恐你惡習不改，來，傳吏房書，給我責他一百戒尺，吏房立刻上來，李文芳本是本處的紳士，苦苦的哀求，老爺說：我不叫皂隸打你，就是便宜，吏房過來，打了一百戒尺，打的李文芳苦苦求饒，老爺吩咐帶趙海明，老爺說：趙海明，你見事不明，幾乎把貞節婦逼死，你認打認罰，趙海明叩頭說：我認打如何，認罰如何，老爺說：認打我把你員外革去，打二百軍棍，認罰罰你三千銀，當堂交來，並非本縣要給你女兒蓋一座節烈祠，留芳千古，趙海明說：那是老爺的恩典，我出六千銀也願意，老爺又叫把李氏帶上來，老爺說：李氏，你要好生伏侍你二主母，你雖然是不指着當奶娘，既出來就得實心任事，你二主母有體恤你之心，你也該盡心，再說把孩子奶大，你也有名有利，李氏說：謹遵老爺之諭，知縣說：湯二你這廝狼心狗肺，你二主人在日，待你如何，湯二說：二員外在日，待我甚厚，老爺說：既是二員外待你甚厚，他死了，你就該在你二主母跟前盡心，你反生出謀奪家產，合謀勾串，陷害貞潔烈婦，來人把他拉下去，重責八十大板，用二十五斤的枷，在本處示衆三個月，遞解原籍，交本地方官嚴加管束，衆人具結，李文芳約請紳士迎接趙氏回家，與末鄰兒團圓，這且不表，衆人下了堂，老爺到爲了難心，說：這個和尚怎麼辦法，要沒有和尚，我只案斷不完，要說多虧他，他又說香火道圖財害命，我那裏給他找兇手去，老爺一想，心中說：我威嚇他幾句，說他誣告不實，打他幾下，糊亂把他轟下去，就完了，老爺剛想到這裏，還沒說話，和尚說：老爺你這到爲了難了，要沒我和尚，這個案辦不完，要說多虧我和尚，你又得給我辦圖財害命，莫如威嚇我幾句，打我幾下，糊理糊塗把後逐出去，老爺說：和尚你猜着了，來，拉下去，給我打，官人過來就拉，說：和尚你躺下，和尚說：鋪上破了麼，官人說：沒有那些話，和尚就嚷：我要捱打了，我要捱打了，連嚷了兩聲，就聽外面有人嚷：大老爺千萬別打我們那位，和尚，由外面進來一人，揣着包袱，跪到公堂，老爺一看，是個長隨的打扮，說：你叫甚麼名字，這人說：我叫趙福，我是火工道，我跟和尚走在半路，我要出

恭，出完了恭，沒追上和尚，我一打聽，聽說和尚打了官司，和尚說：老爺，這是我的火工道，老爺打開包袱看，如裏面東西不對，這算我和和尚誣告不實，老爺打開包袱一看，果然跟湯二的包袱一樣，連銀子件數都對，老爺一想，這可怪，看趙福不像火工道的人，老爺說：趙福你不像火工道，你說實語，那和尚是那廟的，趙福把濟公的根本原流，如長如短一說，怎麼被趙太守所請來，到崑山，知縣一聽，趕緊離了座位，恭恭敬敬過來行禮，說：聖僧，原來是秦丞相的替僧濟公，弟子實在不知，多有得罪，若非是你老人家前來，弟子這案焉能斷的清，來，把這包袱賞給聖僧，跟人家罷，和尚說：謝謝，當時告辭，把兩個包袱賞給趙福，趙福每人一個，一同來到二員外家中，掏出一塊藥來，和尚給老太太洗眼，就透清爽，一連三天，就透了三光，趙鳳鳴先叫兩個家人，回臨安，留濟公住着，給老太太治眼，老太太眼也好了，濟公在這裏住了三個月，終日跟趙鳳鳴講文理，這天忽然家人進來回稟說：現有臨安來了兩位班頭，請濟公有緊要大事，和尚按靈光一算，就知臨安出了場天大禍，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慶賀守正羣雄結拜

逃臨安城巧遇王通

話說濟公正在崑山縣趙宅閒住，把老夫人眼也都治好了，屢次要走，二員外不放，苦留在書房之內，每日閒話談詩文，濟公對答如流，二員外益加佩服，說：可恨合濟公相見之晚，自己要早見濟公，文章必然大長，濟公在這裏，不知不覺住百天之久，這天外面有人來回話，帶進臨安太守衙二位班頭來，站在面前，給濟公行禮，說：聖僧，你老人家這些日子未在臨安，只鬧的天翻地覆，我二人特來請你老人家，和尚一問，二位班頭怎麼一段事，二人從頭至尾，述說一番，書中交代，是那西川路出了一個江洋大盜，此人姓華名忠，字雲龍，綽號人稱乾坤盜鼠，由十八歲在綠林闖蕩，跟鬼頭刀鄭天壽久在一處，都是有文武全材，就是好採花，都存鎮山豹田家寄住，一拜之交有數十位，惟有五個至近之人，都是綠林人物，人稱五鬼，內中有開風鬼李兆明，雲中鬼鄭天福，鷄鳴鬼全德亮，蓬頭鬼雲芳，黑風鬼張榮，人都知曉西川五鬼一條龍，只因窩主田國本，由西川搬走，不知去向，這些人無地可居，都四散各投親友，華雲龍在西川採花作案，留下了九條命案，都是先姦後殺，地面官差總領，各處尋踪訪拿甚急，他一想此地不能久住，因此他離了西川，到了江西玉山縣，聽人傳說此地有一位保鏢，達官人稱威鎮八方楊明，乃是一位英雄，專好結交天下豪傑，華雲龍去到鳳凰嶺如意村拜訪楊明，家人回稟進去，楊明一聽，知道華雲龍是一個採花淫賊，告訴家人不見，家人出去告訴，我家主人不在家，華雲龍無奈，已然走了，過了幾天，又有人提楊明在家，華雲龍去拜，又未見着，一連去了三次，這日楊明把他請進去，一說話本來人又能說，對答如流，他一看楊明身高八尺，細腰紫臂，頭戴寶藍緞色紫巾，金抹額，二龍鬚，連門一朵絨花，身披寶藍箭袖袍，腰束絲鸞帶，足下青緞快靴，閃披藍緞圍花氈，面如古月，眉分八彩，目如朗星，華雲龍

正三山得配四字方口，海下一部黑鬚，分爲三絡，飄洒胸前。五官清秀，品貌端方。華雲龍甚爲欣羨，說：小弟久仰兄台大名，實深想念。今幸得會，實三生之大幸也。楊明說：愚下有何德能之處，多蒙雅愛，屢次枉駕，未能面會。二人說幾句謙虛話。華雲龍說：小弟異鄉客居，年幼無知，求兄台教益。楊明見華雲龍說話和氣，心中甚喜，留在客廳吃酒，提說他從前在西川採花作案之事。華雲龍甚是後悔，楊爺要給他慶賀，守正戒淫花，戴花不准採花。華雲龍也願意，楊明撒帖請人，內中有追雲燕子黃雲，鐵面夜叉馬敬，千里獨行楊德瑞，千里腿楊順，飛天火祖奎元亮，立地瘟神馬兆雄，追風燕子姚殿光，過渡流星雷天化，登萍渡水陶芳，踏雪無痕柳瑞，順水推舟陶仁，摘星步斗戴奎，飛天鬼石成瑞，夜行鬼郭順，三岔鬼姚洞，金臉鬼焦亮，律令鬼何清，採花鬼馬誠，矮月蜂鮑雷，雷鳴陳亮等，共是三十六人，結拜給華雲龍慶賀。守正戒淫花，大家喝了血酒，從此別人走了，華雲龍他在楊爺家中住着，無事也同到鏢局裏去，跟着楊爺學打鏢，學了一路八卦家還刀，就在這裏一住三年之久。這日他想要去進臨安城，楊明給了他一百兩紋銀，臨走囑咐他：到外面不可胡爲，無事早回來。他自己自離了江西，玉山縣鳳凰嶺如意村，在路上曉行夜住，饑餐渴飲，只日到了臨安城，先到錢塘門外，在大街一看，只見人煙稠密，買賣鋪戶不少，只見路北有一座酒樓，字號是望江樓，挂着酒幌子，茶牌子，兩傍抱柱上有對聯，上寫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華雲龍想要在這吃裏兩杯酒，邁步進去，一看樓上下甚亂，登樓梯上去，找了一張桌座下，方才要酒，猛抬頭一看，見東面樓窗下坐定一人，頭戴紫緞色六瓣硬包巾，身穿紫緞色箭袖袍，腰繫皮挺帶，肋下佩着腰刀，足下薄底緞靴，閃披綠色綵綉團花一件英雄氈，面皮微紫，紫中透紅，黑真真兩道重眉，一雙怪眼，皂白得分，準頭豐隆。三山得配四字口，壓耳兩絡黑毫，海下抱長一部剛鬚，看此人真是推壘着威風，一股殺氣，華雲龍一看那人，獨自在那裏擺着一桌酒，華雲龍趕緊過去行禮說：二哥少見，久違，你我自西川分手，條經四載的光景，萬不想你在此相遇。兄台一向可好，那人一看，哈哈大笑說：原來是華二賢弟，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書中交代：這個人姓王名通，綽號人稱鐵腿猿猴，乃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盜，跟華雲龍是換帖的弟兄。二人是許久未會，今天在此相遇，彼此各敘離別。二人落坐，從新要酒要菜，喝着酒，王通問道：二弟，你我由西川分手，賢弟在那裏存身，今天來此何幹。華雲龍把在江西巧遇威振八方楊明，三十六友結拜慶賀守正戒淫花，從頭至尾述說一遍。這才問：兄長來此是閑逛，是有事呢。王通說：我來到這裏，我一個仇人，只因我兄長在成都府，當一名書辦，因爲二百兩贓銀，狗官把我兄長入獄，悶死在獄內。那時我並未在家等我回去，才知道，我要找那狗官，給我兄長報仇，無奈那狗官已然卸任，我來到京都，尋找于他。我今天才到，尙未到店，你我二人可以住在一處。華雲龍說：好，我也才到。二人正在說話，只聽樓梯咚咚一响，上來一人，手內拿着果筐，此人有四十歲來往，頭戴青布頭巾，青布小夾襖，青布夾褲，白襪靱靱鞋，淡黃的臉面，細眉圓眼，鷹鼻子，裂腮額，微有幾根鬚鬚，上頭七根，下頭八根，一上樓來，是吃酒的，他到各桌上去看，看到華雲龍桌上，把筐子放

下說，哎呀，原來是二位太爺，小人有禮，扒地下就磕頭。華雲龍一看，說：我打算是誰，原來是劉昌。原來劉昌生長西川，久合這些綠林人物在一處，充當探盤子小夥計，只因被事牽連，他逃在臨安城，作一個小本經營，今日遇這二位，連忙過去行禮。王通說：起來，劉昌你在只裏甚好，住在什麼所在，那裏有繁華熱鬧所，你說說我聽。我二人初到此地，人地不熟，劉昌說：二位太爺要逛這西湖，三條大街，買賣鋪戶都有，西湖十景，天下第一的城隍山，都是這熱鬧之處。二位太爺要逛，跟我走走，天晚也不必住店，我那裏有間上房，院中靜雅，並無閒雜人等，也可住。華雲龍一聽這話，心中甚喜，劉昌坐下，跟着一同吃酒。三人用完飯，王通給了錢，三人下了酒樓，一看街市之上，人烟不斷，信步到了城隍山，一看果然好一處山林，樹木森森，來往游人不少。正往前走，只見對面來了一乘小轎，內中坐定一個女子，真正是梨花面，杏蕊腮，瑤池仙子，月殿常娥，不如也。華雲龍一看，他是久慣採花之人，非得真好，不能入他的眼，他是曾經江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今日一見這婦人，跟隨轎後，只到錢塘外，路北有一座烏竹菴，那轎子進去，他一回頭，見王通、劉昌二人，也在後面跟來，到了無人之處，問劉昌：你知道這個婦人的來歷不知？劉昌說：只個人，二太爺你老人家別妄想，只個人是趙通判之女，給孫孝廉之子爲妻，未過門，孫家之子已死，趙家之女要去吊孝說：我合你兒有夫妻之名，沒有夫妻之分。開棺棺材我看孫家叫人一開箱材，那姑娘把頭髮自己剪了，要守望門寡。婆家娘家兩家都勸他不要，他自己一氣到烏竹菴出家，帶髮修行，這是娘家常接去，你老人家問，要想別的怕不行。華雲龍一聽，心中一動，要夜入尼菴前去採花，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遇節婦淫賊採花

泰山樓復傷人命

王通說華雲龍聽劉昌之言，自己也未答言，三人吃了晚飯，住在錢塘門外，劉昌家中。天有初鼓已後，自己也睡三三不着，起來看了看王通、劉昌二人都睡了，自己起來，把夜行衣包打開，把夜行衣換好，把白晝的衣服換下來，用包裹斜插式繫在腰間，把鋼刀插在軟皮鞘內，擰好了靴把，自己這才出離了上房，將門倒帶，抬頭一看，見滿天的星斗，依有濛濛的月色，照牆出了這所院落，見街市上路靜人稀，來到尼菴以外，擰身躡上房去，往四野一看，這座廟是三層大殿，正大殿東邊有一個角門，單有一所東跨院，來到東配房一看，見那院中是北房三間，東西配房各三間，正南是一道牆，裏面栽松種竹，院中到也清雅，北上房東裏間屋中，影影射出燈光，隱有念經之聲，東配房北裏間也有一燈光，他這才由東配房上跳下來，直奔北上房台塔，來到窗櫺以外，把紙窗破一看，這屋中是順前齋的坑，坑上有一張小牀，桌上面有一盞燈，有四個小尼僧，都是十四五歲，在那裏抱着經本，那裏念經，地下靠北牆，一張條桌，上面堆着許多經卷，頭前一張八仙桌，兩邊有兩張椅子，上首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尼僧，有六十多歲，長的慈眉善目，華雲龍看了一看，這裏面並沒有那一個帶髮修行的少婦，復又轉

身夠奔東配房，來到北裏間窗櫺以外，把窗紙溼了一個小窟窿，往裏一看，也是一張床，上面有一張小床桌，桌上擺着燈，傍邊坐着，正是那白天坐轎的那少婦，正在燈下嗒經，華雲龍看罷，推門而入，來到房中，把趙氏嚇了一跳，自己正在念經之際，見外面進來一男子，穿着一身青，背後插着刀，趙氏趕緊問道：你是甚麼人，此地乃是佛淨地，黑夜光景來此何幹，快些說。華雲龍說：小娘子，白晝我見你坐轎由城隍山經過，我見你美貌，我跟你到此處，故此我今晚前來尋你，你要從我片刻之歡，我只裏有薄意和酬，婦人一聽，把臉一沉說：趁此出去，不然我要壞了，把我師傅叫來，將你送到當官，悔之晚矣。華雲龍一聽，只話勃然大怒，說：好，你要從我便罷，如不從我，你來看，用手一指背後的刀，那婦人一看，本是位節烈的婦人，趕緊就嚷：了不得了，殺了人了，救人哪。華雲龍一聽，恐怕有人來，過去一揪青絲髮，拔出刀撲的一刀，竟將婦人殺死。

可憐紅粉多嬌女，化做南柯一夢西。

華雲龍本是一團高興，今朝把人一殺，心中甚是懊悔，只見由外面老尼姑說：甚麼人，在我這裏擾鬧，已把房門堵住，華雲龍急了，照定老尼姑頭上就是一刀，老尼姑一閃身，正砍在膀背之上，老尼姑哎呀一聲，翻身栽倒，華雲龍趁勢躡在院中，捧身上房，自己仍由舊路回來，劉昌正醒了，說：華二太爺上那裏去了，華雲龍也不隱瞞，就把方才採花之事，如此如此，一說，王通也醒了，聽的明白說：二弟初到此地，就做了這樣的大案，惟恐你在此地住不常久，華雲龍一聽，微微一笑說：不要緊，就憑此地這幾個班頭，我有個耳聞報，不足為論，說着話，二人起來，天光亮了，華雲龍說：劉昌你做你的買賣去，不要跟我二人鬧，你有公事在身，劉昌答應去了，王通同華雲龍二人，夠奔錢塘門，見街市上人烟稠密，二人就聽紛紛傳言，烏竹菴回頭驗屍，王通說：兄弟，僧們二人找清雅地方，喝酒去罷，不要在那裏閑逛，二人進了城，來到鳳山街路北，有一座泰山樓，是一個大酒飯館，二人想要進去，喝盃酒，二人邁步進去，見裏面雖有櫃灶，並無無人張羅座，二人上了樓，一看見櫃裏坐定一人，明如青粉，頭戴寶藍緞四楞巾，身穿寶藍緞大氅，長得凶眉惡眼，怪肉橫生，有四五個跑堂的，都不像正經買賣人，二人坐下多時，也沒人過來，就聽那萬字櫃裏，面如青粉那人說：伙計們，方才我沒起來聽你們大家嚷甚麼來着，伙計說：別攪了，你回頭吃碗飯去，膾熱鬧去罷，錢塘門外有座烏竹菴，廟裏有一個守節的孀婦，帶髮修行，昨夜晚間被淫賊殺了，還把老尼姑砍了很重的刀傷，少時就驗屍，你說這是多蹊蹺，就聽這位青臉掌櫃的說：這賊真可恨，可惜這樣的貞節烈婦，被淫賊給殺了，心是只個賊人，他上輩叫人家給淫過，他這是來報仇來了，華雲龍氣得眼一瞪，又不好答話，自己在這裏生氣，把脚一蹬，板櫪說：你們這幾個東西，沒長眼睛，二太爺來了半天，怎麼你們不過來，是買賣不是，伙計一聽，把眼睛一番說：你先別嚷，你若耍來挑眼，你打聽打聽，這個買賣誰開的，告訴你們罷，我們自從開張，打了也不是一個了，淨說本地的匪棍，打了十幾個，打完了拿片子送縣，告訴你是好話，你先別挑眼，華雲龍一聽此言，把眼一瞪說：二太爺不論是誰開的，你惹翻了二太爺，我放火燒你的樓，你把你們

東家找來。二太爺要會會，莫非他項長三頭，肩生六臂。二太爺我挑定眼了。書中交代，這座酒樓的東家，原本是秦丞相的管家秦安，他的姪兒叫淨街太歲，秦祿開的。這座酒樓，本不為賣散客座，所為是有人託人情打官司來，找秦祿他給秦相府走動，所拉攏都是些個仕宦人等買賣，很勢利。今天見華雲龍一發話，秦祿由櫃裏就出來說：什麼東西，敢在我這裏發聲。來人給我打他，打完了他，拿我的名片，把他送縣。華雲龍一聽，氣往上撞，伸手就把刀拉出來，秦祿說：你敢殺人麼？拿刀怎麼樣，給你砍，自己倚為有勢利，把腦袋往前一遞，華雲龍說：殺你還不如碾臭蟲，手起刀落，秦祿腦袋分了家，嚇的伙計喊嚷，我的媽，往下就跑，腳底下一軟，咕嚕嚕滾下樓梯去。立時有人到本地面官廳去報，我們酒樓上來了兩個人，把我們東家殺了，衆官人說：趕緊拿，及至衆人來到樓上一請，樓上並沒了人。華雲龍同王通早由樓窗跳出去，站在人羣中看熱鬧，見泰山樓都圍滿了人，衆人說：賊跑了，有說：不要緊，這賊跑不了，咱們太守衙門，有四位班頭，叫柴元祿、杜振英、雷四遠、馬安傑，這四位久慣辦有名的江洋大盜，像這個賊，不等三天必辦着。華雲龍在人羣中聽明白，記在心中。同王通找了個背向所，在進了酒舖，到雅座裏坐下，喝酒。王通就說：賢弟，你太鬧的，不像昨天你方到這裏，晚間殺了一個，今天又殺了一個，華雲龍說：我告訴大哥說，既我來到這裏，我要做幾件驚天動地之事，也是他自己找死，方才我聽見說此地有四個能辦案的馬快，我到要鬪鬪他們這幾個人，晚間我到秦相府去，把當朝宰相秦喜的頂上人頭取來，我要在臨安城住半年，到要看甚麼樣的人物前來拿我。王通說：賢弟，你當真有這個胆量。華雲龍說：我焉能說了不算。王通說：賢弟，真要做這件事，愚兄我必跟着，我二人也是多貪了幾杯酒，王通拿話一激他，華雲龍氣往上沖，吃完了酒，二人就夠奔秦和坊前去探道，兩個人探完道，找了個僻靜的酒舖，說話談心，候至天色已晚，二人來到無人之處，把夜行衣包打開，換去白晝衣服，打在包裹之內，來到秦相府擰身上牆，躡房越脊，如履平地，相彷彿，來到秦相府的內宅，各處一尋，找見後宅北上房屋中，燈光閃閃，兩個人一想，這裏是內宅，大概必是秦相所居之處，暗見裏面有兩個丫環，在那裏坐着值宿，都有十四五歲，桌上點着蠟燈，二人躡上房來，伸手掏出一支薰香點着，往房中一入，少時把兩個丫環都薰過去，華雲龍只才進到屋中一看，只打算是秦相在這屋裏住，趕情是秦夫人臥室，華雲龍一看，座頭之上放着鑄囊，內邊有奇巧玲瓏透體白玉鑄一對，半天產，半人工，實乃外國進貢之物，被秦相留下，華雲龍說：王二哥，你要這個罷。王通說：我不要，你要罷，又回頭見那邊有一個鳳冠盒子，裏邊有三掛寶貝，垂珠鳳冠一頂，也拿起放在囊中，然後出來，見桌上有筆硯，拿起筆來，在牆上寫了兩首詩，抄筆於桌，自己轉身到外面，合王通二人竟自去了。秦相一早起來上朝，必要到裏邊來，一見丫環昏迷不醒，到屋中一看，失去鑄囊玉鑄鳳冠，急派人先把夫人使女救活，一看牆上，秦相方知賊人已遠去了，不知牆上寫的是何詩句，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趙太守奉令捉賊 崑山縣迎請濟公

話說秦丞相起來看牆上寫的兩首詩，是賊人留下筆跡，上寫的是：
 乾坤宇宙逞英雄，坤刀一口任縱橫。盜取大位奸邪佞，風走山川樂無窮。

化日光天日正中，雲游四海屬我能。龍天保佑神加護，偷盜奸臣氣不平。

秦相看下面還有一首是四句，寫的是：
 一口單刀背後插，實是雲龍走天涯。丞相若見俠義客，着派臨安太守拿。

秦相看罷，立刻到朝房，派人遞了請假的摺子，然後派人到臨安太守衙門，把臨安太守請來，不多時太守來到一稟見，來到書房，趙鳳山說：丞相呼喚卑職，有何吩咐？秦相說：我請太守到我家驗勘，昨天晚上竟有江洋大盜把我的傳家之寶，奇巧玲瓏透體白玉鐲一對，十三掛寶貝垂珠鳳冠一頂盜去，臨走還留兩首詩，太守一聞此言，唬的魂驚千里，說：卑職刻派人晝夜巡查帝都之所，人煙稠密，最易藏奸，丞相開恩，候卑職回去，趕緊派差拿賊，丞相說：我給太守限你三天，要把賊人拿住，將我的傳家之寶交回，太守無奈說：遵鈞諭，把賊人所留的詩句抄下來，帶着回衙，到了衙門，派人請錢塘仁和二縣，並鎮虎廳所屬的官員，一並前來，等衆人齊到太守衙門，趙鳳山說：現在丞相府失去玉鐲鳳冠，相爺把我傳去，給了三期限，緝拿賊人，諸公回衙，趕緊派人訪拿，如有人拿獲賊人，一府兩縣共賞銀一千二百兩，諸公回去，急辦爲妙，倘賊人逃竄無着落，你我有地面疎訪之處，恐丞相開參，大衆立刻下去回衙，各派安差緝捕賊人，三天如何拿得着，錢塘縣知縣劉通英，原是兩榜出身，爲人正直，回衙立派趙大王二等八名差役，出去訪案，仁和縣派出來報萬恆山出去，標出賞格，務宜各盡心，三天渺無踪跡，幸喜太守託羅丞相，見了秦丞相，又寬限三天，又過了三日，並未見賊的蹤影，仁和縣又求京營殿帥，轉求秦相，再寬限三天，府縣就求六部九卿十三科道，這個見秦相寬限三天，那個見秦相寬限三天，不知不覺就是兩個多月的光景，也並未將賊拿住，這天太守又去求秦相，秦相說：我原是給你三天限緝拿，皆因衆大人來求，面目相觀，已經兩個月有餘，你並未將賊拿獲，實屬捕務廢弛，我明天必要開參於你，太守說：相爺格外施恩，卑職等現在派人去迎請靈隱寺的濟公長老，只要他老人家一來，要拿這些賊人，易如反掌耳，毫不費吹灰之力，秦相說：你提的就是本閣的替僧濟顛和尚，我正然想念他，他現在那裏，趙鳳山說：濟公現在我兄弟家中，給我嬌母治眼，我已派人去請，秦相說：我看在濟公的面上，再給你幾天限，你趕緊把濟公給我請來，趙太守唯唯聽令，回衙派柴元祿杜振英帶上盤費，夠奔崑山，去請濟公，這天二人到了崑山，趙鳳山的門首，叫家人通稟進去，濟公正在書房，同趙鳳山談話，家人進來一回稟，現有臨安太守衙門的班頭，柴元祿杜振英二人求見，濟公說：叫他們進來，家人帶領兩位班頭來到書房，柴元祿杜振英先給濟公行禮，然後給二員外行禮，行完

了禮站在一旁，就把臨安之事，從頭至尾一說。濟公聽罷說：「這件事我和尚得管，當時就在二員外跟前告辭。趙鳳鳴說：『師傅可以明天再走，何以這樣忙呢？』和尚說：『我有事不能久待。』趙鳳鳴立刻吩咐擺酒給濟公送行。賞了兩位班頭的路費。濟公這才跟着二位班頭，告辭出來。離了崑山，順着陽關大路，在道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日走在道路上，相離臨安只有三十里路。濟公說：『柴頭杜頭，你們二位願意拿住盜玉鐲鳳冠之賊，還是不願意？』柴頭說：『那怎麼不願意？』濟公說：『你們兩個人要拿盜鳳冠玉鐲的賊，趕緊走到錢塘關的外門洞裏頭。裏門洞外頭，站着一個穿青衣的人，你兩個人過去就揪，把他拿住，就是賊人。到衙門領府縣一千二百銀子賞格。兩個人說：『我二人就此前往，心中甚為喜悅，以為是一趟美差，趕緊往前走。』趕到錢塘關門洞一看，果然有一個穿青衣的人，在那裏站着，兩眼發直，直往東睨。杜振英一看，喜出望外，說：『柴大哥，你活該成功，把差事得着。』到衙門領了賞，我們三人均分，說着話來至切近，掏出鎖練嘩嘩一抖，把那人鎖上。杜振英說：『朋友，這場官司你打了罷。你做的事，你還不知道麼？』那人大吃一驚，回頭說：『二位為甚麼鎖我，誰把我告下來了？』杜振英柴元祿二人一看，認識這人是錢塘門裏炭廠子掌櫃的。柴頭杜頭一愕，那人說：『二位公差為甚麼鎖我？』柴杜二位話還沒出來，這時和尚趕到，和尚說：『二位捉住了麼？』柴頭說：『你說叫我們拿穿青衣的，就是此人。』那人說：『和尚為甚麼拿我？』濟公說：『我買你的炭，你不給好炭，淨給烟炭。』柴頭一聽，這話不對，說：『師傅，只不是盜玉鐲的賊，和尚說不是。』我跟他鬧着玩呢。』柴頭趕緊把鐵線掙下來，說：『師傅，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無故鎖人家，幸虧他是老實人，要不然，人家不答應，和尚說我到不是撒謊，你們二位太走快了。』賊還沒來，你們先來了，跟我走罷。』那人也不敢說什麼，和尚帶領柴杜二班頭進了城，往前走了不遠，和尚說：『柴頭，你哨差事來了，用手一指。』柴頭是久慣辦案的，人抬頭一看，見對面來了一人，兩隻眼東睨西望，手中拿着包裹。柴頭看此人有些形跡可疑，二人迎上去，說：『朋友，你別走了，你的事犯了。』那人一聽，撥頭就往南衙衙跑。柴杜二位隨後就追，這個人脚下甚快，二人追進這條衙衙，一直往南，和尚也後面跟着追，那人跑出口往東一拐，就往北進了二條衙衙。柴頭杜頭緊追，賊人跑出北口，應該往東，他又往西跑。賊人豈非智哉，復又進了頭條衙衙。焉想到和尚在那裏等着，用手一指，說：『好賊，那跑把賊人，用定身法定住，和尚就囉，拿住了。』快拿賊本地面官人過來，說：『和尚他是賊，把他交給我們罷。』和尚認識，說：『柴頭，你把他交給我罷。』柴頭一看，是本地面官人，可不知姓甚麼。柴頭說：『你姓甚麼？』那人說：『我姓槐，我們夥計姓艾，我叫槐條。』他叫艾葉，柴頭說：『你們兩個人幫着送到秦相府罷。』到相府，把賊交給相爺，聽候發落。二人答應，同着濟公押着賊人，來到相府門首，相府當差人等，都認識得濟公，眾人趕過行禮，到裏面回稟相爺。相爺正在客廳，同錢塘仁和二位知縣，知府趙鳳山辦理公事。家人進來，說：『回稟相爺，現在靈隱寺濟公同着太守衙門兩個班頭，押着一個賊人，現在府門外求見，相爺吩咐有請濟公。』家人來到外面，說：『我們相爺說了，衣』

冠不整，在客廳恭候，有請聖僧，羅漢爺往裏狗奔，根爺降塔相迎，檀太守打恭，謝過濟公給孀母把眼治好，來到裏面落坐，錢塘知縣仁和知縣二人，不認得濟公是誰，一看是個窮和尚，怎麼相爺太守這樣恭敬他，心說這窮和尚有甚麼能為，見濟公與相爺分賓主落坐，先談了幾句閒話，敘了離別，秦相說：師傅我聽說你老人家走在道路上，把賊拿來，濟公說：可不是，我聽說相府失盜，案情緊急，我稍帶着把賊拿來，秦相一聽，心中甚為喜悅，吩咐家人把賊給我帶上來，下面答應，到了外面說：相爺吩咐，把賊人帶進去審問，柴元祿、振英二人，先把賊人包袱搜出來，還有單刀一把，留在外面，把賊人帶進去，跪在廳房之外，秦相立刻問道：下邊跪的是何人，通上名來，你把我玉鐲鳳冠偷去，賣在那裏，從實說來，不知賊人如何招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審賊 如意巷刺客捉拿

話說秦相一問那人叫何名，所偷物件放在那裏，那人說：小人姓劉名二，乃西川人，做小本經營為業，只因今三日前要回家，走至大街，不知為何官人，把我拿來，至於玉鐲鳳冠，小人一概不知，秦相一聽，向濟公說：聖僧他是做小本經營之人，和尚微微一笑說：大人不是問案之人，可派趙太守問問此事，定然明白，秦相說：既然如此，太守你可問問此案，趙鳳山立刻到外邊廊下，擺了一張桌兒，叫把賊人帶過來，問道：你既作小本經營，來把他所帶物件拿上來看，下面答應，立刻先把包袱刀都全呈上，太守說：你這刀是做何使用的，劉二說：那是我走路防身之用，太守問：你做甚麼小本經營，劉二說：我賣鮮菓，子為生，正問着，只見和尚過來說：我問你，這小句是甚麼物件，劉二說：是隨身所用之物，和尚把包袱打開一看，有兩件衣服，翻到底下，有一雙新襪子，和尚只說：你既做小本經營，還穿新襪子，太守一聽，這不像話，也不好答言，劉二說：回稟老爺，我做小本經營，有錢買一雙新襪子，也不犯法，和尚往襪子裏一掏，掏出一個包來，打開一看，是一顆大珍珠，和尚說：你穿襪子不犯法，你這珠子是那裏來的，劉二嚇的顏色更變，說：回稟老爺，那珍珠是我檢的，秦相在那邊看的明白，這顆珠子是鳳冠上的珠子，叫家人把珠子拿過來細看，果然不錯，說：聖僧，這顆珠子是我失去的鳳冠上的，趙太守一聽，勃然大怒，說：你這廝，大概我不打你，你也不實說，秦相府這裏有的是竹棍，吩咐手下人打，剛要拉下去要打，嚇的劉二說：大爺不必動怒，我實說，小人姓劉名昌，綽號叫野雞溜子，原本在西川路綠林中當小夥計，跑道，這顆珠子並不是小人所偷的，原本是今天早晨，有一個西川路的大盜，叫華雲龍，外號叫乾坤盜鼠，同着一個鐵腿猿猴王通，他二人先在尼菴採花，後在飯館殺人，又到秦相府盜的玉鐲鳳冠，舊日我伺候過他們二人，今天他們二人給我的，叫我回西川，說：這顆珠子能值四五百兩銀子，叫我賣了，可以做小本經營，也夠我吃的了，今天我方要出錢塘門，不想被二位公差把我拿來，這是已往從前，真情實話，並無半句虛言，太守說：這華雲龍王通在那裏住着，你定然知道，劉昌說：他們兩個人原先在興隆店住着，他現在搬了，小人可不知道了，和尚

說太守把他交錢塘縣釘錄入獄，這案纔算破了，相爺賞他們原辦，相爺吩咐家人拿五十兩銀子賞給柴元祿杜振英，錢塘縣地面官人，幫着送來，每人賞他們二兩銀子，柴元祿杜振英謝了賞，把劉昌帶下去，秦相說：「聖僧這一個華雲龍現在那裏，求師傅可以幫着拿了，本閣過了事，再謝濟公說：『我給你算算他在那裏。』秦相說：『甚好。』和尙說：『你拿八錠金子來。』我拿金子算，秦相立刻吩咐家人到賬房取八錠金來，立刻家人取來一兩一錠八錠，交給濟公，和尙擱在桌上，嘴裏咕嚕嚕也不知念些甚麼，念完了把金子帶起來，和尙說：『仁和縣的知縣呢？』秦相說：『現在外面，立刻把仁和縣知縣叫進來，和尙說：『貴縣你手下有一位班頭田來報，給我叫來，知縣的顏色更變，也不知甚麼事。』說不錯，有一個田來報，濟公說：『給我叫來，知縣也不知濟公甚麼心意，心中輾轉，又怕田來報私藏著盜玉鐲鳳冠的賊人，趕緊派人把田來報叫來，此時田來報正同萬恆山在班房說話，外面進來一個夥計說：『田頭了不得了，現在盜玉鐲只案破了，拿住一個說叫劉昌，招出盜玉鐲的賊，一個叫乾坤盜鼠華雲龍，一個叫鐵腿猿猴王通，秦相叫靈隱寺濟公給占算，這兩個賊人落在那裏。』濟公占了半天，甚麼話也不說，叫僧們老爺提說：『你去有話說，把老爺都唬了一跳，也不知甚麼事。』老爺派我叫你來了，田來報一聽，愣了半晌，嘆了一口氣，說了不得了，萬賢弟，僧們哥哥知己相交，我這一去，倘有舛錯，我家有老娘，有你嫂嫂，無人照管，你要多多的照應，萬恆山一聽這話，詫異其中有因，萬恆山說：『田兄長，你說這話從何而來？』田來報說：『你也不必問，少時你便知道。』站起來跟着來人，直奔相府，到了相府，往裏回稟，把田來報帶到濟公吩咐，把他帶進來，田來報來到裏面，先給秦相濟公行禮，然後給大衆行完禮，往旁邊一站，和尙過去說：『田來報你來了，過去伸手，把他拉到廳房之內，說：『你把這頂纓翎帽給我摘下來。』田來報一聽，要革我這個頭摘罷，和尙說：『把這皮挺帶解下來，把青大衫脫下來，把靴子脫下來，把汗褂脫下來。』田來報一聽說，師傅，你叫我衣服都脫下來做甚麼？和尙說：『我叫你脫下來有好處，我問問你，這頂頭巾值多少錢？』田來報說：『大約買去得兩吊錢。』和尙說：『不多，你這件青布靠衫多少錢買的？』田來報說：『也得兩吊五百錢。』連皮挺帶汗衫靴子也得兩吊五百錢。和尙點了點頭，吩咐家人去到帳房秤二百兩銀子來，家人知道濟公是相爺替僧，遂不敢違背，立刻取了二百兩銀子，交給和尙，濟公一雙手拿着二百兩銀子，遞給田來報，田頭接過，和尙說：『你拿去罷。』田來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拿了二百兩銀子，出了相府，剛一出來，見萬恆山在府門口站着，萬恆山一看，田來報帽子衣裳靴子都沒了，就剩了一條單褲子，趕緊問道：『田大哥，你的衣服那裏去了？』我聽你方才說的話，甚不放心，我追下來，你衣裳那裏去了？田來報說：『衣裳賣了。』萬恆山說：『賣了多少錢？』田來報說：『二百兩銀子。』就把方才之事一說，萬恆山說：『你問問還要不要？』我還有一身衣裳，田來報說：『我不能再進去。』萬恆山說：『田大哥，你方才說的話甚凶，又說叫我照看老娘，照看嫂嫂，到是甚麼事情？』田來報說：『你好粗心，僧們兩個人做的事，你忘了當初兵圍靈隱寺，鎖拿濟公，不是你我把濟公誰到秦相府，我怕他記恨前仇，萬恆山這才明白，二人拿着銀兩回去，此時秦相見和尙留下田來報的衣裳，給了二百兩

錢子，也不知是甚麼心思，剛要問和尚。濟公說：太守那去了。秦相說：現在外面。濟公說：請進來。趙太守進來說：師傅，你呼喚我有甚麼吩咐。和尚說：你把你烏紗帽摘下來，蟒袍脫下來，玉帶解下來，靴子脫下來。秦相一想：這到不錯。二百兩銀子買了一身，又買這身，這身衣裳得花二千。到看和尚怎麼樣。趙太守說：聖僧不要談，我非田來報可比。他是個頭役。和尚說：你脫下來，自有好處。趙太守無奈，只好脫下來。和尚說：太守，你把田來報的這縷翎帽戴上，穿這件青布靠衫，穿這雙布靴子。太守就穿上，真就像頭役了。和尚說：太守，我叫你穿這身衣裳，你知道爲甚麼。你知道不知道。趙太守說：弟子不知。濟公說：你可知道。盜玉錫的賊人，臨走留下詩句，末句有派着臨安太守拿的一句。我派你去拿賊。趙太守說：我如何能拿得了。自有差役人等去辦案。和尚說：我幫你去拿賊。你帶上柴元祿、杜振英、雷四遠、馬安傑四個人。今天三更至五更，我要把賊人拿來。回頭說：相爺，今天你可別睡覺。三更至五更，我把賊拿來。要審問盜玉錫賊人的口供。秦相點頭。和尚帶着趙太守四個班頭，出了秦相府，夠奔大街。趙太守跟着和尚，直遶了一盪四城。天有二更。趙太守說：師傅，到是那去。我實在走不動了。和尚說：到了。來在一條巷口，地名叫如意路。西邊有一個更棚，裏面牆上有一個黃磁碗，點着燈。陰陰慘慘，打更的枕着梆子睡着的。和尚慢慢進去，拿半頭磚，把梆子抽出來，替上半頭磚。打更的也沒醒。和尚告訴柴元祿、杜振英，叫打更的就說大人下夜。柴杜二班頭進去一叫。打更的睡的迷迷糊糊，拿起磚頭出來。和尚說：幾天了。打更的要打梆子，一暗是磚，唬的驚慌失色。和尚說：你不用害怕。我告訴你，就附耳如此這等。打更的點頭。和尚把梆子給了他，帶着五個人來到一家門首。和尚用手一指說：要拿盜玉錫的賊。就在此門內。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捉賊人班頭各奮勇 辦海捕濟公出都門

話說濟公帶着五個人，到了如意巷路東，有一座大門。和尚說：要辦案就在此地。柴頭、杜頭，你們二位，在門縫北邊站着。雷頭、馬頭，你們二位，在門縫南邊站着。四位班頭說：師傅，做甚麼。和尚說：你們四位，隔着門，由門縫往裏吹氣，就把賊吹出來。這四個人，也不敢不信，只好就得聽和尚吩咐。上前用手拍門說：開門來。開門來。連拍了數下。裏面門房裏有兩個二爺，正在屋裏要睡覺。聽外面叫門，這個說：你悄悄去。這位二爺素來是胆子最小。點上白蠟，捻出來，剛要扮門縫往外跑，覺着一陣冷風，蠟燭也滅了。唬的撥頭就走。屋中這個家人說：怎麼了。這個說：黑古攏洞，毛毛轟轟，鬼吹風。兩個人正說，又聽外面嚷。開門，開門。唬的這二位二爺，也不敢出來開門。正在這番光景，裏面老爺出來了。書中交代：這家人原本姓楊，名再田。原任做過四川成都府正堂。因丁母憂，在家守制。今天正在書房聽門外喧嘩，叫童子掌下燈光出來，叫手下開門。把門開開。一看門口站着幾個官人。這一個時節，濟公早隱在一傍，蹲着。趙太守一見大門開了，由裏面出來一人，頭戴青四楞方巾，身穿藍袍，腰繫絲織。

皂底官靴，面如三秋古月，三綰黑鬚，飄洒在胸前。趙太守一見認識，趕奔上前說：「原來是大哥，此時尚未睡覺，楊再田哼了一聲說：『甚麼人敢跟我呼兄喚弟？』趙太守說：『小弟趙鳳山，莫非兄長就不認識了？這二人本來自幼同窗，又係同年，又是知己相交，今日見趙太守這樣打扮，黑夜的光景，沒睏出來，故此有這一問。』聽趙太守一說名字，楊再田說：『賢弟，拿着你堂堂的，怎麼扮做這個樣子，豈不失了官體？』自討下流，再說要被御史官知道，定必奏參。趙鳳山說：『兄台有所不知，只因秦相府失去玉鐲，鳳冠有靈隱寺濟公長老，拿住賊人劉昌，審問出盜玉鐲的賊人叫華雲龍王通，故此叫我改扮出來拿賊。』楊再田一聽，咳了一聲說：『賢弟，你我乃念書之人，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怪力亂神之事，和尙妖言惑衆。』趙鳳山說：『兄長不要如是，濟公跟着我來辦案，濟公站起說：『趙太守，你們在這這裏歇歇坐坐，再走可否？』趙太守說：『小弟我欲在兄這裏歇息，叫我這幾個人就在門房等候。』楊再田說：『請二人說着話往裏走，和尙後面就跟着，院中北上房暗五明三，東西各有配房，和尙邊着頭邁進去，在上首椅子上上一坐，楊再田一看，大大不悅，心裏說：『自天子至於庶人，亦是皆以脩身爲本，他連身體都不顧，心中雖不悅，是不好說進來落坐。』趙太守說：『我也忘了給你們二位引見。』楊再田說：『不用引見，我已知道了。』吩咐家人倒茶，和尙說：『不用倒茶罷。』擺酒，楊再田故作未聞，問趙太守拿住的劉昌審出來的賊人，是那裏的人，和尙說：『擺酒呀，趙太守把秦相府的事，敘說一遍，和尙說：『擺酒呀，二人這裏談話，和尙一連說了十幾聲，趙太守實忍不住了，說：『兄長小弟也餓了，有甚的吃麼？』預備點，楊再田說：『方才和尙說，我已聽見了，只因家裏酒菜不齊，不敢奉敬，既是賢弟餓了，來預備一句話把酒菜擺上，和尙也不遜讓，拿酒壺就斟，和尙說：『咱們一見如故，不要拘束，喝了兩三杯酒，楊再田存心要試探和尙，楊再田說：『和尙，你既善曉過去未來之事，我有一事奉求，我自己把我的生日忘了，不記的那年那月所生，求你給占算占算，和尙說：『那容易，你是某年某月生辰，今年五十八歲，楊再田一聽，直對，素常他本不信神妖言惑衆，今天和尙真說對了，又說：『和尙，你給我相相面，多怎能好？』和尙說：『你可別惱，楊再田說是君子問禍不問福，只要說真情實話，濟公哈哈一笑說：『大人，你氣色不好，此時印堂發暗，眼光已散，脖子是裂了紋了，今夜三更，定有吊頭之禍。』楊再田一聽，問道：『我今夜三更準死，有何爲憑據？』濟公說：『今有你我本宅家人，勾引外來賊寇，殺你。』楊再田說：『我那個家人？』濟公說：『你把衆家人全都叫來，我一看就知道。』楊再田立刻吩咐家人都來，這宅內總有二十七名男家人，九名僕婦丫環，於是男家人全來書房以外，都站在那裏，和尙一看，按名內中有一個三十五六歲家人，五官清秀，和尙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人說：『叫楊連陞，乃是老家人劉順之子，爲人忠厚。』濟公說：『你勾引賊人外來，今夜來殺你家人，楊連陞一聽，把臉一沉說：『和尙，你可是戲弄是非，我自幼受主人之恩，今日如何做出這樣無禮之事？』你說無憑無據之話，濟公說：『你別生氣，我問你，今一早你掃夫門之時，有一人向門裏只睏，你問他找誰，他說貴宅是作過成都府正堂楊大人嗎？你就說是，對不對？』楊連陞一聽和尙之言，想了想說：『不錯，早晨雖有此事，我也沒勾引賊人來殺本宅主人，和尙說：『你一告訴

他見作過成都府正堂楊大老爺，他是你家主人仇人，今夜準來，與你無干。楊再田半信半疑，自己又害怕，聽見和尚問家人不是謠言，可就說：「聖僧，這件事應如何辦法呢？」濟公說：「楊太守放心，我等今來此，就為此做而來，把我帶來四個頭役叫進來，我有話吩咐。」楊再田立刻派人把四個班頭叫進來，濟公說：「柴頭杜頭你二人在東廂房廊下埋伏，雷頭馬頭你二人在西廂房廊下埋伏，候至三更以後，由東邊來一賊人，等他落於地下，你四人過去各擺兵器，把他圍住拿獲。」楊太守自有重賞，四人出來，分兩邊埋伏。那雷四遠可說：「馬二兄，咱們合柴杜同衙門當差，今日他二人得了五十兩銀子，理應讓讓，我才是。」他二人不但不讓，連說一句也沒說。今夜賊來之時，他二人過去，你我別過去。他二人捉了賊人，叫他二人前去領賞。他二人如不行，那時你我二人過去捉賊，得了賞也是你我二人均分，不能分給他二人。馬安傑說：「有理，就依你罷。」二人暗暗計議，不知不覺天有三更時分，不見動作。那邊柴杜二人也暗暗說：「天到這般時候，怎麼不見賊來呢？莫非濟公算的不靈，要是賊人不來，今夜看見動作如何？」一人正說之際，只聽院中拍的一聲，落下一個問路石子，後面隨下一人，身穿夜行衣裳，臂插單刀，身高八尺以外，方落下來。柴元祿杜振英二人飛身躡下來說：「呀，賊人休走，我二人在此等候多時，你今日可是放著天堂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擺刀就刺。」那賊人哈哈一陣冷笑說：「好，楊再田，你有防備，我叫你防備一年早晚，我一太爺必來取你首級。」拔出刀來，合柴杜二人殺在一處。兩個班頭見賊人刀法純熟，武藝精通，不能拿他。那鐵尺到了賊人至命之處，不敢往下落，怕傷了他的性命。賊人刀可往二位班頭至命處上刺。柴杜二人只累的力盡汗流，不見雷四遠馬安傑出來幫助動手。柴頭真急，口中說：「濟公你老人家快出來罷，我二人可不行了。」濟公在屋中答言說：「我出去，從裏面出來。」賊人一見，透些慌張，往旁邊一閃說：「今日我饒你二人，不日改日再會罷。」飛身躡上房去。柴杜二人說：「不好，賊人逃走了。」濟公快念咒罷，和尚說：「可以衝定賊人，用手一指，口中念六字真言。」嚇呢叭咪吽勒令赫。那賊人從房上一滾，落下院中。柴杜二人過去，立刻先把賊人按住，把刀奪過來，捺于地下，綁好了抬至上房屋中。楊再田一看，果然長的雄壯，問道：「賊人，我合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如何前來行刺？你叫甚麼名字，說來。」那賊人愣了半晌，抬起頭來說：「可恨，可恨，別無話說，我也命該如此。」楊再田說：「你與我有甚麼仇，前來殺我，快些說來，如不然，我要重重責罰你。」賊人說：「不要動刑，我說，從頭至尾如此如此。」說了一番，要知說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救義僕同赴千家口 見拜弟各訴別離情

話說楊再田在書房內問刺客名姓。那賊人說：「我姓華名雲龍，綽號人稱乾坤盜鼠，乃是西川人。趙太守說：『話長不用問了。』我把他帶到秦相府裏，聽候相爺辦理。」楊再田過來謝了濟公說：「要非聖僧來此，吾早為泉下。」

人矣。從今我再也不敢不信服僧道了。從新另整杯盤，給和尚斟酒，只吃到東方發曉，鷄鳴三唱，天色大曉，外面聲音一片，門上人進來回話說：「今有太守衙來轎接大人，在外邊伺候，不多時，只見趙福趙祿二人，拿着衣包進來。趙太守立刻換了衣服，問：「何人給你等送信？」知道我在這裏，趙福說：「是如意巷的更夫李三，奉濟公之命。」一早給我們送信，叫我等在這裏楊宅迎接大人。趙太守一說這話，心中這才明白，立刻把衣服換好，問濟公：「是坐轎是騎馬？」濟公說：「太守你先押解賊人去，我隨後就到。」太守立刻告辭，出來上轎，楊再田送到外面，柴元祿、杜振英、雷四遠、馬安傑四位班頭，押解着賊人直奔秦相府。有人往裏面回話，秦相自從和尚同太守走後，在書房直等到四鼓以後，不見和尚到來，身覺勞乏，眠在牀上，和衣而臥。少時天亮，起來淨面吃茶，方用過點心，就見家人進來回話說：「回稟相爺，現有趙太守帶領班頭，將賊人拿來，在府門外聽候示下。」秦相說：「先把太守請進來，隨後把賊人帶上來。」家人到外面說：「相爺有請。」趙太守來到裏面，給秦相行禮，將昨夜晚在如意巷口拿賊的事，多蒙濟公將賊人拿獲，一一述說一遍。秦相立刻吩咐將賊人帶上來，兩旁人答應，將賊人帶到，秦相一看這賊人，比劉昌更透雄壯，穿着一身夜行衣服，怒目橫眉。秦相說：「你姓甚麼？叫甚麼？那裏人？」將我的玉鐲鳳冠盜去，放在何處？趁此實說，免得皮肉受苦。」下面賊人說：「大人不使細問，我是西川人，我叫華雲龍，玉鐲鳳冠是我盜的。秦大人說：「你賣在那裏？」華雲龍說：「我賣給過往客商，不知名姓，賣了一千三百兩銀子，被我隨手將銀子花了。」秦相一聞此言，勃然大怒，說：「我的傳家之寶，竟被你失去，正在動怒，要打賊人，外面有人進來回稟，濟公禪師到。」秦相吩咐有請，書中交代，怎麼濟公到來晚了，只因濟公由楊再田家中出來，出了如意巷，剛來到大街，只見一人拿着果籃，直奔向前，倒跪行禮，口稱師傅，你老人家一向可好，濟公用手相摸，原來是探囊取物趙斌。濟公說：「徒弟你跟我來，我有話說。」趙斌說：「我今天剛到果子市，買點菓子，要做小木經營，師傅有何話說？」濟公說：「你跟我到酒鋪，喝盅酒。」趙斌點頭，跟着濟公來到酒鋪，要了兩盞酒。濟公說：「趙斌，我看你這幾日印堂發暗，氣色不佳，我給你八錠黃金，你自己拿家去，糴米買柴，過百日之後，再作買賣，說罷，把那八錠黃金取出來，交給趙斌。趙斌謝了聖僧，給了酒錢，二人出了酒館。濟公直奔秦府而來，到了門首，家人回稟進去，秦相叫請，和尚到了裏邊，見相爺正自審問賊人。濟公說：「大人可會問明了口供？」秦相說：「今已問明了，他叫華雲龍，盜我玉鐲鳳冠，賣給不知名姓之人，把我兩種寶貝失迷啦。」濟公說：「賊人名叫華雲龍，你別不要臉，你那樣人物，連真名姓多沒有嗎？」說姓華為是發財呀，賊人一聽，把眼一翻，說：「和尚你真是我的對頭冤家，我打算替華二弟打一脫案，要招出我的案來，我也是死，不想和尚認識我。」大人說：「你姓甚麼？叫甚麼？到是怎麼一段緣故？」講來，賊人說：「我姓王名通，乃是西川人，家住成都府，因為我家兄弟在成都府，當一書辦，因為使了二百兩贓銀，被楊再田收監入獄，置之死地，那時我正在外面流落，後來我回去，才知我家兄弟已死了，我要找楊再田報仇，不想賊官已然了變回籍，故我找到臨安，來在酒樓，遇見華雲龍，他也是西川人，綠林的朋友，我二人見面，就住在城隍

山下劉昌家中，因為游城隍山，遇見一個帶髮修行的少婦，華雲龍一見美色起意，晚間入烏竹菴，意欲探花，不想因姦不允，他將那少婦殺死，又將老尼姑砍倒，他回到寓所，一告訴我，我就替他駭驚，我二人次日到泰山樓喝酒，因為口角相爭，他一刀把靜街太歲秦祿殺死，後來我同他在酒樓吃酒，我勸他不可這樣胡鬧，倘被官人拿獲，豈不有性命之憂，他說我胆小，他要驚動地事，要殺秦相，我又用話一激他，我二人晚間就來到秦相府，他到了相府，盜了奇巧玲瓏白玉鐲，十三掛嵌寶垂珠鳳冠，他在粉皮牆題的詩，所有的事，都是他一人做的，旁邊也有先生寫了招供，寫完了，呈與秦大人過目，秦相一看，自己只才明白，問道：王通，現在華雲龍他在那裏住，你必知情，你如要說了實話，我必要從輕辦你，你如不說實話，我必要重辦你，王通說：大人不必生氣，我同華雲龍原先是一處住，也不住店，或是廟宇鐘樓鼓樓，或大戶人家花園僻靜之處存身，自從昨天晌午，聽說劉昌犯了案，他不敢在臨安再住，我二人商量好了，他到千家口通順店去等我，不見不散，準約會我那時去，我二人同回西川，秦相聽明白，問：濟公，只此事如何辦法，濟公說：大人派人拿去罷，秦相說：手下官人如何拿的，這樣賊，還是師傅慈悲慈悲罷，濟公說：我拿去也行，有功就得賞，有過就得罪，大人先賞二百兩銀子，給柴元祿杜振英，他二人辦此賊有功，再給二百兩銀子盤費，大人辦一套海捕公文，相諭我帶他二人去拿賊，先把王通交錢塘縣釘錄入獄，不准難為他，候把華雲龍拿來，當堂叫他二人對質，秦相說：甚好，立刻叫太守回衙門，給辦海捕公文，相爺親筆標了相諭，和尚說：柴頭杜頭你們二位班頭去跟和尚去辦案，別穿這在官應役的衣裳，你們兩個人改扮做外鄉人的樣子，好遮蓋衆人的眼目，二位班頭點頭答應，跟太守回衙門，太守辦好文書，柴頭杜頭到街上，買了兩身月白粗布褲褂，左大襟白骨頭鈕子，兩雙盆配鞋，二人裝扮起來，把官衣包在包裹之內，帶着文書來到相府，濟公已吃完早飯，二班頭領了相諭盤費，秦相說：師傅這一到千家口，如將賊人拿獲了三衙門領一千二百兩銀賞格外，也是一種喜事，濟公同二人出了都門，往前行走，只見桃紅柳綠，豔陽天氣，野外芳草一色新，和尚信口作歌：

堪嘆人為歲月荒，

何時得能出塵疆。

從容作事拋煩惱，

忍奈長調遠怨方。

人因貪財身家喪，

蠶為貪食命早亡。

諸公攜手回頭望，

元源三教禮何長。

才見英雄邦國定，

回頭半途在郊荒。

任君蓋下千間舍，

一身難臥二張床。

一世功名千世孽，

半生榮貴半生障。

那時早隱高山上，

紅塵白浪任他忙。

和尚唱罷山歌說：二位頭兒，你二人快走，華雲龍在前邊樹林之內上吊，哪，他要一死，亦不能拿他去了，柴杜二人一聽，立刻答應，飛身上前，快跑了有五六里之遙，果然見前邊一樹林，有一人正在歪脖樹上拴套，柴元祿一瞧說：不得了了，不得要賊人一上吊，這一千二百兩銀子的賞，也不用要了，差事亦不用辦了，自己趕緊腳底下加勁往前跑到樹林，那人早已吊上，柴元祿急了，雙手一抱，竟將賊人捉住，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請濟公 會英樓巧遇賊寇

話說柴元祿過去把上吊人抱住，杜振英追來一看說：「大哥你把華雲龍拿了，柴元祿低頭一看說：『這是華雲龍起來一個呼喚，一個捶腰，老丈醒來，緩了半天，這老丈緩過一口氣，一睜眼睛了，睜了睜老丈勃然大怒說：『兩個小審，放着道路不走，多管閒事，柴頭容老頭罵完了說：『老頭你真不講理，要比我兩個人在這裏上吊，你睜見了，你管也不管人，焉有見死不救之理，你別睜我二人穿的衣服平常，你這大的年紀，爲甚麼事情行這樣惡志，是爲銀錢是受人欺辱，你依實細細告訴我二人，或我二人能救得的，可以救你，你罵我二人，我們也不記惱，我問你實因怎麼一段情節，老者嘆了一口氣說：『方才我是一心的急火，多多得罪你二人，我到不是因爲別的罵你，我想我的事，細細告訴你二人，你們也管不了，我橫豎還得死，你們到叫我受兩遍罪，柴頭說：『你說說爲甚麼事尋死，我二人既說能辦就能辦，你道我們穿的衣裳，像村莊鄉人，也不是在你面前誇口，說一句大話，勿論甚麼事，我二人既可管得了，老丈說：『二位既要問我，一位請坐下，聽我慢慢告稟，我本是阜豐縣聚花村人，我姓傅名有德，我家主人姓馮名文泰，在安徽涇縣做了一任知縣，我家老爺是一位清官，兩袖清風，愛民如子，病故在任上，官囊空虛，一貧如洗，我同着我家夫人公子小姐，扶柩回歸故里原籍，我家小姐給的是臨安城的官宦人家，婆家是吏部左堂朱大人，現在來信，婆家要迎娶，我家夫人無錢賠送小姐妝奩，叫我上鎮江府，原本我家舅老爺做那裏的二府推官，叫我去要二百兩銀子，賠送小姐，去到鎮江府，一見我家舅老爺，舅老爺一聽說既是我家老爺死在任上，埋怨我爲何不把我家主母送他到那裏去，到難爲我家夫人，帶着兒女過這十分苦日子，我家舅老爺給我六百兩銀子說：『五百兩給我主母賠送姑娘，那一百兩給我，叫我墊辦着，常看我年老受辛苦不易，我怕銀子在路面上不好拿，我買了十二錠黃金，做了一個銀幅子，就帶在腰中，我走到這樹林子，覺着肚中疼痛，總是在道路上是白天受暑，夜晚着涼，我肚腹疼痛不能走，就在這樹上歇息，正在發愁，來了一箇二十多歲的男子，手中拿着一條繩子，問我爲何坐在樹下不走，我說：『我肚腹疼痛的利害，他過來給我二顆痧藥，萬金錠我吃下去，覺着一行動，就睡着了，後來我醒來一看，那男子蹤跡不見，那條繩子在地下放着，我一摸腰裏十二錠黃金銀子，幅都沒有，二位想想，我回去見了我家主母，怎麼交代，我家夫人本來家寒，又要賠小姐，急需用錢，我有心再回鎮江府見了我家舅老爺，也是無話可答，我說罷了，還許我家舅老爺不信，我左思右想，是前進無門，後退無路，莫如我一死到也干淨，也就管不了我家夫人的事了，二位雖是好意救了我，我還是得死，豈不是受二遍罪，柴杜二位一聽，就知道這是濟公的取巧，支使我兩箇人來救人，那裏有華雲龍，柴杜一想，我二人何不給和尚找點麻煩，想罷說：『傅有德你別死，回頭由南邊來了一個貧和尚，你過去揪住他，跟他要

錮子，他不給銀子，不叫他去，叫他給你主意。傅有德說：甚好，正說著，只見由北邊來了一位窮和尚，一溜歪斜，腳步倉皇，來者正是濟公，一邊往前走，和尚信口說道：

你說我瘋我就瘋，瘋顛之症大不同，有人學會瘋顛症，須下貧僧酒一瓶。

口中正自唱歌，柴元祿說：師傅你老人家快來，傅有德一看是箇窮顛和尚，衣服襤褸，和尚過來問：二位這是何人哪？柴杜二人把上項事細述一番，濟公問道：你說你有六百兩銀子，哪二人說：沒有，和尚說：你們二人既沒有六百兩銀子，怎麼能散得了傅有德，不是無故的找事，你們兩個人現有多少錢？柴頭杜頭說：我們兩個人，就是這二百兩銀子盤費，別處並無一文錢，傅有德一聽這三箇人的話，自己一想，丟了銀子，何必為難他們，自己想罷說：你們三位不用管，和尚說：焉有不管之理，我方才已聽明白，兩人說了，來罷，我給你把套拴上，你好上吊，柴頭杜頭說：師父你老人家說這甚麼話，你叫我們來救他的你老人家，怎麼又不管，總得想主意救了他才好，和尚說：事既是如此，傅有德你跟我走罷，直奔千家口，你倘有人大喊一聲奔我來，那就是你的財了，傅有德說：就是罷，三個人跟着濟公，出了樹林，一直往千家口走，還遠有四五里之遙，和尚一邊往前走，口中說道：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愛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你排，自有天公在，時來運來，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道：做善好消災，怕你無福難擔代，使機謀把心胸壞，一任桑田變滄海。

和尚唱着山歌，正往前走，忽然間由打千家口的村頭，有人大喊一聲說：聖僧長老，你老人家可來了，弟子找你老人家，如同鑽冰取火，軋沙求油，後面還跟着一位，兩個人跑到濟公面前，雙膝跪倒，二班頭一看，認識這二人，頭前這位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戴粉綾紅緞軟帕袖巾，綉團花分五彩，身穿粉綾紅色箭袖袍，腰繫絲絛薄底快靴，面白如雪，兩道細眉，一雙大眼，裂腮額，後面跟定那位，頭戴寶藍緞色紫巾，身穿寶藍緞箭袖袍，腰繫皮挺帶，薄底快靴，面似淡金，重眉闊目，三山符配，五岳停勻，海下一部黑鬚，遮滿胸前，外披一件寶藍緞英雄大氅，這個乃是美髯公陳孝，頭前這位姓楊，單名猛，外號病符神，這兩個人乃是保鏢達官，這因保着一支鏢，上曲州府，客人王忠，住在千家口通順店，忽然王忠得了禁口痢疾，忙請了一位先生來調治，又把藥用反了，病症一天比一天沉重，王忠在床上睡着直哭，想起家中的父母，自己有病，在這裏又無至近的親人，帶着三十萬銀子辦貨，倘如口眼一閉，原做他鄉的怨鬼，異地的孤魂，楊猛陳孝只兩個人是忠厚人，看客人病的沉重，又是孝子，打算趕緊請先生給他治好了病，千家口這裏，又沒有高明醫士，二個人去到靈隱寺問濟公，到廟中一問，說濟公並未在廟裏，細細探聽，說濟公被人請到崑山縣去治病，楊猛陳孝二人無法，廟中留下話，仍回天興店內等候，等了兩天，也不見濟公來，二人心中甚為愁悶，今天出來閑步，偶然聽濟公口唱山歌而來，楊猛大喊一聲，二人過去行禮，和尚說：你二人從那裏來，陳孝就把客人病在店中，到靈隱寺去請你老人家，沒見着，我們也不能走，求師父慈悲慈悲罷，和尚點頭說：你二人起來，柴頭杜頭也認識說：二位達官從那裏來，陳孝一聽，是二

位班頭、陳孝也樂了說：二位爲何這樣的打扮？柴頭說：我們出來私訪辦案。這幾個人跟着濟公進了村口，是南北的街道，東西有鋪戶，路西有一座酒樓，和尚站住不走了。此時這六個人是四樣心意，柴頭杜頭想要辦案拿華雲龍，傅有德心想有人大喊一聲，我這六百兩銀子必跟他二人要。二位達官想濟公來了，好把客人王忠治好，就可以起身，和尚見了酒樓就想吃酒，說：衆位，你們進去喝盅酒。大衆雖不願意，也不好違背，衆人同和尚進了酒館。濟公一看是會英樓，心中一動說：要捉拿採花淫賊華雲龍，在此等候，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綠林賊偏遇路劫 設奸媒畫虎不成

話說濟公進了會英樓，掌櫃的見他衣服平常，是一窮僧，並未逢迎。楊猛、陳孝等五人進來，他連忙過來說：衆位裏邊坐。濟公站在櫃外說：掌櫃的我也來了。那掌櫃的說：和尚你來甚好，裏邊請坐罷。六人進去了。到了後堂，跑堂的過來說：你六位上樓，還是在這裏，和尚問：有雅座沒有？跑堂的說：只有一個雅座，方才進去三人，已然要酒菜吃了，你六位上樓罷。和尚說：不上樓，我到雅座，把三位讓出來如何？跑堂說：那不行。和尚說：你不要管我到雅座去，一掀簾子進去，看見三人正自吃酒，是新拜的盟兄弟，大哥請兩箇兄弟吃酒，正在談心，只見外邊進來一個和尚，到這裏來說：你們三位在這裏吃酒，酒錢我給了，我給你三位再要幾樣菜罷。三人都站起來，大哥疑着和尚，二位盟弟相好，那二人疑着是大哥認識的，都連說：和尚不必會賬，你在這一同吃酒罷。和尚說：請自己退身出去了。大哥問：二位兄弟，這是那廟裏的和尚，那二人說：我們不知道，不是兄長的朋友嗎？他又說：不是，三人都笑了，說：這是怎麼件事呢？坐下喝罷。三人方一落坐，全都連忙起來，哼了一聲，大哥說：我方一坐，不知甚麼扎我屁股一下，那二人說：叫跑堂的快拿盤來，你這屋中不好，我們挪外間去。跑堂只可給他們搬出來。濟公三人見人家出來，他們就進去，到了裏邊落坐，要了酒菜，擺上喝了幾杯，只聽外面有人說話，聲音宏亮，說：合字並赤字，暗撒窰兒，把合字赤字窰兒英找孫，說完，進來三個江洋大盜，書中交代，內中就有一華雲龍，只因華雲龍自臨安合王通分手，定准在千家口通順店內約會，又不見不散，他在通順店內，人家都知他是一箇保鏢達官，他那日住在後院上房之中，昨夜晚間他自己吃完晚飯，覺得心神不甯，髮似人揪，肉似勾打，叫店中夥計算結店賬，說：我要走，要有西川姓王名通來找我，你告訴他，我先走了，和他家中相見罷。夥計答應，他出了店門，天已初鼓之際，走到村外，只見滿天星斗，皓月當空，走了五六里之遙，有一座樹林，從樹林內跳出一人，口中說：

自幼生來心性魯，好學鎗棒懶讀書，漂蓬四海免民禍，浪蕩江湖臨草廬。
 遇見良善俺要救，專把貪官惡霸誅，我人到處居方寸，那管皇王法有無。

說完了八句，把刀一亮說：呀，對面行路之人，快留下買路金銀，饒你不死。華雲龍聽罷說：對面是合字，那攔路之

人哈哈大笑說：我是海字，華雲龍說：你不是綠林中的官字麼？那人說：我一概不懂，說着話，擺刀過來，攔頭就剝。華雲龍拉刀剛要動手，一看這人身高八尺，穿着翠藍褂，面如蔞靛，髮似硃砂，一部紅鬚鬚飄洒胸前，長得凶如瘟神，猛似太歲，這人不覺把刀還入鞘內說：原來是華二哥，從那裏來，因何連夜行路？華雲龍一看說：原來是雷二弟，提起來一言難盡，華雲龍就把由江西來到臨安，所做所為事一說，只是沒提烏竹菴採花之事。書中交代，來者這人姓雷名鳴，原籍是鎮江府丹陽縣龍泉塢人，也是一位綠林的英雄，他與陳亮是結義的弟兄，二人分手有一年多沒見，雷鳴去到陳家堡找陳亮，陳亮家中人說：陳亮已上臨安去了，雷鳴一聽，心中甚不放心，要到臨安去找陳亮，今天走在半路之上，見對面來了一個夜行人，雷鳴故意由樹林躡出來，亮刀截住，過來一看是華雲龍，二人這才行禮畢，敘離別之情，華雲龍說：雷二弟，你方才念的八句詩詞，是你自己做的嗎？雷鳴說：不是，這是楊明大哥做的，華二哥，你在臨安，可見着陳亮，我正要去找他呢？華雲龍說：我到沒有見過陳亮，依我說，你別去找他，因我在臨安泰山樓殺了人，秦相府盜了玉鐲鳳冠，你要一去，恐怕人家消見你行跡可疑，把你辦了，到多有不便，雷鳴說：不要緊，我到臨安沒事便罷，倘若我要失了脚，我替二哥打一脫案，二哥你跟我同去，俺們二人在臨安盤桓一月，你我一同回江西，也不為晚，華雲龍本是沒準主意的人，一聽雷鳴這話，自己活了心說：既然如是，雷二弟，你我一同走，二人剛走了不遠，見眼前樹林內轉出一人，過來攔住去路，二人趕看，不是別人，正是聖手白猿陳亮，書中交代，陳亮自從前者濟公要給開水澆頭切菜刀落髮，嚇的陳亮跑了，他就在臨安城找了個僻靜的店裏住着，華雲龍在臨安城所做所為的事情，陳亮都知道，後來聽說拿着野溜鷄子劉區濟公奉命出都辦案，陳亮才要追下華雲龍送信，叫他遠奔他鄉，不想今天走在這裏，遇見雷鳴，華雲龍，三人見面行禮，坐在就地，各敘已往從前之事，天光已亮，陳亮說：你們先到千家口沐浴淨身，吃點東西，商量着再走，華雲龍點頭，三個人一同來到千家口，沐浴淨身，吃點心，喝了點茶，天已正午，三人要去吃酒，來到會英樓，華雲龍說：咱見有翅子密的鷄爪孫，留點神，濟公在雅座早已聽見，和尚也未出來，三人上了酒樓，一看也乾淨，要幾樣冷葷菜，乾鮮菓品，燒黃二酒，只要好吃，就得不怕錢，跑堂的立刻到櫃上要了酒菜，不多時擺好，三人吃酒談話，真是開懷暢飲，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雷鳴告訴華雲龍說：不必走，臨安沒有辦案之人，便罷，若要有辦案之人，自有我認賬，管叫他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雙，陳亮一聽，說：二哥，你別大意，現有濟公長老，帶着兩個班頭，要捉拿華二哥，那濟公善曉過去未來之事，雷鳴一聽，哈哈大笑說：陳老三，你怕和尚，我不怕和尚，憑他這三人要捉拿華二哥，不是我說句大話，二百官兵圍上，也捉不住他，陳亮說：兄長，你有所不知，我告訴你罷，那濟公長老神通廣大，法術無邊，要用手一指，就不能動轉，雷鳴一聽此言，拍案大嚷說：陳老三，你真氣殺我也，你這是長和尚的威風，滅僧們弟兄的銳氣，這個和尚不來便罷，他要來時，我先把他殺了，要不然，你二人在此等候，我到臨安去訪問靈隱寺，把這和尚殺了，方出我胸中之氣，陳亮說：雷二哥，你趁早別說

這個話，你不說到許沒事，你一說也許被濟公掐算出來找你，真要一來，你我三人皆逃不了。華雲龍道：你們二位喝酒罷，幸虧此地沒人，要有人聽見，多有不便，你我說話總要留心。雷鳴說：華二哥，他怕和尚，我不怕和尚，正在說話之際，樓下就有人叫喊一聲，說：好賊，我就是拿華雲龍的和尙來了，我今天全把你們拿住，一個跑不了。書中交代，和尚在雅座，同着楊猛、陳孝、二位班頭、傅有德，正在那裏吃酒，聽外面有人一調綠林中的黑話，和尚就知道是他們三個人來了，容他們坐下，和尚這才由雅座出來，告訴楊猛等五個人說：我到外面方便，和尚來到樓梯下，正聽見雷鳴那裏說大話，和尚這才答言：要上樓捉拿乾坤盜鼠華雲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顯神通戲耍雷鳴

捨妙藥、義救王忠

話說濟公在樓下一答，樓上華雲龍是驚弓之鳥，賊人胆虛，一縱身跳出樓窗，竟自逃走。陳亮一聽說，二哥哥你看如何，我說不叫你說，你看來了，雷鳴伸手拉刀，奔到樓門，往下一看，見和尚衣服襤褸不堪，長着二寸多長的短頭髮，一臉的油泥，登樓梯正要上樓，雷鳴舉起刀來，打算和尚一上來，用刀將和尚撈下去，和尚一抬頭，早聽見他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用定神法，把雷鳴定住。濟公上得樓來，由雷鳴旁邊過去，陳亮一見，趕緊行禮說：師傅一向可好，和尚一踏說：亮兒你在這哪好呀，陳亮說：弟子在此等候多時，師傅你來喝酒罷，和尚過來坐下，陳亮斟了一杯酒，和尚端起來就喝，陳亮過來說：師傅慈悲慈悲罷，把定神法撒了罷，要是有人看見，成甚麼樣子，和尚搖頭，正在這番光景，只聽樓下一聲：哎呀，咕嚕嚕，嘩啦啦，撲咚撲咚，原來是跑堂的，拿油盤托着菜，心中想：樓上這三位大爺很富豪，要好好伺候，必多待酒錢，拿着菜剛上一上樓梯，頭一看，見這位藍臉紅鬚，舉着刀意欲殺人的樣子，跑堂的一嚇，手腳一軟，油盤也打了，他也翻身栽倒，滾下樓梯，上面陳亮聽見，又求師傅說：師傅，你快把定神法撒了罷，叫人請見，實不是樣子，濟公說：便宜他，用手一指，你過來罷，雷鳴這才能動轉，方才心中明白，心中說：這箇和尚可不好惹，我先把刀還入鞘內，我再算計他，我過去嘴裏跟他說好話，跟他坐在一處，冷不防，給他一刀，把他殺了，就算給我華二弟報了仇，叫他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想罷，過來跪倒，給濟公磕頭說：師傅，你老人家既是我拜弟，陳亮的師傅，如同我師父一樣，方才我一時問蒙昧無知，求你老人家恕罪，陳亮一看，心中甚為歡喜，想我二哥到是好人，知過必改，陳亮這才說：師傅，我二哥知錯認錯，你老人家請在我的面上，饒恕他罷，和尚說：你起來罷，雷鳴站起來，就坐在和尚這條板凳上，和尚站起來，就躲到那邊去了，陳亮說：師傅為甚麼躲開，和尚說：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冷不防一刀，不是玩的，嚇的雷鳴心中一動，陳亮說：師傅只管放心，我二哥是個粗魯的人，他也決不敢跟師傅無禮，和尚說：我也知道，正說着話，跑堂的上來，向雷鳴說：大爺，我怎麼得罪你了，你拿刀要砍我，摔得我摔下樓去，摔了四箇盤

子，遭了四碟菜。雷鳴說：不要緊，回頭我照數賠你錢。我是聽見樓下有我的仇人說話，我拉刀要下樓，並不是恨你，把這件事也就遮過了。再一看和尚，只顧跟陳亮說話，也不往這邊哨雷鳴，冷不防拉出刀來要刺和尚，和尚用手一指，又把雷鳴定住，和尚拍桌子大嚷：好賊人，你要謀害和尚！二位班頭快拿賊，賊在樓上呢！下面雅座衆人都聽了，柴元祿、杜振英說：二位達官幫個忙，賊在樓上哩。二位班頭拿着鐵尺，蹣跚出樓，直奔樓梯。陳孝沒兵刃，抄起一把鐵銃，楊猛本是渾人，也沒有兵刃，他出來一看，正見掌灶的掌通條通條，楊猛跑過去一個吧，把掌灶的打了一個筋斗，奪過鐵通條就跑，也奔樓梯上來。樓下衆酒飯客，嚇的一陣大亂。二位班頭同楊猛陳孝上樓，見和尚那裏坐着，旁邊一位白臉俊品人物，一位藍臉紅鬚，瞪着眼睛拿着刀，跑堂的在旁邊站着，別無他人。柴頭說：聖僧，賊在那裏，和尚說：我一嚷賊即跑了，這是我兩個徒弟。二位班頭過來，我給你們引見，用手一指陳亮說：這是我徒弟亮兒。柴頭說：亮爺，陳亮說：我姓陳。柴頭說：原來是陳亮爺，和尚又一指雷鳴，和尚說：這也是我徒弟，鳴兒。雷鳴此時也能動轉，說的心裏直跳。二班頭過來說：鳴爺，雷鳴說：我姓雷。二位班頭說：雷鳴爺和尚又給二位班頭引見了，和尚說：你們四位下去，在雅座等我。四個人無法轉身下樓，剛一下樓，掌灶的過來，把楊猛攔住說：這位大爺，我又沒有惹你，你把我的通條搶去，一個嘴吧，把我的牙給你打落了，陳孝過去給人家賠罪，說了許多好話，這才因個人回雅座去。雷鳴見四個人下了樓，把刀還入鞘內，心說：這個和尚可不好惹，我明着不行，暗着結果他的性命，站起來答誦着下了樓，來到下面，問跑堂說：我們上面吃了多少錢，連雅座的飯賬，及方才你捧的傢伙，一共多少錢。堂官到櫃上算清了。雷鳴拿出銀子來給了，又要了一個酒瓶子，叫伙計包上兩隻雞子，說：我們回頭帶着喝，伙計到櫃上要了一個瓶子，打了一瓶酒，將雞子包好，交與雷鳴。雷鳴掏出一包蒙汗藥來，放在酒內書中交代。這蒙汗藥可不是雷鳴自己配的，愿本是雷鳴由鎮江府來，走在道路上，碰見一個人，姓劉名鳳，外號叫單刀劉鳳，原先在綠林中當小伙計，也伺候過雷鳴。陳亮因爲他好賭，胡作非爲，把他辭了，有二年多沒見。這天碰見雷鳴，劉鳳穿着一身華美的衣服，騎着一匹馬，一見雷鳴，趕緊翻身下馬，過來行禮。雷鳴說：劉鳳，你此時在那裏，作何生理。劉鳳說：我現在開了一座黑店，遇有孤客行囊多，住下，我就把他害了。我今是到慈雲觀去，買了十兩蒙汗藥。雷鳴說：你只十兩蒙汗藥，能害多少人。劉鳳說：能害一百人。雷鳴說：拿來我瞧瞧。鳳由兜裏掏出來遞給雷鳴。雷鳴說：你瞧有人來了。劉鳳一回頭，雷鳴一刀，將劉鳳結果了，把尸骸扔到山澗之內，帶藥逃走。今天把藥掏出來，放在酒瓶之內，立刻上樓見濟公說：師傅，我有一事不明，要你老人家指教。我看這樓上人煙太多，說話多有不便，請師傅跟我到外面無人之處細談。陳亮叫人來算飯錢。濟公說：不用算，早有人給了。咱們走罷。三人下樓，和尚向雷鳴說：拿着咱們那些東西再走。雷鳴答應，帶着酒瓶、雞子，出了會英樓，一直往北走，到了村口外一二里之遙，前面有一松樹林，到也清雅。當中一塊坟地，內有白石桌一塊，三人到石桌旁邊，把酒放下。雷鳴說：師傅，我請教你老人家，不爲別故，我要問你

一件事，你老人家是出家人，不應管在家之事。華雲龍雖說是賊人，偷的是秦相府，又未上你老人家廟中偷園桌，偏衫五供，何必師傅多管。濟公說：這話不對，我和尚要不然也不拿他，他不應往我們廟中去鬧，到不堪。陳亮說：師傅他並未往你們廟中去呀。和尚說：沒往我們廟中，他可往尼姑巷中去了，毀壞佛門靜地，我故此拿他。雷鳴說：師傅不要提那些閒話，我只裏給你老人家預備有酒，你老人家喝酒罷。和尚拿過來一瞧，又放下。雷鳴就把煙鷄打開說：師傅吃菜罷。濟公說：這酒我不能喝，主不吃，客不飲。陳亮你先喝罷。陳亮拿起來就要吃，雷鳴一把手給奪過來，說：這是給師傅預備的，你不要搶。陳亮也不知其中緣故，就說：師傅喝罷。濟公接過酒瓶子來說：陳亮，你可是我徒弟，我是你師傅，師徒情如父子，我要叫人害了，你怎麼樣。陳亮說：我必要與你老人家報仇。和尚說：你所說這話當真。陳亮說：那是一定。和尚又連說數遍。陳亮說：師傅太煩絮了，你老人家只管放心。真有人害你，我必要給你報仇。濟公說：就是，拿起酒瓶子幌了幌，連喝了十數口。和尚翻身栽倒，雷鳴哈哈大笑，不知濟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天興店施法見賊人 小鎮店吃酒遇故舊

話說雷鳴見濟公喝了酒，翻身栽倒，雷鳴哈哈大笑說：和尚我打算你是個活神仙，事未到先知，趕情你也捆在道路，等他還醒過來，我羞臊羞臊他，看他跟我說甚麼。陳亮一聽說：二哥，你這是不對，他是我師傅，你也不應當。雷鳴也不回言，提起和尚往東就走。陳亮只打算雷鳴把和尚提在道傍，焉想到雷鳴來到東岸，一撒手將和尚拋下澗去，撥頭往西就走。陳亮也追過來，見雷鳴把和尚拋下澗去，剛要着急，見和尚往上一冒，露出半截身，咬着牙，嚇了陳亮一跳。陳亮說：二哥，你這不對，你這個亂子惹大了。濟公他老人家神通廣大，法術無邊，你要報應呢。雷鳴說：三弟，你別胡說了，我已然用蒙汗藥把他迷住，拋在水內，還有甚麼法術。跟我走罷。陳亮無奈，跟雷鳴往北走，走了有二里之遙，眼前是一道土崗，二人剛上土崗，就聽得有人說：我死的好冤屈，不叫我見閻羅天子，叫我見四海龍王，龍王爺沒在家，巡江夜叉嫌我醜，把我轟出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我死的好苦。我靜等害我的人來，我們是冤家對頭，我把他搯死。雷鳴陳亮抬頭一看，正是濟公，唬得二人魂不附體，撥頭就往南跑。後面和尚寸寸子就追，二人跑的緊，和尚追的慢。雷鳴陳亮腳底下一按勁，跑出五六里遠，好容易聽不見草鞋响了，二人累的渾身是汗。雷鳴說：老三，我們前面樹林子下歇歇罷。一人剛一到樹林，和尚說：二位才來呀。二人一看是濟公，嚇的撥頭就跑，和尚就追。二人好容易跑脫了，剛來到土崗，和尚站在土崗之上說：才來，雷鳴陳亮又往回跑，心中暗怪道：怎麼和尚又跑到頭裏去。二人復又跑到樹林，和尚又早到了，說：才來，一連來回跑了六趟。雷鳴說：別這麼跑了，你我往西南去，一人往西南岔路來，好容易聽不見

草鞋响了，二人實跑乏了，見前面有樹林子，雷鳴說：老三，你我爬上樹去歇歇，躲避躲避，說着話，雷鳴往樹上就爬，剛爬到半截，和尚在樹上說話了，我看你往那裏跑去，用手一指，用定神法把雷鳴定住，和尚下樹說：好東西，我也不打你，也不罵你，我拘蝎子來咬你，和尚一念咒，就見地下來了無數的青大蝎子，和尚摘下帽子，說：我找蝎子去，亮兒，你給我看，說了，竟自往東去了，書中交代：楊猛陳孝二位班頭，同着傅有德在雅座等候多時，不見濟公下樓，衆人到樓上一看，沒了人，柴元祿說：伙計，我們那位和尚呢？跑堂的說：早已走了，那位雷爺連你們雅座的飯賬都給了，柴元祿一聽說，二位達官，幫我們到通順店去辦案去，楊猛陳孝點頭答應，說可以同着傅有德五個人，出了酒館，直奔通順店，到了店門首，柴頭到櫃房說：辛苦，你們這個店裏，住着一位姓華的麼？掌櫃的說：不錯，昨天走的柴元祿一聽說，了不得了，賊走了，陳孝說：不要緊，濟公他老人家神通廣大，法術無邊，要拿這樣賊，亦不費吹灰之力，易如反掌，二位班頭，跟我們到天興店去暗暗，回頭再說，二位班頭無法，連傅有德一同來到天興店，見客人王忠臥在床上，哼咳不止，陳孝說：客人大喜，王忠說：唉，世界上最難受，莫過死離別，我要做他鄉的冤鬼，異地的孤魂，喜從何來？陳孝說：我給你請了靈隱寺的濟公和尚來，給你治病，他老人家神通廣大，手到病除，回頭少時就來，偏巧這話給店裏伙計聽見，這店裏掌櫃的生長一個腰纏有碗口大，疼的要命，伙計就告訴掌櫃的說：你在門口去等着，回頭你見了和尚，就磕頭，求他給你治病，那是濟公活佛，手到病除，這掌櫃的果然到門口，搬了棧等着，偏巧來了個和尚，掌櫃的扒下地，就磕頭說：聖僧救命，磕過頭一看，是隔壁三官廟的一和尚，掌櫃的說：爲甚麼給你磕頭？二和尚說：我不知道你爲甚麼給我磕頭，掌櫃的說：我等濟公和尚，這位二和尚走了，工夫不大，那邊來了一個窮和尚，來到近前說：辛苦了，這店裏有開房麼？我住店，掌櫃的一看，和尚襤褸不堪，說：我們這店是大客店，和尚說：我在街口邊了個灣看過了，就是你這個店小，掌櫃的一賭氣，轉過臉來，不理窮和尚，馮想到和尚冷不防，照定掌櫃的瘡口就是一拳，打的濃血濺了一地，血流不止，店裏伙計一看，各抄傢伙，要打和尚，由裏面楊猛陳孝躡出來，說：千萬別打，爲甚麼就見掌櫃躺在地下，哎呀，哎呀，直嚷說：和尚不好，和尚打死我了，二位達官別管，非打這和尚不可，陳孝說：先別打，你把情由說說，掌櫃就把方才之事一說，陳孝說：這位和尚就是濟公呀，掌櫃的一聽說，既是濟公，求你老人家給治治罷，這算白打了，和尚說：不白打，你好了，說罷，由兜裏掏出一塊藥，拉在嘴裏嚼了嚼，給他敷在瘡口之上，就見由瘡口往外流出爛肉，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用手一摸，立刻腰癱好了，復舊如初，大衆這才給濟公磕頭，把和尚讓到店內，見上房東裏間屋中，臥着客人王忠，哼咳不止，一見濟公進來，說：聖僧，我這裏病體沉重，不能給你老人家行禮，聖僧慈悲慈悲罷，和尚說：好辦，叫伙計拿半碗涼水，半碗開水，和尚掏了一塊藥，扔在水內化開，給客人王忠喝下去，工夫不大，就覺着肚子咕嚕嚕一响，氣引血走，血引氣行，出了一身透汗，五臟六腑，覺着清爽，身上如失泰山一般，立刻病體全愈，和尚出來，到外面屋中坐下，傅有德坐在那裏，淨等和尚給我

黃金下落，和尚一看說：柴頭杜頭你們救了人，不教人家上吊，又沒有六百兩銀子，這不是叫我和尚爲難。傅有德說：師父不必爲難，你們三位辦你們的公事，我自己就走了。屋裏王忠聽見，叫陳孝出來，問是怎麼一段情節。柴頭就把上回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客人王忠說：把傅有德叫進來，把我銀子給他六百兩，他也不必尋死，就算我替濟公濟了他。陳孝一聽，心中甚爲歡悅，一想這件事到做的週全，拿了六百兩銀子，遞給傅有德。傅有德道了謝，拿着銀子出來說：師傅，你老人家可不必爲難了。有王客人周濟我六百兩銀子，濟公一看，照傅有德臉上，啐了一口說：你真好沒根由，我給你找不着十二錠黃金，你再要人家的銀子，你認識人家麼？鬧得傅有德臉上一紅一白，又把銀子給送到屋裏，自己一想：到莫如我一死，和尚說傅有德你的十二錠金子，被誰偷了去，你可知道。傅有德說：就是那少年拿繩子的偷去，和尚一擦衣襟說：你來看，連柴元祿杜振英都一愕，見和尚貼身繫着一個銀幅子，露着十二錠黃金，一位班頭，也不知是和尚那裏來的，和尚叫傅有德暗暗，是你的銀幅子不是。傅有德一看說是，濟公說：你看這十二錠金子，是你的不是。傅有德說：是和尚說，是和尚說，是不是我和尚偷你的。傅有德說：我，沒敢說你老人家偷我的，和尚用手一指說：你來看，偷金子的人來了。傅有德抬頭一看，見外面一個少年的男子，穿的衣服平常，後面跟定一箇婦人。傅有德說：果然是樹林子給我藥吃的人。那人兩眼發直，直奔天興店而來，不知是怎麼一段隱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鄭雄途中見濟公 王桂林內劫孤客

話說濟公在天興店，用手一指點，見外面有一人，兩眼發直，後跟一婦人，書中交代：來者這人，住在千家口東三街，姓馬名茂，他父親馬振剛，他有兩位兄長，都務本分，耕讀傳家，惟有馬茂是個逆子，吃喝嫖賭，無所不爲。那日他在大街之上，把銀錢衣服全都輸了，無臉回家，買了一根繩子，意欲上千家口外，無人之處去縊死。偏巧遇見傅有德肚腸疼痛，他帶有痧藥，說：我給你些藥吃吃，傅有德吃了，靠着樹就睡着了。馬茂見他一個孤單行客，料想他身上必有金銀，我摸一摸他肚腹，他要醒來，我就說我摸你肚腹還有疼痛否，你若不醒之時，有甚麼我拿了就走，便伸手一摸，把銀幅子就摸出來，一看裏面有十二錠黃金，他把繩子扔下，拿着黃金幅子就走。自己一想：我把我妻子接出來，找兩間房子，把黃金換了一錠過日子，到是樂事，想罷往前便走，見北邊有一個大葦坑，他四下一瞧，杳無一人，把銀幅子連黃金埋在那裏，留了一個暗記，自己回歸千家口，剛到了家門口，他父親馬振剛立在門口，一見馬茂氣往上沖，說：畜生，你在外面無所不爲，甚麼又回家來了。馬茂說：我接兒媳來的，我也不在你家吃飯了，家裏算沒我這個人便了。已後你也不用再管我了。馬振剛聽了，忙說：好好，你趁早把你老婆接出去罷，不要在家裏再加我的氣。馬茂即到裏房，喚出妻子，要他跟了就走。妻子不敢跟他出去，因知他在外面無所不爲，怕他生出異心，把他賣了。他妻子孫氏，本是賢德之婦，跟婆婆說：我不願去，老太太

說不要緊，你只管跟他出去，有甚麼事，自有我給你做主。孫氏無法，跟馬茂出來，走到半路，馬茂說：我告訴你我若不發財，我也不能接你，孫氏也不理睬他，跟他出了千家口的村口，到了華塘，尋着埋黃金所在的暗記，馬茂倒開一看，十二錠黃金蹤跡不見，裏面有一堆大糞，書中交代，十二錠黃金是被濟公拿去了。當柴元祿杜振英救了傅有德的時候，說：你等着，由南邊來一個窮和尚，爲何濟公由北邊來呢？那就是濟公把柴頭杜頭支開去救傅有德的，和尚走到北邊，把黃金刨出，帶在貼身，出了一泡恭，照舊埋上，這時候馬茂一溜就愣了，方才由家中接妻子出來，說的大話不小，把妻子接了出來，此時黃金沒了，再把妻子送回去，那如何能行，真是話出如箭，豈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自己無法可想，連話也沒了，帶着妻子往前正走，剛來到天興店門口，濟公由裏面看見，用手往外一指，說：傅有德你看，偷你黃金的人來了，傅有德往外一看，果然不錯，見馬茂兩眼發直，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嘴巴，說：衆位，我今天是報應臨頭，一邊說，一邊跑，剛到面前，有一個水坑，撲咚落下水去，冒了兩冒，即時身死，他妻子孫氏一見，就放聲大哭，正在痛哭之間，家中有人跟了來，怕馬茂賣了女人，跟來之人，見馬茂落水溺死，把他妻子孫氏勸回，告訴他父親，并兩位哥哥，馬茂已死，把屍身撈起來掩埋，把孫氏送回娘家另聘，這話不表，單說這和尚把十二錠黃金，給了傅有德，叫柴元祿杜振英把二百兩銀子盤費拿出來，也給傅有德說：我和尚念你是個義僕，我賞你二百兩銀子，傅有德是千恩萬謝，拿着金銀告辭走了，柴元祿可就說：師傅我們已到通順店去了，華雲龍是昨天走了，你老人家把盤費都給了傅有德，這比不得在臨安時節，眼前出門，在外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該當如何是好，和尚說：不要緊，勿論大小飯鋪店家，吃飯住店，只要我和尚一指鼻子，就走不了，杜振英說：對，不指鼻子也走了，三個人這裏說話，客人王忠聽了，自己一想，濟公給我治好了病，我應當酬謝酬謝，人心都該如此，隨手拿出一百兩銀子來說：給師父做盤費，和尚一箇惱了，說：你拿只一百兩銀子，算謝我麼，我家值萬貫，誰來要你酬謝，快請拿回，我決不收領，王忠聽如此說，亦不敢再給了，濟公說：二位頭兒，跟我拿華雲龍去，柴杜二人無奈，跟和尚出了天興店，陳孝等送出來，濟公帶着二人走了，已有數十里之遙，到了一座小鎮，進店坐定，三人也覺得腹中飢餓了，柴元祿一想，和尚太慈悲了，把銀子都施捨了，現在囊中一文錢也沒有，如何是好，吃飯得給飯錢，住店得給店錢，只得把富餘的夾衣裳當了得一吊或八百，方可食宿，想定主意說：師父，你老人家只顧行好事，把銀子一兩不留，這吃飯沒錢，如何辦法，和尚說：不要緊，我自自有道理，你們二位不用着急，跟我來，二位班頭無奈，只得跟着和尚走路，來至西面有一座大酒飯店，廚下刀勺亂响，座客滿堂，和尚往裏面就跑，柴杜二人跟進，一直來到後堂坐定，跑堂的一瞥，見一個窮和尚同着兩個人，穿着月白褂褲，白骨鈕扣，左大襟，兩隻岔配鞋，伙計心裏暗忖道：這個樣子，還不願在前頭這桌子上坐，還到後堂來吃，後堂一概是金漆八仙桌椅凳，和尚在當中坐下，柴杜二人在左右坐下，伙計過來說：三位來了，和尚說：算我沒來，伙計說：來了，三位要甚麼酒菜，和尚說：你們這裏賣些甚麼，伙計說：我們這

裏燒烤紅白，煮煎炒燉烹炸，大碟中碟小碗，應時小吃，隨意便酌，果品珍饈，兩京碗菜，粗細便飯，上等高擺海味，全席一應俱全，和尚說：上等海味，每席價需多少？伙計說：八兩銀子一席，和尚說：給我來一桌，要好紹酒一罈，伙計答應，心裏暗想：這窮和尚，吃只頓飯，化只些飯資，何不換些齊整的衣服，豈不是好看你們吃完了，拿甚麼錢來給我？當時只得措桌抹檯，杯盤狼籍，小菜碟盃筷擺好，隨即將乾鮮菓品，冷葷熱炒，糖拌蜜餞，雞魚鴨肉，各菜齊上，和尚說：二位喫罷，柴元祿杜振英二人知道是腰內無錢，說：師父，你吃罷，吃完了沒錢給人家，我們不敢吃了，和尚大聲說：沒錢不要緊，柴頭說：沒錢你怎麼講，和尚說：不必就憂，吃完了沒錢，他也沒法，他要打，打輕了也不算甚麼，打重了他得給養傷之費，到有了飯吃了，柴杜二人也不敢吃，伏在桌邊，和尚又吃又喝，說：這鴨子欠爛，海參欠發，燉肉太鹹，做的不入味，伙計說：過來，伙計說：大師父要甚麼，和尚說：只些菜都不合口，你給我一條活鯽魚，頭尾放湯，中段糟溜魚片，放醋，伙計答應，和尚揀甚麼好吃，就要甚麼，也不嫌貴賤，並且越貴越高興，大吃一頓，幾乎嚇壞了伙計，吃罷，叫伙計過來算賬，堂官一算說：合共計紋銀二十四兩四錢，和尚說：不多，值得值得，外給小賬銀二兩，伙計說：謝謝師父，和尚說：不用謝，得惟小僧匆匆，未及帶得分文，伙計說：沒錢怎樣，和尚說：你告訴掌櫃的，給我寫上賬罷，伙計說：小館沒有賬的，和尚說：沒賬寫在水牌上就是了，伙計說：寫水牌，也是賬呀，我們一概不賒，你給錢罷，和尚說：沒錢，你暗着辦罷，伙計一聽來告訴掌櫃的，和尚吃了二十四兩四錢，他說沒有錢，掌櫃的一聽，怒氣上沖，說：紅口白牙，吃了東西，要甜的不敢給鹹的，要辛的不敢給酸的，吃完了不給錢，打你也不值，就是不要打你，也要打你，衆友給我打他，和尚說：老柴老杜，你道怎麼辦，柴頭杜頭說：我們沒主意，和尚說：掌櫃的不要着氣，我給你變錢，掌櫃的說：你變罷，不給錢今天走不了，和尚呆立半天，說：掌櫃的，我們商量商量，我吃了你的東西，我給你吐出來，對不對，掌櫃的一聽說：你胡說，吐出來我賣給誰去，和尚拍着桌子喊嚷：哎呀，二十四兩四錢呀，伙計一聽說：哭也要給錢，掌櫃的正要打和尚，只聽外面一聲喊：賢弟，你我到裏面吃盃酒，扳籬一起，進來二人，帶着十數個從人，一見濟公，二人趕奔上前，要給和尚的飯帳，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避難巧救遇難人

雷陳誤入黑賊店

話說濟公在酒館吃完了酒飯，沒錢會鈔，掌櫃的正不答應，籬攏一起，進來兩個人，前頭這位身高九尺，膀闊方口，這位乃是臨安城鳳山街的天王鄭雄，帶着有幾個從人，後面跟着一位武生公子打扮，俊雅人品，此人姓馬名俊，綽號叫做白臉專諸，原籍是常山縣人氏，爲人最孝老母，他跟鄭雄是因同年至好，馬俊由常山縣來到臨安，探望鄭雄，見鄭雄的母親，雙目復明，因問鄭雄說：老太太的眼睛，怎麼好的，鄭雄把做壽，濟公怎樣治

好的話，一述說一番。馬俊一聽說，靈隱寺濟公，既能治眼，現在我娘親也是眼睛看不見，何妨勞兄長同我去代求濟公，鄭雄答應可以。二人同到靈隱寺一問，說不在寺內，聽說濟公被臨安太守趙鳳山請到崑山縣治病去了。二人無奈，回來後，又連找數次，並未遇着濟公。馬俊要告辭回家，鄭雄說：我同賢弟去逛一逛，收拾行囊，買了許多的東西，帶着幾個家人。二人一同起身，這天走在道路上，陰天飛細雨，面前是鎮店到了街上，見有酒館，鄭雄說：賢弟，我吃盃酒罷。一人便進了酒館，往裏走，聽後面一喚，鄭雄抬頭一看，正遇了濟公，趕奔上前，忙行了禮說：師父一向可好？柴杜二人一看，是認得的，說：鄭大官人，你二人從那裏來的？鄭雄一看說：二位頭目爲何這樣打扮？柴頭說：我們辦緊要機密事，鄭雄說：師父，嚶甚麼？和尚說：哎呀，欺侮死了我，也，鄭雄說：那個敢來欺負你老人家？和尚用手一指，伙計說：就是他，嚇得伙計就跑。柴頭說：鄭大官人，你莫着急，且問爲甚麼欺侮他老人家？鄭雄說：師父爲甚麼欺侮你老人家？和尚說：吃完飯不放我們走，只管要錢，鄭雄一聽，到也好笑。說：吃了人家東西，那有不要錢的人？這也不算欺侮你，吃多少錢，我給還便了。師父，你出門爲何不帶錢？和尚說：甚麼不帶錢？帶着二百兩銀子，柴頭說：帶的二百兩銀子，他都施捨了，一文錢沒有留下。鄭雄說：師父，既沒錢，不要坐下就吃，這幸虧我來，我若不來呢？和尚說：你若不來，我就不吃了呢。鄭雄一想，這到好，算計好了，吃我的，連忙叫過馬俊來引見，另整盃盤，連柴杜二人一同坐下吃酒，方才坐定，就見簾櫳動處，進來兩個人，前頭這位文生公子打扮，人品俊雅，頭戴藍袖頭巾，身穿翠藍袍，白襪雲鞋，儒儒雅雅，後面跟定一人，頭戴青緞軟帕，包巾身穿青小夾襖，腰束鈔包，青夾褲，白襪子，打綳腿靸鞋，外罩一件青袖子銅筆，面色青白，兩道鬚眉，一雙鷗口眼鷹嘴鼻，兩腮無肉，長得免頭蛇眼，龜背蛇腰。濟公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好人，書中交代：前頭這位公子，原來是龍游縣人，姓高名廣瑞，在龍游縣北門外開高家錢鋪，家中很稱財主，原來三房合一單丁，伯叔父子，就是高廣瑞一人，三房給他娶了三房媳婦，誰生養兒子，算誰院君之後，這高廣瑞的舅舅，在臨安城開綢緞鋪，高廣瑞在他舅舅鋪子，學習買賣，這天他要告辭回家，他舅舅說：你要離不開家，你就不用來了，高廣瑞說：不是我戀家，我昨天做了一夢，甚怕，夢見我祖母死了，我不放心，到家悄悄就來，他舅舅給了他十兩銀子盤費，他自己還有二十多兩銀子，由臨安起身，到了那千家口，在飯鋪之中吃飯，過來一位老者說：大爺，賞我幾個銅錢，讓我吃點東西，高廣瑞一看，老者鬚髮皆白，甚爲可憐，說：老者，你那邊吃頓飽飯，我給錢便了，老者吃飽了，要走，高廣瑞打開銀包，拿了一塊銀子，給了那老人，然後給了飯錢，剛要走出飯鋪，過來一個人，穿一身青說客，人貴姓，高廣瑞說：我是龍游縣人，我姓高，那人說：我姓王，名貴，也是龍游的人氏，咱們是鄉親呢，方才那老者，我看他不是好人，他是山賊的探盤子，悄悄有銀子，回頭他在半路上等着你，不但你把銀子丟了，還要沒了命，你我一全走罷，高廣瑞本來沒出過門，聽這話害怕，跟着王貴一同走了，到前方這座鎮店，天飛起雨花來，王貴說：賢弟，你我喝點酒再走，二人進了酒館，和尚一瞧，就知王貴不是好人，濟公目不轉睛，暗他，未免鄭雄衆人

也都回頭暗他。王貴說：賢弟，你別處去喝去罷。二人出了酒館，往前走，出了鎮，來到樹林子中，四面無人。王貴說：你站住。高廣瑞說：做甚麼？王貴說：這就到了你姥姥家了。你打聽打聽太太爺。我是做甚麼的。我姓王名貴，綽號叫青苗神。青苗不長，我沒有路。青苗一長，我就有了飯吃了。我久在大道邊做買賣，你趁早把銀子衣裳都給了我。我把你一殺。高廣瑞一聽，嚇的顏色更變說：王二哥，你我都是鄉親。我把銀子給你。你饒我這條命罷。青苗神王貴哈哈一笑說：你那妄想了。太太爺做了這些年的買賣，沒留過活口。這時候我饒你了。明日你一個手指頭，就要我的命了。你用手一指說：你這人是路劫賊。就辦起我來了。你趁此把衣裳給我一件，一件脫下來。要不然，我拿刀都剝壞了。衣裳少賣錢。我是要罵你的。你快把腦袋伸過來，給我殺了。不然，煩燥了。我就拿刀亂砍。高廣瑞一聽，嚇的戰戰兢兢，口中說不出話。哀求道：好爺爺，我把銀子給你。一邊說，一邊把銀遞過。我把衣服也都給你。只要留一條褲子。但求你饒我這條性命。我感你老人家的好處。王貴聽罷，一陣冷笑說：小輩，你不必多說。我是向例不留活口的。高廣瑞見哀求不轉，自己氣往上沖，伸手抓起一塊石頭，照定賊人打來。王貴哈哈大笑說：你真胆大包天，敢在太歲跟前動土。老虎嘴邊拔毛，掄刀就剝。只聽樹林西邊有人喊：合字讓。我王貴回頭一看，只見從那邊來了三人。前頭那人，有詩為證。

頭大項短胆氣豪，藍臉紅鬚耳生毛。專管人間不平事，剪惡安良樂陶陶。

後跟一位穿翠藍褂，俊品人物，來者非是別人。乃是雷鳴陳亮，只因濟公禪師把二人用定神法制住，說拘蝎子整他二人。把兩個人嚇的戰戰兢兢，濟公走遠了。雷鳴陳亮方能動轉，兩個人撒腿就跑。跑到只個樹林子，天下起雨來。兩個人在一顆枯柳裏躲雨。兩人心神不定，商量着回頭上那邊去好。正在這般景況，只見來了兩個人。陳亮一看說：二哥，你看這兩個，來的不對。一個是儒儒雅雅老實人，一個是賊頭賊腦，滑溜的樣式。怕其中有緣故。正在猜疑，見二人進了樹林。王貴叫住高廣瑞，饒饒不休。兩個人所說的話，雷鳴陳亮都聽得明白。二人正要趕過來，青苗神王貴瞥見兩個人的樣兒，先嚇了一跳。說：二位貴姓。雷鳴說：我姓雷名鳴。陳亮說：我姓陳名亮。王貴一聽說：二位一說高姓，我就知道了。你就是風裏雲烟雷鳴。雷大叔叔麼？這是聖手白猿陳亮。陳三爺麼？兩人一聽，把眼一瞪說：我打你個球囊的。我是雷大叔叔。他是爺爺。王貴說：你是祖宗。陳亮一拉刀。王貴說：你是祖宗。雷鳴說：方才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把銀子給我拿過來。王貴就把銀子遞給雷鳴。雷鳴又說：你腰裏的銀子也給我。王貴也摸了出來。雷鳴說：你把衣裳脫下來。王貴說：大爺莫這麼辦。咱們都是合字。雷鳴說：放你娘的狗屁。過去一刀，把賊人耳朵砍下一個來。王貴說：大爺我們瓢把子來了。雷鳴陳亮一回頭，儼儼恰打一寒戰。有一宗岔事驚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雙傑被害 濟禪師報應賊人

話說雷鳴陳亮正要殺王貴，王貴用手一指說：「我們瓢把子來了。」雷鳴陳亮二人一回頭，王貴撒腿就跑。陳亮隨後就追說：「好賊，我要叫你跑了，算我不是英雄。」王貴連頭也不回，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恨不能勝生雙翅，跳出樹林子，偏巧眼前遇一道水溝河，有三丈寬，王貴跳下水去，浮水過去逃命。陳亮見王貴跳下水去，有心遶過去再追，也走遠了。陳亮一想，便宜了他罷。高廣瑞來說：「不是二位大老爺搭救，我只條性命，死在賊人之手。」陳亮說：「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怎麼跟賊人一全搭伴走路？」高廣瑞說：「我姓高名廣瑞，就把在千家口吃飯之故，細說一遍。」雷鳴說：「我們也不是綠林人，把這三十兩還給你罷，摸出來遞給廣瑞，廣瑞感恩不盡。」二位救了命，積了德了，我家三門共我一條根，我在龍游縣北門外，開高家錢鋪，二位倘到敝地，千萬到敝舍，屈駕枉臨一敘。」陳亮說：「好，你趕路罷。」高廣瑞方才辭別。陳亮他本是熱心腸的人，說：「二哥，你看高廣瑞他一個走路，又沒出過門，倘若在道路上，仍遇着歹人，就了不得了，咱們二人也沒事，何妨在暗中跟着他，送一程。」雷鳴說：「也好。」二人說着話，就遠遠的跟着高廣瑞，往那條路去。雷鳴陳亮止住脚步，也覺着餓了，天仍然下小雨。陳亮說：「二哥，你到那裏去住店吃飯，天也不早了。」雷鳴說：「前面有座董家店，離此不遠，那買賣做的和氣，從前我在那店裏住過，這話是上二年的事，而且我在那店裏養過病，有一位董老掌櫃，很是慷慨，可不定那老掌櫃在不在，或已換了人。」陳亮說：「好，我就上董家店去。」說着話，來到一座村莊，南北的街道，朝東的店，二人上前叫門，裏面有人把門開了。陳亮一看，這人三十以外的年歲，淡黃的臉膛，穿着藍布褂，繫着青圍裙，白襪青鞋，像個伙計的打扮，看了看雷鳴陳亮說：「二位住店麼？」陳亮說：「住店。」說着話，二人就緩步進內，一進大門，迎面是影壁，轉過影壁一看，是轉正的北上房，東西兩溜單間上房，廊下有一張桌，上面有一個紗燈，有一人在那裏吃酒，那人見雷鳴陳亮進來，一揚手把紗燈打滅了。雷鳴陳亮也不措意，也沒問準是誰，伙計讓着來到東配房坐下。書中交代這座董家店，此時不是董家了，皆因老掌櫃一死，兩位少掌櫃的不務本分，跟青苗神王貴吃喝嫖賭，這天，王貴說：「二位小掌櫃，把買賣讓給我做吧，每年我給你們幾百吊錢。」二位小掌櫃就把店讓給王貴。王貴本是打悶棍出身，找了綠林中幾個伙計，幫他做買賣，遇有孤單行客，行李稍豐的，他們就謀害了。大家分派資財，王貴素常跟他衆伙計說大話，自稱綠林中大有名的人，都是他的晚輩，都叫他大叔。衆伙友也不知王貴有多大能為，今天王貴由外面回來，身上衣裳也都濕了，耳朵少了一個，流血不止，有一個伙計，姓吳名紀方，愛說笑話說：「寨主怎麼耳朵去了一隻，衣裳濕透了，王貴說：「莫提了，真是喪氣，我在小鎮店吃飯，遇見人家打架，動起刀來，無人敢勸，我過去一勸，誤把我耳朵削了，我焉能容他，那人拿着刀一跑，我就追，他跳下水去，要跑，我追下水去，把衣裳也濕了，好些人給我跪着央求，我也不能不賣人情，大衆勸我回來，明天必得給我來磕頭，你把乾衣裳給我拿出來換換，伙計只當是真事，也不問了，拿出衣裳來，王貴換上說：「給我打點酒做點心，伙計打了兩壺酒，做了兩盤菜，王貴在廊簷下坐着喝酒，自己越想越後悔，幸虧我兩條飛毛腿，不然死于雷鳴陳

亮之手，正在思想之際，聽外面叫門。王貴想要說不叫，伙計開門。然而伙計已出去開了門，把雷鳴陳亮往裏一讓。王貴一見，嚇得魂飛魄散，急把燈打在地上，一溜進了上房，心中亂跳。見伙計把雷鳴陳亮讓到東屋去，伙計出來，王貴把紀方叫進來，王貴說：「方才來的只兩個人，你認識不認識？」伙計說：「我不認識他。」王貴說：「一個叫風裏雲，一個叫雷鳴，那白臉的叫聖手白猿陳亮。」伙計一聽說，這二位名頭高大，咱們得跟他接交。回頭不叫他們給飯錢。王貴說：「我告訴你，這兩個人是我的仇人。」伙計說：「甚麼與你有仇？」王貴說：「今天我由千家口跟了一號買賣，來到大樹林子下，剛要動手，雷鳴陳亮過來，王大叔你好，過來給我請安。我說：『你們二小子做甚麼？』雷鳴陳亮說：『見面分一半，我不答應。』他們倚仗人多，與我交手，他們也贏不了，偏巧我把銀子丟了，我一檢銀子，他們把我耳朵給削了去。今天活該，回頭把他們兩個人害了，我正好報仇。有銀子多少，你們大家分，我不要。」伙計說：「就是罷。」王貴附耳說：「你如此如此。」伙計點頭，來到東配房說：「二人吃甚麼？」陳亮說：「你們這裏吃些甚麼？」伙計說：「有炒豆腐、會豆腐、豆腐乾、豆腐絲。」陳亮說：「不吃，有別的沒有？」伙計說：「沒有，我們掌灶的，人家請了去辦喜事，連我們傢伙全借了去了，你要吃酒，小雞子宰兩隻，白煮煮，沒醬油，惟有酒沒酒壺，要喝拿瓶打二斤。」陳亮說：「就是罷，要二斤瓶，打二斤酒，燒雞二隻，停了一息時光，伙計都拿了進來。雷鳴陳亮喝了幾口酒，陳亮說：『不好，二哥怎麼我心裏悶的荒。』雷鳴說：『我的心裏也是如此。』陳亮說：『哎呀，合字宋尺鑿嗎？』說着話，雷鳴番身跌倒，伙計一暗說：「寨主只兩個人老了。」王貴說：「好。」陳亮此時心尚明白，一聽是青苗神王貴說話，情知沒了命了。伙計見陳亮少時也躺了，就告訴王貴。王貴說：「他們兩個人身上有一包三十兩銀子，那是我劫的人家的，還有一包五兩，那是我的，他們身上倘有餘多的銀子，我不要了，均是你們伙計的。」伙計一聽，不大願意，分賊沒分，犯法有名，先說爲報仇。這時又要銀子了，伙計無法可強，又不敢說。王貴拿着刀，由上房出來，要殺雷鳴陳亮。剛到東房台階，就聽外面叩打店門，說：「開門開門，睡覺來了。」王貴一聽說，紀方，你先把外面的人支發走了，莫教他來攪我。伙計來到門洞說：「誰呀？」外面說：「我睡覺來的。」伙計說：「住店沒有空房間了。」外面說：「上房沒有，就是配房。」伙計說：「配房也沒有，外面說：『配房住滿了。』」廚房伙計隔門縫一看，是個和尚，書中交代，來者正是濟公。原來日中在小鎮店同鄭雄馬俊柴杜二位班頭，在酒館吃酒，吃完了酒，天尚未晴。鄭雄說：「師傅，你我今天就住在以後而店內。」到也方便。濟公說：「好，來到店中，說了句話：『各自各歇，睡到有二更天。』」和尚說：「柴杜二頭，跟我起來拿華雲龍去。」他在樹林上吊呢。柴杜二班頭說：「真的麼？」和尚說：「真的。」二人起來，同和尚出了店。天還下雨未晴。柴頭說：「師傅，華雲龍在那裏？」和尚說：「我不知道。」柴頭說：「不是你說的麼？」和尚說：「我叫你兩人起來逛逛雨景。」上頭下雨，底下踏泥。這比睡覺還好。柴頭杜頭這個氣就大了，也不好言語。和尚來到董家店首，討過包袱，重新包大了些。一包裏好，和尚才去叫門。伙計說：「沒房。」和尚說：「別的不妨，惟我是保鏢的，怕物丟了道上，賠不起人家。」我故懇求一宿。伙計隔門縫一窺說：「你是個和尚，怎麼說是保鏢？」和尚說：「我保的是甚麼物件？」和尚說：

水晶貓兒，整枝珊瑚樹，古玩等貨，伙計一聽，進去告訴王貴，外面來了一個和尚，暗保的鏢，淨是值錢重貨寶貝，等物咱們先發大財，好不好？這次做成了，倒有幾萬，每人可分七八千。王貴說：也好，先把東屋鎖上，讓他上房去。伙計來到外面開門，濟公要施佛法，大顯神通，報應賊人，搭救雷鳴陳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濟公火燒董家店 陳雷送信找雲龍

話說王貴想要發財，先把東屋門鎖上，叫伙計去開門。伙計開門一看，和尚同着兩個人，搭着一個大包裏，和尚說：你幫着搬包裹，伙計過來搬不動，和尚說：二位幫着，柴杜二人也幫着，四個人抬着往裏走，來到上房，伙計心裏想道：這必是好東西，四個人搭着，且費盡心力，不想他三個人怎麼搭來的，和尚來到上房說：伙計，貴姓呀？伙計說：你知道我姓紀，還問我貴姓，和尚說：我猜你像姓紀，我真猜着了。伙計說：大師傅要用甚麼菜吃的，和尚說：你們有甚麼，伙計說：你要都有，和尚說：炒豆腐，會豆腐，豆腐乾，豆腐絲，沒得別的，我們掌灶的人家，辦喜事請了去，連傢伙都借了，有小雞子兩隻，沒作料，對不對？伙計一愕，心裏說：怪呀，這話是我剛才跟他們那兩位說的，怎樣和尚說這話？濟公答了話說：我省得你說呀？伙計說：不是，你要甚麼菜全都有，和尚說：要三壺酒，來兩樣現成的菜，伙計答應，嚷喊：白乾三壺，海海的迷字，和尚說：對，白乾三壺，海海的迷字，伙計一聽，嚇了一跳，心裏想：不得了，和尚也許懂的，伙計想罷說：和尚，甚麼叫海海的迷字，和尚說：你講理不講理，你說到來問我，我還要問你呢，甚麼叫海海的迷字，伙計想了一想說：不是，我說的是要好乾酒，和尚說：我是要好酒，伙計然後把外邊酒菜拿來，和尚拿了酒壺，酌了半天說：伙計你喝呀？伙計說：我不喝酒，和尚說：老杜老柴喝，杜柴二人每人各拿一壺來，三人喝了三壺，俱皆翻身跌倒，伙計告訴王貴，已把上房的三個人制住了，王貴說：好，先報仇，殺他們兩個人，然後再發財，帶領手下人，各執鋼刀，直奔東配房，要殺雷鳴陳亮，急急來到東房窗外，找不着東房的門了，王貴說：伙計，東房的門，我怎麼找不着了，伙計說：我也找不着門路了，怪不怪？王貴一着急，說：僭們先到上房殺和尚，然後再報仇，衆人這才直奔上房，紀方說：我動手，他進了西裏間，剛一舉刀，和尚就咬着牙，嚇了紀方一跳，站在那裏不能動轉，王貴在外面一瞧，見紀方舉刀不殺，心中氣往上沖，說：我叫你殺他，你舉着刀嚇嚇人家麼？王貴自己拿刀進去，要殺和尚，他剛一舉刀，和尚用手一指，把王貴用定神法制住了，和尚說：好東西，你要謀害我和和尚，回頭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和尚又用手一指，把外面幾個伙計全都定住，和尚夠奔東配房，推門進去，搯了一塊藥，把雷鳴陳亮扶起來，把藥用開水化開給兩人灌下去，少時二人還醒過來，睜眼一看，見濟公眼前站着，雷鳴忙跪下磕頭說：弟子愚昧無知，我害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記仇，反來救我，真是寬宏大量，弟子給聖僧陪罪，和尚說：你也不用陪罪，我兩位班頭，叫人家拿蒙汗藥治住在上房躺着，我給你兩塊藥，你們去把他兩個人救過來，他們要問你，如此這般，雷鳴陳亮點頭，和尚仍回上房躺下裝睡覺，陳亮雷

鳴來到上房，把柴頭杜頭救過來。二位班頭一睜眼說：原來是雷爺陳爺。二位從那裏來？雷鳴說：我們由子家口來，到這裏住店，叫不開門，我二人鑽房進來，見他們店內要害你們，我們把他等拿住，把你們二位救過來。柴頭杜頭一看和尙還睡呢。二位班頭這個氣就大了。柴頭說：好呀，和尙還是會掐算，叫我們住賊店，要不是你們二位，我們沒了命了。你們二位拿藥把和尙救過來，問問他，陳亮說：藥可沒有了，和尙說：渾蛋，打我腰裏掏出塊藥來，放在我嘴裏，還不行麼？雷鳴等都笑了。濟公說：你們四個人先出去，我報應青苗神。四個人出去到了外面，只見和尙先取過乾柴一把，連油亦覆添於上邊，用火點着，霎時間只見烈焰騰空，怎見得有讚為證。

南方本是離火，今朝降在人間。無情猛火性炎炎，大廈宮室難占。
滾滾紅光照地，忽忽地動天翻。由如平地火焰山，立刻人人忙亂。

衆人看着四面火起，就聽濟公在裏面嚷：了不得了，快救人哪！我出不去了，要燒死我了。外面衆人一聽，說：了不得了，濟公出不來了。雷鳴本是熱心腸人，一見濟公喊嚷，自己一想：我用藥酒害和尙，和尙反不記仇，來到店內拿住賊人，救了我，總算寬宏大量。現在我賄濟公燒死在裏頭，我居心對不起和尙，我應該捨死忘生，闖進火場，把濟公救出才是。人得知恩報德，想罷，往火裏就闖。連躡帶跳，躡到裏面，見和尙在裏面站着。濟公本是故意試試這幾個人的人心。雷鳴躡進裏面說：師傅，不要着急，你老人家伏在弟子身上。我把你老人家背着躡出去。和尙說：好，你過來背着我。雷鳴往地下一蹲，和尙往雷鳴身上一扒，雷鳴背起來往牆上一躡，和尙一打千金墜，連雷鳴帶和尙都摔在火中。嚇得雷鳴連躡帶跳，躲開火。和尙說：你背不動我，雷鳴說：師傅，你老人家別往下墜就好了。和尙說：別往下墜，那行？雷鳴又把和尙背起來，剛往上一躡，和尙一念：唵，勅令赫，忽悠悠連雷鳴起在半空中。陳亮柴頭杜頭一瞥見雷鳴背着和尙，直往上升，雷鳴嚇的魂不附體，說：師傅，這要往下一吊，要摔死呢。要摔做肉泥爛醬的。和尙說：不要緊，摔不着，口念：唵，勅令赫，忽悠悠往下沉。一會兒腳踏實地，也沒摔着。雷鳴把和尙放下，嚇了一身汗，心中亂跳，說：師傅，把我嚇壞了。和尙說：我要帶你上天，拜望拜望玉皇爺。你沒那麼大造化，他們快走罷。回頭叫人家瞥見，說：僧們是放火搶奪，再把僧們辦了。陳亮說：對，你我快走罷。四個人同着和尙往前走，出了村口。陳亮說：二哥，我跟你說句話，你們三位頭裏走，和尙說：二位班頭，僧們頭裏走，他們兩人要出恭，陳亮同雷鳴止住脚步。雷鳴說：三弟，叫我做甚麼？陳亮說：僧們是同師傅一同走好，還是單走好？雷鳴本是直腸漢，說：單走亦可。同師父走也好，那有甚麼？陳亮說：二哥，你真沒心眼，要說飛簷走壁之能，竊取靈妙之巧，刀槍棍棒，長拳短打，能為武藝，二哥比我強，我不如你，要論機巧伶俐，見識精明強幹，是智多謀，見景生情，你可不如我。你想師傅帶着二位班頭去拿華雲龍，僧們跟着師傅走，要見了華雲龍，是幫着師傅拿華二哥，是幫着二哥，跟師傅動手呢？雷鳴說：對，怎麼辦呢？陳亮說：我有主意，這叫一舉二得，三全其美，都不致得罪。跟師傅說，僧們幫着找華雲龍去，見了華二哥，再告訴他濟公帶人要來拿他，叫他快躲。僧們兩頭都不

傷，你嗜好不好。雷鳴說：好，還是賢弟你的主意比我高。商量好了，二人追上濟公，和尚說：你們二人商量好了，陳亮說：我們兩個人打算替師父找華雲龍去，和尚說對，見了華雲龍就告訴他，說我要拿他，叫他快走，你們兩頭全不得罪，對不對？陳亮說：不是，我們訪着他，必來給師父送信，說着話，雷鳴陳亮就走，和尚說：你們那見哪？陳亮說：師父說罷，和尚說：僧們在龍游縣小月屯見罷，說着話，和尚同二位班頭，竟自去了。陳亮一聽，和尚說：小月屯相見，陳亮一想，不好，小月屯有綠林的朋友在住着，也許華雲龍上小月屯去，跟雷鳴一商量，二人直奔小月屯去。頭一天，離小月屯還有三十餘里，天黑了，住在半路鎮店第二天，給了店飯賬，二人直奔小月屯來。剛一到村內，見對面來了一人，頭戴粉綾緞六瓣壯帽，上按六顆明珠，綉雲羅傘蓋，花貫魚長迎門，一朵素絨球，禿禿亂髯，身穿粉綾緞窄袖瘦領箭袖袍，上繡三藍花朵，腰繫絲縷帶，單襯衫，薄靴子，白臉，手中拿着菜筐，裏面有幾樣菓子，右手提着一條活鯉魚，雷鳴陳亮一看，正是華雲龍，不曉得華雲龍由何處而來，且看下面分解。

第六十回 衆匪棍練藝請英雄 登山豹賭氣邀拜兄

話說雷鳴陳亮來到小月屯，正往前走，眼前來了一人，正是華雲龍，書中交代，華雲龍怎麼會來到這裏，原本三弟這小月屯住着一位老俠義士，姓馬，雙名元章，綽號人稱千里獨行，此人武藝出衆，本領高強，平生不收徒弟，就傳授了兩個姪兒，一個叫馬靜，外號人稱鐵面夜叉，又叫黑虎怪海，皆因馬靜是黑臉膛所起，一個叫馬成，外號皆稱探海龍，弟兄兩個，是家傳武藝，老英雄馬元章，在外面闖蕩江湖數十年，永遠不跟綠林人搭過伴，他手下有兩個人，一個叫探花郎高慶，一個叫小白虎周蘭，他倆成家立業，就是本地人，不知他倆是綠林中人，則知道他是財主，有產業，老英雄看破紅塵，自己有一座家廟毗盧寺，就在廟中出家，雖然出了家，沒受過戒，不知道僧門中有甚麼奧妙，自己雖好道，常習經卷，總不得準根，就把廟中事，交給高慶周蘭看守，自己出外游方去，老英雄走後，家中一切事務，都歸馬靜料理，每年馬靜出去一趟，或是一千八百里，找一處地方住下，做買賣，偷的都是官長富戶，大買賣人家，得些銀錢，打着騾子駝了回來，街坊鄰居要問馬靜，就說取了租子回來，馬靜也是一身好武藝，平生就交了一個朋友，也是本地人，姓李名平，跟馬靜學了有五成能爲，人送外號登山豹子李平，有一個兄弟叫李安哥，住在小月屯村外，開酒鋪爲生，常有本地的匪棍，在他鋪子喝酒，三五成羣，湊了十數位，竟要跟李平學藝，這些人本來都是無賴匪棍，游手好閒，無所不爲，狐假虎威，這些人都有外號，叫做天平轉，滿天飛，轉心狠，黑心狠，滿街狼，花尾狼等，湊了十幾個人，在小月屯村外，有座破三皇廟，在廟內立把式場，認李平爲師，人家練工夫，爲的是身子堅壯，這些人練能爲，所爲充光棍，李平交接這些人，可以多賣點酒，各有所貪，這些人吃別人的東西，不給錢，吃李平的酒飯，不敢不給錢，時常跟李平練工夫，這個練一盪

刀，那個練一盪槍，後來這些人裏，有一個外號叫軍師的說：你們不用練了。大衆說：怎麼不用練？軍師說：師傅無能，弟子濁。李平本來就是有名無實，跟他練不行了。大衆說：不跟他練，跟誰練去？軍師說：借們這地方算誰有名。大衆說：要講真有名，就是鐵面夜叉馬靜。軍師說：借們何不把馬大爺請出來，借們跟他練。大衆一想，這話對呀。衆人商量好了，次日早晨，大衆來到馬靜門首叫門，拿着紅白貼，有家人進去，一回稟，馬靜由裏面出來。大衆一暗說：馬大爺早起來了。馬靜說：衆位找我甚麼事？衆人說：我等久知馬大爺威名遠振，特意來請你老人家，我等在三皇廟立把場子，要跟你老人家學武藝。馬大爺只要肯教我等，必有一分人情。馬靜一暗，心裏說：交接你們這些匪徒，把我都沾染壞了，嘴裏不肯得罪，都是老街舊鄰。馬靜說：衆位既來約我，按說我不當辭却，無奈現在我母親病着，我所以不能從命。衆位請罷，等我母親好了，我必去。大衆碰了個大釘子回來，都埋怨軍師胡出主意，叫我們碰釘子。軍師說：你們衆位不用埋怨我，我要不叫李平把馬靜請出來，我不叫軍師，我叫小卒，好不好。大衆說：就是，正說着話，李平來了。軍師說：李平，有人給你帶了個好來。李平說：誰給我帶好？軍師說：就是馬靜。李平說：你胡說，我跟馬靜是知己的朋友，情如手足，又常見，不是帶好的交情。軍師一聽說李平說：你別說了，終日間你老說馬大爺跟你至好，今天我見了馬大爺，我說馬大爺我提一位朋友，跟你至好，你必認得。他問我是誰，我說登山豹子李平，他想了半天，他說：土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就算認識罷，跟我沒多大交情的。李平一聽，氣往上沖，說：我告訴你，我並未借馬靜的字號，闖我的人物，我們交情是有，不假。軍師說：李平，要你真跟馬爺有交情，你能把馬爺請到這裏來，踢一盪腿，打一盪拳，我算信服你。李平說：那算甚麼，我要請他，他不來也得來。軍師說：就是罷。李平賭氣，一直便奔馬靜家來，不用叫門，來到裏面，馬靜一見說：賢弟，從那裏來呀？李平說：兄長，小弟我合你怎麼沒交情？今日你叫那軍師何苦來給我代一個好去嗎？馬靜說：何出此言？李平把在三皇廟合軍師說的話，從頭至尾述說一番。馬靜說：賢弟，他這些話是激你，你別聽他那話。李平說：無論是他激不激，請兄長明天跟我去一趟，給我轉轉臉。馬靜說：好，明日我就去。李平說：我走了，明日見。次日，李平找馬靜，同到三皇廟內，衆人一暗，馬靜來了，大家歡喜非常，全都給馬靜行禮。說：馬大爺來了，我等正在盼望你老人家，這個倒茶，那個買點心，大家衆星捧月，馬靜一暗，大殿前擺着十八般兵器，一應俱全。馬靜在大殿前，有桌椅處落下，內中有一人姓胡，名叫胡得宜，外號叫黑心狼，說：馬大爺，我練一盪拳，你看看，說着話，胡得宜打了一盪拳。平天轉，賈有元練了一路單刀，滿天飛，任順拿過大刀，劈了一套，練完了，問馬大爺：你看只盪刀好不好？馬靜說：好，大刀乃百般兵刃的元帥，自古來廉頗黃忠的大刀，恐不如你的刀法純熟。任順一聽，把腦袋一幌，心思道：我只能爲行了，又過來一個白花蛇賈有禮，說：馬大爺，你哨我一路花槍，拿起花槍來練了一盪說：馬大爺，你哨怎麼樣？馬靜說：好，花槍爲百兵之首，古來子胥子龍，真不如你這槍的着數，賈有禮一聽，心中甚爲喜悅，自己覺着能爲大了，他練完了，又過來一位叫鄒士元，外號叫狼狽，說：馬大爺，請你看我練一盪寶劍，說着拿過劍。

來練了半天，練完了，問馬靜，馬靜說：「真好，這路劍可赴鴻門，鄒士元一聽也樂了。大衆都練了，馬靜看了心裏想道：刀不像刀，槍不像槍。」馬靜說：「李平，我教你一場，你也練一盪，叫他們悄悄。」李平說：「可以。」當時把拳腳一拉，真似。

太祖神拳去四平，斜身遶步逞英雄，使到迎門刀入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低水勢，掃地龍，十二連拳往上

攻，拳打南山斑斕虎，腳踢北海滾江龍，上使馬蹄高，下使低個平。

練完了，真是氣不湧出，面不改色，心滿意足。大衆齊聲說好，果然強將手下無弱兵。衆人說：「馬大爺辛辛苦苦，給我等開開眼睛，見見世面。」聽說馬大爺你老人家雙劍出名，求你老人家練一盪，馬靜一想，叫他們開開眼，自己把雙劍拿起來，說：「衆位多包涵，把門路一分，施展開了，怎見得有讚爲證。」

出手式雙龍擺尾，梢帶着枯樹盤根，托鞭掛印，驚鬼神，暗藏毒蛇吐信，白猿翻身獻菓，操式巧任雙針，陰陽

劍上下分，藏龍伏虎緊護身，夜叉探海無敵將，摘星換斗取命追魂。

馬靜一練，大衆都暗愕了，焉想剛練完了，就聽廟的土牆外有人說：「練的好，馬靜不暗則可，抬頭一看，嚇的亡魂皆冒，不知叫好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7578

